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朝天一棍

(下)

 **BOOK**
网络资源·非盗版

第十一章 四大不空

从此起，开始寂寞矣
让我恋爱可以吗？
一点都不温柔的温柔
何不轰轰烈烈爱一场？

一 从此起，开始寂寞矣

——这个人仿佛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悲愤哀伤。

一路上，她都在观察唐宝牛。显然的，这个人跟以前的唐宝牛（跟她一起天天疯天天玩天天胡闹一天不惹事生非就全身发痒无枝可栖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可是温柔又偏偏知道：他和“他”其实是同一个人。

她也明明晓得，“他”就是眼前的唐宝牛。

不过她还是觉得：他不是原来那个唐宝牛。

他不是的。

——因为他变了。

完全变了。

以前的唐宝牛，光是外号就有六十八个字长，趾高气扬，面子大得像在天空画了个鼻子就是他的颜脸，天塌下来他顶多叫方恨少当被盖。他从来不等。他为等人是形同羞辱自己的行为就算是要等待时机，还不如自己去创造时机。他从来不怕。他自以为天不怕、地不怕进而顶天立地，最好是天怕他、地怕他。他不忍。他觉得忍气吞声是最愚昧的事，服就服，不服便不服，有什么好忍的？再说，你忍了人，人可不一定知道你忍让了他，反而可能得寸进尺，还笑你缩头乌龟呢！所以他从来不忍、不怕、不等。

因为他是唐宝牛。

——一个自称“巨侠”：大侠不足以形容其伟其大的好汉。

除非是遇上他深佩的人，他才忍、才等、才怕。

他向来只怕对方有理，见到好人才忍，对他觉得美丽之女子，他肯等。

这才是唐宝牛。

——至少，这是以前温柔所深悉的唐宝牛。

可是眼前的人，全变了样。

彻底的变了。

他仍然高大、威皇、豪壮，但只剩下了形，失去了神；剩下的是虚壳，他仿佛成了个没了灵魂的人。

他不但无精打采，简直形同槁灰。

他不再惹事生非。一路逃亡下来，一百里如是，二百里如是，三百里亦如是。他忍，他让。甚至他肯耐心等待。他不再鼓噪、闹事，只垂头丧气，甚至不言不语、不寝不食。

她曾联同方恨少、梁阿牛、何小河等人，千方百计，想尽办法，要逗唐宝牛恢复以前一样，有说有笑，嘻哈绝倒。

可是没有用。

唐宝牛没有笑。

他笑不出。

有一次，温柔直接问他：“你知道你已经多久没笑了？”

当时，唐宝牛脸上出现了一种极其茫然的表情来。

——仿佛，他不但已忘了怎样笑，甚至已不知道笑是什么了。

这一路逃亡下来，一个月了，他们身上原有的伤势，多已好了个七八成，但只有唐宝牛：他本来一向好像是铁铸成的，对他而言，就似从来没有不能愈合的伤口——可是这次却不然。

他的伤，其实并不太重，是在“八爷庄”里打了皇帝、宰相后挨的毒打和任氏双刑所施的刑伤，这些对平生受伤不算流血成河的他，本就不当一回事。

但他却没好。

伤依然是伤，而且伤口还在淌血、流脓，且不断扩大，有的见筋，有的露骨，而且都发出恶臭。

不但没复元，还突然加重了：外伤之后，内伤也加剧。

一路上，八百里路下来，他们虽然都受到追击和伏击，也各有伤亡（主要是保护王小石等人的正义力量跟追杀王小石一伙人的官兵、杀手及黑道高手厮拼的结果），但他们都一力护着唐宝牛，既没让他出击，也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

按照道理，这个天神般壮硕的汉子，在这种细心维护下，没道理连那一点伤也好不了。

连体弱多病，自称“弱不禁风”，但就利用这“弱不禁风”的特点练成“白驹过隙”身法的方恨少，他身上所受的伤，也早就复原了。

可是唐宝牛非但未伤愈，而且还伤得愈来愈重了。

有一天，他们发现他连胸骨也折断了两根。

又一次，他们发觉他折断了两根指骨，而他自己却全无所觉——仿佛那不是他的手指，或者，他不知痛楚为何物似的。

他似一点也不爱惜自己。

但温柔等人看到就心痛。

——这样一位神威凛凛玉树临风的汉子，而今却只有八个字可以形容：

形销骨立，黯然消魂。

她看了也觉得不忍心。

直至有一天在荒山露宿的半夜里，温柔先听到狼嚎，后是为豸的呜咽而忐忑不安，然后又为一阵阵奇异的声音而惊醒，遂发觉王小石和唐宝牛正扭打在一起。

大家都醒了，帮忙按住了唐宝牛，发现他又断了两根肋骨，断骨在荒山月下，惨青青的，正刺破掀开的创口胸肌腱肉，像一张血口里伸出了两根惨青带白歪色的舌头。

众人都诧异王小石为何要下此重手，顷刻后才知唐宝牛的伤是他自己下的手。

他竟伸手插入了伤口，扣住自己的肋骨，且用力扳断了它。骨折的声音终于惊动了十分警觉的王小石。

王小石愤怒了。

他厉声责问唐宝牛：“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唐宝牛说：“你为什么不让我死？”

王小石狂怒的说：“你以为你这样做就对得起为救你们而死亡的弟兄们！”

唐宝牛惨笑（那是笑吗？如是，那“笑”确使温柔不寒而栗），只说：“我本来就不该活下去的。”

“那我呢？”方恨少忍不住插嘴说话。他气得在荒山冷月寒夜里，他身上的白衣激出一种蒸腾的感觉：“他们也救了我，也为我牺牲了不少人命，流了不少热血——如果你我不活下去，不活得好好的，他们都白死了！”

唐宝牛垂下了头。

“可是……”

“可是什么？”王小石咄咄迫问，“你在追悔朱小腰的死吧？你以为这样折磨自己朱姑娘就会死得瞑目！”

唐宝牛全身剧烈的颤抖了起来。

王小石一巴掌就掴了过去。

一记清脆的耳光。

“让我也死吧！”

唐宝牛嚎道。

“你死吧！”王小石咬牙切齿他说，“你死了之后，看谁为朱姑娘报仇！朱小腰为救你而死，却救了个废物，她是白死了！你死了，谁杀吴惊涛？谁诛蔡京？谁为她报此大仇！”

“我！”唐宝牛第一次回复他那打雷般的声量，“我要为她报仇！”

“你？”王小石第一个字是鄙夷的，然后才说得斩钉截铁：

“那你先得要活下去再说！”

唐宝牛震了一震，仿佛到这天晚上，他才第一次听到“活”这个字和“活下去”这个辞儿，使他无限震惊。

甚至哭了起来。

哭了出声。

一个大男人在荒山里哭成这样子无疑是很难为情的一件事。

可是并不。

大家反而觉得很欣慰。

因为大家都好久没听见他哭过了，正如好久未曾见他笑过一样。

从这时候开始，温柔只觉分外寂寞。

——这样一名无惧无畏的猛汉，原来为了“情”字竟可以如此神伤、如此脆弱的。

——他显然是为了朱小腰的死而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

情字弄人，真可如斯？

温柔看到这个本来活生生、铁铮铮的男子汉，心中却生起了无限温柔。

她因而想到了自己。

她年纪也不小了，她也喜欢过人。

——她曾在她父亲身畔依恋不去，但后来终发觉她和爹爹的世界毕竟差距太大，待她一旦闯江湖后，又迷恋外头的波涛汹涌、惊险重重，而忘了归家了。

——她曾醉心于“七大寇”之首领沈虎禅沈老大的醉人魅力。这才是英雄。这才是好汉。这才是可以让人心系的男子。可惜，她终于梦醒，也终于梦断。

——她也曾暗中思慕过怀盖世之材、成不世之雄的大师兄：

“金风细雨楼”楼主苏梦枕师哥的深沉谲秘、捉摸不定。但那也只是浮云在湖心掠过一般的迷情而已。她再会“金风细雨红袖刀”苏师兄时，他已老大、病重、心无旁骛，她只能仰慕之，但总不致真的能跟一块冰热情起来，交融无间。

——然后是白愁飞。这个她又恨又爱、不羁不诚、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人，到现在她还弄不清对他是怎样一种感和情，到底是爱还是恨？甚至她

也仍不十分清楚 那个白愁飞兵败人亡的晚上 ,之前他为何要这样对待自己？
为何他要对自己做这种事？

无论如何，美丽的她一向却让人当作“小兄弟”办，可是她心中依然有一片温柔、万种柔情，却向谁诉？

她觉得自己虽也迷情过，也动过了情，但却未曾真的深情、遇过真情。

——还是已遇过了，她不知情而已？

是以，看到了唐宝牛对朱小腰那种如死如生、宁可同死不愿独生的热恋狂情，温柔觉得荒山很凉、月很冷、心中很寒。

连狼叫惊醒时身畔只有她自己腕上镯子玉石互碰时玎玎的声音相伴，这使温柔分外寂寞。

凄凉。

二 让我恋爱可以吗？

起先，那种感觉只是一点点的，一些些的，就像一段旋律、一句歌词，忽尔掠过了心头，嘴里不觉哼唱了几句，然而只是片段，不成篇章，唱过了就忘了。

但不久之后，那熟悉的旋律又浮现了，而且渐次的组合了起来，慢慢的成了一首歌，一首在心里盘旋不已、依回下去、击扰不休的歌。

就像这年春分，春意特别浓。

它在枝头上，温柔这一刻看到了桃树干上，含苞欲放，枝上的那些嫩绿的芽，清新得让人想一口吃了它。

她因一阵春风而转过了流盼，看到蒲公英像一朵一朵会飞的羽毛一般滑翔过绿色的草原，去寻访它的依恋、依靠和相依为命的地方，这一转眼间，却发现原来的桃树的苞已朵朵怒放，吐出了嫣红的花蕾，美得令她哎了一声。

当桃花一下子都在一夜间盛开，第二天阳光映照下，如同千舌吐艳红，朵朵翘楚，千手万手在招招颤颤，那就成了绝楚了。

为何吐艳点头？

因风。

因何盛开争妍？

因为春。

春天来了。

不仅在枝头。

还在流水开始溶解了冰封，小鸟重拾了欢唱，大地回复了生机，更在村这头、山那头，还有树林那一头。

而且，还在：

心头。

温柔的心里头。

温柔最近心里很温柔。

她本来一向不爱看花、唱歌、用手绢，而今，她却喜欢花、喜欢唱歌、喜欢用手帕揩脸、擦擦眼、印印唇边也好。

但有时她心里也很烦躁。

尤其在她看到蜻蜓双飞，蝶恋花、鸳鸯戏水的时候，她就生起了一种莫名的焦虑：

她生命好像一直有一种期待。

——不，原来她生命中一直缺少一些东西：

她为什么要耍大小姐脾性？好像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个。她为啥要喜欢跟大伙儿去闯荡江湖？好像就是为了去寻找这东西。为什么在别人当她是“小兄弟”的时候，她很习惯但却不快活？许或她好像失去了自己真正的身份，一时不知自己到底是谁，这使她焦急了起来。

不过这焦躁也是温柔的焦躁，只不过有时突然发作得凭空而来、无缘无故，大家都有点吃惊，但都习惯了让她、忍她、任由她。

——一味当她是“小兄弟”、“小妹妹”而呵护她，使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完整的人；至少，不是一个真的女子。

她甚至觉得对不起自己珍藏的胭脂盒。

因为她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用上它们：那么醉人的颜色；留在盒里，像昨

夜凝固的销魂；涂在脸上，才能成为今日活现的色相。

但除了那一次，她上“金风细雨楼”去找白愁飞之外，她一直没有机会用过——那一次，那一夜，那一战，结果，有人为自己死了。自己也差些儿失了身，连“大白菜”也丧了命。

——是不是自己原是前世修了七生的妖精，不能给叫破原身？

一旦喝破，就得要人赔上了性命？

你就别说一向看来无忧无虑的她，没有尤怨。

她是有的。

她甚至怀疑自己是妖是精，干脆扮作男妆，当人家的“小兄弟”好了，一旦回复女儿身，就得阅历暗巷里的强奸、留白轩中的迷好这等等可怖、怵心景象。

她本来已打算暂把儿女私情搁下，先逃了这一场亡再说。

她本来要赖在京师不愿走。

但她必须要走。

因为她亮了相。

——蔡京下令：只追究在劫囚中露了面目的人。

她在行动中根本不愿蒙面，所以摆正了旗号，谁都知道温柔和她的刀，在这次劫囚中现了身、出了手。

要是她不离京，蔡京会派人抓她。

抓她不要紧，那会连累金风细雨楼。

她到时才逃？不是不可以，但逃得了尼姑逃不了庵。蔡京会有藉口去洛阳她爹爹那儿要人。

她可不想老父为难。

她已够使他难过的了。

所以她逃。

——何况，她想经历一下：逃亡的滋味。

她更想跟王小石出来走走：

毕竟，京城，她住得闷了。

况且，最好玩的三个人：王小石、唐宝牛、方恨少都得要逃，留下她一个在京，岂不闷坏了？

——简直是闷死了！

故此她选择了：

逃亡。

她逃亡的理由显然跟王小石他们并不一样。

对于一个真正男子汉而言，“逃亡”往往是在“死亡”和“失去自由”的三种情况下，只好作出最无奈的选择。

但在温柔而言，逃亡，或许只是一次较为紧张的旅行，一场比较危险的游历而已。

只不过，她没想到——

一向有他们在就闹得个天翻地覆风云色变的老牛和老方，竟然：

一个成了麻木不仁、行尸走肉；另一个，虽然稍稍好上一些，但也唉声叹气，垂头丧气。看得出来：方恨少的笑颜也多只是强颜欢笑而已！

是以，本来已将心中的温柔暂且化作刀锋的她，有时、时常、时时、常常，又有一种石上开花的感觉。

就像那一两个句子，渐渐唱成了一首歌；就似那一两个词儿，慢慢讲成一个句子。当它真的变成一个句子、一首歌的时候，她还觉得好一阵不自在、不习惯。

最后，逐渐的，她心里，只有这首歌，口里，只有这个句子。

但她唱不出来。

说不出。

她的心愈渐温柔。

愈渐失落。

因为花开了。

春天来了。

因为她看到偌大的一个唐宝牛竟为了一个女子亡逝而如生如死、不复人形。

因为，也许……

她一直缺少了些什么。

她一直在寻找些什么。

她想找个人来倾诉。

不过，在这段日子里，连一向积极乐观的王小石也比以前消沉了。

他似乎一面忙着跟唐七昧等人议订逃亡路线，一面要应付沿途的追杀与伏袭，还一面要留心唐宝牛的一举一动，更一面要留神一路上经过别人地头、地盘的礼数和禁忌，且不时得要留意京师传来一波又一波、一次又一次的武林和朝廷权力斗争、权位转移、权势剧变的消息。

这些事似成了一块一块的如山大石，都肩在王小石肩膀上。——就算是一双再能担正义的铁肩，也会垮的，也要塌的。

你要一个人不再开心、自在、如意，很简单，只要你有权，你就给他个王位或官位吧，只要他的乌纱帽一戴，紫蟒袍一穿，就从此变成了个忧心忡忡、愁眉难展的人了。

——有时候，给人名和利，也一样可以达到这项效果。

温柔可不知道这些。

她也不理会这些。

她不管。

她只想寻找她没有的（一向都无）或失去的（本来有的）的事物，好让自己不虚度这一场花开，这一年春天，这一个心愿。

可不是吗？

她在大家歇息在梨村的时候，发现梨子都没熟，全是青涩的，比枣子还小，有的还只是一朵朵带点淡青的花，她就觉得很尤怨，一边吃着糕饼，听着贝齿间发出的咔咔脆响，一边想找粒可以吃的梨子。

这一路上，风尘仆仆可比红尘滚滚更易使一个年轻活泼俏皮娇艳的姑娘蒙尘。她温柔，洛阳府尹温晚的掌上明珠，而今竟连苹果、李子、梨都没得吃。

一口也没得好味嚙味嚙。

她想到就鼻子痒痒。

牙酸。

心也酸。

但她在梨叶间，仍找不到一颗可堪咀嚼的果实，却只在一朵淡绿奶白的

梨花间，找到了一只美丽的甲虫。

甲虫是最美丽的虫。它有翼，像鸟，会飞。它有花纹，像贝壳，设计了图案。它有脚，会走，而且不会咬人、螫人，善良得就像只小型而有修养的龟。

别看它虽羞怯，却不会缩头哩。

真有趣。

她一笑，就开心了。

酒窝深深。

——其实人只要想开心，只要笑，笑开了，心就会开了。

相由心生，但反之亦然：一个没良心的人只要常强迫自己常常去做善事，自然而然就成了个善人了。

温柔笑了之后，看见那小甲虫展翅要飞、想飞、欲飞，她就轻轻用指尖阻止了它的试飞，捧在手心，轻轻的说：

“连你也下理我了。嗯？”

她轻轻向小甲虫吹了口气，呵气若芒的说：

“你就是不定性，没有心的。人家跟你说话，追随了你老半天，你想飞就飞，要走便走，可没把人家摆在心里呢？”

她终于幽幽的说了她那句心里像一首歌的话：“你说，小乌龟，让我恋爱、好好的恋爱一场，可以吗？”

意外的是：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

居然有人真的“吓！？”了一声。

那人好像听到大地震动，而发出了一声见了鬼般的或鬼一般的怪叫。

三 一点都不温柔的温柔

回答她的当然不是那只小甲虫。

而是那一个“小甲虫”。

——不是真的小甲虫的“小甲虫”。

但却比小甲虫还小甲虫的“小甲虫”。

“罗白乃！”温柔尖叫了起来，“你在草丛堆里干什么！？”

只见草堆里、树叶丛中忽地冒出了一个头：圆圆的眼、白白的眼白、圆圆的耳垂、黑黑的眼珠、圆圆的鼻子，嘟嘟的俊脸，还有一排带点哨的牙，跟她对望着傻了眼。

“恩公，”那少年眨着大眼，语调极富情感，“对不起，吓着了您，我罪该万死，我活该吃泥。我赔罪，您吃梨。”

说着，居然递上了一粒梨子。

梨已初熟。

温柔一见梨，气消一半。她口渴，便迫不及待地抢了过来，先咬了一口，咔嚓咔嚓几声，气又再消一半，咔嚓咔嚓的叱问道：

“你干吗躲在树丛里偷听我说话？想死呀！”

“非也，”少年罗白乃忙申辩道，“我本来是来这儿替恩公找东西。”

“恩公？”温柔皱眉，梨子仍涩，但总算比没有梨子可吃的好，“太难听了。”

“你的确救过我。没有恩公相救，我罗白乃——外号罗送汤，日后就不能在江湖上、武林中成为顶天立地第一号拔尖出色、冠绝天下的大人物了。我不叫你恩公，岂不忘恩负义？”

“你忘恩负义好了。我又不是公的，你别叫我恩公，我不喜欢。”

“那么……该叫什么好呢？不是公的……”罗白乃灵机一动，“啊，叫恩婆如何——”

“嘿！”温柔啐了一口，“别叫别叫，要叫就叫我姑奶奶。”

“姑奶奶。”

罗白乃倒一点也不为忤，一开声就叫了。

温柔怔了一怔，只好随之，眼看梨子已只吃剩下一瓣核心了，一口都没留给对方，未免有点讪讪然，便随意的问：

“你刚才说找什么东西来着？”

“找梨子。”罗白乃爽快的说，“找一粒熟了的梨。”

温柔笑说，“怎么你找到，我却找不到？活该你要给我吃。”

“熟的就只这颗，”罗白乃诚诚恳恳的说，“我本来就是来找给恩公……不，姑奶奶您吃的。我知道姑奶奶唇儿干了，要解解渴。”

温柔听了很有点感动，但她毕竟冰雪聪明，觉得有点奇，“算你有你姑奶奶的心。不过，你找梨子应该上树，干啥蹲在草丛堆里？”

罗白乃这回有点尴尬，期期艾艾。

“快说，”温柔一见此等情形，更要追问到底，“干什么勾当，快点着实招来！”

罗白乃结结巴巴的说：“我本来是在找梨子的，刚找到了一个，就……”

温柔杏目圆瞪，追查到底，“就怎么了，说！”

罗白乃苦笑道：“……真的要我说？”

温柔一听，更不惜大逼供，阴阴、森森、嘿嘿、哼哼地道：“你——敢——不...一说！？！！！”

“不敢。”罗白乃可怜兮兮的说了下去：“我.....我就.....急了。”

“什么急了？”

“人有三急.....的那个急。”

“那也正常。”温柔有点满意，推论下去，“那你就蹲在草丛里，咳，哼，呕，脏死了。”

罗白乃脸红红的说：“失礼，失礼了。”

。温柔没好气的问：“大的还是小的？”

罗白乃垂下了眼：“大的。”

温柔严师般的从鼻子“嗯”了一声，忽省起一事，叫起来，问：“你大解？”

“是啊。”

罗白乃似有点意外温柔的忽尔大惊小怪。

“你的.....手.....？”温柔脸色大变，“你的手.....拿梨子.....”

罗白乃笑道，“.....我我.....还来不及抹净清洗，姑奶奶就把梨子.....抢，不，拿过去了。咕咕。”

“你！”温柔几乎没把吃下去的全吐出来，“我呸！脏鬼！”

她忽又想起一事。

——这事可比一颗脏梨子更严重。

“你刚才到底有没有偷听到我的话？”

罗白乃看到温柔一副要杀人灭口凶巴巴杀气腾腾的样子，吐了吐舌头，说：“你跟小甲虫说的那番话？”

温柔一听，心里凉了半截：这话可不能让这小王八的去传开来，那时自己女侠温柔颜面何在！？

当下又气又急，戟指叱问：“你听到了什么？”

“我？”罗白乃指着自己的圆鼻子，说，“我听到姑奶奶在说了一句.....”

“一句什么？”

“您说，”罗白乃捏着喉核在学着温柔尖尖细细的声调，居然有六成相似，“小乌龟.....”

就停在那儿。

没说下去。

温柔可急了，涨红了脸，跺着脚，像一头给拴久了已迫不及待要放蹄踢人的怒马：

“下面的呢？”

“真的要说？”

“说！”温柔连手都搭在腰间的刀柄上了。

这一下可真管用，罗白乃马上说了下去：“您说：小乌龟，让贺员外、好好的浣外衣一床，好吗？”

温柔愣住了。

罗白乃倒傻乎乎的反问：“请问姑奶奶，谁是贺员外？他跟你很熟吧？怎么你一看到甲虫就想起他那件浣洗的外衣？他的外衣很名贵吧？姑奶奶是怎么知道他床上有外衣的？丝的、还是绸？缎的还是透明的？”

温柔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从何作答是好？

“嗯？”罗白乃对剪着长睫毛，明眸皓齿的追问：“姑奶奶？”

温柔搭在刀柄上的手也移开了，只喃喃的道：“贺员外，赫！我怎么知道！王八蛋，脏梨子也敢给姑奶奶吃，看我不剁了你去喂猪！”

罗白乃忙伸了伸舌头：“不敢了，下次不敢了。”

温柔一叉腰：“还有下次！？”

罗白乃吓了一跳，忙不迭的说，“没有，没有下次了。下次我找到梨子、饺子、栗子、菩提子、老子孔子孟子庄子我儿子，一概自己吃了，不敢给姑奶奶你了。”

温柔见这人傻憨，不觉一笑，啐道：“发疯了，你，失心丧魂的！”

罗白乃见她一笑，却似痴了，嚅嚅的赞叹道：“哎，这梨涡，可深一下，浅一下的，天下姑娘，哪笑得这般的美，这园子要是早请姑奶奶你来笑几次，只怕满园梨子早就熟啦，而且长得更香更甜、更多更大的了。”

这下赞美，温柔十分受落，哧的一笑，只说：“脏小子，眼睛倒亮！”

罗白乃嘻的一笑，做了个鬼脸，道：“姑奶奶要我招子放亮点，我就一定亮；要我看不到的，我就眼不见为干净，睁开眼也不过是瞎子掀眼皮子而已！”

温柔白了他一眼，脸上似笑非笑：“猴崽子！就懂贫嘴。”

忽又唉了一声，幽幽的说，“要是那死鬼见愁，还有那个天下最蠢的石头脑袋，有你一半讨我好，那就好了。”

罗白乃眨眨大眼，眼睫毛长长对剪着许多春天：“姑奶奶，你说什么？”

“嗯？”

忽听远处有人唤：“温柔，温柔，你在哪里？”

唤她名字的人，声细而柔。

那就像小河潺潺温柔的水声。

温柔知道：那是何小河。

——这一路逃亡的队伍里，就何小河和她是女子，当然比较常有机会在一起。

她很快就弄明白了，至少，何小河有一样特性跟她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何小河名字小河，样子小河，声调小河，可是，为人一点儿也不“小河”。而且还十分“长江大河”。

她的外号比较像她“老天爷”。

有次，温柔看到她跟诙谐突梯的罗白乃对骂。才知道这位“老天爷”有多老天爷！

又有一次，梁阿牛给何小河劈头劈面骂得个体无完肤、狗血淋头，她才明白何小河如何一点也不小河。

再有一次，居然连王小石、方恨少、罗白乃师徒，外加一个用手走路梁阿牛，竟还骂不过一个何小河，当时，使得她不得不心中暗叹了一口气：

“老天爷！”

唐宝牛神智未复，状态未佳，是以，一旦骂架，何小河一时还堪称无敌。

——这点，何小河毕竟与她自己近似。

因为她同样一点也不温柔。

所以罗白乃跟梁阿牛这对鬼宝贝，常作了一首歌来讽刺她俩：

“小河弯弯呀似刀哪！”

河小淹死人不要命唵唵嘿！温柔一点也不温柔呀！
温柔乡杀人也不把命偿吭呀喂！”

——嘿！

——难听死了！

（你唱你的，我凶我的！）

（怕你们唱，我们还算凶？）

（呸！）

——女人就一定要温柔的么？歌是难听，姑奶奶我可一点也不难堪！
温柔漫应了一声，走了过去。

罗白乃望着温柔背影，怔发呆了好一阵，才喃喃地道：

“这样的话都能给我及时想出来，嘿……贺员外？浣外衣？！嗤！”
他打从鼻子里笑出来，“我还真佩服自己哩……”

然后他又喃喃自语：“……让我恋爱，好好的恋爱一场，可以吗？”
语音甚为温柔，也甚似温柔，还自说自笑。

忽然，头上给人一叩，他痛得哇一声叫起来，回头看，却是师父：
“天大地大”班师之。

四 何不轰轰烈烈爱一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罗白乃乃有意无意间听了温柔的心思，也陷足于温柔的心绪里，却没料到，有人却在背后听了他的自言自语。

——幸好不是敌人。

而是比敌人还“麻烦”的师父。

只见班师之似笑非笑的望着他，额上刚好才停着一只老甲虫，他也不以为忤，只诧问他徒弟：

“你有病啊？”

“没有。”

“你喃喃自语干什么？”

“没什么。”

班师之可更狐疑了：

“你怎么学人家女人说话的腔调？”

“哪有？”

班师之用手摸摸他徒弟的额：

“你发烧？”

“谁说！”

“你神经有问题？”

“你才有问题。”

“那你为啥一个人在你那笃大便旁不远发姣？你给自己的臭味熏昏了头脑不成？”

“这……”罗白乃的心绪正陷入一种幽思之中，给他师父这一阵子夹缠追问，登时变得没有气，反问：“师父，你觉得姑奶奶她是不是也有点儿发姣？”

“什么！？”

班师之叫了起来。

罗白乃觉得自己耳朵给震痛了，皱了皱眉头，再说了一次。

班师之又反应剧烈，再度大叫了起来：

“你说什么！？”

罗白乃可火了：“你聋的呀！？这你都听不到！”

班师之板起了脸孔：“你见色起淫心，还敢这样对师父说话？门规何在！”

罗白乃冷笑一声：“门规？嘿！”

班师之气得声都颤了：“你你你，你这逆徒，竟敢藐视祖宗规范！？”

罗白乃肃然道：“不敢。”

班师之狞笑道：“谅你也不敢。咱们门规森严，长幼有序。我师父——你师公大手神龙说过：不服从师长训令，不敬长上前辈，身为门人，目无尊长，罪该重罚：罚禁闭四个月另七天，要不然，杖三十二，除非罚钱二百八十两银子，才可以替代刑罚。”

罗白乃垂首道：“是，是。不过，师公大手神龙的‘神手宝鉴，也有他老人家话语的记录：要是师不为师，长不为长，自行触犯门规，是为：人先自侮而后人侮之，如门内无人敢制裁这等无行长辈，该由门内正直良善之门徒来对之执行家法。”

班师之大吃一惊：“我几时触犯门规了？你别乱说。”声都颤哆了起来。

“没有？”

罗白乃凑近脸。

“没。”

班师之挺着胸，声调已弱了大半。

“你借了我的钱，没还。”

“……我借你的钱，是替你去赈济华东灾民。那是行善。”

“那我没钱吃饭，谁来赈济我？”

“借你的钱，是替你积德行好，我、我始终要还的。”

“好，那你借了二师弟三师妹四师弟五师妹六师弟七师妹八师弟九师妹十师弟十一师妹甲十一师弟乙十二师妹十三师弟，不，师妹，十四师弟十五师妹十六师弟十六师妹十八师弟和十九师……噢，这个倒忘了是师妹还是师弟的血汗钱，又捐到哪儿去了？”

“我……”

“说！”

“我是做生意。”

“做生意？”

“对，是投资。”

“那赚的钱呢？”

班师之有力的摇首，额上的汗已涔涔而下：“做生意当然有赚有蚀的了……”

罗白乃老实不客气的截道：“那么，本呢？”

“本……”班师之干咳一声，“这个嘛，那个嘛……”

“你别这个那个了。你把钱拿去追陈老板娘，人家瞧不上眼，你就拿去吉祥赌坊，一输，输光了，本呢？没啦——你！”

罗白乃指着他师父的鼻子：

“你对得起我？”

班师之退了一步，掏手帕揩汗：“我……”

“你！”罗白乃又在他师父的鼻尖戳了一记，“你对得起门里那么多的师兄弟！”

班师之尴尬的堆起了笑脸：“我其实也为你们好，我的确曾把钱拿去做生意……”

“做——生——意——唏！”罗白乃得寸进丈的道，“有！你是有做生意。你拿了笔款子去米铺买了三间楼房，不料，蔡京一声令下，朱勔父子要运花石纲，就把那地方铲平了，你就血本无归了，你拿什么来还我们？你别以为我不知。我知，我只是一直没说破而已！”

班师之又在揩汗，赔笑道：“是是是，对对对，我的钱都赔光了，可不是吗？拿什么来还呢？只好过一阵子，过一阵再说吧，好不好？好不好呢？”

“不——好！”

罗白乃义正辞严的说：

“师兄弟们还天天期盼着你这个师父投资赚大钱呢！你却拿去炒楼买地皮，赔了个鸡毛鸭血的！呜哇……”

罗白乃张大了嘴已，一副无语问苍天的样子。

班师之可提心吊胆，问：“又怎么了？”

罗白乃欲哭无泪：“我的老婆本，都给你蚀光了。”

班师之安慰不迭：“做生意这回事，不是有赚有蚀的吗？为师今天不错是赔了，但保不准明儿能大赚！你看，写诗的，当才子的，连同做官的，全都下海去了：在庙街那个教圣人书的沈老夫子，今儿不是去卖老婆饼吗？可赚了大钱哩！原来在米镇的那个梁姑娘，还列妙街去跳艳舞哩……可都赚了不少，过年过节，家里村里，手上都是她的礼。你师父我身强力壮，眼明手快，又怎能落人之后，失礼于人呢？你说是不是呀，好徒弟！”

他亲昵的拍着他徒弟的瘦小肩膀。

他徒弟却眼睛都亮了：

“你说的梁姑娘是那个本来在妙街老王井边左侧第一家的那个标致的梁姑娘？”

“对，很标致、美貌、文静的那一个。”

“你刚才说……她现在到了妙街跳……那个什么舞？”

“对对，跳很艳很妖的那种舞。”

“她？”罗白乃吞下一口唾液，“她在妙街哪儿哇？”

“对对对，妙街，唔……”他师父倒有问必答，“妙街怡红院。”

罗白乃咔咔的笑了起来。

他笑起来像猫，眯着眼瞄着他师父：“听说，怡红院里的姑娘们可真都不赖吧？”

班师之也咳咳的干笑道：“当然了，怡红院姑娘，不美不收，有才貌，远近驰名，老少咸宜，可不是吗……”

罗白乃忽尔脸色一整：“你说什么？”

班师之愣：“什么？”

罗白乃峻然道：“你这不才是为老不尊、教坏子孙，上梁不正下梁歪吗？”

班师之愕然：

罗白乃步步进迫：“你看你，怕红院去过，陈老板追过，这才告床头金尽，你骗了咱们师兄弟的钱，还敢说见色图不轨？还敢要我视之为师，待之若父！？”

班师之几乎崩溃了，“徒弟，好徒儿，你别这样子嘛，我刚才只不过是跟你开开玩笑罢了，又没真的责罚你，你犯不着这样认真可以吧？我借你们几个钱，虽然有去赌，但确也有去做小生意，我无非都是为了让咱们这没背景没靠山的小小阿婆剑派能有发扬光大，威盖天下，吐气扬眉，有权有势的一日，你又何必大为难“师父我呢？为师之心，真苦过黄连啊！”

罗白乃仍咄咄逼人，“那你也非正人君子，干啥要我当圣人？一天要我：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行！嘿！要真的遇上非礼，我还真要大叫呢！”

班师之真的要求饶了：“你叫，你叫好了，好徒弟，大家一场师徒，又在患难逃亡之中，何必小小事便耿耿于怀，记仇在心呢？”

罗白乃忽尔笑了。

他笑起来憨极了。

像头会笑的小牛。

“师父，您也别太认真了，我也只是跟您开开玩笑而已。大手师公虽然说过：见色不乱真君子。英雄难过美人关。人生自古谁无死，赢得千古薄倖名。人要正派、正义、正经，不可沉迷于女色，酒色财气，四大皆空；尤其是色，更是红粉本骷髅，骷髅乃红粉……师父，我背的对不对？记得清不清

楚？”

“清楚，清楚。”班师之阿谀的道，“一清二楚，你奶奶的，你记性真好。”

“不过，”罗白乃讪笑道，“话确是这样说，但大手神龙师公他老人家，好像不也是有三个老婆，四个妾侍……”

“嗯……应该是五个妾侍……”班师之悄声说，“情妇还不计在内。”

“这不就是了。师公真聪明！”罗白乃于是下结论：“师公的真精神乃：做一套，说一套！人性天性，可以迁就，不可扭曲。你尽管做，但不要乱说，这不就得了，也应合了师公他老人家更深一层更高一层的真精神、真内涵了。我们永远追随他老人家最高指示的大方向走便是了。”

班师之对他徒弟的高见十分苟同，还补充道：“何况，你师祖……”

罗白乃一怔：“师祖？”

“就是你师公大手神龙师父的师父，本门开山祖师爷，《风月神经》的原著者，冯三诗，江湖人称‘三诗上人’。”班师之的眼光里充满了崇敬仰慕：“上人说过：‘本门心法，不传邪魔外道，一定要恪守规律，严格自制’，但他又有附偈第十三条第一项（丙）曰：‘性情为本，心神为经；心性之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大概指的就是今天咱两师徒悟得的意思。”

罗白乃当然大以为然：“所以我们今天都没有错？”

班师之霍然道：

“对！”

罗白乃更进一步眉飞色舞道：

“我们今天只是在思想境界上更上一层楼而已！”

班师之黯然道：

“对极了！”

两师徒十分振奋，简直要击掌为盟了。

罗白乃忽然不解的问：“既然我们都没有错，为何都没有钱？”

班师之为之黯然。

这次，到罗白乃揽着他师父的肩膊，表示亲昵和同情：

“师父。”

“嗯？”

“有一件事，徒弟不知该不该说？”

“你说。”班师之忽然聪明了起来，‘哈哈，敢不情你想托我去向温姑娘提亲不是吧！’

“哪儿的话，师父，你别想歪了！”罗白乃温然道，“师父，我是考虑到你终身大事上咧！”

“我？”

班师之呆了呆。

“对。师父，你可知道：春天来了？”

“知道，春天来了。”

罗白乃指指天边：

“春风吹。”

班师之望望天上白云：

“春风吹得好。”

罗白乃道：“花开了。”

班师之道：“花开得好。”

罗白乃：“冰融了。”

班师之：“融得好。”

白乃：“鸟在叫。”

师之：“叫得好。”

罗：“心在动。”

班：“动得好。”

“你呢？”

“你呢？”

“我是问你啊，师父！”

“我？”

班师之给问得傻住了。

“对，你。”罗白乃说，“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论婚嫁，长者为先。师父，你今天四十有二了吧？春风吹春花开春天来了，你的春心没动过吗？但你年纪已近秋天，不，已到了秋决时分了。你若嫁不出去，不，娶不了媳妇，徒弟我怎么办？”

班师之一时恍恍惚惚的，还没回过神来，只漫声应了一句：

“你怎么办？”

罗白乃叹了一口气，又搂着他师父的肩膀：“师父，我没有关系。我还年轻，潇洒，貌美，有才，有势，聪明，智慧，风流，倜傥……我都不好意思赞自己那么多，而你徒弟我又是个过分谦虚的人……但你不同，师父，我尊敬你，你拉矢多过我吃饭，失意过多我睡觉，你人生经验丰富，虽然脑袋依然幼稚，但毕竟已人老珠黄，我看你，得要着急一些，找头家，不，找个好姑娘嫁过去，哦，假如你有那么大好像徒弟我的本事，娶过门来也行。别老要我操心您，好吗？师父！爱在深秋，总好过冷在残冬——风烛残年孤枕眠，可不好受啊，师父！”

班师之听得热泪盈眶，点头不已。

然后他徒弟又坠入了寻思里，兀自喃喃不已：“青春只一次。青春是不经用的东西。宁为情义死，不作冷漠生。姑奶奶啊姑奶奶，你忧思不断，何必何苦？何不干脆脆、轰轰烈烈的爱他一场！”

班师之看了他徒弟半天，好像正在鉴定他是不是个怪人、甚至是不是个人似的，好一会才恍悟道：

“难怪春风在吹了。”

“哦？”

“无怪春花开了。”

“唔？”

“春天早就来了。”

“什么意思？”

“徒弟啊，春天早在你心中了，”班师之用手戳戳他徒儿的心口，滤笑道：“你早就春心动了。师祖教的是‘四大皆空，刀剑箭枪法，我瞧你只会‘四大不空’。可不是吗？你还想抵赖呢。你根本就对温柔姑娘动了心、有了意思，是不是？”

罗白乃用眼角瞅着他师父。

瞅着。

瞅着。

很用力的眼神，带点狠。

好一会，他才哈哈笑了起来：“好厉害的师父，姜还是老的辣，话还是快死的人说得对！来来来，好师父，告诉我，有什么妙计，善策，我可好想念姑奶奶她。”

班师之这才如释重负，笑呵呵的说：

“我怕教会徒弟没师父，有了姑奶奶，没有师父门了！”

“你好徒弟我罗白乃是这种人吗？师父言重了。”罗白乃打哈哈笑着，自忖道：“难怪你留了一手，不教我点穴法了。”

然后又哈哈笑，笑哈哈的说：“师父说笑了。”

班师之倒把脸色一凝：

“我倒不是说笑。你只怕……难有胜算？”

罗白乃吓了一跳，忙问：“你说真格的？”

班师之肃然道：“真的。”

罗白乃将信将疑：“你怎么知道你说的一定对？”

班师之凛然道：“因为我姓班。”

他一时变得渊停岳峙：“是鲁班师之父的班，是班昭、班超的班，也是‘妙手弄斧班门’的班，我说的话，一定有道理。”

罗白乃倒吸了一口凉气：“你说。”

班师之望定着他，像在授予什么独门内功秘决心法的说：

“你有情敌。”

“谁？”

“王小石。”

然后他下断语：

“你的境界才到四大不空，他本身却早就是一个空。”

班师之权威的道：

“你，不是他的对手。”

罗白乃认真的寻思了一会儿，然后问：“武功上我不如他，但情场上我也不及他么？”

这个问题，倒使他师父一时回答不了。

“不管了，”他徒弟说，“只要有机会，我总要试她一试。我是人，他也是人，有什么他能而不能、他可以而我就不可的！何况，我喜欢她就是了，她喜不喜欢我，都不影响我对她的喜欢。”

“有志气！”班师之感慨地道，“可惜就从没见过你将之用在正途上。”

罗白乃一笑。

牙白。

眼亮。

人开朗。

“这，也就是我做人的乐趣。”

他说。

很自得其乐地。

第十二章 打男人的女人

血腥男子
除齿无他
决斗？来吧！
来分胜负吧
难道她是你大姐

一 血腥男子

打从他呱呱坠地始，听说产婆在他光秃秃的屁股打了一掌，他才哇地哭出了声之时，接生妇已经是这样对他下了断论：

“这孩子血腥味很重。”

大家今天看到他那躁郁的样子，也听说过他身经百战（他不能够算是个战无不胜的人，所以一层一层的打上来，一种功夫一种功夫的习有所成，更是艰辛不易，实力非凡），当然都无有不同意这句话的。

就连武林中人也认为他是一个血腥味过重的男子。

其实不然。

至少他自己就不认同。

他是常常与人战斗。他只能在战斗中求长进、精进，他当然也杀过人，但实际上，他杀人不算多。

——比起一般杀人为乐、嗜血为雄的武林人，他杀人已算是极少的。

他相貌虽然凶悍，但却很少把人恨到要杀了他的地步。一般敌人，他只要把对方打倒了、击败了，就已泄了愤。

他脾气虽然暴躁，但他很少躁烈得非要夺去一个活生生的人之性命不可。一般他不喜欢、憎恶的人，他只把对方教训一顿、吃点苦头，只要对方知道骇怕、或向他认输，他通常就此算了。

他不算大血腥。

他好战。

好胜。

好斗——但不算嗜血。

终归一句：他是好出风头。

不过，可能人人都认为他身上“血腥味很重”，而他也以浑身能逼出一股“侵人的杀气”为荣，所以，也觉得自己是“血腥汉子”。

——这样想，可以使他觉得自重，至少很威风。

他喜欢威风。

他做人的目的，不外是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威威风风。

威风八面，就是他人生目标和取向。

其实，近年来，尤其是与惊涛书生一战后，他身上的“天竺神油”味，远浓于血腥味。

是以，他也给人称作“神油爷爷”，而不是“血腥汉子”。

但他仍希望自己是“血腥汉子”。

——仿佛，一个双手染满血腥的男人，才能算是个真正的汉子。

一个真正的汉子，自己得要流汗，敌人得要流血。

是的。

敌人得要流血。

一定要流血。

他要杀死他（们）。

他已没有别的选择。

他一定要杀死他。

他一定要他流血。

他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好不容易才因“大四喜”提供情报而捎上了这

行人，这次，他决不放过。

他年纪已大。

他不能功败垂成。

他再也不能让挡着他光明前程的人活下去再碍着他的路。

他一定要消除这个障碍，搏取相爷的信重。

这是他的头号大敌。

他虽然跟他并没有私仇，但他非杀他不可，他跟他好像天生就不能并存的似的。

——不然，就是生死之交。

——否则，便是死敌。

你死我亡之敌。

叶云灭心目中的敌人，当然就是王小石。

可是，他该怎样格杀王小石呢？

他亲眼目睹过王小石在“别野别墅”胁持蔡京直至闯出“西苑”那一幕。

他虽然没有真正跟这个人交过手，但已可从而揣测对方的实力。

但他没有因此而骇怕。

他反而觉得奋亢。

每次要遇上大事、高手和重大决战的时候，他都会奋亢莫名。

这种时候，通常他都会特别需要女人。

可是他每逢这种重大关头，他都特别自制，其原因有三：

一、他不大成，也不大能。“成”和“能”，对一个男人是很重要的事。他虽然武功高强，而且还非常血腥，但做那种事儿，他只十分勉强，有时不成，甚至大多数时候都不能够。

二、他坚信：精气一泄，他的元气就会打了折扣，而且，杀气顿消，功力也不够精纯了。在这种节骨眼上，遇上高手，他的精神元气，总要省着点用。

三、他不大愿意去勉强女人和他干那种事，因为勉强也没用，他一急就更用不上了；女人也不大愿意主动用他干那回事，这样一来，只好召妓，那就更力不从心了：妓女嫌他没好样的，也不算多金，身上且有药油味，刺鼻呛喉得紧；他也嫌妓女脏：往一个洞里就塞进去，抽抽送送就了事，事后他也觉恶心，何况多也无能为力。

是以，他兴奋归兴奋，多只在心里私下宣泄解决了事。

故此，他就郁在心头，更加烦躁了。

他一烦躁，就牙痛。

所以，恶性循环，他长了一副十分猛憎、猛憎的样子：相由心生，又是一例。

——谁也不知道这样一个血腥男子、江湖杀手，竟然少杀人、少玩女人，甚至连对妓院也畏如蛇蝎，避之则吉。

有时他自己也感叹：

血腥汉子，怎可如此！

他是这样子，但表面上，他更要夸夸其谈，说他当日曾在夏兰阁如何金枪不倒，所向无敌，昨天已在春牛小筑如何独占花魁，今晚还打算在秋菊楼包起四位红牌姑娘，一副威风威得了马上中风也在所不惜的样儿。

他是这样，他的四个拍档可不然。

这四人 是：

泰感动，

郝阴功，

白高兴，

吴开心，

他们都是童贯的心腹手下，外号“大四喜”。

二 除齿无他

为了要替蔡京泄心头之忿，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等在朝中沆瀣一气、互为勾结的权臣宦官，都调动了自己豢养的打手、杀手，要取王小石的性命，来讨蔡元长的欢心。

他们都派出了各路人马，有的已出了手，有的已回了头，有的根本截不着王小石，有的——像这四人，就盯上了王小石这一行人：尽管王小石等人各已作乔装打扮，但这四人仍然断定自己‘没认错：

这是正点子。

因为这四人都是捕快出身的，相当精明，善于侦察追踪。

他们原隶于刑部，早期是朱月明一手栽培出来的精英，后给童贯看中，收编为近身部属。

正如其他人一样，能成功的促使他们参与追杀王小石及其同伙这种艰巨任务，自然都有让这些武林精英（或败类）必然动心、动意的诱惑。

他们给打动的奖赏或许并不一样，但亦有相近处。

像叶云灭，蔡京给他的许诺便是：

“你若杀了王小石，以前元十三限的地位就由你来主事，你这位子坐得好，连诸葛正我也得让你七分。”

这就够了。

那形同是天下武林第一人了——而且还是皇上认可、御准、诏封的。

至于这“大四喜”，童贯的允诺是：

“你们杀了王小石，你们就是四大名捕。相爷一定成全，我也一定保荐。”

足够了。

对吴开心、白高兴、郝阴功、泰感动四人而言，这是他们毕生梦寐以求的事儿。

——四大名捕，名震天下，黑白两道，莫不称颂！

能当四大名捕该多好！

可惜他们想当四大名捕，却不是去学四大名捕一样：不谄上虐下，不循私弊法，只为民兴利，彰善惩恶，抑制豪强，严刑贪恶，反而去走一条讨好权贵，当杀手、打手、刽子手的路。

他们细心研究过王小石可能逃亡的路线后，再细加追寻，终于找到了线索，之后，他们再三研讨，也很清晰、理智的反省过，单凭他们的实力，还未必能收拾得了王小石和他的同党们，是以，他们还需召揽强助。

——强助是要，但不宜太多。

太多人，功就薄了。

所以他们只找一个。

一个真正的强人。

他们选对了：

他们选了叶云灭。

郝、白、吴、泰四人在盯上了目标之后，都很能忍。

他们不找女人，不争吵，不喝酒，没有异动，是四名标准的猎人。

好猎人是沉得住气的。

这使得连神油爷爷都有点佩服他们。

这四人毕竟还年轻，居然能这般沉着自制，不毛不躁。

他自己至少就很奋亢。

而且躁郁。

所以牙很痛。

——痛得使他恨不得把嘴里的牙齿都拔光算了。

有时一旦牙痛起来，头跟着也痛，真是心无大志，心灰意懒，除齿无他。

他却不知道：眼前这四个人，早在做这件事之前，已糟蹋、蹂躏：轮奸、凌辱了不少女人——而且还是童贯示意让他们胡搞的。而女人大都是朱勔给他们献上的、送来的。

有这种叱咤天下、当权蠹同的人物为他们撑腰，以壮行色，他们当然无所不为，无恶不作。

实际上，就算是一路上，他们也做了不少这种勾当：

白高兴喜欢处子。

他强奸她们。

吴开心喜欢妇人。

他以杀掉她们丈夫为胁，莫不相从。

泰感动不太喜欢女子。

变童就成了他的禁裔。

郝阴功则什么女人都喜欢。

他喜欢折磨她们。

很少（女）人能在他们蹂躏之后得保性命的——就连她们的亲属家人亦然。

不过，当他们一旦要办事（正事）的时候，就可以暂时抑制、辟除这一切恶习。

他们要专心把事情办好、办完再说。

——只要把事办好，何愁没有女人？再荒唐、纵欲、宣淫的事都在所多有。

所以他们的压抑不是为了自制，而是为了储备日后可以更纵情恣欲的实力。

这是叶云灭认为几个年青人很沉得住气，难得不酒、不声、不色。

只办事。

与人合作办事，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对合伙的了解。

不能了解就谈不上信任。

无法信任就办不了事。

可是，大伙一起合作办事中最困难的一个环节就是人的问题：

——人事，永远比做事更费事。

三 决斗？来吧！

如何杀死王小石？

五个人，有五种不同的意见。

“把他引出来，单对单，”叶云灭觉得自己辈份比较高，武功也绝对比那四个才破壳的高明多了，所以他发言时所采取的姿势也相当高：“我一个就可以收拾他。”

郝阴功不同意：

“你要杀一个人，目的只是要他死；你要一个人死，一对一的决斗是最坏的方法。”

他话说到嘴边，已把“笨”字改成“坏”字，但还是令叶神油低吼了一声，那叶油味可就更呛鼻了。

“大四喜”毕竟都是江湖人，他们都曾受过伤，乍闻到那药酒的味道，使他们曾经受过伤的骨骼都禁不住呻吟了半声。

——至少，他们心里已然听见，一清二楚。

泰感动也表示了意见：

“叶前辈的英雄风范，是我辈望尘莫及的。只不过，对付王小石这种卑鄙的小人，光明正大的单打独斗，反而容易为他所趁，咱们在暗他在明，若不图这个方便，万一误了相爷、将军的任命，那可真是天理不容。”

叶云灭沉默了下来。

也沉下了脸。

话是中听了些，而且后半段的话说得格局太大，他不想扛这个锅。

吴开心适时的说：

“跟王小石在一起的，都是为非作歹之徒，而且穷凶极恶，不好对付。咱们用毒，在他们食物、饮水里下毒，全毒死了省事。”

叶云灭浓眉耸动了一下。

白高兴则认为：

“该用迷药。趁他们歇下了，我用迷魂药吹进去，他们一个个软趴趴的趴下了，那就任我们收拾了。”

郝阴功刚才只批评了叶云灭的主张，他可还没提出方法，现在作出补充：

“炸死他们。”他阴咧咧的说，“把炸药埋在路上他们必经之地。我有办法弄到炸药。”

泰感动另有妙计：

“他们在眼前七八天内至少要渡三次河。我熟水性，凿穿他们的船底，看他们死也不死！”

办法是有了：

一、毒药。

二、迷药。

三、炸药

四、沉船。

四个都是好方法，也是最歹毒的方法。

他们都望向叶云灭——毕竟，他是前辈，他们希望他能其中选一个，或者选四个，最好，把选择的权力交回他们四人。

“用毒的、使迷药的、炸得人粉身碎骨的、凿船溺水的，什么都用上了；”

叶神油在这四个人面前，忽然生起了一种自己不曾有过的感觉：那是一种神圣的荣光，使他感觉到原来自己是个人物、是条好汉，不觉很有些陶陶然：

“我也知道王小石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我要杀他，便是杀他，决不做偷偷摸摸的事——那种事，比较适合你们来干！我只适合决战。”

“大四喜”面面相觑。

白高兴试探的说：“前辈何必争这口气？杀了王小石就是了。”

叶神油道：“不是争气。要杀人就得要有杀气，偷偷摸摸的，只能偷鸡摸狗，凭什么杀人？”

吴开心试图劝服：“叶爷，反正完成任务就是了，管了用什么手段呢！”

叶云灭反问：“若你为了要银子，叫你妈去当娼，可不可以？”

泰感动笑着把话题岔开：

“他们人多……我们是以寡击众，自然要用点取巧方法。”

神油爷爷仍说：“一个人取巧多了，难成大师；做事取巧为主，难成大器。”

郝阴功阴恻恻的道：“王小石可不是个易惹的人，你算算看：元十三限、六合青龙、傅宗书……全败过在他手里，连相爷也曾为他所胁，你真的要跟他们决斗？”

“决斗？来吧！”神油爷爷叶云灭豪气万丈的道：

“我只怕没有好的对手。”

郝、泰、吴、白四人又互觑了一眼。

他们继续跟踪王小石等一行人，并且感觉到似乎还不止他们这一路人马捎上了王小石等人。

有一票人马他们很快便摸清了底，知道了来路。

另一帮人（或一个人？）他们则完全一无所知。

——甚至不知敌友。

他们决定要先行动手：以免给人占了功，抢了大好前程。

对于叶云灭的“英雄对决”，他们当然也有过计议：

“那老不死以为自己英雄！他？我呸！连我裆子里的都不配，他只是个狗奶奶的熊！”泰感动在叶神油面前最温和，私底下却最是激烈。

“好狗不挡路！他要死去死好了，却偏碍着咱们的财路、前路！”郝阴功也对叶云灭颇为忿慨。

“他只是没辙，不自量力，可是没挡没拦，他去决斗他的，送他的死；咱们照旧依计行事，要王小石的命。”吴开心在说好说歹，“我们干我们的，谁先杀了王小石便是谁的功。”

白高兴忽尔反问了一句：“要是先给他得手了呢？”

三人部怔了一怔，郝阴功阴狠狠的道：“他？老掉牙的死剩一口气的，他有这个能耐？”

白高兴问：“要是他真能呢？”

泰感动晒然：“咱四人联手还斗不过老乌龟么？”

白高兴仍问：“要是他真的比咱还来个先下手为强呢？是不是头功就让他给独占了？”

三人静默了一会。

还是吴开心说话：

“要是他能，我们就把他宰了，功劳，一样是我们的。”

白高兴这才点点头：

“我就等这句话。”

他已等到了这句话。

他们的议论就从这句话上发展了下去：

“既然老不死想自己动手，咱们不如先让他动手好了。”

“对，他要是失手，那是他的事；他要是得手，就是咱们的功。”

“杀王小石难，杀老乌龟却易。”

“所以，何不让他们先行决一死战，咱们再来收拾残局？”

他们决定让叶云灭打前锋，没想到第二天神油爷爷却来问他们：

“你们决定好了没有？”

“决定了什么？”

“用哪一种方法对付王小石那干逆贼呀？他们不是商讨了整晚了吗？”

“我们？”

四人又互觑一眼，仍是由白高兴说：

“我们决定遵照叶爷的意思，让两位英雄公公平的作一次决斗。叶爷神勇盖世，必胜无败，万一失利，也有咱们四个后辈挺着、扛着。”

“谢了，四位好意，我心领了。”叶云灭严峻而凌厉地道：“今天我提出独战王小石的建议，只是要试试你们也有没这胆气，公开跟王小石决一死战；没想到你们年富力强，犹不敢正面交锋，我还争个什么？这样吧，照你们的意思，用毒的用毒，下药的下药，扳不倒他，我自会撑着你们，拆肋骨给你们作骨头，光明正大的给王小石好看，你们懂了吧！？”

四人你看我、我看你，齐声应道：

“懂了。”

“懂了！当真懂了！”

四人私下跺着脚咒骂。

“姜还是老的辣！”

“不！这骚爷既爱争气，又爱争面子，回去思虑一夜，还是怕死，既要用我们之计，又自恃身份，装个圣人模样儿，比我们还歹！还不要脸！”

“虚伪！”

“卑鄙！”

大家忿忿不平、大骂叶神油之际，都忘了所有的毒计、阴谋，其实都从他们脑袋瓜子里想出来的，嘴巴里说出来的。

四 来分胜负吧

其实，叶云灭心中也有一个计议：

对付王小石，最好的方法，也许反而不是决斗与暗杀。

他觉得王小石最大的破绽，便是他的朋友；更要命的是：王小石是个爱朋友而且是极爱交朋友的人。

叶神油一向以为：一个真正的高手不应该有着大多的爱，太丰富的感情，因为那只会害了自己，心有旁骛。

真正顶尖高手应该精专于自己的武功上，他若在别的事情上花越多心力，对自己最该做好的事便一定做得不够好。

所以王小石是有缺点的。

叶云灭身经百战，虽然自负自大，但决不是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他自度自己或能打败王小石，但绝无十足的把握，所以他更要令自己坚信：他一定能打败王小石的。

不过，王小石身边的手下、部属，却良莠不齐，甚至可以肯定：这些人里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是他之敌。

如果是他，不管在逃亡还是闯荡，他可不愿意带着这么一干拖累自己的包袱在身上。

所以他觉得王小石“拿得起，放不下”，顶多是个人物，不能算是顶尖高手。

——一个顶尖高手，是什么都可以为目标而放弃、牺牲的。

（像他自己这样，才是。）

（他年轻的时候，很怕“大器晚成”四个字，但年一过三十五后到现在对这句话的感情，如同救命恩人。

他觉得自己日后会更有成就，且一路成就、成功下去。）

（——尤其在成功的杀掉王小石之后，特别是在杀了王小石开始：这才是他名成利就、位高权重的岁月。）

要王小石的命，只要先去要他身边朋友的命，王小石必然疲于奔命，对他而言，这才是真正要命的。

这一路上，他曾细心研究过王小石的生平资料。

他虽然自负倨傲，但对付王小石这等人物，他可绝对不会因对方年轻而小觑了他。

何况，他虽然跟王小石一招也尚未交手，但他亲眼目睹王小石以一弓三矢胁持蔡京，在众多高手衰视下以一人敌千军之气之势，他羡慕得十分痛恨。

当时，王小石才一出现，他已立意要跟他决死战。

可是王小石没有看他，没有理他。

叶云灭一直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天底下、天地间、大地上最特别的人，但在王小石的眼里，就算不是完全没有他，至少也是跟当其时在场的众多高手中间没啥两样的人。

——王小石居然没特别看上他！

——而他是世上最特别、最出色的人，他走每一步都有龙虎之势，他连笑容的唇角都往下拐再向上翘那么一丁点儿立即又再向额角抿紧，他就算连托下巴也比人威严而有杀气……然而王小石竟然没特别把他放在眼里！

那天在“别野别墅”里，他在王小石一出现时就准备动手，虽然全场中

他连一招都没机会真的招呼在王小石身上（出手一拳也给铁游夏挡去了，到现在，叶云灭的胃口仍然不好，常做噩梦，而且牙齿都有松脱欲落的现象），但在他心里，早已跟这个人打了七八十场大战，七八百回合了。

可惜都只是面对他的背影。

甚至连续过去正面交锋的机会也没有。

他觉得这是个侮辱。

好大的侮辱。

他不会轻敌，更不会轻觑了王小石的年纪。事实上，也不容他再轻蔑敌手在年龄上的优势：以前，他就在远比他年轻的惊涛书生手中尝过败绩。

他要对付那个人，自然会研读他的资料：别人以为神油爷爷叶云灭只会嚣张狂妄，目中无人，但他其实在暗底里是下了苦功、熬了不少苦头的。

有时候，自大是对自己必要的欺骗，自负也是。因为有些人，若连这个也没有，就什么都没有了。

自卑得可怜。

自卑本身就是很可怜的事。

对叶云灭而言，他只有整天觉得自己已经取胜了打赢了，成天认为自己已成功击败了打垮了对方，他才会有信心以及开开心心的活下去，否则，连做人的勇气只怕也荡然无存。

有一种人就是这样，他非得要想像自己已经取得胜利获得成功不可，甚至还得天挂嘴边笔下，不然，就完全失去了战志和斗志。他必须要想像自己能一拳打掉对方全部牙齿并吞回肚子里去，虽然，其结果可能是他给人一拳打落所有的牙齿并吞入自己肚子里，但要是连这幻想也没有，他的下场就一定会是给人一拳连牙齿打脱并全吞入肚里。

的确，想像自己已取得成功，就是通往成功的一条捷径；幻想自己会得到胜利，正是最终取得胜利的快道。

他虽然一直不断的告诉自己：我一定赢，我一定胜，我一定能打倒王小石。可是他也很踏实的研讨王小石的性情和事迹。

既然已下令他追杀王小石，蔡京已着人（包括管事孙收皮）提供了王小石的不少资料，何况，泰感动、郝阴功、白高兴、吴开心一路化身乔装，捎着王小石等一干人，自然有他不少最新消息、最实际的资料。

譬如：王小石一向喜欢吃。他很讲究美食。但他的所谓美食，不是去吃山珍海味，珍饈美肴，他只是吃他喜欢吃的。只要把菜烧得好，他就喜欢吃。他喜欢吃的菜可能只是莲藕、豆芽、咸菜、韭黄、韭菜花、咸蛋、鸡肠、鸭肾，诸如此类的小菜。

而他从不愿吃任何为他杀生的动物。明显的，王小石什么都敢吃，而且从不择食。举凡飞的、爬的、走的、跳的，有尾的，无尾的，有壳的，没壳的，动的不动的，能吃的他都能下肚，而且能把难食的东西吃出其风味来，更善于加上一些例如酱油、葱姜等调味品，就能把原来的寡燥、无味的食品转为津津有味，把难食的东西化腐朽为滋味；更特别的是，他无论在得志、失意之时，都不浪费任何食品（且不管名贵的还是廉宜的）。

他爱吃、好吃，身形在近年还有一点儿发福，但更清爽俊美，可爱亲切，但他不浪费食物。

从不浪费。

他甚至认为浪费是一种罪过。

——谁在奢侈、浪费，其实都是罪行。

所以他瞧不起蔡京、王黼、童贯这些人穷侈极奢，尽空国力。

就算对方是九五之尊、宰相皇帝，他都如此看法——或许因此之故吧，蔡京设计他杀了诸葛先生，就会重用擢拔他，但王小石最终却反过来杀了替蔡京为虎作帐的傅宗书。

据说：王小石下吃任何为他活杀的动物，是因为他不想造这个孽。他虽爱吃素，但并不是长年素食的人，他也吃肉，也吃得没有禁忌。只不过，只为了自己食欲，就要把活得好好的动物，用手一指，立刻，游得好好的鱼、与世无争的龟、小巧可爱的果子狸，立刻都给活杀剥皮，鲜血淋漓，只为了人的食欲——而偏偏人可食的东西多得很，却不见得施予它们一些，而它们从未伤害过人，而且它们可食的决不如人的多——谁有权力要任何生命死便死、活便活？

王小石觉得人才是最残忍的动物，而且对生杀大权的操纵，远超于其应有应得的本分。

叶云灭对这研读过，并且根据自己的推理联想过。

他所选取的想法跟郝、吴、白、泰四人当然很有点不一样。

他们四人收集王小石对食的喜恶，原因是为了便于下毒。

叶云灭开始是为了要打败这个人，但研究研究着，他已对这年轻人产生了兴趣。

——这样婆婆妈妈的善心人，在这波诡云谲的江湖里，能活吗？能成功吗？能安然无恙吗？

当然，资料的来源很广，蔡京一早已着人收集王小石的种种事迹——尤其王小石在“金凤细雨楼”当事的那一段日子里，“情报”也特别好找、易得。

他把部分资料叫人誊写一份，送给了叶云灭，并说：

“这是极珍贵的资料，有了这些，杀王小石就像在自己家里抽屉找自己的印鉴一样。我是因为信任你，才提供这些，你好自为之。抄写的是孙总管，他也写得一手好字，费了不少时间。唏，看来真该叫人花些时间，看能不能研究出这什么奇巧的事物，能够不必抄写就自会复制一份的好玩意来！”

这样说法，好像也有：“若如此还杀不了王小石，那就该死”的意思。

叶云灭当时心里咕哝：找印章不难，但若要在抽屉里找些针啊纽的，有时还真不易，有时可能忘了放哪儿了，有时万一下小心还会给扎一记呢！找人研究发明？这些人不都全给你们征用为搞些新花样让皇帝开心寻乐去了，哪有余力干别的！

在王小石饮食习惯的情节上，比较便利于“大四喜”下毒落药，但也有其他十分有趣或可供参考的，例如：

王小石喜欢收集石头。

——这可能是跟他名字有关之故吧？听说叫谢豹花、林投花的特别爱花，叫张大户、王百万的特别有钱的道理是一样的。

不过，经过在武术上艰苦锻炼才寻觅出自己一条路向的叶云灭，很快的又思省出其间的相异之处来：

王小石爱石头，他却从来不特意收集名贵的石头，而且也从不夺所好，从没做过类似赵佶、蔡京、王黼那种：“哪个地方有美玉奇石，就不惜代价、不顾一切占为已有”的事。

他爱石头。只要是罕见、少有的奇石，他都收集。

但那不一定是名石，更未必是价格高昂的石头。

哪怕是一块小小的、平凡的石子，只要他认为其颜色、形状、质地有任何特殊之处，他都会收拾起来，反而对那些价值连城的美玉奇石，他不屑一顾，也从不作劳民伤财去掠夺什么名石瑰宝的事。

——这个特性，就算在他独力主事“金风细雨楼”时，也依然故我，不侵不掠，只把他自行收集的大小“奇石”，用以铺“风雨楼”的路，而其中较为珍奇的石子，他都用来把本有七层的白楼，再多建了两层。

他用这些收集经年的石头以铺塔，许多人都认为不值得，王小石却公开宣称：

“值得。世上除了情义最可珍可贵之外，最重要的资产，就是资料和书。”他说，“没有了资料，前人的经验都得断丧了，那多可惜呀。人生是一条从错到对的路向。一开始什么都是错的，人用一切和一生的努力，才把它弄对了；一人弄对了几条小路，今日才能使大家有这么条康庄大道。至于书，更是人智慧的结晶。我用心爱的石子是为这些最宝贵的事物多砌两层，是最值得的。”

听说，在场的人，除了杨无邪之外，谁都听不大明白王小石的话。

事后，这话传到蔡京耳中，他冷哼一声对此下了判语：

“王小石在收买人心。”

总管事孙收皮不大听得懂蔡京的意思，不知他为了讨好蔡京还是他真的好学不倦、勇于思省，他也记录了他向蔡京请教：王小石怎样用石子收买人心？石头如何收买人心？

“他可不是收买一般人的心。”蔡京的回答是，“他知道历代史家都推崇尊重读书人和整理经籍的人物，而鄙薄焚书坑儒杀害读书人的人。所以读书人最小气，最无容人之量，最夸夸其谈但成不了大事却又不许人批评。你看，前朝王荆公，有学问了吧？也不是一样容纳不了异议！先后宠臣司马温公，更有大学问，但也一样听不了新见。王小石聪明，他用自己收集的石头起书斋档案文库，不花几个钱，却讨好了人心，收买了书生之辈。”

不过，据记录，王小石收集石头，是从小开始的事。

他好读书，也是从小的习惯。

他的出身并不算好，父母并不鼓励他读书，但他天生好练武、读书、交朋友、收集石头。他甚至还喜欢鼓励身边朋友多读书，引诱劝说他们向他“借书”：

——“代价”便是一颗奇特的石头。

那样一块石子，从哪儿拾来都可以，王小石似志不在“石”，而是在他要朋友乡里以“石”换“书”的过程里，去珍惜“书”，并体悟“这是要付出代价才能换取”的态度。

直至而今逃亡的路上，王小石看到美丽、独特的石头，仍然会为它驻足：仿佛他在感叹，这么块天地造化万端独有的奇石，怎么会流落在这儿？怎么无人理会？经过什么样的天机，才能教他遇上：这块石头？

王小石也喜欢住客栈。

他竟恋栈客栈。

像那么个常常流浪的人，他居然很喜欢客店——不管大的、小的、豪华的、简陋的，他都不嫌弃，不生厌倦。

他喜欢住店。

而且喜欢住店的那种感觉。

——也许，他天生就是一个流浪的人，天生就没有家，所以，客栈就成为他那么一个浪子的家了。

他还跟他的兄弟说过：

“每一个客栈是每一个故事，每一间房都有一段情节，其间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你看，大客栈每天晚上点亮了多少盏灯，那里边有多少故事？小客栈每日晨出暮入，有多少情节？住进去，只要是一间房，好像就跟先前的人、后来的情节，全都揉合在一起了；那就别说融会、洞透了，就算想想，也令人追回、神往。”

那是王小石的想法。

——对叶云灭而言，那是相当荒谬的：

住店就住店，有什么好想像的！

奇的是：王小石尽管喜欢住店，却很少露营。

在他生平里，很少有露营的记录。

浪子可不一定在日落之间找到落脚之处的。

浪人不一定有“家”可容的。

——王小石为何不餐风饮露？那样不更诗意、更自在吗？

（莫不是他以前曾在露营的时候，给一只蜜蜂飞进帐篷里去，在他鼻子上叮了一口；还是帐子沾了营火，烧着了，把他烧得一屁股焦了，他这才不喜欢露营、架帐？）

叶云灭看着看着王小石的生平资料，也不觉为这个人的种种奇趣、好玩事迹所感染，神思恍惚间，居然也神驰入冥的想到了这两个荒唐的可能。

当然，这对一生、一直以来都很古板、火躁的叶神油而言，已算“妙想入魔”了。

他的思潮才约略那么脱离了轨道一下，立即就告诫自己：

怎么神思恍惚？嘿！别中了那疯疯癫癫小子的毒！

——到底是中毒、还是影响他生起了一座更新更有趣的想法，那就见仁见智了。

王小石还有一个特性：

霸气。

这乍听是矛盾、对立的，因为谁都知道：王小石是个亲切的人。

——霸气与亲切，似两种相悖的特性。

他很“霸”。

——一种小孩子的那种“霸”。

不伤人、带点赌气、十分聪明倔强的“霸”。

他跟苏梦枕、白愁飞的“霸”是不一样的。

白愁飞也霸。

但白愁飞更彰显的是“傲气”。

他很自负。

他的霸气乃来自于自负。

——一种“人皆不如我”、“不许天下人负我”的傲慢奇态。

他的霸气凌厉如剑。

一切两段。

一剑夺命。

白愁飞就是这一点“霸”，带点冷，十分做。

那是不让你有反攻余地的霸。

甚至连商量余地也无。

——他霸，是因为你不如他。

——他比你优秀，所以他霸。

如此而已。

苏梦枕也“霸”。

他的霸并不外炫，但浸人、也侵入。

他不止是冷，简直是寒。

阴寒。

他说的话，就是命令，不但没有商量余地，连置喙的机会也没有。

尽管他说话的态度是跟你商议讨论的，但其实他说出来的，已是决定，已是总结，更是命令。

苏梦枕的“霸”并不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人，他只是火。鬼火。

——一种冷的、朋的火。

他的光芒并不的人。

但一炉不止息，把人烧死才熄。

所以，他与人商议时，一切心里早有了分数，早已有了计议。

谁也难以影响他的决定——除非那是比他更好的意见。

是的，他善用人。

擅用人材。

所以他雄图大举、创下“金风细雨楼”的巅峰事业。

白愁飞太做。

他特才过甚，难有人能与之共事共议，但他也确有过人之能，好像只要他在那儿一站，谁都不能与之相提，不能跟他并论，谁都只成了配角，过来陪衬他、协助他、支持他一样。

他可不止是唯我独尊，简直还唯我独做。

他的霸是日丽中天、旁无他物的。

他少与人议事。

因为他知晓：与庸夫俗子议论，只浪费自己时间、心力，不值得。

不如独行其是。

他只下命令，不商议。

他觉得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而又没有他不及的人，所以与人谋事，不如他一人扛起，更直截了当。

王小石的霸气是好玩的。

他大事不霸，小事却霸。

他会为：眼前经过的女子，究竟漂不漂亮？该穿长裙的好？还是穿白衣的好？会与部属争论不休，闹得个脸红耳赤也在所不惜。

能争论，就是当对方的意见是意见。

——不听意见的，根本不允许有争议。

他凡举大事都先听各路意见，但一旦下重大决定时，他又颇能坚持己见。

而且还多先有了定见。

王小石如果认为自己错了，就会但承错误；但要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就

一定会力争到底。

他不随波逐流。

但肯随缘亲和。

他绝不人云亦云。

但却一定雅纳广言。

——“金风细雨楼”里：王小石、白愁飞、苏梦枕三人都“霸”，但其“霸气”都更有分别，并不一致，也不一样。

把资料阅读到这里的叶云灭，鼻子重重的哼了声：

霸？

——若论到霸，这几个小毛头算老几？

他才是真的霸。

他明知自行独战王小石是不智的，而且很容易便会为“大四喜”那四个宵小之徒所趁，他也明白自己只要钉准了王小石的朋友（尤其温柔），便是已扣死了王小石的咽喉，但他还是想要和王小石一拚。

他年纪大了，历挫败无算，但仍有一种：“来分胜负吧”、“来定生死吧”的勇色豪情。

他觉得自己才是真的霸。

他是“神油爷爷”。

他是“当世六大高手”之一。

他可不愿作那宵小所为。

所以，他，决定，要，找，王、小、石，决一死战！

五 难道她是你大姐

其实“大四喜”也觑出了王小石的“要害”：

——那就是王小石极重视他的朋友，极爱护他的朋友。

谁跟王小石交上了朋友，都像积了八辈子的福，因为他会照顾你一辈子，你有难时他帮你，你需要温情时他温暖你，你受人冷落时他支持你，你让人误解时他了解你；他很有地位，你可以他为荣；但他又完全不自恃身份，持平相交。谁有了他这样的朋友，好像就可以永远不必担心自己会势孤力单，会孤军作战。

可是，在泰感动、吴开心、郝阴功、白高兴而言，却是另一种看法和说法。

白高兴便认为：“这是王小石的缺点。他若没有这个弱点，他现在仍稳坐金风细雨楼这总瓢把子的大位，谁也不能将之动摇分毫，又何苦今日逃亡、流亡天涯！他保住了两个窝囊废，自己却成了流浪汉！”

吴开心完全认可他的看法，所以补充：“所以我们决不能让叶神油知道王小石这个特性：要不然，他准能制住王小石。”

郝阴功却有不同的看法：“这虽然是王小石的缺点，却也正是他最大的优点：你没见到多少江湖汉子都甘心抵命的为王小石卖命吗！”

泰感动也有新的观点：“别以为对付得了王小石的朋友就能对付得了他。梁阿牛是‘太平门’好手，他的轻功和脚法都极不易对付。何小河就别看她她是女流之辈，她对江湖上的事物可通透、通熟，是个老江湖，手段阴狠，只怕并不排在咱们后边。方恨少像呆子，但身法、武功均十分飘忽，不易应付；唐宝牛已成了半个白痴，但这人一旦发作起来，力大如牛，敢拚不要命，也不好惹。

唐七味的暗窠，已练到凭嗅觉、听觉、触觉出手，惹不得。至于那对师徒：两人都疯疯癫癫的，但长的那个确有两下绝活儿，幼的那个还真机灵狡猾，况且他们跟王小石交情不深，制住了也不见得能要挟王小石。只有……”

四人互相觑了眼，都不约而同的说：

“温柔！”

白说：“温柔在这些人里，是最弱的一个。”

郝说：“偏是温柔是王小石最关心的一人。”

吴说：“所以我们正好可以针对温柔下手。”

泰说：“而温柔也确是最易下手的一个。”可是他语音忽然一转：

“但我觉得有更好的对象可以下手。”

三人都问：

“谁？”

答案是：

“那对师徒。”

“为什么？”

“他们跟王小石等人并无深交，只是一道逃亡，相濡以沫。咱们一旦能打动、收买了这两人，无论下毒还是下药，王小石这一千人如同在衣襟里塞了条毒蛇，咬不入也让他手足无措。”

吴开心不甚同意：“班师之师徒既与王小石这干人没啥交情，王小石可能也一直防着他们，咱们就算策反得了那对古怪师徒，只怕也不见得能见功

收效。”

白高兴却认为大有可为：“无论如何，让他们先来个窝里反，让咱们来一招里应外合，不是好事，也有好戏可瞧。”

郝阴功还是觉得这对师徒留着祸害：“我看要收买这两人，只怕打草惊蛇，不如杀了干净……倒是温柔和何小河，一旦事了，得留下来，好好享受享受。”

泰感动脸肌一阵子搐动：“女人祸水，何小河是妓女，温柔曾害得金风细雨楼里好几个人都为她丧了命，更沾惹不得！”

“谁说沾不得！谁说要她们的命？”吴开心这回可大大不开心了，“咱们就不可以先沾了玩了，尝尝咱们的新欢押押寨，岂不舒服得紧！她们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额外奖赏，岂有白白放过的？她难道是你大姐不成？”

泰感动一阵激动，牙龈搐动，就要发作，白高兴劝止：“大家别闹僵了。只要杀了王小石，这两个女子，先留着，玩够了，便杀了，这样不就好了吗？”泰感动仍绷着脸，说：“你们太好色了，总有一天，咱们的交情要会毁在女人的手里！”

郝阴功冷笑一声：“我知道你不喜欢女人。我们可不。女人可不。我就爱玩女人。我可没你那个怪性味。”

泰感动自喉头里低沉的吼了一声，还待争辩，吴开心忽“殊”了一声，只低声疾道：

“你们看！”

看什么？

——不止看，还有听。

“啪”的一响，有人正吃了一记耳光，在很远的地方。

挨了一巴掌的，竟是王小石。

打他的，竟是个女子。

温柔。

大家有点吃惊，有些儿意外：

温柔竟然打人。

她竟是一个打男人的女人。

她打的还是王小石。

他们是在一座外表看去仅九层，但内里实有十七层的古塔俯瞰：不远处有一座宽阔古雅的寺庙。

温柔和王小石正在寺庙的院子里、韦驮神像前、一棵菩提树下好一阵子了，也不知是在蝶蝶细语，还是争论些什么。

然后，倏地，温柔就出了手，掴了王小石一记耳光。

那记耳光的确很响。

大家都不知道温柔为何要打王小石的耳光，也不明白王小石到底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使温柔要掴他耳光，更不清楚王小石为何竟避不了温柔的那记耳光。

——或许，王小石避不了的，就只有温柔打他的耳光。

——也许，温柔谁也打不着，却只有王小石她能随便就给他一记耳光。

这使得在塔里暗处监视盯紧诸侠在那明孝寺里一举一动的“大四喜”，不免诸多猜测，诸多想像：

温柔居然是一个打男人的女人。

王小石竟然是一个吃了女人耳光的领袖。

——她为什么打他？

——他为啥给她打？

第十三章 打女人的男人

因仰望而受伤的鞋子
我是不是已有点老？
我的心情不好
给你看的温柔
逢人都叫大哥
善意的淫秽
一个变成三个的女子

一 因仰望而受伤的鞋子

打王小石的温柔。

她故意的。

蓄意伤人是犯罪的——不管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法律的地方，都一样。

可是女人则不一定。

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有时候女人的嗔，是另一种喜；有时候她的怨；是表示了亲；有时候她骂你，可能只是为了关心你；她掴你，说不定就只为了她喜欢你。

女人的嗔怒喜悲，都是说不准的：

她不高兴的时候，可能表现得很忧郁；她悲伤的时候，却笑得比一朵花还灿烂。

那是没办法的事：

男人遇上不开心的事，可以酗酒、赌博、找女人，遇上不喜、欢的人，可以饱以老拳、恶言相向，然后又大可一笑泯恩仇。女人呢？难道叫她去打她的男人？

虚饰，本来就是女人的武器，也是一种必要之恶。

一个动辄就把喜怒哀乐都七情上脸的女人，一是特别天真、纯真，二是幼稚、白痴，三是一个不够资格的女人。

女人的喜怒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所以，当邻家的王大娘对敦煌饭店的陈老板说：“你家的囡囡比我家的仔仔聪明、可爱得太多太多了。”——陈老板可千万不要以为王大娘真的想把她仔仔交换你的囡囡。

女人如是，漂亮的女人尤是。

漂亮的女人也是人，伤人杀人也是一样触犯法律的，但漂亮的女人往往却很有办法：

有办法让人为她死为她受苦也毫无怨言！

温柔漂亮，而且很真。

她既天真也纯真，可是，她毕竟在江湖上也闯荡了些岁月了，以这儿口没遮拦，故意挖苦的说法是：

——天真得接近幼稚。

或是：

——不是天真，而是幼稚。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年头，人们竞相表达自己的冷酷、犀利、见解独特，总喜欢把自己不能拥有的、存心排斥的事物冠以恶劣的名义，例如：

——把清脆的、银铃般的语音称作是“鸡仔声”。

——把有理想的、有志气的年轻人说成：“不知死活、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

——把写诗的称作“无病呻吟的人”、把行侠的称为“好勇斗狠、成天只知打打杀杀的人”。把美丽而成功的女人说为：“有老板后台把她包了”，把热衷行善的人当作，“假仁假义伪君子”，把勇于将过去秩序，传统架构重整，补充的人斥为：“离经叛道、欺师灭祖的无耻之徒”……

总之，一切他们所无之美德，见别人有了，他们都会将之曲解、丑化、蹂躏、践踏、讥刺、鄙薄不已。

所以在他们眼里，温柔是“幼稚”的，而不是天真。

可是温柔不管。

她天生就不管这些。

她可不是为他们而活的。

那么，她是为谁而活呢？

她也不知道。

至少，对她而言，目前还缺乏一种“为什么而活”的目标。

不能为了一件什么值得的大事而活下去，心中便没有了依凭。

她很想有。

她至少想有一样：

那便是爱。

爱人的感觉很好。

啊。

被爱的感觉更加好。

她还没这种感觉。

——或者她一早已拥有了，只是她还不知道而已。

人生总是这样，你已拥有了的事物却不一定知道，也不会珍惜，一旦失去了，才发觉已经没有了，悔之不及。

太阳天天普照，你不会感谢，一旦阴雨绵延，你才发觉没了它可真不行；就算养一头驴子，天天替你拉车载货，人只嫌它脏，一旦它病了死了，才发现没它可真才够烦才够脏！

她去寻找这种感觉。

青春是不经用的东西。

爱却是不好找的事物：

——通常，它不召自来，一找它，它就不来了，甚至还躲起来了。

感情呢？

——它又经不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不找犹可。

一找，温柔可真是烦躁起来：

她怎么没遇到？

谁把爱藏起来？

——像她那么好、那么优秀、那么漂亮的一个女子，居然会没有爱？

没有爱情滋润的女子，还美不美得起来？漂不漂亮得下去？

这可不由得她不急。

一急脾气就更不好了。

这一阵子，她脾气不知怎的，十分浮躁，动辄与人相骂，跟梁阿牛也指鼻子戳额角的骂了三次，本来她不想伤害心情还未完全复原的方恨少，但也禁不住与他冲突了二次，至于平时她就没当是什么人物的罗白乃，更给她奚落、抢白得不复人形，见了她几乎吓得倒头走，连她一向不太敢招惹、予人阴沉不定的唐七昧，她也顶撞了几次。

以前她在家，心情不好的时候，顶多去拔她家里那只鸚鵡的毛，唬醒睡熟了的狗，把房里砸破的瓶盘碟镜乒另兵冷的当暗器发出去射鸟掷鱼扔家丁，大不了还把她老爹珍藏的寿山墨注入中庭的甘水泉井里全染成了黑水；就算在金风细雨楼的那段日子里，她大小姐一个不高兴，也会追方恨少扯掉

他头上方巾（因为她觉得“酸”）、追唐宝牛要咬掉他的耳朵（因为她不喜欢它太“厚”）、甚至追王小石扔他石头（谁叫他叫做“小石头”！）。可是，这一次，她却不了。

过去，她看一株花只有苞，还没开花，她会想：花开起来的时候一定很美的。

花开的时候，她看了，又想，花开得真美；它开得那么美，已经什么都值得了。

花谢的时候，她看了，也一样开心；花凋了，时候到了，快快凋谢了以便他日再开一次更盛。

花落的时候，她更笑吟吟的等另一次花开。

所以她不喜欢人送花：断掉茎的花是活不长的，不如种在那儿，任它花开花落，这才是美。

就算是一株花却不开花，只有叶子，她也同样高兴，同样为它高兴：

因为光是叶子已这么美了，又何必开花呢！

她只看到花树上只有果子，却看不到花的时候，非但没有感叹，反而想到：因为有果子、种子，不多久，遍山遍地都是花开了。

她就是这样的女子：

天大的事，她总会往好的一边去想。

这样想会令人开心，也能自得其乐。

她看到下雨就想到淋雨的欢快，遇上下雪就用雪球抚脸，就算指尖破了她在欣赏自己挤出来的血好鲜好艳好美，鞋子破了她也觉得露出来的趾头好白好圆好可爱。

那是以前的事。

而今不了。

——为什么不？

而今，她见着花开想到花谢，看到叶茂就想到没有花开的寂寞，她既不顽皮的拔鸡毛、鸭毛、狗毛，也不俏皮的擲人、绊人、作弄人了，她只是烦躁，跟人顶嘴不休。

她是真的心情不好。

现刻的她，遇上雨天她就闻到霉气，看到下雪她就由足心冷到手心，晚上有时梦见自己腿侧淌着鲜血，还淌个不休，仿佛还有个婴儿的哭声；就算垂眸看自己因走千里路而跷起了的鞋尖，她也生起了对自己足尖因仰望而受伤的感慨。

总之，她不开心。

除了她一直在等待，等待一场恋爱之外，她心里还有一个郁结，一个阴影：

她的月事，已逾期半月没来了。

二 我是不是已有点老？

月事没来，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是每个女人的月事都那么准时、准确的。
月事来潮毕竟不是清晨的鸡鸣，就算是鸡啼也有不准的时候。
对温柔而言，这也不算是破题儿第一遭的事。
但她现在却很担心。
为这件事，她十分烦躁，特别担心。
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给人什么了。

“人”：

是指白愁飞。

“什么了”：

是指——

哎。

这教她怎么说呢！

她甚至想着了也一阵脸热、心跳。

——到底“什么了”？

都是那个晚上。

一天都是那个害人的晚上。

那个充满了杀伐、情欲的血腥之夜。

那个她特别装扮自己的黄昏之后……

——白愁飞到底有没有“什么”了她呢？

她不知道。

她也不清楚。

那晚，她给制住了穴道，昏迷过去了。

醒来之后，自己是赤条条的，蔡水择浴血身亡，待她知道那是白愁飞干的好事后，白愁飞也死了。

张炭支支吾吾，一直没跟她明说。

她也不好直问。

——她是女儿家，教她怎么问得出口！

可是，她一直疑惧：

那个死大白菜、臭鬼见愁，到底有没有把她什么了！？

她自小没了娘，虽然父亲温晚特别疼她，但也解决不了许多十分个人的事：

例如她第一次月事来潮，她摸得一手是血，初还以为自己吃坏了肚子了，之后又以为会流血不止，一直哭个不休。

她好害怕。

她甚至去问爹爹自己会不会死。

她父亲也不知如何跟她解说，怎么安慰她，只好搂实了她一直说：

“柔儿不死，柔儿不会死的。就算爹死，柔儿也不会死。就算万一有事，爹愿代柔儿死。”

幸好爹有个女亲信，叫“陈三姑”（人在背后叫她“管家婆”），她替温柔“收拾残局”。

那次之后，温柔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是个女子——而女子和男子毕竟是不一样的。

“三姑”也陆陆续续、断断续续教她很多事，很多女儿家的事。

可是她不喜欢知道。

更不喜欢学。

她根本十分抗拒自己是个女子这事实。

她不明白人为何要分男女。

她希望自己是男子。

——是个男人有多好！

（可以这儿去、那儿去！）

（可以不怕给男子占便宜！）

（可以跟父亲一样，就算没了夫人，也有百数十个红颜知己！）

（可以不必学女红、烹饪、什么三从四德、家头细务！）

（可以不必生孩子！）

（可以免去怀孕之苦！）

——对了，怀孕。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时，三姑是要跟她细诉的。

但她一听就抗拒。

她一听就说：“讨厌死了。”

然后就是双手掩住耳朵，一叠声的说：“下流！下流！我不听我不听……”

“管家婆”三姑很好心，委婉曲折的告诉她细节，她却眨着眼睛两手拧着三姑胖嘟嘟的双颊，认真的问：

“你说，你是不是跟我爹爹有这个那个的，才那么熟悉这些那此……”

气得三姑脸上陡变了色。

转身就走。

以后，三姑就不跟她提这个了。

那一次，她想起来，还眉飞色舞，得意洋洋：

她终于唬住了陈三姑了！

那时候，她还小。

到她长大了，想知道时，却不知找谁问是好。

她没有娘。

——她找谁问？

问人，她脸皮薄，怕人笑。

所以，那桩得意事儿，她是越想越悔，越想越不是滋味；殊不知人生里的得意事，所带予人的，到头来，总是懊恼大于欢乐的。

所以，她迄今仍不知道：一男一女，怎么个什么法，会怀孕、会成夫妻、会生孩子。

——是嘴巴对嘴巴？鼻子对鼻子？哪儿对这儿？这里对哪里……孩子却是从哪来的呢？

因此，她也不知道，白愁飞有没有什么了她，她会不会珠胎暗结？

听张炭的语气，好像那只死阿飞还没有玷污了她的清白，可是，要是她还没有失身，为何又月事停来？

她的月事没来，虽不是首次，有时也曾发生过，但怎么偏生在这要命时

节？要害关头？而且这次还迟了这么许久！要是真有了那死鬼白无常的孩子，那自己该怎么办？

她可还要浪迹江湖，要打天下、当女侠的呀！

可惜，那只死黑炭头却不在。

她找不到现场的人来问个清楚。

她只想找个人来问问，就算不是在现场的人也无妨。

她闷。

躁。

郁！

幸好，这逃亡的行列中，还有一个女子：何小河！

何小河一直有留意温柔在逃亡过程中从好玩、好奇到躁郁、猛憎的情绪。

她毕竟是“过来人”。

她也曾是在“孔雀楼”里号称为“老天爷”的名妓。

她发现温柔两腮浮肿、动辄发火、眼圈又黑又大，而且常有作闷欲吐的现象，她就留了心。

许是因为她关心温柔，或是因大家已囚在一条逃亡的船上，也都是女儿身，她诚不欲温柔一直跟自己过不去、折磨自己，所以，她设法去了解是怎么回事，然后试图去开解她。

——只有先了解了，才能开解。

要了解一个人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因为人无论多需要人的了解，但仍一定防卫自己，不让人了解。

——有时候，解不了，还把原来的结结成了死结。

一旦成了死结，就不好解了。

你呢？

你心里有没有结？让不让人解？可不可以让人了解？

——谁的心中无结？

谁不希望有人了解？

到底几时才可以了结？

除了何小河，同行中至少还有一个人，很想去解温柔的心结。

可是他不方便。

因为他是男子。

——一个男子，如果硬要去解女子心中的结，有时候，反而下如去解她裤头上的结来得容易。

他无奈。

他只能关心。

也只能逗温柔开心。

——可是最近温柔总开心不起来。

他当然就是“鸳鸯蝴蝶派”的罗白乃。

问候一个人，用嘴巴。

看一个人，用眼睛。

爱一个人，用心。

罗白乃对温柔可是眼耳鼻舌身意心都用了，就连触觉、灵感、元神也不闲着。

不过，就算他再用心，也无法像何小河那么方便：

大家都是女儿身，要说便说，要问便问。

何小河知道（至少感觉得出来）温柔很毛躁，所以她跟温柔谈话的方式也很特别，进入的角度诡异，看似直截了当，但又出语堪称古怪。

她第一句就问：

“我是不是看来已有点老？”

别的话，温柔也还真可以不答。

可是这一句则不。

一下子，何小河变成了一个需要她安慰的人——至少，处境比她还不如的人。

所以，侠气的温柔使她油然而生起要慰藉这位同舟共济的姊妹之心。

因此，她说：“你老？那这儿没有年轻人了？”

就这样，两人就展开了话题。

人，一旦有了对话，就会相互了解，心里的结，就有可解之机。

三 我的心情不好

“我说的是心，心老，不是人。”何小河笑说下去，“我真羡慕你。”

“羡慕我什么？”温柔大奇。

“羡慕你永远天真、活泼、快乐，”何小河善意的说，“这样的人，情怀永远不老。”

温柔眸子亮了。

像点燃了两盏灯——可是亮不多久，又黯淡了下去。

“我的心情也不好……”温柔长睫毛垂下了，剪动着许多彩梦的遗痕。

“为什么不好？”

“我……”温柔欲言又止，“也没什么。”

何小河用眼角瞄着温柔把她自己的衫据揉了揉又揉，揉了揉又揉，她心中意会了几件事：

一、在这本来快活不知时日过的小姑娘身上心里，只怕确是发生了些事。

二、这些事对别人是否重要，不得而知，但对温柔而言必然十分要紧。

三、事情若对温柔很要紧，就一定会影响这大姑娘的心情，一旦这位大小姐脾气欠佳，同行的人都一定会受影响。

四、所以，她要对温柔“究竟有什么心事”要弄清楚。

五、如果要搞清楚温柔到底有什么心事，只怕得要费些周章。

所以她没问只说：“心情不好也没啥大不了的。谁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常常情绪坏，心情不好。可是王小石教了三个方法，倒蛮管用的，我试过了，倒真可解一时之烦忧。”

“那颗小石头总是理论多多！”温柔咋道，“他有什么好办法？”

何小河说：“第一个：他认为快乐和悲伤只是自己的想法，而想法是可以由自己控制的。假如现在你很悲伤，只要你不要去想那件悲伤的事，改而去想你一件觉得很快乐的事，你自然就会快乐，不会悲伤。所以他说：人要自寻快乐，不寻烦恼。做人要多想开心的事，少拿忧伤来折磨自己。”

她捂过去跟温柔悄声说：“假如，你家死了一只猫，你很怀念它，那不如去多爱惜家里另一只狗。”

温柔仍在苦恼，“可是，如果我看到那只狗，一定会更怀念我的猫了。”

何小河莞尔道：“不过，要是你忘不了，他还有别种方法。你不妨把困难、麻烦、挫折、乃至生离死别，全往好里想，那就自能开解了。”

“什么？”温柔一听就不服气，“哪有这般一厢情愿的事！困难就是困难，挫折就是挫折，麻烦死了，还当好事！”

“他就是这么说：不经困难艰苦，哪能成就大事？不妨当挫折、难题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如此方能磨练出一个人的魄力心志。挫折愈大，日后成功的机会越大；阻力愈大，日后的成就更高。他是这个意思：没有挫折，就没有成功；越多挫折，只要你不屈不挠，就越有机会成功。你只要换一个态度和心境去看同一件事，自然有不同的看法。”

温柔咕哝着说，“我可不要什么成不成功的。就算他说的对，那么，就算生离死别这等人间惨事，也可以说忘就忘，要抛开便抛开的吗？”

何小河笑说，“王小石的意思是：生离所产生的思念，反而是使日后相聚更欢悦；至于死别，如果把它当作一种：‘不必再在人生里受苦受难受折磨了’，也算是好事吧！王小石自己也笑说：他只是想到，未必也能做到。”

温柔倒是听出了兴味儿，反问道：“还有一种法儿呢？”

何小河顺水推舟，说了下去，“他说：人之所以会沉沦，是因为他要沉沦；人之所以会堕落，是他自己要堕落……”

温柔一听便不入耳：“胡说！哪有人希望自己沉沦堕落的！”

何小河开释道：“我初时也大不同意，但王小石的看法是：除了天灾人祸，完全无法挣扎、反抗的命运因素之外，大部分人的失败、变坏，都是自找的。也许他是耽于享乐，也许他是野心勃勃，也或许是因为做错了事，自己无法赎罪，所以一错再错，索性沉沦下去，成了大好大坏之徒。而人的行为受心思、习性所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你常常告诉自己：我很开心，我很愉快，我是个善良的人，然后天天欢笑，日日行善，时时帮人，那么，你所作所为，自然就使你变成一个真正快乐、良善的好人。”

温柔膛目道：“他是说：只要自己以为自己开心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开心？”

何小河舒了一口气，说：“对，这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完全一样。”

温柔咋舌道：“小石头实在……实在太天真了。这么说，世上有谁不希望自己欢乐的？那世间再没苦命人了！”

何小河道：“话不是那么说。世上确有不少人是自寻烦恼，托人忧天的。尽管失败的事只是人生里的一成不到，但他们可以为这一成不如意事而忧忧伤伤的过完了他们的一生。”

温柔禁不住说：“平常的事，可以改变、调整一下心境便应付过去了，可是，要是身体受了伤，你能不想它去想别的它就不痛吗？如果你给人砍断了一条腿，你能张口笑笑就可以健步如飞么？”

小石头，真是石头脑袋，妙想天开，结果想崩了头！”

何小河噗嗤一笑，说：“王塔主聪明一世，谁见过他都佩服他年纪虽轻，但料事如神，想法眼光过人深远，但在你的嘴里，他好像成了大笨瓜蛋！”

她口里说着，耳里听温柔说那番话，眼里见温柔情急气急，心里已有了分数：敢情八成问题就出在这小妮子的身体上。

——话，算是开始契题了。

可是仍然急不得。

何小河在青楼里呆久了，知道什么事是最急可是急不得的，她可不是个很有耐心的女子，但却是个很知道什么时候非得要耐心不可的女人。

温柔仍在咕咯，“本来就是嘛，天下最笨小石头——我一早就说过了。”

“对，”何小河一句顺水推舟就过了去，“要不然，他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心事。”

温柔啊了一声，用一双凤目盯着何小河，“他知道我什么事？”

何小河索性来一记投石问路，外加开门见山，“你身体上的事啊！”

温柔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的？”

何小河知己一语中的，即道：“我怎么不知道！”

却不料温柔嘴儿一扁，眼一眯，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连你都看得出来了！连你都这样说了！那是真的了！那是真的了！”

何小河没想到会那么严重，温柔这一哭，她倒慌了手脚，忙揽着她劝慰道：

“你别哭，你别哭，有什么事好商量，有商量……”

温柔一面把口水、鼻涕，全擤到何小河衫上，一面抽抽搭搭的说，“……这种事，这么羞家，还有什么好商量、可以商量的！这下我是死定的了！”

何小河狐疑地道：“你莫不是……是王小石欺侮了你？”

温柔挺身坐起，一把推开了她，抹掉泪痕，微嗔戟指道：“哦……原来你并不清楚！”

四 给你看的温柔

清楚什么？

——何小河这下可真的有点迷糊了。

“到底是什么事呀？妹子，”何小河只好委委婉婉的问，“不妨告诉我，让这做姊姊的跟你拿主意。”

“没什么……”温柔有点忸怩的道：“……我也不清楚，到底有没有——”

欲言又止。

嘿。

仍是急不得。

——刚才自己一急，就泄了底，事儿又得兜圈子了。

“好，好。”何小河笑道：“你不说，也无妨，咱们就只聊聊……”

她心里也有了盘算：事情一定跟温柔的身体健康有关，但又耻于向人言的，嗯，莫非……

她马上转了语锋，抓住了一个话题，“姊姊我是过来人，男人哪，都是坏东西，妹妹你千万不要给坏人欺负了的好。”

温柔那又长又黑又翘的眼睫颤了颤，何小河心里也震了震。

“何姐，我……我想问你……”

“你问，我知无不答。”何小河轻柔的拍拍她的手背，“姊姊我身世飘零，别的阅历不算如何，但男人的风风火火，我懂得比江湖上的风风浪浪还多。”

——你问吧！

——这时候问出口的话，当然是症结所在。

——你只要伸出手腕，给我把脉，大夫就会知道你病灶在哪里。

——只要你问，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温柔果然问了。

看来，她是鼓起勇气问的。

“何姊，男人是不是……”

“……是不是……”语音比蚊子还小。

听来，温柔的勇气也太有头威而无尾阵了。

“这样好了，”何小河清而亮的眼儿一转，双手捏住温柔的手儿笑说，“姊姊告诉你一些在楼子里那些坏男人事儿，你就当笑话听，好不好？”

温柔迷惑地道：“……楼子里的……坏男人？”

何小河哈哈一笑道，“当然不是我们金风细雨楼里的，而是我以前呆在那儿候客混世的留香园、谎湘阁、如意馆的孔雀楼！”

这会儿温柔倒是生起了兴趣，“对了，我一直都很想问你，那么下流的地方，你还待在那儿做什么？”

何小河脸色一沉。

温柔这才意会，忙道：“对不起，我不是有心的，我也没有看不起的意思……我……我只是……只是不明白，所以，就好奇的问……而已……”

何小河的脸色这才稍微舒缓，只改用一种平淡的语气无奈地说：

“都是为了生活呀，妹子。”

“生活？”

温柔这可听不懂了。

——为了生活，怎么要委身入青楼烟花之地？

何小河见她样子，知她并不明白，便说：“你跟我是不一样的人。我们原在两个不同的世间。你不必担心的，我全要担心。例如：你从不必担忧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得全要忧虑，自吃其力。一日不作，一日无食。你不一样。你饿时饭到，渴时水至，有求必应，无所事事。你天生不必担忧这个，你姊姊我可没这个福气。”

温柔扁着嘴儿委委屈屈的说：“可是，我可宁愿像你们那样……你们有的，我都没有。”

何小河即用手轻掩她的唇，殊声道：“别这么说，小心折了自家的福！你天生就像含着金钥匙出世，无忧无虑。你什么都有了，所以反而下珍惜这一种福气，所以你才离家出走，所以你才会这不喜欢、那不满意。”

温柔仍不开心、不愉悦的说，“可是我宁愿像你们哪。”

“像我们有什么好？”

“至少，可以……”温柔扁了扁头，终于找到了核心的字眼，

“比较像在做一个人。”

何小河长吁了一口气，轻拍了拍温柔的柔膊：

“这也对的。我们没你这身娇玉贵，是以可以到滚滚尘世中翻翻滚滚，七情六欲、悲喜苦乐，无一不尝，无一不悉，也算没白来这一遭，白活这一趟。”

温柔扁着嘴说：“对嘛……我就是觉得你们活得有声有色，有血有泪，所以我才……”

“所以你才跑了出来，跟我们这些当流氓地痞的混在一道，对吧？”

说着，何小河笑了起来。

温柔也笑了起来。

她一笑，酒窝深深，两个腮帮子涨卜卜，粉细细，一下子好像整个寺院都为她那一笑惊艳得菩提也变作烦恼、烦恼亦尽成了菩提来了。

何小河禁不住用手指去拧了拧温柔那涨绷绷的腮帮子，调笑道：

“好可爱呀，你！别教人给吃了你这对弹手包子！我心疼。”

温柔一听，乍红了脸。

何小河看在眼里，也觉怜惜：她想起自己脸红的日子，已不知失落到什么时候了，不禁很有些感慨。

温柔却想起了什么似的，粗泥的说：“何姊，那你在那儿那么久，对男人，岂不是……很那个了？”

何小河眉尖一促：“很什么哇？”

温柔低首道：“那个哪！”

何小河仍是不明：“那个？什么那个？哪一个？”

温柔蚊也似的小声：“那个……”终于鼓起了勇气：

“你对男人，一定很通晓了吧？”

“哦——通晓？”何小河失笑了起来：这小妮子，敢情是想多知道异性的一些事，偏又脸皮子薄，不好问。“在那样龙蛇混杂的地方，姊姊我自然多少都了解一些的了。你要不要听？”

“要呢。”

温柔仍蚊声蚊气的答。

她真是难得如此温柔。

“你不怕听污了耳朵？”

温柔好可爱的捂住双耳，抬头笑靥可可的，笑得皱起了鼻子说：

“我不怕。不好听的，我会洗耳。”

何小河也忍俊不住，轻抚温柔耳鬓些微的乱发，怜惜的道：

“真是我见犹怜的温柔。”

“什么温柔，那是给姊姊你看的温柔。”温柔不甘雌伏的说，“对别人，尤其坏男人，我可凶得紧了。”

“这个姊姊倒素仰了。”何小河也展颜笑道，“姊姊倒谢谢你那特别给我看的温柔——别人，可不一定有这个福气哪——这叫最难消受美人恩吧！”

温柔晒向何小河，见她明眸皓齿，笑时嘴角弯弯的向上翘，忽然联想起中秋吃的菱角，不由得痴痴地道：

“何姊，你笑得也真好看。”

何小河怔了一怔，似没想到温柔也会赞她好看，随之幽幽一叹：

“你少逗姊姊开心了。姊姊别的没什么学得，就这笑讲究行头。别忘了，姊姊我可是卖笑的哩。”

温柔倒好生好笑：“笑也讲究？不是要笑就笑么！笑也可卖？多少钱一斤？”

“一个人能想笑就笑、要哭便哭，已是一种幸福，你以为一般人有这般惬意、快意么！有些地方，你想不强笑都不可以；有时候，你连一滴泪都不可流。我们是笑给人看也哭给人看的女子，哪像你！”

温柔只眨着眯眯眼，听得入神，竟似无限向往。她一向爱笑便笑，想哭就哭，却反而向往哭笑不得的情景。

何小河见她如此稚气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只好又笑着叹了一口气，拂了拂她额前的刘海，当作是讲故事给小孩儿听：

“我们笑，是笑给男人看的，目的是让他们销魂，而女人的笑是勾他们的魂的幡子。怎么勾他们的魂呢？这就要讲行头了。”

温柔催促道：“对呀，对呀，怎么笑、怎样笑才可以勾男人的魂嘛？”她扯着何小河的衣袖一阵乱摇。

何小河笑着甩开了她，啐道：“你看！心急得你！赶着去勾男人么！”

却眼见温柔又讪讪然的嘟起了嘴，忙接道，“这勾人魂么，法门可多得很。男人看女人，可跟我们看的不同。他们要的是色授魂销，你就得笑个销一销他们的魂。”

“怎么个销魂法？”温柔睁大了眼睛，“笑可不就只是笑么？”

“不。你要笑得十分艳丽，让他们想入非非，但不能失诸于轻浮。一旦轻了浮了，那就贱了。贱了就不值钱了。男人就是这样贱。你要冷若冰霜，也有的反而性起，千方百计的硬要你对他破咳为笑不可。那是他们犯贱，不犯贱的也贱。他们就爱你笑，管你真笑假笑虚伪笑，他们也不管你笑是不是只为他们的钱，你要笑得让他们以为你傻乎乎、情痴痴的，他们就会傻乎乎、情痴痴的甘心抵命让你掏空了钱囊银包。你可以笑得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甚至可笑似笑非笑，艳若桃李，但千万不要笑得太冷太做。”

说到这里，何小河忽顿了一顿，往身后院落问冬时加炭火保暖的坑穴里瞄了眼。

温柔正听得津津有味，但也刚刚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笑得高傲？”

“因为做了男人就会怕。他们一旦自卑起来，那就无可药救了。越自卑的男人，越充自大得可恶可厌！他们一旦觉得匹配你不起，就会宁愿找些让他们大发雄风，也不找让他自形秽陋的。那你只好坐冷板凳了。男人就是那样的鬼东西！”何小河悻悻骂道，“你要知道，上我们那儿的男人，都没啥好东西，五花八门，黑白二道，飞禽走兽，无奇不有！”

温柔忍不住又问：“五花八门？其实是什么花？什么门呀？”

何小河呆了一呆：“你不懂？”

温柔用白生生的贝齿轻咬下唇。

何小河见她可怜兮兮的，笑了：“哎呀，这也没啥的。其实人人都说的话儿，大都人人不懂，所谓五花八门，是古代兵法中的‘五花阵’和‘八门阵’，也是各行各业的一种比喻。五花是：金菊花，比喻卖茶的女子。大棉花：喻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所谓酒楼上的歌女。火棘花：即是玩杂耍的技人。土牛花：暗指一些挑夫、轿夫。八门就是：一门中：是些算命占卦的。二门皮：卖草药的。三门彩：变戏法的。四门挂：江湖卖艺的。五门团：说书评弹的。六门手：街头卖唱的。七门调：搭篷扎纸的。八门聊：高台唱戏的。这叫五花八门。”

温柔喃喃重复了一遍，听得甚是用心：“我到今天才知道什么是五花八门——那么说，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人你都能一一见到，岂不是很好玩嘛？”

何小河一听，为之气结：“你当我在青楼沦落为妓，是好玩的事儿哪？”

话说到这儿，回心一想，倒也是的。若换个看法，不那么个清高自洁的话，当青楼艺妓，也有它好玩的一面——它不正是供人玩乐、押戏的所在吗？妓女正是受人押玩的灵魂人物。只不过，只在乎自己是不是甘心供人玩乐？既已受人淫乐，是不是能看得开去、调过来反而当是押弄客人而已！

也许这般想法，对已身在风尘不能自拔的人，未尝不是一种开脱之法。

只听温柔幽幽地道：“我知道她们苦。但大多数人只鄙视她们贱，却不去明白她们为什么会贱？为什么会苦？只不过，青楼女子，总比我多些事儿……”

何小河一笑道：“那些事，你不知道也罢。”

温柔却道：“但有些事，我是不可不知的。”

何小河奇道：“例如？”

温柔又蚊子一般的说：“男女的事……我都弄不清楚……”

何小河哈哈一笑，“这事好说。这世上啥男人都有，外强中干的有，银样镗枪头的有，鬼鬼祟祟的躲在那儿偷听女人说话的也有！”

她双眉一扬，手已探入襟内，叱道：“再不滚出来，我就要你死在那儿！”

五 逢人就叫大哥

却听烧坑里一人慌忙喊道：“别动手，是罗英雄我，有话好说。”

接着，冒出头来的，是一双骨溜溜的眼睛，既长得眉精眼齐，但也嬉皮笑脸的样子。

温柔一见，叫道：“罗白乃，又是你！你不是蹲在草丛里，就是窝在坑里，老是偷听人说话！”

何小河冷哼一声道，“你跟鼠摸狗窃，忒没啥话可说的。”

罗白乃道：“我不是偷听，我只是没塞住耳朵而已。世上看的、听的，都不由己，给你什么便得看什么、听什么。难道你现在偷了冬天的冷、春天的风不成？没办法。是冬天就过冬，是春天就有春风。”

“什么冬天春天！”何小河鄙夷地斥道，“你不是偷听，窝在烧坑干啥！偷听又不认，是男子汉么！”

罗白乃分辩道，“我在烧坑，当然是取暖呀！那炭火刚刚给取走了，余暖还在，我窝在那儿好暖暖身子。”

“暖身？”何小河嗤道，“我看你病得不轻哩，这冬天都未尝冷过！”

“你不冷，我可冷！我最怕冷。”罗白乃说来还洋洋得意，“冬天最好做的三件事，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三是揽着……”忽像吞了一只带壳的鸡蛋一样，说不下去了。

温柔问：“揽着什么？”

罗白乃呆住了，好一会才道：“没有什么。”

越是没听着的，温柔越是想知道：“什么嘛？怎么说着便没了下文！你真讨人厌！”

罗白乃仍呆在那儿，他一向耍嘴皮子的急才不知哪儿去了。

何小河劝温柔，“那是下流话，不要听，听了要洗耳。”

温柔幽幽怨怨的跟何小河说，“我都说了，你比我懂的多。男人没说的你都听到了，怎么就我没听到。”

罗白乃禁不住说，“你人好，所以听不懂。”

何小河嗔道：“小兔崽子！拐着弯儿骂起老姊姊来了！”

罗白乃吐了吐舌头，“我哪敢！何况，姊姊你也不老！看来还比我罗英雄年轻呢！”

何小河嘿声道：“你罗少侠今年贵庚？”

罗白乃挺了挺瘦小的胸脯道：“不多不少，双十年华，风华正茂！”

何小河“啐”了一声：“你算老几？在我面前认小认老！？吃什么老娘的豆腐！你还是回家抱娃娃取暖吧！冬天来了，春天还远着呢！”

罗白乃听了倒很认真的道：“我倒不是这么想，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才是我的想法。”

何小河跟他可没几句好话：“我看你还是改一改吧！对你而言，应该是：冬天来了，下个冬天还会远吗？这才对。”

罗白乃叹道：“你这样想，就开心不起来了。”

温柔却说：“我看都不对。”

罗白乃、何小河一齐望向温柔。

温柔但坦荡荡的说，“我都不知道有冬天来过——不是一直都是春天吗？”

两人一时为之语塞。

何小河哼哼嘿嘿的说，“冬天春天，那是天的事，但谁要是再在我们聊天时偷听，下回见着，我宰了他。”

罗白乃笑着说，“我不是故意偷听的，我只是刚好……”

何小河冷然道：“故不故意，下场都一样；人品都一样卑下！”

罗白乃赔笑道：“姑奶奶，话可说重了，我要是没听着，可走宝了，姑奶奶说的那段话，可让我得益不浅呢！我真能有幸恭聆下去呢！”

何小河寒着脸道，“少捧人卖乖！本姑娘可不喜欢嬉皮笑脸的男人！”

罗白乃四顾左右而道：“嬉皮笑脸？谁？我？你别错看我笑容满脸，我可是笑颜苦心人哪！”

何小河冷峻地道，“你还苦命哪！不过那可是你家的事。你别再偷听我们女儿家聊天。”

罗白乃委屈的道，“可是你们的话好听呀——”

何小河没好气的叱道：“好听也没你的份！梁阿牛、唐七昧、还有这‘六龙寺’的大师们都在忙着，你却窝着偷听，穷着蘑菇些啥呀；”

这次罗白乃居然也反唇相讥，“他们忙着，你们也还不是在这儿咕哝老半天呢！”

这次到温柔没好气，说话了：“萝卜，你是女人不？”

温柔一开口，罗白乃就老老实实的答：“不是。”

温柔道：“既知不是，可知女人有很多事可作，但男人却做不得的。”

罗白乃乖乖的答：“知道。”但补充了一句，“有许多事，男的可做女的却做不得。”

温柔这回很讲理，“你知道就好。谈天说地，东家长西家短南北两家不长也不短，这话题就是我们的正事，却不关你的事。知不知道？”

罗白乃毕恭毕敬的答：“知道。”

温柔点点头，吩咐里带点恫吓，“知道就好。大方那儿正要人替他找抽子叶呢！你闲着没事，少来听我们的，多去帮他们的。”

罗白乃恭恭敬敬的答：“是。方大哥人好又有学问，用得着我处，我一定尽力。”

温柔一怔，喃喃道，“方恨少有学问？这倒第一次听到。”

何小河也催促地道：“快走吧。唐七昧火气大，可不好惹，你躲懒让他知道了，当心钉你一屁股铁蒺藜！”

罗白乃一耸肩，道：“才不会呢！唐大哥对我识英雄者重英雄，惺惺相惜得很哩！”

“惺惺相惜？猩猩才两惜！你们两号大猩猩！”温柔噗嗤一笑，然后有点忧心的道，“唐宝牛那儿，要多看着点……他这几天，神志惚惚，不大对劲呢！”

罗白乃一拍胸膛，“唐巨侠大哥那儿，交给我吧，我一定会保护他的。”

“你保护他？”何小河讥消的道，“难怪梁阿牛说：要是唐宝牛未闹得这个失魂落魄，跟你倒是大的小的一对儿。”

“一对儿？梁大哥可真风趣！”罗白乃眼骨溜溜一转，溜了温柔一眼，“我跟男的可没兴味作对儿哪！”

“这又大哥，那又大哥的！”何小河又来啐他，“你可是逢人都叫大哥！”

罗白乃脸上毫无惭色，“那也没办法，为生活嘛！我派人丁单薄，背无

靠山，当然要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有钱有面，自然天下去得了！”

何小河嘿然道：“天下去得？你这回若不是跟王塔主走，只怕早栽在不知哪条路上了。”

“王小石？我跟他？门都没有！”罗白乃忽然抗议起来，语音慷慨：“我今天能顶天立地的活着，完全是幸赖温姑娘女侠姑奶奶及时在刑场搭救，关小石头什么事！”

何小河这倒奇了：“哈！你逢人都叫大哥，偏是最该叫的不叫，你也真逗趣呀！”

“我不服他，”罗白乃鼓着腮，“所以不叫。”

何小河偏首“研究”、“审视”着他：“服才叫？他不值得你服？”

罗白乃毅然摇首：“不服。”

何小河试探道：“一声也不叫？”

罗白乃坚决道：“不叫。”

何小河道：“真的不叫？”

罗白乃道：“不。”

何小河忽尔一笑，“叫啦，不叫，信不信我掴你耳光，赏你嘴巴子？”

罗白乃退了一步，目中已有惧色，但还是说：“不叫。”

但忽然涎着脸道：“这样吧，如果你一定要我叫，也不是不可以商量，只是有个条件……”

何小河本来就没什么意思要强迫罗白乃叫王小石为“大哥”——反正，叫不叫“大哥”，既不关她事，也不见得王小石会在乎——她只是对罗白乃偏不肯叫王小石为“大哥”甚觉好奇而已。

所以她问：“什么？条件？什么条件？”

罗白乃笑嘻嘻的道：“如果，你肯给我二十文一次，我叫十次八次都无所谓……”

何小河笑骂道：“去你的狗屎垃圾！你叫不叫，关我屁事，我干啥要给你银子？”

罗白乃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退求其次的说，“好，好，不要你付钱也行，只要……”

何小河凑过去问：“只要什么？”

罗白乃倒吸了一口凉气，欲言又止。

何小河反而更生兴味，“怎么不说？”

罗白乃吞吞吐吐：“我怕不好说。”

这回连温柔也趋了过来：“有什么不好说的？”

罗白乃仍在犹豫：“我说了，怕你们见怪。”

“哦，不。”温柔、何小河都异口同声保证：“我们决不会见怪的。”

“你们不会打我？”

“打你？当然不。我们都是温柔女子，才不会打人。”

“绝对不打。你只要但但白白乖乖的说，我保证我们都不打你。”

“好，我说了——”

罗白乃敌敌干唇：“我叫王小石做王大哥也可以，只要叫一声，温女侠姑娘就让我亲一下……”

话没说完。

也说不下去。

温柔、何小河一齐动手。

打人。

罗白乃掉头就走。

两位女侠边打边骂：

“混帐东西！丧心病狂！”

“这都说的出口，我杀！”

罗白乃走死不要命，抱头鼠窜之余，边大叫道：

“哇，我早就知道，女人是不守信约的东西，你们说不打又打——”

“哗呀，你们这两个打男人的女人！”

他尖叫并不碍他逃跑的速度。

“逃！？”温柔意犹未尽，恨恨地道，“逃慢一点，让你知道杀男人的女人的厉害！”

却听罗白乃跑得个没鞋挽屐走，却仍边走边唱：

“小河弯弯呀似刀哪。

河小淹死人不要命嘛哩！

温柔一点也不温柔呀。

温柔乡杀人也不把命偿吭呀喂哪吭呀喂啍啍咚咚 ！”

六 善意的淫秽

“这无赖！”何小河望着罗白乃，悻悻的道：“他迟走一步，看我不打死他！耍赖皮！”

“男人真烦！”温柔也纳闷地道，“这个、那个，各个人都不一样。”

她这样嫌烦的时候，倒不去想女人还不是一样：哪有这个和那个都一模一样的事；相貌像到十足已绝无仅有，更何况是性情、心情？

何小河倒笑了起来：“这个、那个？到底是哪一个了？”

温柔懊恼的说，“像小石头就很不同，有次那梁走路跟那班门弄斧的两口子在隔壁喁喁细语，我就奇怪：这两个九不搭八的家伙几时变得如此熟络了？于是要捂过去听个究竟。谁知那吃古不化的石头脑袋说：‘别偷听。那样不好。’我不服气，就说：‘听一下有什么关系嘛。说不定可以听到什么秘密呢！’你道他怎么说？他居然把脸一沉，说我‘要听，就光明正大的过去听个明白。偷听不好。万一真有秘密，你听去了，就对不起朋友；如果没有，又何必偷听！’嘿，义正辞严，没想到他平时傻里乎乎的，一绷起脸来比我老爹那张还黑！”

何小河笑道：“男人像小石头那种，已算君子，有的男人，可不堪入目呢！”

温柔却有异议：“君子？那颗石头倒常跟我说明、明说了：‘我不要当君子。我不喜欢君子。充其量，当条汉子余愿足矣，不然，就只算粒石子好了。’其实，君子、汉子、男子、耗子，我都弄不明白，分别在哪里！”

何小河忍笑道：“君子、汉子都是有担当、敢担当，有风度、有气概的男人，但君子闷些，汉子好玩些。”

温柔憨憨的问：“那么，你说的那些不堪入目的男人呢？他们又是怎样的？”

何小河夷然一笑：“也不堪言表。说了怕污了你的耳朵！”

温柔倒兴致来了：“说来听听嘛，姊姊，怕什么，那姓罗的八卦公也给赶跑了！”

何小河想了一想，道：“好吧。你可知道，姊姊我为何沦落到在那青楼红尘里陪客迎宾？”

温柔老老实实的答，“不是为了生活吗？”

何小河叹道：“姊姊本也是名门之后，原是良家女，但教以蔡京为首的朝中六贼所害，家破人亡，卖入妓院，过了一段活不如死的岁月。”

温柔忍不住插嘴：“可是……”

何小河见她欲言又止，便问：“可是什么？”

温柔问：“姊姊有这一身好武功，很多事都可以做，何必要在那儿受苦？”

何小河道，“我本是不会武功的一名弱女子，所以才致受欺。我混在孔雀楼三年，才因六分半堂雷纯要扩展她个人在江湖上的势力，以及暗中部署她安插在武林中的人手，见我伶俐，而且人在青楼这等烟花之地，刺探秘密更加方便，所以就收买了我，着人教我武功——我就把握这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良机，把我的功夫学好，也把自己的功夫做好，于是，在孔雀楼这等乌烟瘴气之地的‘老天爷’之名堂，就此打出来的。”

温柔向往、羡慕的说：“姊姊真厉害！”

何小河莞尔一笑：“这也算厉害？这只能算我命苦！”

温柔道：“上孔雀楼那种地方的男人，三教九流，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姊姊也一一应付得来，还不厉害！”

何小河道：“这叫厉害？这是悲哀。你可知道男人上楼来，为的是什么？”

温柔想了一会儿，“……不就为了那回事？”

何小河：“就那回事。但每个男人都不一样，好的、坏的、禽兽的、禽兽不如的，应有尽有，不应有的也一样有。”

温柔：“姊姊日后晓得武艺之后，有没有一个个杀光他们来报复？”

小河道：“那也不至于。其实，他们来花银子，你让他们享受身子，各取所需，两不欠贷而已。哪个姑娘天生想犯贱，做这码子事儿？既然沾上荤腥，也付了着数，只要不是硬着强着欺人，那也不必要杀人伤人、报复报仇。”

温说：“那些臭、坏、衰、死男人，见到女人就可以……那样么？真是不要脸！”

何道：“这也不必怪他们。男人女人，原生来就下一样。他们只要性起，跟谁来都可以。我们女人就不一样，不喜欢的就没兴儿。不过，你别看他们好像威风八面、饥不择食，有的可希奇古怪、笑话百出、丑态毕露、可笑可悯呢！”

温柔趣味盎然的向着何小河。

何小河也遂她所愿：“有一种男人，看是男人，其实却不然。”

温柔不解，满目都是疑问。

何小河道：“他们根本当不了男人。”

温柔大奇：“他们是女扮男装？”

何小河笑了起来：“哪有这般傻想！男人倒是男人，只不过不是真男人。”

温柔迷茫的道：“怎么男人不是男人？那是什么样的男人？”

何小河只好说明了：“那是不能干那回事的男人。”

温柔更迷惑了。

何小河只好进一步明说：“就是干那回事的时候，那话儿硬不起来，或硬起来却不及争气又软成一滩的那种男人。”

温柔可脸红了，好一会才嗫嚅道：“……那他们不行又要上来？”

何小河道：“怎不上来？越是这样的男人，越要上来，越是要多上来几次呢！惟有这样，才能证实他们仍能。他要其他的男人知道他行，便只好在女人面前不行了一次又一次。有时候看他们脸红耳赤，气喘咻咻，仍要努力个不休，但都没好结果，看了也为他们难受。”

温柔可听得目瞪口呆。

何小河：“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对这种人，千万别讥笑他们，他们原也是可怜人。最好尽为他们开解，说些：‘哎，你一定是酒喝多了，才会这样子。’‘大爷刚才一定在别个姊妹上太用功了，可没留给我，我可不依。’‘官人为老百姓的事可忙坏了，敢情是几天没好睡，下次不给奴家欢心的，奴家都要生气了。’……他们一定听了舒坦，就算没真个，但银子照给，还多给呢！就算在你面前失威，但下次一样会来。这种人银子可好赚哩！可千万不能跟他们说、向他说什么：‘嘿，你怎么不行？’‘真是的，怎么才硬便软得像条抽了筋、蜕了壳的蛇？’‘我看你是淘空了，还是别硬来了，认了吧。’……这种话，只招怒结怨，又伤人伤己，是万万说不得的。”

温柔可听傻了眼。

其实何小河故意说这些，也只是一种善意的淫秽。

她是希望温柔能多了解一些事儿：人不能永远长不大，没长大时无知是天真，该长大时仍无知则是幼稚。

她口里没说，眼里可看得出来：王小石、方恨少、罗白乃……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对温柔可都有些“异样”的感情。

——可这位大姑娘好像明白，又似什么都不懂，这可伤脑筋呀。

而今却还不知她最近在苦恼什么呢？

这可不行呀。

只好，她这做姊姊的，跟她说说男人的事：且不管好事、坏事、还是带点淫秽的事，反正，都是女人该知道男人的三五事。

她可不是多管闲事，而是做点好事。

七一个变成三个的女子

听傻了眼的温柔，只好傻乎乎的说：“真可怕。”

何小河不明所指：“什么可怕？”

温柔吐了吐舌头：“原来有那样的男人。”

何小河笑道：“一点都不可怕，有时候，更可怕的有的是呢。有的男人，付了钱就以为自己是皇帝，非要在女人身上捞回够本不收手。他们强灌人喝酒，掴女人耳光，干那回事的时候，从狗趴一般的，到禽兽式的，还要你敌弄狎玩他们最脏最不堪的地方，而他就不让你舒服，非要把你整治得死去活来不可……”

她遂而苦笑道：“再不堪的，姊姊我可对妹子你说不出出口呢。我真不明白，这样胡搞一通，他也是人，会痛的吧？那有什么欢乐可言？要是这样都是乐子，迟早都会麻木得只有杀了自己的那一场痛才解决得了他的问题。”

温柔吓得整个人都傻了。

她愣愣的看着何小河，连眼也不眨，眼珠子也没转。

何小河原觉得该好好的让这小姑娘体悟些事，才故意说些较为“凄厉”的让她听听，好历些世面，长些见识，不料把她听成这样子：莫不是吓傻了？忙用手在伊之眼前晃了几晃，温柔却还是那副口张目呆的样子。

何小河忙用手去摇她：“你怎么了？喂，你干啥？”

温柔这才从神游太虚中回过神来，才吁了一口气，不禁飞红了脸，忙着扔出一句话：“真好玩。”

“好玩？刚才不还是可怕的吗？”何小河这可不懂了，后回心一想，大概这小妮子不得已只好强充吧？于是决心再说一个轻松些的好让她能就此转折下台：“也有好玩的。有的年轻小伙儿，给人操了上来，期期艾艾，扭扭捏捏的，有的还红了脸，不肯脱裤子呢！”

温柔仍目瞪口呆的说：“哈哈。”

何小河笑得甜甜：“他们这些人，大都未尝过甜儿，又跃跃欲试，又扮正人君子。他们到头来还是保住了裤子，真以为穿上了也可以真格呢。有的还卖熟，到头来三扒四拨的，门都未入就了了糊涂账，遇上老娘我，嘿，充得了还真当神仙呗！”

何小河这回说上了瘾。

温柔也听上了瘾，不禁问道：“我听说……初次那回事的，上花楼头一道，你们……得要封个红给他呢。”

何小河笑得吱咯吱咯的，像只小母鸡，“是啊。这叫千载难逢。但一般这没经历的人儿哪，准不认出口是初哥儿。有的裤儿未脱，就夹着溜了，没上过场面，没办法。有的还三十多四十来着，看样儿大款大户的，样儿也好，哪想到也是初回，大家袒裸相对，他手颤脚哆话儿冰冷的，居然不知道姐儿的窝儿在哪，还真没提着灯到处照！那几次没把姊姊我笑得一滩水也似的。”

何小河说着仍觉好笑，咯咯咯咯咯咯咯的笑不停。

温柔又为之咋舌：“哇，不行的有，禽兽也有，连路也不识得的都有……姊姊你好本事，岂不是个女子变作三个应对着办？”

何小河没料到温柔这般晓得夸人，这一赞可真贴心，当下轻桃的笑不掩嘴：“岂止三个？有时，真是千手千臂千乳千那个……才行。”

忽想到要收敛，这才正色敛容的说：“妹妹你白似纸儿，纯似花儿，姊

姊我这浪荡人，口没遮拦，有什么说什么。我在没学得武艺之前，客人要我作什么我作什么；有武功之后，我喜欢的，就来者不拒；不喜欢的，或也应酬敷衍；真恶心的，就给他们好看。由于姊姊我还当红，服侍男人有一套，来求我的还真要看我脸色，所以才有了‘老天爷’这外号。姊姊不比你，大家出身不一样。说说这些拔舌根的事儿，是楼子里姊妹们的兴乐，你不见怪、嫌烦才好。”

温柔笑着垂下了眼皮，看着自己手指，低声道：“总得要有人跟我说说这些，要不然，我不仅不像个女人，连人都不大像了。”

何小河立即打蛇随棍上，挨近点，凑合说，“所以，妹妹有心事，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但姊姊啥都肯跟妹妹贴心的说，但妹妹就什么都不愿与姊姊知心的讲。姊妹姊妹，你情我愿，哪有这等一厢情愿法。”

温柔忙道：“不是，何姊不要这样说。我一直想问……”

何小河趋近细聆：“问什么？”

温柔垂下了头，几乎已缩入领襟里去了，“我要问你……”

何小河用手揽着温柔肩膊，“问吧，无碍。”

温柔的手指一直揉揉着衣据，终于用一种蚊子才听得见的语音道：

“我担心……”

何小河道：“哦……”

温柔道：“……”

何小河：“哪样啊……”

温柔：“……”

何：“那你到底有没有……”

温：“我……”

她们语音极低，就算走近她们身边，只怕也不会听得清楚谈话内容，只知何小河先是在听，温柔在倾诉；然后是何小河在教导，轮到温柔好好的聆听。

那是女人的话。

也是女人的事。

过半晌，好一会，温柔才不那么害臊、紧张了，整个人都似轻松了下来。

说到后头，两人都很知心知情，体己知己起来，何小河就笑着安慰她：“你既事后没有……那就不必担忧了。要是来了，可要跟姊姊我说，省得担怕。”

温柔似乎也很受慰藉，整个人都笑口常开了起来：“听姊这么说，我就宽心多了。”

何小河眨眨眼睛说，“你要担心，还是担心王小石吧。”

“他？”温柔似从来不觉得这人有啥好担心似的，“他有什么好担心的？”

何小河抿嘴笑道，“你不怕他给人抢去了吗？他可对你好着呢！”

温柔轻笑阵道，“他有什么好？七八个呆子加起来不及他一个傻。你喜欢他你去喜欢好了，我才不怕呢，他老缠着烦着，我还怕赶苍蝇也赶不跑他。你们当他大哥，我只当他小石头！”

然后她双手撂在发尾上，挺着胸脯，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气，那姿态十分撩人，不但令人想人非非，也足以令人想出非非。

“哦，我真快乐。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快乐上十年八年。就算日后我堕

人空门，也值得了，因为我还是比别人快活十倍八倍！”

何小河看到她的陶醉，想到自己同在这个年龄的辛酸血泪，不觉舌间有点酸味，本想劝她好好对待王小石，忽然想到：也许就是王小石待温柔太好太周到太无微不至也太注重关切了，她才会对他那么不在意、不在乎。

——这样也罢，如果自己再说王小石好话，这大姑娘反而更不把王小石放在眼里了。

所以她问：“你已经那么幸福，又何必再浪荡江湖跟大家吃苦？就算官府通缉你，你只要回洛阳去，令尊有蔡京对头大官作靠山，也多半不能奈何你。出了家，才四大皆空；在家的，还是四大不空的好，爱情，四大无一可空，甜酸苦辣都要尝，镜花水月才是真。”

温柔却听不出何小河语调中的调侃意味，只洋洋陶陶的说，“我才不回去。我跟你们东奔西跑，不知多逍遥自在，仿佛这样更可以幸福十倍百倍。”

——既然你那么幸福，我也不便置喙了。

何小河心里只有叹息。

温柔却突然问：“怎么才能试出一个男人对你是不是真心？”

何小河给这突如其来的一问，倒没想到如何回答，但又不能不答，所以不答反问：“是什么样的男人？”

温柔偏头想了想，“很以为自己是男人、大英雄的那种男人。”

何小河这时仍在感人伤身世（但温柔却偏生看不出来），只漫不经心的说，“办法有很多种，你若要试他对你——”

温柔兴致勃勃地道：“我要最随便，方便的一种：我想试他是不是对我服服帖帖、千依百顺。”

何小河心忖：千依百顺？服服帖帖？天下焉有他为你舍死忘生你对他生死不理的事！又不是上楼子馆子，随便挑一道菜，拣一个货色！不过温柔既问了，她也就随意的给了个答案：“打他一记耳光，不就得了。”

“打他耳光？”温柔眨着明丽得带点艳的明眸，“为什么？”

“就是不为什么，没有原因，没有名堂，”何小河说话像话的说明了明说了，“你就这样打他一记，他都不还手，不生气，不躲开，这才是真的喜欢你，迁就你。”

她是随便说的。

因为她已有点不耐烦。

一方面，她已解决了温柔的问题；另一方面，她有自己的问题。

所以她随便说说应付了过去。

她不知道温柔是真干的。

温柔是真的打了人一记耳光。

打的是：

王小石。

何小河结束了谈话，要找梁阿牛配合部署如何对付追踪、追杀的事后，王小石却来找温柔，问她几种特殊解毒药草：“鸡骨草”、“火茯苓”和“银狗脊”的特性，之后便问她冷吗？怕她在庙里觉得闷，塞给了她几响鞭炮，另还送上了一些温柔素来喜欢的甜食蜜饯。

却不料，温柔咬咬红唇，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他没料到。

也没有避。

啪的一声，打个正着。

王小石摸着火辣辣的面颊：他竟成了一个给女人打的男人。
而温柔是一个打男人的女人。

第十四章 龟国鹤人

上得虎多遇着山
龟国雪人
比莲花还纯更白的公子
无剑神剑手
是她！”
叹息女子
紫晶

一 上得虎多遇着山

王小石苦笑。

抚脸。

不明所以。

打了人的温柔，还兴致勃勃、喜孜孜的睨着王小石，似有所期待，笑靥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

王小石却以为紧接着还会来第二下耳光，等了一会，岂料却无。

所以他问：“没有了？”

这一问，却把温柔问得一怔。

“没有什么？”

“只打一下？”

“你不问我为什么打你？”温柔讶异极了，“却只问我还要不要多打几下？”

王小石心想：问她为什么打自己？那有什么好问的！温姑娘发火，可不管青红皂白、是非曲折的。打了便打了，给她泄了火就好，问究竟只得糊涂！

所以他只笑笑，说，“原来只打一下，那就好了。”

温柔眼珠子一转，嘿嘿笑道：“我知道了，你少骗我。”

这又到王小石莫名其妙了：“骗你什么？”

温柔聪明伶俐的说，“我知道了，你一定做了些对不起我、见不得光的事，这才不敢还手、不敢驳我。”

王小石听了只好笑，“哪有这种事。”

温柔凑过脸去，逼视着他，“没有？”她像是在审问王小石。

王小石只闻一阵气若兰，如麝香气，心中一荡，当下十分恳切的答：“没有。”

温柔仍是不信：“真的没有？”

王小石不温不怒地道：“真的没有。”

温柔这时看见王小石脸上渐浮现自己所搨的五道指痕，心中难过了起来，涩声道：

“小石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是……”

尽管王小石跟温柔已有多年相处，但对她的嗔怒悲喜、又哭又叫，始终有点措手不及。

温柔眼眶湿润，语音哽咽：

“现在我知道，你对我是……”

王小石吃惊的望着温柔，他担心她受过什么刺激了。

好不容易，温柔才把话说下去：

“……我现在才知道：你的而确之的是‘天下最笨小石头’。人家平白无故的打你，你都不还手，还等人打第二下、第三下，你说，你这人不是脑里坏了哪条筋，就是心里发了病，连反应都迟钝过人！你这种人，怎么还能在江湖上闯？能活着真是奇迹。”

她为王小石惋惜。

十分惋惜。

——就好像看到一个俊男美女却是一名白痴一般的可惜。

她当然不知道：以王小石今日的武功、地位、才智、机变、能力，要是

他有防范、不许可，当时天下，能一掌就掴在他脸上的，恐怕绝对不上五个人，不，只怕一个也没有。

所以，温柔能一掌就打了他一记清脆的耳光，才绝对是一个奇迹。

“别人打你，你要还手，就算不还手，也一定要闪躲；”温柔对王小石作出谆谆教诲，“要不然，别人要是贯注了真力，你吃了这一记，岂不是一早都死跷跷了？”

王小石只好答：“是。我自当小心。”

温柔这才满意些了，特别叮咛，“你要记住我的话哦。我都是为了你好。下次有人这样暗算你，让你给及时闪躲保住了命，你要记住本小姐的大恩大德唷！”

王小石笑道：“这个当然了。温女侠之恩德，如江水滔滔、延绵不绝，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更何况我区区王小石。”

温柔展颜笑道：“你记得就好。本小姐可不是喜欢认功认劳认风头的人。”

王小石道：“你当然不是。”

温柔这才满意，道：“好了，到你了。”

王小石道：“什么好了？到我什么？”

王小石吃了温柔一记耳光，到底为啥，也不问一句，现在才算真正的问温柔的话。

温柔诧然道：“到你说话了呀。你老远赶来这儿的，不是要跟我请教吗？那就说话呀。”

王小石怔了怔，喃喃道：“我本确是来这儿跟你请教有关几样药材的性质的，不过……”

温柔不耐烦的催促：“不过什么！要说快说！”

王小石垂下了头，他的眼睫毛跟温柔是一样的长而弯，只不过这两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但却都有着长而弯翘的睫毛。

王小石腴腆了半天，才终于鼓起勇气：“温姑娘。”

温柔眉心一蹙：“嗯？叫我温柔好了。这样叫我不习惯，怪别扭的。你要说啥就快说呀，要向我借钱、求我教武、央我指点明路，都好说话，犯不着拐六七个弯抹五四只角的。”

王小石暗吁了一口气，咬咬牙，终于道：“温柔，我们也相识了好一段日子了，不是吗？”

温柔似也若有所思，点点头。

王小石舐了舐干唇，说了下去，“我们一直也相处得很好，可不是吗？”

温柔脸上乍嗔乍喜，既似有所期待，又像有难言之隐。

王小石见她不言语，只好硬着头皮说了下去，“那么，你有什么打算？”

温柔只不经意的道：“打算？什么打算？”

王小石只好再进一步直言了：“……你对我的印象怎样？”

温柔眼波流转，没有直接回答，只说：“你的人……很好啊，没怎样啊。到底怎样了？”

王小石随她眼梢望去，只见寺院有口清池，池子里长了几蓬莲花，不是紫的就是白，各有各的美态。池里有三四只乌龟，有的在爬，有的伸着头，有的趴攀堆叠在一起，有的在啃着菜梗残苔。

旁边还有两只红嘴蓝蔻黄腿鹤；仙意盎然，单足而立，凝神逸志。

池对面还有两座雪人，一个高高瘦瘦、一个矮矮胖胖，也许是因为堆久

了，雪渐消融，也剥落得七零八落了，很有一种消殒的味道。那株高大的乔木，到春初时仍枯叶多于新芽，更加强了这种气息。

虽然是早已入春了，但寒意仍是很浓烈，可能因为这是高山上的缘故。

王小石见了，便正好用譬如把他要说的话说出来：

“那莲花，好美，像……”

“嗯？”

“像你。”

“像我？”温柔似是一怔：“为什么像我？”

“出污泥而不染，”王小石指着池中央那朵又大又白的莲花说，“你跟我们混在一起，但你亘常是你，跟我们是不同的，总是俗不了。”温柔顿是嗔叱：“我不要！我才不依！我要跟你们大家一样，我要当江湖中人、侠义中人！我不要不一样！我才不要你用花来形容我，多俗气呀！”

王小石只好红着脸说：“可是，你还是像……花一样，有种清香呢。”

温柔这次听了倒受用，“是嘛？是么？我倒不知道呢！”说着还用鼻子嗅了自己的臂窝，笑说，“我昨天没洗澡呢。山外路上，沐洗真不方便——当江湖人就这点不好，吃的拉的洗的躺的，总是不称意。”

王小石心里几没笑出声来：你又要当江湖人，又嫌江湖多风霜，这点那点不好的，又如何当江湖人——当江湖人可辛苦着哩！

“不过，”温柔仍嘟着腮帮子说，“我不喜欢像花。我不是个普通的女子，我是女侠，我不要像一朵柔弱的花。”

尽管王小石并不认为花有何柔弱；相反的，他还认为花是很坚强的：无论再恶劣的环境，任何一朵花都会开得如斯美一样艳。

但他可不欲跟温柔争辩，所以让步的说：“那你像鹤，那样优秀和自逸，你看，旁边的乌龟都给比下去了，真是鹤立龟群，风采夺目。在这他的龟国里，你是最出色的人物。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看你。”

温柔这次好好的专神的看了一阵，又不以为然，“什么龟国鹤人，我才不像鹤，又高又佻又长嘴巴的，我也不要像鹤。这儿，倒有像我的，却不知你看出来了没有？”

王小石这回拍温柔的马屁老是拍在鸡腿上，要说的话未说出口，说出口的又给句句噎了回来，心中也大不是滋味，听温柔这样问，又似有了一条退路，目光逡巡了一下，像发现了牛上树的叱道：

“噯，我知道了，像……”

“像什么？”

温柔也兴致勃勃，寄予厚望。

“雪人！”

“雪人？”

温柔又是一呆。

“你说我，像雪人？”温柔指着自己的鼻子，一字一句地道，“雪人那么丑，我怎会像它！”

王小石也愣住了。雪人丑？这他倒没真正好好的想过。

“这两口雪人，一个胖，一个瘦，又那么脏，那么单调——不是白就是灰色，哪一点像我？”

温柔咄咄的问：“雪人那么死板、单纯，哪里像我？”

一向很憨直的温柔，生平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有人赞她“单纯”，她希

望自己也能像大家一样，都是“复杂”的人，但遇上她不能理解和处理的问题时，她又理直气壮的说：“明明是那么简单的事，你们又何必弄得那么复杂！”

王小石只好讪讪然后分辩道：“可是这两座雪人，扮相却很灵动的呀，你看，它们眼神也很灵活——”

温柔啐道：“什么灵活！灵得过活人！这儿最像我的，当然不是什么长腿鹤呀、苦心莲啊、褪色雪人什么的，而是——”

王小石倒要仔细听听到底是啥？

“乌龟。”

温柔说。

她说得笑眯眯、自得其乐的。

“乌龟像我，像我一样，能屈能伸，背得起、心底好、喜欢吃菜、功夫够硬——就像它壳一般硬。我好喜欢乌龟。我觉得它们优美动人，可爱长寿。要比，就把我比乌龟，这才划算。”

没办法。

遇上了这姑娘，王小石没办法。

谁也没办法。

王小石在吃一鼻子灰之余，心中很有点泄气，温柔却在此时问他：

“你刚才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王小石定了定神，强笑道，“没什么。没什么。”

温柔没好气的道：“是什么就说什么，哪有没什么的事。”

王小石只觉这时候不好说，而且说的兴儿早已给三五道寒风、七八记冷刀子削回肚子里去了，也没啥好说的了。

但温柔却还是催促他说。

“说呀，你为什么要把我比喻成花啊、鹤啊、雪人的……一定没好路数。”

王小石摸摸下颌刚长出来的一粒痘子，苦笑道：“也没什么啦。在乌龟的国度里，雪人、鹤、花……这些都是异类吧？”

可是温柔还是不满意。

“我就知道你其实是有话要说的。快说出来嘛，快说！”

“我……”

忽听一阵风声，一人急掠而至，人未到，已惊落了三五张枯叶。

这人来得虽然莽撞，但轻功甚高，足尖在莲花瓣上轻轻一沾，已越过池塘来。

只是那叶莲花，本纯白如雪，给他足履那么一沾，印上了一方鞋印。

那人一面掠来，一面大嚷：

“不得了，不得了，这回是上得虎多遇着山了。”

王小石眼也不抬，已叹了一口气，道，“大方，又惹着了什么事啦？是上得山多遇着虎，不是上得虎多遇着山。”

“都一样，一样。”方恨少已落身到王小石、温柔之间，笑嘻嘻的说，“反正都一样是虎、是山。”

温柔故意板着脸道：“那么，我叫你做方歌吟，是不是也一样？”

方恨少强笑道：“一样，一样，都是姓方的，我不介意他沾了我的光。”

温柔嘿声招呼道：“那好。哇哈！方宝牛，别来无恙，可好？”

方恨少立刻苦了脸。

“你啥都好叫好应的，”他几乎没哭出来，“可不要叫我做什么‘宝牛’的好吧？我的派势可没那么低庄！”

温柔这可乐了：“谁管你派势？你不是说都一样的嘛！”

方恨少反唇相讥，“那好，我也叫你做温第七，好不？”

温柔不解：“温第七？”

方恨少提省道：“第七啊，天下第七呀！”

温柔立时变脸：“你敢把玉洁冰清的本姑娘我和那个猥琐的东西摆在一道——！我嘍！”

我嘍！

——“我嘍”是什么意思？

当然不是“我的妻子”的意思。

那是打人的声音。

那是温柔一巴掌就掴向方恨少的破空之声。

不过，方恨少不是王小石。

他的武功不若王小石高。

反应恐怕也不如王小石快。

可是温柔就是打他不着。

他一矮身，就闪过了。

然后，他一巴掌反刮了过去。

“啪”的一响。

挨耳光的却不是方恨少。

而是温柔。

终于轮到温柔。

轮到温柔挨耳光。

反手打了温柔一记耳刮子的方恨少，仿佛要比温柔还要吃惊七八十倍！

他慌忙解释：“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要打你的，只是你一巴掌打来，我一慌，避过了就顺手还了过去……我不是有意要打你的！这次糟了，真是上得虎多……不，上得山多遇着虎了。”

温柔给打了一巴掌子，任谁都愕然。

王小石愕然——但在愕然中也不无这种想法：好啦，一天到晚高兴打人就打人，喜欢骂人便骂人，而今，可报应循环，给人打呐。

温柔也愕然——她一向只打人，很少给人打耳光。她甚至惊奇得忘了闪躲。登时，她泪花已在眼眶里涌现了。

方恨少更愕然——他是自然反应，一闪开了便一巴子回了过去，没料真的打着，且打得温柔左脸五道指痕红瑯瑯的。

他眼看温柔要泪洒当堂，心中更没了主意，只说：“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好不好？我却不是故意的，我只是——”

温柔忍悲含忿抽泣的道：“你打了我一掌，还说不是故意的！”

这样岂不是说：你还不是故意的都打得着我，要是故意的，我焉有命在！？”

方恨少吓得又要分辩，忽见温柔一晒，居然能在这时候破涕为笑，并说：

“这回真是上得虎多遇着山了——平常打得人多，而今给人打了，也是活眼报！”

方恨少更正道：“是上得山多遇着虎——别跟我学坏了。”

然后他小心翼翼的问：“我打了你……你……你不生气？”

温柔洒然道，“我打人，人打我，江湖儿女，闹着玩的，一巴掌也没把人给打死，我不上火不生气不变脸，只不过……”

她恨恨的瞅着方恨少：“我最生气就是别人纠正我。本姑娘爱讲上得虎多遇着山就说上得虎多遇着山的，我偏不爱说上得山多遇着虎！怎样！不可以吗！”

“是！是！！是！！！”方恨少只要温柔不哭不闹便如蒙大赦，什么都好说，“你说啥是啥！你说黄瓜我不说青的，你说苦瓜我不说凉的，你叫贼阿爸我不认强盗他妈！”

温柔破嗔为笑，啐道：“你这贼爪子，偏生这时候溜过来讨打呀？”

方恨少仿佛这才记得他这下来此的任务似的，忙凑近王小石耳边，吱吱咕咕的说了一阵。

二 龟国雪人

温柔一见人有得听她可没份儿，就七火八烧的躁了起来，毛虎虎的说：“怎么？来是为了见不得人的事啊？”

只见王小石听得一再颌首，嘴里说，“我早有发现，谢谢相告。”

方恨少这才笑嘻嘻的向她回话：“没啥，没啥，没啥值得惊动你温女侠的大事。只不过，听你们什么龟国鹤人、雪人的讲个不休，也合凑合应应景罢了。”

“我信！”温柔觉得二人把她见外了，“你闲死了没事干！”

“你说对了，我是闲死了，”方恨少也不懊恼，只说：“只不过这当合不想没事干。”

温柔本要追问下去，但见池子里的龟你趴我背、我跨你壳、他爬我背、你翻他身全打了结，有三几只还在池边翻转了肚子，一时翻不过来，皱了皱秀眉说：“你闲慌就跟我去把龟壳子翻过来。”

方恨少听了如蒙皇恩大赦，他宁愿去帮温柔翻龟壳，也不愿见她号淘泣，不过，他不忘向王小石悄声说了一句：

“看来，温大姑娘可真有闲，该给她找些活儿干干了……说不准，像刚才‘老天爷’说的该为她找一处婆家了。”

王小石笑，眼睛出奇的发亮，瞅着温柔那儿，只说：

“她是闲着，不过，别人只怕都闲不了了——”

话未说完，场中突然起了很大的变化。

变化很大：

而且是那种闪电惊雷、乌龟掩月、天狗食日式的突然而生之变化，而不是那种日落月升、春回雪融似的自然而然之变化。

雪，真的消融的。

只不过，不是一点一滴的溶。

而是极快、极速、极不可思议的：两座雪人一齐都雪落冰剥。

两座雪人还一齐弹起！

毕竟，雪人是雪，不是人。

——雪怎么会自行动作？

只有人才会动。

莫非这两座雪人成了精，吸取了雪之魂、人之魂，真的不光是具备人形，还成了真人不行？

原来，这两只“龟国雪人”真的是人。

不仅是人，而且是极厉害的人物。

这两人突然而起，方恨少却正过去俯身陪温柔翻转龟壳。

只要未加提防，谁也避不了这二人的攻击——就算加以防范，只怕要从这两人手里逃生也是极难。

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用在这二人身上，不甚正确：

因为他们一动手，答案便只有一个：

没有。

——他们要攻击的对象一定“没有”命了的“没有”。

“没有”活口可言。

因为他们使出的是看家本领。

也是杀手锏。

他们只两个人，但却有三道杀手锏：

落凤爪，

无指掌，

素心指。

这三种绝门武艺，却有着五个共同的特色：

狠，

辣，

绝，

毒，

而且都是指法。

其中，“落凤爪”是女性才可习的恶武功，练此功法的人，一旦修习出岔，便得成为非男非女身。

“无指掌”更狠，不但对敌手狠，对自己也狠。这种掌力练得最高深时，连手指也得一根根断落萎谢下来，手指越少，功力便越精深。

另外，“素心指”是专让男性学的阴毒武功。这种指法一旦修练不得法，就会阴阳逆形，形同自宫。

要知道，任何人就算天性聪悟、勤奋过人，但练武跟学医、学艺、学工一样，总有出岔遇错的时候，但这三门武艺，其中一样学了如同自残，另外二桩更不能并习，否则阴阳大变裂，情况危殆——偏生还是有人愿学、苦习。

他们既然只有两个人，却使出三种绝门指掌功法，显然的，有人已两者并练：

这两人，一个堆得胖胖肥肥，一个砌成高高瘦瘦，他们的真人，也是一样。

高瘦的那个同时使出“落凤爪”和“素心指”。

矮壮的那人打出的是“无指掌”。

他左右手各只剩下一根指头。

甚至连那根指头，看去也不像是指头了：根本分不清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还是尾指了。

不过，就算没有手指了，那仍是指法，而且是极其歹毒的指法。

王小石认得这两个“雪人”：

张烈心，

张铁树，

——“铁树开花”！

这两人一显出真面目，就立即下手。

都向温柔下手。

只向温柔下手。

而温柔却正在专心替那些翻转了的乌龟扳正过来。

温柔与人无尤。

温柔也不是什么第一号钦犯——事实上，她在各地城楼上挂出的缉拿逃犯海捕公文中的悬赏价格还是最低的，不但远比王小石低，连唐七昧、蔡璇等也还有不如，连何小河、梁阿牛等也不及，甚至，有时候，根本就没把她给绘上去。

为此，温柔也跟大家发过脾气！她觉得自己给小觑了，太不受到应有的

重视了。

可是，敌人为何却偏要第一个找上这个本与世无仇的女子，并第一个就向她逞下杀手？

按照道理，这骤然而至的暗算，温柔全没提防，是绝对避不过去的。

而且，这两名“雪人”下手的“方式”很特别。

他们用的都是指法。

可是指短劲长，手指未到，手上已祭起一蓝一青一黑三道指劲，攻向温柔。指劲足有十一至十三尺长，温柔俯身翻转龟壳，距离本近，而今那三道指劲真是说到就到，几乎不容温柔闪躲。

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白衣书生方恨少却似早已料到这场伏袭一般的，忽然扯着温柔的肩膀，在雪人动手的前一刹已叱了一声：“起！”

他振衣而起。

扯起了温柔。

他整个人就像给那马上就要攻到的指劲“激飞”了起来似的。

马上就要攻到——就是说还没真正攻到。

方恨少身形一起，他的“白驹过隙”身法也激起了温柔的“瞬息千里”轻功，自然反应，同时掠起。

在指劲袭至前掠起。

——由于太急，温柔把一只乌龟正翻转了一半，还没完成就激飞急掠了开去，温柔第一个感觉竟不是惊慌，而是遗憾。

“白驹过隙”的轻功是怪，你不动他，他就停下来；你一打他，还没打着，他仿佛就已给你“打”了起来，你却没真个能打着他。

“瞬息千里”却只是快。快得只要她的轻功一施，你就来不及出手，出了手也来不及打着她。

这两种轻功同时施展，三缕指劲，都告落空。

就在这时，砰砰二声，寺院的东西二道月洞门同时给震了开来，三道人影，同时掠了出来！

来自西边的是梁阿牛。

“太平门”的子弟轻功当然好。

来自东面的是何小河。

“老天爷”素来长于轻功。

他们一齐掠向、攻向、杀向那两座出了手同时也失了手的“雪人”。

那两人当然就是“铁树开花”张铁树和张烈心。

看来，这两人是一直充当作雪人，窝在这儿，为的就是要施暗算。

——只是，他们为何却偏要先找上温柔？

难道温柔特别重要？

难道温柔特别好下手？

难道他们特别恨温柔？

三 比莲花还纯更白的公子

张铁树和张烈心暗算失手，立即要走。

——至少，是要走、想走的样子。

但何小河、梁阿牛立刻截住他们。

他们一早已伺伏着伺伏暗算的人。

——可是他们又怎样知道有人暗算？

原因很简单：

发现这件事的是何小河。

她把那匿伏着偷听的罗白乃叱喝出来的时候，已发觉那两个雪人误以为自己行藏已给看破，略颤了一颤，抖了一抖。

这一颤一抖间，摔落了几片残雪。

这就够了。

何小河可不动声色。

她先发出暗号：江湖上，有着各种不同的暗语，何小河这几年在“孔雀楼”里并没有白过。

她的暗语却不是从口中发出来的。

她一面跟温柔聊天谈心事。

一面悄地用炭笔写了几个字。

她把手里的纸趁在喂鸟儿食谷之粒之际，交“乖乖”衔了飞去。

“乖乖”就是王小石的爱鸟。

它自然飞到王小石处。

所以王小石立马就过来这寺内别院里。

何小河藉故离开，并通知了方恨少。

方恨少会合了王小石：他的任务倒不是要保护王小石，王小石也不必需要这读书忘字的书生保护——但有他在，温柔会安全些。

何小河另外去把梁阿牛唤了来。”

他们要布下天罗地网：

抓人。

——抓两个“雪人”。

所以，“铁树开花”才一动手，何小河和梁阿牛就马上出现了。

他们要打击打击他们的人。

他们矢志要杀掉来杀他们的杀手。

尤其自菜市口、破板门一役之后，他们已没有退路。

他们已走上不归路。

他们正在逃亡天涯。

他们要血债血偿。

他们要为死去的弟兄报仇。

仇已深结。

仇结深了。

有些仇恨是解不开的。

要解，得要用血来洗清。

——一旦见了血、闹了人命的仇，除了岁月，恐怕是难以消解的了。

爱也一样。

——一旦破了脸、伤透了心的爱，很容易就会变成恨。

恨本就从爱极处来。

要是，这世上的爱不变成恨，恨而不反目成仇，该多好。

如是，这世间就非人间了。

因为人间总有爱恨。

且爱易变，恨海难填。

张铁树、张烈心三招失手，立马要走。

但梁阿牛、何小河已至。

梁阿牛的兵器是一对牛角。

那是一对他自己所饲养的心爱的老牛死后所切下来的角。

他舞动那一对角：招招遇险攻险，且招招进逼、招招用老。

本来，招式最怕用老，发力至恐用尽，出手切忌用死。一旦用老、用尽、用死，一旦打击不着敌人，反挫已身，就来不及应变，只有老、尽、死三条路。

——无论是哪一条，都不是好路。

也不是活路。

可是梁阿牛却不怕。

他招招用老 / 尽 / 死。

他勇。

勇者无惧。

他凶。

盲拳打死老师傅。

他悍。

因为他战志惊人。

他每一招都经过长期浸淫，每一式都下过苦功死功，所以他敢拚、能拚、勇于拚命。

对敌时，只有拚，才能保命。

拼命才能要敌人的命。

张烈心用的是女人指法，够柔，够阴，也够毒。

但不够勇。

不够凶。

也不够悍。

所以，他二招失利，已给梁阿牛欺近身去，一时也真打个狼狈不堪，只有招架的份儿。

然而何小河却正好相反。

何小河外号“老天爷”，待人处世，泼辣大路，但她的招式一点也不大开大阖。

反而十分“小心眼”。

她用的是“流云袖”、“裙下脚”、“襟里刃”、“匣背弩”、“腕底矢”，没有一样不阴不险不毒不教人防不胜防的。

张铁树练的是“无指掌”。

“无指掌”是歹毒指法，练的人通常也比较钝——把自己的手指练得根根掉落也在所不惜的人，当然神智比较钝些、硬些、突些。

他实在应付不来何小河的攻势：

袖子一甩，暗器扑脸而至。
裙子一掀，兜心一脚踹到。
襟子一撂，露出的不是奶子，而是一把寒刀。
乌发一扫，才闪过去，背弩连矢，已当头打到。
这才架了她一掌，小臂一辣，已着了她腕底利刺。
一下子，张铁树跟张烈心一样，额上已开了花：
汗花。

四人才交手，高下立见，险象环生。

要不是还有以下的一个变化，“铁树开花”很可能就栽在阿牛小河的手下。

那变化是：

花。

莲花。

在池中央那朵又大又纯洁的莲花，忽然离水激上半空：

成了飞花。

莲池里，忽然冒出一个人。

一位公子哥儿。

他的衣衫虽已湿透，但他冒出这潭浊水时，仍是那么玉树临风，面若冠玉，丹颌朱唇，眼若凤睛，气定神闲，意逸精蕴，此际，他飞身而起，动若脱兔时面目仍静若处子，甚至比那一朵白莲更白更纯更美更翩翩。

他一出现就出手。

向何小河、梁阿牛、方恨少三人背后出手。

他一出手另外一个人也就出了手。

王小石。

王小石一直都没有出手。

他没有出手的缘故是因为他一直要等这个人出手。

现在他终于等到了。

所以他出了手。

四 无剑种剑手

见到蝴蝶就知道近处有花香，见到苍蝇就知道附近有污秽，你在大海上一见到鸟飞就知道陆地不远了，在大漠里遇到绿草就知道沙堆下有水。

是这样的。

所以王小石见到张烈心和张铁树，马上惊省出一个事实：

那个贵介公子少侯爷，只怕也在这儿！

他不但是警惕到这一点，而且还感觉得到。

他感觉得出来：

这儿有大敌！

（然而“铁树开花”还不能算是他的大敌。）

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他曾跟一头寂寞而凶暴的野兽一同关在笼子里，日后放了出来，就算它走到自己后头，自己也可以感觉得出它的味道来。

那股兽味。

——那种凶险的味道。

血的感觉，腥的味道。

他在这里！

他一定在这里！

——他果然是在这里！

正在远处一个天然隐蔽而不会让人发觉的所在，正在伺伏偷窥观察王小石等人在明孝寺、六龙塔（也有人把六龙寺、明孝塔给混叫了）之一举一动的“大四喜”和叶神油，乍见莲池中跃起的翩翩俗世佳公子，也都震住了，失惊失色的也有，失声叫道：

“方应看！”

“翻手为云覆手雨，他怎么也来了！”

“神枪血剑小侯爷——他来作啥！？”

是的，这等京城里的不世人物、人中龙凤、千山万水的来这穷山恶水之地，作什么？图个啥？

莲花连根拔起，破泥泞飞起，旋舞于半空。

方应看破池而出。

他一出现，就出手。

他的出手十分奇特。

这时候，他的衣衫仍是纯白的，手背肌肤亦是纯白的，给人的感觉也是纯的白的，但就在他出手的一刹间，他的脸上忽然金了一金，眼色遽然绿了一绿。

——仿佛他的头壳里有人点燃了金色的火，瞳中忽然有人点起了两盏绿色的灯一样。

王小石乍见只觉眼熟。

——这熟悉却使他有一阵陌生的惊恐。

虽然他一时也想不起这熟稔的感觉从何而来。

方应看出手，却不是直接攻向他。

而是攻向方、何、梁三人。

他也不是直接攻向三人。

他飞身而起，右手紧执左手，左掌中、食、无名三指并伸，就像施法术一般，口中念念有词，这时，他左手通体血红，哧的一声，一道红芒如赭，破指而出，中分三路，三缕血线，分别射向张铁树和张烈心。

——他为什么要攻击他的得力手下？

他的指劲要是袭击向王小石，王小石则早有防备。

但不是。

这也令王小石大为意外。

但他还是马上感应到：梁、何、方三人有险了！

直觉。他的直觉比反应还快。

他顿时大喝一声，一掌“隔空相思刀”飞空发了出去，要截断这三缕神怪诡奇的指风。

他截得到吗？

那只小龟仍在矚身伸爪试图把温柔翻了它一半的身子翻转过来。

他截得到的：

——如果不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人猝然出手阻挠。

阻挠的人是那跟在何小河后边一齐掠进来的人。

一个瘦小、灵巧、窈窕、苗条的人。

她的身子那么轻，那么灵，那么巧，以致何小河可能根本不知道，她掠进来的时候，后头竟紧贴了这么一个人。

就连王小石也不觉眼。

——他还以为是自己人。

至少以为是何小河带进来的人。

然则不然。

这时候，来人是“自己人”还是“敌人”，足以改变整个战局。

何况这不是个普通的敌人。

这是一流的高手。

一流的敌人。

——这人既非一帮之主、一堂首领，也非蔡京、梁师成、朱勔等身边红人。

她只是一个女子。

一个神清骨秀、艳媚自蕴的女子。

一个比少年男子还英气的少女。

然而，她却曾使“六分半堂”为之四分五裂、“金风细雨楼”为之凄风苦雨，连同相爷手上第一红人白愁飞的江湖武力，也在一夜间瓦解的少女子。

她手上没有剑。

但她却是一流的剑手。

她的名字叫做：

雷媚。

雷媚手上仍是没有剑。

可是她一伸手，剑气已至。

——就像她手里正拿着剑：而且是纵横凝聚着足以惊天动地锋锐无匹的神兵一样。

她一剑就向王小石迎面“刺”到。

她没有剑。

但她却是剑手。

神剑手。

——无剑神剑手。

雷媚是个很奇特的女子，她在江湖上不是很有名，在武林中也不算是极有地位，但很多比她有名气有地位有权力的高手，一一都死在她手里。

而且，自她出手以来，好像还没有发生过失手的事，从她刺激雷恨，到杀雷损，暗算苏梦枕，猝击白愁飞，她的对象一个比一个强，也一个比一个险，但她却干得一个比一个成功。

并且，她不只是奇特，也很奇怪。

因为她去到哪里，为谁服务，就背叛谁，对付她的主人。

而她只一个人。

独行。

她甚至手上连剑也没有。

——一个没有剑的“神剑手”

她一剑刺向王小石。

她这一剑刺得理所当然。

刺得猝不及防。

刺得出乎意料，也理直气壮。

她的剑没有剑。

只有气

剑气。

长江一般的剑气。

五 是她！

三千道急流、四百道瀑布、五十道电极聚于一线疾进出来的：
剑气！

王小石见那人，心中一凛：

是她！

他的“隔空相思刀”已给切断。

但他立即拔刀。

他的刀就在剑柄上。

他的剑柄特别长，刀就是那道弯弯的锔。

刀很短。

很美。

美得叫人惊艳。

快得像流星，自长空划过。

他的右手的刀及时架住了剑。

没有剑的剑。

剑气。

——空无的剑气，比宝剑还锋利可怕。

刀剑交架。

刀是实在的。

它美，它锋利，它快得追风截电。

剑是无形的。

就在这刀剑互击的一刹那间，王小石心中再一栗。

——无形的剑气击在刀身上，竟要穿透刀身，攻入自己胸臆。

他的刀竟挡不住她的剑！

——第一次，他的“相思刀”居然挡不住敌人的兵器。

而且敌人只是一个女子。

手上只有一把无形的剑！

那朵给激到半空的莲花已去到了至高点，凝了一凝，又随着泥泞、水珠，落了下来，在微阳映照下，五彩缤纷，煞是好看。

眼看剑气就要穿过刀身，王小石已来不及闪躲，不及施展任何一种变化，雷媚正满心愉悦的要去享受又一个绝顶高手死于她剑下之快意之际，王小石身上却突然发生了一种变化。

这变化是预伏的，而不是在这要害关头才应变——如是，则不及。

她刺在“相思刀”上的剑气，忽然“不见了”。

什么是不见了？

——就是消失了。

为什么“消失了”？

——答案是：不知道。

那剑气就如七千道烈阳的光线汇于一点，正要熔解、冲破王小石手中刀的一个小孔：只要一个小洞，就可格杀对方——但那力量忽然给“移走”了。

——移到哪儿去了。

王小石突然清叱一声，左掌突然合骈如剑，一掌打了出去！

“碰”的一声，十二尺外寺院里的围墙，一块砖头给激飞，“嘯”的不

知飞到十万八千里哪儿去了。

雷媚这才知道：

她的剑气已给引走。

雷媚这才省觉：

她已失手。

——至少，是未曾得手。

而她几乎已生起了杀死大敌、高手的快感。

但她已功败垂成。

功亏一篑。

雷媚这时才记起：

王小石会使“移花接木神功”。

——当年，王小石负责吸住雷恨，以俾自己刺杀得手时，用的就是“移花接木神功”，去化解雷恨的“震山雷”掌力。

她一剑不成，王小石已拔剑。

“销魂剑”。

一把没有柄的剑，却带着三分惊艳、三分潇洒、三分惆怅，还有一分不可一世。

那是一种惊艳、潇洒、惆怅得不可一世的剑法。

还有剑。

王小石向她还了一剑。

剑风始起，剑光刚亮，雷媚眼前见剑芒，背后剑锋已至。

——那是什么剑！

——这是什么剑法！？

如此惆怅、惊艳、潇洒，而又不可一世？

雷媚爱剑惜剑，一见如此剑法，还未思筹如何招架，已忍不住发出一声赞叹：

——好一剑！

——好一把剑！

——好一位剑手！

——好险！

这是王小石心头掠过的一声惊呼！

他的“移花接木神功”只要再迟一瞬息之间运使，自己便可能身首异处，或胸腹穿洞了。

因为这女子的“剑气”，已在他刀身上熔下一个凹口子。

只要再片瞬之间，剑气就会穿刀而出。

幸他及时把“剑气”移走。

并拔剑。

——以销魂的剑，还她一记要命的剑招！

那池中的龟，即将把身子翻了过来。

就在这时，雷媚手上突然多了一把剑。

那是一把细细的、秀秀的、凉凉的、美美的，像冰雕雪琢一般的剑。

——原来她还是有剑的。

王小石见过这把剑。

——雷恨、白愁飞死的时候，他都见过这把小、细、秀、白、冰的剑，

在他眼前闪了一闪，亮一亮。

然后，人就死了。

死的都是高手。

一死便足以使整个武林都失却了平衡的绝顶高手。

雷媚一剑在手，便架住了王小石的那一剑。

“玎”的一响。

非常清脆。

动人。

而且好听。

六 叹息女子

架住了王小石一剑的女子，身子一转，轻巧如一只云雀，腾飞疾闪，婉转如意，已退出十一尺远，微微娇喘，头上束发给披落了下来——可见她接住王小石那一剑之险——云发一落，只见那女子清秀得人间而不入烟清丽得比江月更江南，美得七分英气，丽有三分侠情，而今乌发一旦散发，还多了她带有些微喘息，更教人蜜意轻怜。

她居然能及时格住了王小石的一剑。

虽然彼此都遇了险。

王小石

雷媚：

交手一招，

各出一剑，

大家都遇了险，

也脱了险。

那朵莲花正和着泥泞、水珠，一齐往池塘蓬然落了下来

相交一剑。

——人相交以言语。

——知己相交以心。

——剑手相交以剑。

交手一剑后，雷媚心悸，且带着微微喘息和叹息。

王小石则瞬息不停。

他不停。

是因为不能停。

他的战友正遇险。

极险。

险极！

方应看由“血河神剑”衍化出来的“血河神指”，攻的是何小河、方恨少、梁阿牛三人，但指劲却先打了一个转，射向张烈心和张铁树——
——的手！

方应看这攻袭之怪、之诡、之奇、之异，令人绝对摸不着脑袋。

这时，王小石正要出手阻截方应看的出手。

但雷媚却出手阻拦了他的出手。

图穷匕现。

水落石出。

方应看的“血河神指”既已弹射，就有它的目的：

图已穷。

匕自现。

方应看第一道指劲先弹在张烈心左手“素心指”上，再折射方恨少。

他第二道指风先射在张烈心右手“落凤爪”上，再反射梁阿牛。

他第三道指力先打在张铁树“无指掌”上，再转射何小河！

方应看那三道血红色的指劲，立时变了。

变了色：

变成了一青一蓝一黑三种扭曲千虫驳合成一长蛇般劲气，噬问梁、何、

方三人！

这时，王小石正出刀逼退了雷媚。

梁阿牛发现时要避。

但发——现——时——已中指。

他中了一指。

——方应看那掺合了张烈心“落凤爪”的一记“血河神指”！

吃了方应看一指的梁阿牛，好像并无不妥。

这时，王小石已发现方、梁、何遇险。

他要飞身 / 腾身 / 掠身——不——都来不及了。

他突然做了一件事。

他的手一掣，刀剑一合，手已急打出二物！

二物疾打方应看。

攻魏救赵。

——狗急跳墙。

他本来一直不想与这如花似玉的魔一般神一样的翩翩俗世佳公子为敌，
但此际已管不了那么多、理不了那么多、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要截击——

——截住方应看的攻击再说！

雷媚一见，又发出了一声轻叹。

她似乎是个多叹息的女子。

何小河想躲。

她——想——躲（但犹未躲）的时候，已着了一指。

她着了方应看凌空一指。

——那一记揉合了张铁树“无指掌”的一招“血河神指”！

着了一指的何小河，好像也没什么异样。

那只龟终于翻了身。

王小石掷出二物：急、疾、迅、速、飞、射、投、掙向方应看。

那是：

石子。

——两颗石头。

他是王小石。

石头，一向被江湖上认定是他最厉害的武器！

也是他的暗器和明器！

剩下那一指，掺和了张烈心“素心指”劲，飞射方恨少。

方恨少几乎是跟何小河、梁阿牛同时发现、同时要避。

所不同的只是：

他一想到闪躲的时候身形已然动了。

——“白驹过隙”。

稍纵即逝。

他一闪，已避过了一指。

指快。

劲在指光。

他更快。

身法还在意念之先。

所以居然在千钧一发间避过了那一指。

那朵莲花，连花瓣、泥水，一齐往池水落了下去。

方恨少虽然身法快，而且奇，但那指劲，竟会自动拐弯的。

那黑色一指，打空了，居然破空发出郁闷的爆炸之声，折回来再攻一次。

这次是攻向方恨少咽喉。

死穴。

——这一指势道凌厉，似要一招了结方恨少。

方恨少躲得了一指，躲不了第二指。

何况，他的身法比意志还快——所以，他只意识到躲开了第一指，第二指攻到时他还反应不过来。

反应不过来就得中指。

中这一指就得死。

武林高手，江湖中人讲究的是：反应。

反应要够快、准、狠，最好还能出人意表。

做到这点就可以反败为胜；做不到，迟早要败死。

其实翰林、仕林、商场、官方都一样。

七 紫晶

他没死。

因为温柔。

——他反应不过来温柔可反应得过来。

在第一指攻向方恨少前，温柔犹在张烈心、张铁树的猝袭而惊魂未定，但到了第二指，她已生警觉。

方恨少不及避。

她一扯方恨少就飞 / 翻 / 转 / 移 / 腾 / 滚 / 掠 / 挺 / 弹 / 扭 / 拧 / 甩 / 闪身十二势齐发。

她毕竟是“小天山燕”：

她以轻功：“瞬息千里”称绝江湖。

她扯住方恨少而动，居然又躲过了方应看第二指。

这连方恨少和方应看都意想不到。

方应看第二指也射了个空。

方应看冷哼一声，脸色大金，凌空施劲，又要把第二指余劲转化为第三指，务要置方恨少于死地方休。

电光石火。

风驰电掣。

这时际，那只小龟才把身子翻正，而莲花才刚落回池水上！

然而，王小石扔出的石子已到！

两颗石子，一先一后，疾打方应看。

方应看拔剑。

血色的剑。

剑一拔，池水尽映血光。

寺院亦为之通顶血红。

方应看第一次跟王小石交手。

——他们当然不是第一次相遇，但绝对是第一次交手。

他们之间一直未分过胜负。

也不知高下。

谁也不知双方一动手：

谁死？

谁生？

不死。

不生。

方应看一旦拔出了他的剑之际，眼色、脸色、肤色，全通红，剑血红欲滴，剑气如飞血，他整个人都似超越了生，超越了死，只有他和他的剑定生决死。

他的人剑已合一。

但没有飞起。

未掠起。

也无振起之意。

他凝立不动。

只剑往前指。

剑尖发出嘭嘭劲气，从红转赭，由赭变紫。

剑尖遥指王小石。

王小石的第一粒石子飞到。

“波”的一声，石子四分五裂。

然后一阵“波波”连声，全打入池里，像一阵密雨。

血剑仍遥对王小石。

剑劲一振一丈一，已扩侵向在他对面的王小石。

就在这时，王小石的第二粒石子打到。

“啪”的一声，石子粉碎。

——成为粉末的那种碎裂。

剑气更盛了。

血气更炽。

巨烈。

血光已把王小石整个人浸住了，只要方应看人剑合一飞刺过来，王小石便上天入地无可遁了。

这时候，王小石想拔剑。

剑拔不出。

——难道那血气已让他的“销魂剑”失了魂？

他要拔刀。

刀抽不出。

——难道那血劲已把刀缝合在剑锷上！？

王小石的发丝忽然垂落于额，遮住了一只眼。

这刹那，他已还击。

他向这个出道以来生平未遇的大敌，打出了他的第三颗石头

第一颗石头失利。

第二枚石子无功。

——第三块石能改变一切、扭转乾坤么？

不可能。

可能。

——所有的可能都是在不可能中来的。

正如所有对的事都在错的事中习得一样。

王小石一石就掷了过去。

方应看手中剑正血气大盛、澎湃不已之际，那石飞来，立即给剑气最锐最利最无可匹处吸住，眼看也要震碎、激裂、绞成粉末之际……

石子也真的给激碎、震裂。

但在碎裂之前，忽然天地间紫了一紫。

原来那是一块晶石。

紫色的。

它击中了剑尖。

石碎灭。

但血色剑气就像盈满的桶子忽然给人加了一块大石似的，大部分的血气都宣泄一般的溢了出来……

一下子，乱了，泄了，泻了，所剩无几了。

剑气已弱。

剑芒已减。

剑劲已挫。

方应看立时收剑。

他头上玉冠落下，甚至忘了拾起，血剑回鞘，兀自于鞘中颤抖、哀鸣、呻吟。

——就像是一个病人，躺回他的病榻上。

方应看看去无疑有点狼狈，他眼色也很狠，说：

“我终于能逼出你的杀手锏了。”

说完这一句话时，他已经可以笑得出来了。

他一笑，仍是能令翩翩俗世变红尘，蝴蝶飞，鸳鸯仁，梦如人生梦如梦……

“你的绝活儿不是石子，而是水晶，紫水晶。”他笑着，他的笑依稀如少女的绮梦，“你用的已不是‘天衣神功’，而是元十三限的‘伤心箭法’！”

这时，刚侥幸逃过二次指的方恨少却蓦然注意到了一件事：

那朵莲花已落回池中。

水上。

他仍是他，花还是花。

但花已不是白的。

而变成紫色。

紫色的莲花。

白色的莲花刹那间竟变成了紫莲。

王小石发出的是什么武器？

他施的是什么法力？

那是什么石？

第十五章 敬请见怪

受伤的石头
就是你
不请见谅
方拾舟
不解温柔
石头人语
六龙三姑
狗屎·垃圾·禅

一 受伤的石头

王小石并没有乘胜（？）追击，只默默的俯身，拾掇起碎裂的石片。

他的神情是那么的珍惜，那么的哀伤，眼里充满了感情和爱，好像那不是石子，而是他的孩子。

这一向啥都看不大顺眼、佻达的温柔，看在眼里，也不禁有点感动起来。

“石头也有生命，”王小石的语音里充满了歉疚和惋惜，“它是有感情的。”

方应看居然很诚恳的说，“对不起，它太强，我收势不住，击碎了它。”他其实不是诚恳。

而是敬重。

他敬重王小石敬重他的石子。

——因为石头就是王小石的神兵、利器。

一个好剑手应视自己的剑如同性命。

王小石对他的石头也是这种情感。

这点方应看了解。

所以他尊敬。

“为了救人，”王小石的语音仍很悲伤，“我只好牺牲了它。石头块块不同，晶石尤其世间罕见，碎一块便少一块。”

然后他抬头，望向方应看：“你的剑也是好剑，它受伤了，你应好好爱护它。”

“是的，”方应看肃然道，“谢谢。”

“你为什么来？”

王小石问。

“为了要逼你出手。”

方应看答。

王小石苦笑：“为了逼出我的杀手锏，你们便不远千里而来？”

方应看扬眉：“也为了看看是否能真的杀得了你——若我能把你杀了，那么，我的名字也大可改上一改了。”

王小石饶有兴味：“改名字？改什么名字？方应看——大家不是都应该好好的看你的了吗？”

方应看笑了：“只要大家都已往我身上看，我就更该改名了。”

王小石道：“这名字不好改。”

方应看道：“已改好了。”

王小石：“能否赐告？”

方应看点头。

他只说了两个字：

“拾舟”。

王小石一听，整个人震了一震，脸色却是一沉。

但这一刹间，梁阿牛、方恨少、何小河全都感觉出来了：

他们自与王小石相识以来，从来未见过他如此震惊过。

——为了什么。

“拾舟”这名字，又有何特别之处？

只听王小石冷晒道：“好志气。”

方应看欣然道：“大丈夫当如是也。”

“我就不明白，”开腔的这回是我们的大小姐名女侠小姑娘温柔是也：

“拾舟、拾舟，这有什么了不起？有啥志气可言？”

她自言自语（但大声夹恶）的说，“方拾舟？那有什么！不如叫捡金、拾银、拾秘笈、拾人牙慧……那还有趣多了！你们听听，方拾宝、方拾收、方拾拾……那多响亮啊！方拾舟，未免太……”

王小石脸色一变，忽叱道：“住口！”

温柔这回真的住了口。

她可真听话。

——她当然不是听话，而是她从来没见过王小石发怒，没遇过王小石如此待她，没想到王小石会那么凶。

所以她居然听话不说话。

虽然满眼眶里都是：

泪。

满心都是：

委屈。

但她也对王小石刮目相看了起来：

——这人啊，原来对石头都这么温文有情，一旦发起火来，却是那么凶那么冷那么酷的！

温柔能忍住不哭出声来，已经是破天荒的了。

已经是给了王小石天大的面子的了。

——虽然她还是不明白：

叫“方拾舟”的有什么不得了之处！

方应看似对王小石喝止温柔很承谢，他说：“你的水晶石再加上‘伤心神箭’的‘山字经’劲力，的确世无所匹。”

王小石谦抑的道，“你的血剑已出，神枪却未发，承蒙相让。”

方应看却不受他这个礼：“你是聪明人，当然知道我为何不打下去——我是打不下去了。”

王小石也直言不讳：“打下去你未必不能杀我，但身边却有顾虑。”

方应看长叹了一口气，道：“我是有顾虑。”

随即又舒然道：“但我此来却志不在杀你。”

王小石笑道：“你只是来试试我的功力？”

方应看道：“我是来和你交个朋友。”

王小石道：“交朋友？那我的朋友却得先吃你两指为礼？”

方应看哈哈笑了起来，两人如此交谈，仿似好友，一点也不似刚才还在作舍死忘生之决斗，也浑似没了适才那一场死搏斗。

大家都懵然不解，不明白二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最奇特的是，各挨了方应看一指的梁阿牛和何小河，除了感觉到眉心和穴骨一冷一热之外，也没有什么特异的感觉。

——难道方应看那两指白打了？

方应看见王小石掌心里仍盛着小小的晶片，十分珍爱，万分珍惜的样子，便调侃了一句：

“你好像在收拾人的残肢。”

“不，”王小石认真的道，“是我自己的残肢和手足。”

方应看脸上笑容渐敛。

然后他问了一句语重心长的问题：“你未离京之前，我最感到其武功莫测高深的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你可知道是啥？”

王小石在等方应看说下去。

他知道方应看既然问了，就一定会说下去的。

方应看果然接了下去：

“那是你、六分半堂的狄飞惊和初入京的惊涛书生吴其荣。”

他的下文更是隐郁重重：

“你们三人：都跟水晶的力量有关。”

王小石似乎也有些诧异：“哦？”

“我一直怀疑你最具力量的石子是水晶，”方应看洒然一晒，“这点我没有猜错。”

“你没有。”王小石宜认不讳，“听说吴惊涛的‘欲仙欲死掌’是在水晶石洞中练成的，水晶的灵力加强了她的掌功。”

“狄飞惊脖脊上一直戴着水玉，而他一直深藏不露，谁也不知道他的实力；”方应看惋叹道：“当日白愁飞上三合楼，要不是低估了狄飞惊，他就不会以‘惊神指’射碎这‘低首神龙’颈上的颇梨晶石；他只要不惹火了这神秘莫测的人物，说不定，在金风细雨楼苏梦枕和雷纯那一场倒戈、围袭，狄飞惊助他一臂，就不一定会送命当堂了。”

王小石瞄了雷媚一眼，道，“白二哥本就不该死。”

方应看道：“雷媚的剑法很好。”

王小石道：“她暗算人的时机拿捏很准。”

方应看：“……所以，今天我们两个若联手斗你，你可有多少活命之机？”

王小石却道：“如要知道，你刚才就不必收手。”

他随即又补充了一句：

“刚才你根本就不会收剑——如果你俩能尽心尽力联手的话。”

听了这句话，这粉雕玉琢般的公子侯爷，雪玉似的颊上，陡升起了两朵红云。

他连眼都金了。

手已按在剑柄上。

剑鞘又隐见血丝：好像鞘内不是剑，而是一把柄 / 条 / 支有生命的跃动的欢腾的血。

那是方应看体外的血。

血色的剑。

剑形的血。

二 就是你

好一会，方应看才松了手。

他腰畔的红光又黯淡下去了。

——那血液折腾的噪响也低微下去了。

方应看哈哈笑道：“说的好。当年金风细雨楼三大当家初登场，米公公说苏梦枕饱经世故，老谋深算；白愁飞狼子野心，飞扬跋扈；你则藏锋避势，志气不高。他认为长期斗争下去，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你会必败无疑。我反对他的说法。”

他好像很为王小石高兴：“结果，是我对了。”

王小石道：“是我幸运。”

方应看：“其实，你才是：‘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那种人杰。”

王小石：“你却是那种：‘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战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的枭雄。”

方应看不愠反笑：“不争有德，用人之力，那可不只是枭雄，而是奸雄了。”

王小石肃然道：“敬请见怪。”

方应看道：“通常人多请他人勿见怪，你却是请人见怪起来了。”

王小石道：“既然已做了可怪的事，还去请人勿要见怪，那是虚伪的事。不如直接请人见怪，不请见谅。”

方应看：“好个只请见怪，不请见谅。我们真是识英雄者重英雄。”

王小石：“英雄？我不是。我们大多只是适逢其会，因缘际遇，在此乱世奇局里一展所能罢了。本来就没有伟大的人，只有伟大的事。”

方应看听了哈哈笑道：“王兄，这话可说拧了。没有伟大的人，哪来伟大的事？事在人为，没有不可以的事，只有说不可以的人。王楼主当年独力诛杀当朝权奸，王塔主近日孤身入虎穴胁持当今当朝最有势力的人，王三哥的兄弟连皇帝老子都擂揪于地，哪有不可以这三个字呢！”

王小石也微微笑道：“阁下也不是更无禁忌吗？从大内高手、禁宫侍卫，到江湖好汉、武林豪杰，无不尽收你麾下，尽入你彀中，方公子志气可大、小侯爷眼界可高呢，小石自惭不及，还远着呢！”

方应看笑眼如二池春水，漾了开来，“好说，好说！彼此，彼此！我们客气些个什么呢！”

忽然笑容一敛，额角、眼窝、笑纹都同时微微发金，拱手道：

“英雄尽败情义手，石兄小心了。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梁阿牛大吼了一声：“慢着！想走？”方应看看也不看他一眼，开步要走。“铁树开花”立即闪身到了他左右。

问小河匆匆叱道：“你那一指……算什么！？”

方应看一笑道：“那不算什么……只能算是个……礼。”

梁阿牛一愣道：“礼？”

“对，礼，”方应看笑容既纯真若幼童，又纯洁如莲花，“送给王小石的礼。”

他亦庄亦谐的加了一句：“他日待他还我的礼。”

梁阿牛如丈八金刚摸三丈八罗汉的脑袋，“他奶奶的，这我可不懂。”

“你不懂，没关系。”方应看轻松的说，“王小石懂就好。”

王小石只听着，若有所思，不语。

方应看眼看要走了，他也不拦，不阻，不送，不理。

忽听有人叱道：

“就——是——你！”

一字一句，犹如断冰切玉。

说话的是温柔。

她恨恨地也狠狠的向一女子发话。

那女子当然就是雷媚。

——郭东神。

曾经是郭东神的雷媚。

“就是你！”温柔咬牙切齿的道：“你背叛过苏师兄，又杀了大白菜！”

雷媚笑了。

嫣然。

她伸出了手。

她的手指直向温柔脸上伸来。

速度却很缓慢。

温柔吓得退了一步。

“是你！别怕，我只想捏捏你脸蛋儿。”雷媚学着她的口吻，“我也认得你，你是小女侠温柔，可不是吗？你就是那个不可一世的白愁飞丧命前还不惜代价要占有的女子，也是给世间最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心中慕恋着仍不知情的侠女温柔也。”

她说者，瞟了王小石一眼，又上下左右打量温柔：

“果然漂亮。”她补加了一句，“江湖女侠，很少有这么可爱的，这么逗人的，但又那么糊涂的。”

温柔这可奇了：“你怎么知道我糊涂？你说谁是顶天立地大丈夫哇？他在哪里？你也很漂亮呀！”

但她也追加了一句：“可是心却太毒。”

雷媚也不以为忤，随意道，“温妹妹，一个女子在江湖上，不毒不狠，就不能出色、出头。”

温柔用手指着自己圆圆润润的鼻头：“我就不毒、不狠，也可以在江湖上有名得很呀！”

雷媚笑笑：“那是因为运气好。你有个父亲温晚在洛阳武林撑得起一片天。你有个好世家，‘老字号温家’从岭南到漠北、自关东到粤西，谁人不知？谁人不怕？你有个师义红袖神尼，怕是当今武林武功最高的五大高手之一。你还有个好师兄，是名动京师的第一大帮帮主苏梦枕。这还没完。你还有位结义大哥，是‘七大寇’里的沈虎禅，黑白二道，谁不赏他三分面、畏他七分威？你更有个好姊姊雷纯，她工于心计，但掌有实权，却一味护着你。你又有好些结拜兄弟如唐宝牛、方恨少、张炭、张叹……都为你卖命、效死。那都因为你长得漂亮。这还不够，连白愁飞、王小石对你也——”

王小石忽道：“雷姑娘，你倒戈苏大哥、暗杀白二哥的帐，还是要算的。”

雷媚一笑。她笑的时候，牙齿很齐，还露出了一些微上排的齿龈，绯红赭红的，一点也不碍眼，反而让人也有一阵绯色的遐思。

她偏头侧睨王小石：“你现在说这种话，不是对你很不利吗？”

王小石但然道：“我明白，但我不想欠你这个情。”

雷媚叹了一口气：“你别迫我马上跟方公子联手杀了你才好。”

王小石老老实实地道：“至少我本会现在就向你动手。”

雷媚侧首望着王小石，忽又端正的凝视他，正色道：“你的人这么乎实正义，我看多了，也正气起来了。”

然后又去看温柔，衷心赞道：“你真是越看越可爱。”

温柔可听得脸上都骚热了起来，只说：“是吗？”

雷媚真情的说：“你那么纯洁，看久了我也像纯洁了些。”

她感叹他说：“你们两位可真养眼。”

方恨少插嘴道：“你为何不看我，我还怡神哪！”

雷媚不去理他，只跟温柔亲切的说，“像你那么幸福的女子，难免会折磨爱你的人的。”

又去跟王小石说，“像你那么好的男人，难免要为深爱的女子而苦的了。”

温柔忍不住说，“你也很美啊……我有你一半美就好。”

温柔向来自信自负，从来没有这么谦抑，更不会这般压低自己，而今这样说了，连眼眶都潮湿了，无缘无故的哽咽道：

“你要是没有杀白二哥该多好……真看不出你是个狠得下心的女子。”

雷媚怜惜的看着温柔，又伸手去触摸她。

温柔这次没有避。

但忍了下来。

方恨少也想动。

但他见王小石没动，他也就没动了。

何小河却一动，就掠到了温柔身边。

雷媚这次的手指触着了温柔的脸。

她只轻轻的、像抚掌美玉似的扶了一扶，就缩回了手指，清亮的美眸，睨睨着温柔，柔和的说：

“或许你可以这样想，我狠，我毒，我下辣手，杀掉京师里的英雄人物。但你也不妨这样看：我杀掉的是些什么人呢？就拿你们看到了的说——雷恨？那是个杀人狂；他死了，很多人便活了。雷损？哪个魔王，有他在，京里黑道都有了大靠山，不愁不嚣张，在公在私，我都得杀他。白愁飞？他一朝得势，会心软过雷损吗？会好过蔡京么？我杀他们，岂不也形同替人除害？我可从来没杀过不会武功、不适杀戮的人。”

方应看忽道：“媚儿，今天你的话说多了。”

雷媚嫣然一笑，了方应看一眼，顺从地道：“不错，我今儿是说多了。”

随即跟温柔眼睛，悄声道：“好妹妹，咱们他日再好好的叙叙。”

温柔也不知怎的，一下子，就对雷媚生起一种舍不得也依依不舍的感觉了。

三 不请见谅

这时，王小石才第二次问：“你不远千里而来，到底为的是什么？”

方应看道：“当然为你。”王小石道：“为我？”

方应看道：“蔡京决心要追杀你，他悬红万两黄金，外加不少好处，现在天下各路、黑白二道，要取你首级的好汉豪杰，已多不胜数。”

王小石道：“为这点动心而取我顶上人头，在所多有，但若令小侯爷跋山涉水、不辞千里而动身、动手，必定另有内情。”

方应看道：“也许，我也想杀你。或许，我想过来助你，跟你交个朋友。”

王小石：“也许，蔡京要小侯爷亲自出手，要‘有桥集团’的人就小石的事表明态度……”

方应看失笑道：“那用得着我吗？大不了，米公公也可替我跑这一趟呀。”

王小石苦笑道：“当真莫测高深。”

方应看目光猝然：“王小石不必过谦，我看你说不明白时，心里早已比天底下谁都更分晓。不过，大家都是明白人，该明白的，总有一天会明明白白的……”

然后他向王小石长揖：“就此别过，只请见怪，不请原谅。”

说罢哈哈一笑，携雷媚之手而手。

雷媚婉约相从，临行时回眸顾盼，不知向温柔还是王小石，嫣然一笑。

她这时候已挽结了长发，短发束髻更使她颈色如玉的白，纤腰盈握，风姿楚楚动人，跟清狂尔雅的方应看走在一起，直如一对璧人。

方应看走了。

“铁树开花”也走了。

——他们身上的积雪残冰，因动作而抖落地上，很快的便消融为水，渗入土里，注入池中。

池中那莲，又转为白。

比原来更白。

不但白，还带点迷彩，带点亮。

那不光是白，还带着光。

原来那白色不止是原来的素妆，还有阳光。

原来阳光出来。

阳光照在莲花花瓣上。

阳光很美。

莲花也很美。

刚自这儿离去的人儿也很美。

“我呸！去他奶奶个奶奶的！”

梁阿牛突然啐了一口，“装什么金枝玉叶，准没安什么好心眼。”

王小石忽道：“阿牛，你可觉有什么不妥？”

梁阿牛见王小石容色凝重，便静了静，半晌才回答：“倒没啥特别的，就只亢骨那儿有点麻辣辣的感觉。”

王小石说：“你在‘太平门’里修的是‘游离神功’吧？”

梁阿牛脸上立即现出佩服的神色来，“是。你奶奶的……怎么你连这也知道！”

王小石紧接着说，“你试运起‘游离神功’，先意托满月，再转意归朝

阳，捧真投籽，先用丹田崩一声‘嗨’字，再在嘴里吐一声‘哈’字，然后再自鼻里重重哼一声。”

梁阿牛见王小石说的认真、紧急，便不再多言，默运“太平门”的基本功法，分别自丹田、嘴、鼻发出“嗨”、“哈”、“哼”三声。

本来一直无事，到了第三次吐音，梁阿牛忽然怪叫了一声，脸色惨白，全身颤颤哆哆，摇摇欲坠。

他本来不算太高大，但十分雄壮，肌肉结实，块块如砖，胸膛更活似一块四方的大石板，短发如乾，无眉厚唇，给人一种比牛还壮的感觉。

这一下子，他却软弱得浑似给拆了骨，抽了筋，要不是方恨少马上扶住，他几乎就要跌落到池里去。

王小石也不为奇，只问：“里头出事了？”

梁阿牛咬着牙，额上立时铺一层豆大的珠，好一会才作得了声：“任脉……神阙、华盖、璇玑都拢不住，气一聚便散，一散如针刺般疼，一疼就扩散到全身来，全身都似要散裂了，穴位偏离，血脉逆走，很辛苦……”

王小石点头道：“这就是了，小河你呢？”

何小河见梁阿牛的情状，知道自己只怕也不会侥幸，心里有了个底儿，只问：“我该怎么试？”

王小石道：“你们‘下三滥’的基本功是‘兜心软’吧，不知何小河却道：“我虽姓何，但却不是‘下三滥’的嫡系。雷纯找来‘下三滥’两名长老：何德、何能授我武艺，所以学的基本功法反而是‘捣心硬’。”

王小石“哦”了一声，道：“那你试运‘捣心硬’功法，以鹤步静游、东西游廊法调息看看。”

何小河依言而沉心合十，内息外感，心心相印，运功调气，半晌，才徐徐睁目，道：“似乎没什么异样……”

王小石这才有点笑意：“这就好了，也许方应看没摸清你功法的门路，这才切不住你的运功脉络——”

何小河忽哀叫了一声。

她双手捂耳。

一下子，脸都白了。

青白。

痛得连泪也流了出来。

王小石俟她痛定了，才问：“耳痛？”

何小河仍捂着耳，痛得蹲下了身子。

王小石疾道：“快停止运功。”

好一会，何小河才能重新立起，额上多了一层细薄的汗。

王小石道，“是神门、交感、率谷几处刺痛吧？”

何小河这才喘定，“不，连头维、本神、阳白也有刺痛感。”

王小石隔一会才道：“方应看的‘血河指法’，已融会了‘忍辱神功’，现再掺合了‘无指掌’和‘落风爪’，指劲，实在阴毒难防、消解不易。”

“死就死，没啥大不了的。”何小河狐疑地冷笑道，“但他千里迢迢的来，为的就是给我冷不防的挨他两指？”

忽听一人道：“他在这儿，‘有桥集团’，就得交给米公公独掌了，要不是有天大的利益，他放心得下？值得他来跑这一趟？”

说话的是唐七昧，说话语音森冷。

梁阿牛、方恨少等不见他尤可，一见登时火冒八丈，要不是平时已有点惧怕，早就扑过去扭打一顿、饱以老拳了。

梁阿牛哼哼嘿嘿地道：“你好来不好，你奶奶的熊，敌人跑光了才来？”

方恨少也哼哼唧唧地道：“你刚才要在，给他一记毒镖，说不定，他也大便不拉、小便失禁的，大家闹个和。”

王小石忙道：“是我要七哥他只看顾唐巨侠，不到必要时，万勿现身的。”

唐七昧不理方、梁二人，只把话说了下去：“不过，现在京师里的英雄好汉，无不恨米苍穹入骨：因为他当场格杀了温宝，也打杀了张三爷。”

王小石明白了唐七昧说这番话的意思。

——就是因为这样：方应看才可以毫无惮忌的离开京师、为所欲为。

——因为米苍穹已成众矢所的，无法成为一个统合朝廷、军方、绿林、武林、江湖、市井高手精英的领导人物了。

四 方拾舟

王小石心里正在忖思方应看的来意，却听一个清脆的语音问：

“你说，我今天是不是很倒霉？”

王小石听得心中一恍，这才抬目，蓦见那一张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的颜脸：乍眼望去，既似笼烟芍药，又像画里蹦出来的玉人儿，不大真实。

王小石一向机警过人，但因思虑方应看、雷媚的诡意，素来气定神闲、雷打不动、电劈不惊、遇变下惧的他，居然在恍惚间给温姑娘吓了一跳，在这春日初出的时分居然连手脚都冷冻了起来。

“怎么？”

王小石一时没恢复过意识来。

“你倒霉？”梁阿牛却把话接了过去，忿忿的道：“那我们今天算什么？吃了那男不男女不女的一指，还不知几时横几时竖，几时活蹦蹦几时死跷跷，你这算倒霉，我这算霉在那号子痴熊闷种鳖蛋贱胚手底里了！”

温柔看着梁阿牛，睁大了眼，一时说不出话来。

她向来天不怕、地不怕，但却有点怕这个四四方方、剽剽悍悍、鲁鲁莽莽、又沉沉实实，笑起来一口黄牙、气起来全身发抖、一开口就是粗话连篇的海兽。

所以她一时怔住了。

“温姑娘今天当然倒霉了，”幸好方恨少这时挺身出来维护她，“她还给我掴了一巴掌。”

“对呀！”温柔于是有了翻生的本钱，噘着嘴说，“我还给你叱喝了！”

刚才王小石确是肃起脸孔要她住口。

王小石不敢惹她，只说，“刚才是情非得已……”

温柔扁了扁嘴儿，说，“我也不需要你道歉。”

然后她搵近王小石颊边，王小石不自觉的往后缩了一缩，只觉一阵如芒似麝的香气袭人鼻端，十分好闻。

温柔却凑近他耳畔说了一句：“你是大伙儿的老大，在人前我只好让你，你叱的骂的，有理我受了，没理我忍了，但没人时我可要一一揪出来清算，有你护我的，没我让你的。”

王小石没想到温柔忽然会在这时跟他“讲数”，划清界限，倒不知如何应对，奇怪的是，他面对大敌强仇，高手高人，大都挥洒自如，谈笑自若，灰飞烟灭，羽扇纶巾，从未有临阵畏缩，无辞以对的事，但遇上温柔，就木讷得很。

他只觉鬓边让温柔发丝拂过，痒丝丝的十分好受，真有抓住她发绺嗅一嗅的冲动。

“你叱过我，我也不计较，”温柔这是响亮的说，“只是你为啥要喝骂我，叫我住口？”

王小石讷讷然：“我是为你好。”

温柔不解：“为我好？”

王小石道：“我怕他们向你出手。”

不解的仍然是温柔：“我不怕他们出手。有你在呀，你不是把他们打走了吗？”

这句倒是勾出大家心里的疑点。

梁阿牛就这一句话追索下去，“三哥，为啥不当即就把这两个祸患杀了，省却后患！”

王小石叹了一口气。

他的回答也很直接：“一个，已很难解决；两个，我非其所敌。”

何小河则问：“那么，他们何不联手杀了你？”

王小石答：“问题就在他们能不能真的全心全意的联手。”

何小河明白了六分：“你是说：方应看不信任雷媚……？”

王小石：“雷媚也不见得会完全相信方应看。小侯爷见过太多次雷媚杀主的事，他机警多疑，没有十足把握，便不会让她有可趁之机。”

何小河默然，唐七昧则道：“雷媚先后杀雷损、推翻苏梦枕、狙击白愁飞，为的是做什么？做这些事，固是十分凶险，对她却似无大利呀！”

王小石苦笑道：“说实在的，雷媚的真正身份和目的，人只知其神秘诡异、莫测高深，跟唐兄门户，实有相为辉映之妙。”

唐七昧出身唐门，四川蜀中唐门可谓武林中最神最鬼的帮派，势力庞大，潜力深逸，其组织严密，其手段毒辣，其暗器绝技更称绝天下，江湖上有不少黑白两道的高手、派系、帮会都受他们的纵控，但很少人能洞透蜀中唐门、川西唐家究竟是有何企图、目标。

唐七昧点点头，不再打话。

温柔却仍然要问：“可是，我的话没说错呀！方拾舟，这名字有什么了不起？不如叫方正、方圆、方龙舟顺口得多了，要威风，不如叫方大船、方拾命，叫方拾舟，一点也不出色！我既没说错，为何不给我说！”

其实大家心里都想问这句话。

王小石这才正色道：“柔儿，你倒轻忽了。这方拾舟三字，野心大，眼界高，倒调笑不得呢！”

温柔不解。

不解温柔。

王小石只好反问：“你记得数十年前，最名动一时的大侠叫什么名字？”

温柔这下答得利索：“萧秋水。”

王小石道：“萧大侠成名之后，为国杀敌，为民除害，自是英雄一生。但在他未成一家一派之前，他敢以一人之力，与武林中最有势力的一个帮派抵死为敌，你可知那是什么帮会？”

温柔想也不想，就答：“权力帮。”

这些原是武林大事，温柔再涉世未深，也是个闯荡江湖的人了，这些事自是耳熟能详，随问随答。

王小石再问：“那么，这天下第一帮的帮主，掌握武林权力大势的第一人，姓甚名谁？”

温柔答得更爽快：

“李沉舟。”

她这一答，许多人眼睛都亮了。

亮来自明，有明才有亮。

——明白了。

何小河这才吁了一口气：“李沉舟，方拾舟，嘿，李沉舟沉下去的舟子，他还要从头收拾起来呢！”

方恨少吞了一口唾液，“那他是自许要比李沉舟所立的勋功伟业更进一

步了？”

唐七昧冷哼一声道：“好大的口气，好大的抱负，难怪——”

他的“难怪”二字后，有许多无尽之意：

——难怪你会震惊了。

——难怪你刚才一听这名字之后，立即肃然以对了。

——对怪你会对方应看陡然出现，显得那么愁眉不展了：这样有野心的人，远跋苦涉来这儿，自是所谋必巨了。

——难怪你会喝止温柔的胡言乱语了。

不过，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判断力。

没有准确判断的能耐，眼见心不见，看到了又有何用？

——这世间岂不有的是睁眼的瞎子！

心明比非明更分明。

五 不解温柔

温柔在豁然而明之后，发出了一声豁然响亮的轻笑，说：

“我还以为是什么？方拾舟原来是再收拾李沉舟的霸业王国，那算什么？我看他是抬李沉舟的牙慧罢了。”

大家为之气结。

却听梁阿牛咕啾了一声：“我拾他娘个人尸！温柔说的有理！”

这一次，梁阿牛支持了温柔的那一方。

忽然，梁阿牛“咦”了一声。

大家都狐疑的望向他。

只见梁阿牛东摸摸，西按按，他自己也狐疑的道：“消失了。”

“活见鬼！”方恨少笑啐他，“你从头到头脑直至脚趾甲都还在，没哪件是不见了的。”

“不是呀，你奶奶个大舅子！”他算是特别尊重方恨少，所以才没把话说得更粗重，“我的亢骨没先前的感觉了。”

大家都奇了一奇，王小石第一个反应过来：“那道指劲消失了吗？”

梁阿牛搔搔短得直戟的头发，道：“是没有了。原来总是有点麻辣麻辣的酸，现在全没了。”

王小石神色反而凝重了起来，道：“你再运聚‘游离神功’试试。”

梁阿牛暗运内功，仍发出“嗨”、“哈”、“哼”三声，声宏气实，三声过后，徐睁开眼，不敢相信地道：

“全没事了。”

王小石皱着眉：“一点感觉也没？”

梁阿牛喜道：“无。”

王小石转而问何小河：“你呢？”

何小河也以“捣心硬”的内息周游了全身大穴，摸摸自己双耳也欢喜的道：“那指劲呆不住，我就像没着过一样。我耳朵灵醒着呢！”

王小石听了，脸上却不见喜色，反而双眉紧皱。

大家看了，知道高兴不宜过早，还是唐七昧先问：

“怎么了？不对劲吧？”

王小石强笑道：“本来，指劲消失了，那当然是好事，我只是担心……就坏在我略通医理，却不明指法，要是白二哥在就好了，他一定会知道那指劲到底是滑出体外、导为正道，还是潜藏在哪个要害底下了！”

这时候，他特别挂念白愁飞。

他一想起白愁飞的时候，便长吸了一口气。

他深深的呼吸了这口气，忽然之间，他觉得已死去了的白愁飞，要是英魂尚在的话，也会跟他一样，深深的同呼这口气。

也就是说，他因这个深呼吸而超越了生死，与白愁飞同存。

便是这样：他刚才在独战雷媚、方应看之际，外表虽然云宁峰峙、七鬯不惊，但心里着实是很有点紧张。

因为他那一关不能败。

——一败，不仅他亡，连温柔、方恨少、唐宝牛、梁阿牛、唐七昧等人，只怕一个也保不住了。

压力大大，放得再开的人，也难免会紧张。王小石是人，当然也会紧张。

但这心里紧张，却万万不能让敌方知悉，所以他在手暂缓之际，他就开始说话。

与方应看、雷媚交谈。

只要一开口说话，正如一出手交战一样，便会因话生活、递招发招，而忘了或渐轻了紧张。

这其实是苏梦枕纾缓紧张时常用之法。

苏梦枕曾把这个方法告诉了他。

所以刚才王小石在说话的时候，便没那么紧张了——他越说话，就越闲：闲就越定；越定，敌人就越摸不出他的虚实；反过来，他正好可以观察敌方的破绽和虚实。

因此在他跟方应看等对话之际，他觉得苏梦枕是与他同在的。

正如现在一样：

他因为发现了蹊跷，而心里紧张起来，但不想把这种紧张让大家得悉（这样反而徒增了大家的忧虑，与事无补），所以便因这无法破解的指法而念起白愁飞，并深吸了一口气：白愁飞解除紧张的方法，正是深呼吸。

这一来，他又与白愁飞同活了。

他其实无时无刻不记住八年前初入京时，与白愁飞雨中并肩随同苏梦枕作战的情形。

——那段跟苏大哥、白二哥联袂联手打击“六分半堂”的日子，才是他最意气风发、志气飞扬的时候。

现在苏梦枕死了。

白愁飞已歿。

这情境只有在梦里重现。

偶尔也会有这样的情境：在他说话的时候、深吸一口气之际，苏老大、白老二都像是活转了那么一刹那，再跟他并肩同战。

许是：只要你把一个人留在深刻的怀念与记忆里，他就会与你同存不朽吧？

念起这个，王小石在担忧之余，还很有点感慨：

或许，他离京不仅是为了逃亡，也不只是为了怕连累一众兄弟，而是更怕面对的是：

这知己无一人、兄弟各死生的情景吧？

“扒三倒四龟五贼六田七丘八奶奶个熊！”梁阿牛又亢奋了起来：“没事就好了嘛，还多虑个啥？”

温柔看看王小石还是愁虑未展，忍不住道：“你想什么？”

王小石道：“没什么。”

温柔问：“你知道我最生气的是什么？”

王小石一愣：“不知道。”

——他只知道温大姑娘常常生气，时时找岔，款款不同，样样翻新。

温柔道：“我最生气明明有事口卫却说没什么——有事就有事嘛，偏说没有。”

王小石不以为忤，只说：“可能是我多虑了，没事的！”

温柔又说：“你可知道我最讨厌你是在什么时候？”

王小石又是一怔：“讨厌我？”

温柔道：“就是明明心里还是有事，嘴里却说没事，脸上写着有事，偏

就不让人与事，好像天塌下来的事儿，也只是他一人的事儿——你说这种人讨不讨厌？”

王小石笑道：“讨厌。”

何小河叹了一口气，拉住温柔的手，嘘声问：“我的好姑娘，姑奶奶，你可听说过不解温柔这四个字？”

温柔瞪了瞪一双明丽的眼，可怪的说：“什么意思？打着我温柔的旗号的字，不是赞我难道损我？”

何小河忍俊道：“‘小姑奶奶，我的娘，人家王大侠是不想我们这些小辈们空自担心，更下欲使你大女侠不安忐忑，所以就把事情隐忍不说了，你却来怪人家，这不算不解温柔还算啥？’”

温柔又指着自已圆匀的准头，嗤诋道：“我温柔也会不解温柔？”

梁阿牛又唠嗽了起来：“你们娘儿们就少喋喋个不休了，咱在这里是走是留还是就此吃饭拉屎，总有个分晓吧！”

何小河嘘声笑道：“你看，这才是个真正不解温柔的浑球！”

温柔对梁阿牛的恶脸倒有些畏惧，一时不敢答腔。

梁阿牛对何小河却似有点腼腆，不大敢恶言相对。

唐七昧便趁此问王小石：“咱们当下该如何进退？”

王小石对除了温柔之外任何人，都很有意见：

“离开这里。”

唐七昧问：“为什么？”

王小石瞟目四顾：“这儿不止一起敌人。”

唐七昧点头又问：“往哪儿走？”

王小石即答：“东南。”

唐七昧再问，“要不要通知三枯大师？”

三枯大师是这“六龙寺”的挂单的名僧，曾受过天衣居士恩泽的方外至交，与“爹爹”张三爷有极深的渊源。他既是引介王小石等人避入六龙寺，又是负责他们往淮南路十七州四军二监的接应人。

王小石点头。

他手心仍搓着碎裂的水晶，好像要把这些已经成了碎片的紫色水玉再度揉成一块完整的石。

——可是，破镜难以重圆，连重明都庶几难矣。

碎水晶呢？能吗？

那只小乌龟已完全翻转过来，探头望望世界，乌溜溜的眼睛，很有点贵族气质的伏在那儿，十分满意它此际的四平八稳。

——要不是温柔在它的重要关头时替它翻动了那么一下，它可能就翻转不过来了。

再翻转过来，可能要四五个时辰，也许要四五天——也说不定它就这样渴死了、饿死了、累死了，永远四脚朝天，翻不过来了。

你可看见过因为翻不过身来而致死的乌龟？

或许有。

或许没有。

但世上的确有翻不过身子来就死了的乌龟。

——也许是因为它们只善于爬行，不擅于翻身。

——也许它们背负的壳太重。

那莲花仍在池中，并由紫回转纯白。

不过，它已失去了根。

根已断。

它是浮在水上的。

——它此际仍然娇丽清美，但不久之后，它就要调了，便要谢了。

没有根的花和树，都活不长久。

人呢？

王小石、温柔、方恨少、唐宝牛、何小河、唐七昧、梁阿牛、罗白乃、
班师之等一千人，仍在逃亡。

逃亡是为了要活命。

只要能活下去，就有翻身的一日。

——只是，在这当儿，谁来协助他们？有谁能只消用一指头之力，帮他们翻一翻身？

逃亡没有根。

六 石头人语

六龙寺的围墙外十数丈远，有一座外观九层内实有十七层的高塔：

泰感动、郝阴功、吴开心、白高兴四人，还有叶神油，就在第七层塔内，居高临下，观察寺院里王小石等的一举一动。

他们先看见温柔“赏”了王小石一记耳光。

他们为之吃了一惊：

他们猜估不出理由。

他们只能看得到，却听不到对方正在说什么。

——除了那记耳光。

响亮而清脆的耳光。

他们吃惊的理由是：

——温柔竟能打得着王小石！？

如此说来，温柔的武功岂非比王小石更高？

如是，那么，先行对付温柔的提案，就必须取消了。

可是他们惊中可也有喜：

——因为如果不是温柔的武功太高、出手太快，那么，剩下的原由只有一个：

王小石很注重温柔。

——注重得使他任由温柔掴打。

如是，那么先行挟持温柔，就是个再明智不过的选择了。

所以他们都紧“密”的观察寺院里的动静。

紧接着，骤变遽然来！

“雪人”偷袭温柔。

方恨少扯走温柔。

何小河、梁阿牛突现身攻向二“雪人”。

莲他中的白衣公子突现偷袭梁、何。

王小石截击白莲花般的公子。

院里忽有一纤小之人影却以凌厉的剑气攻向王小石。

王小石接下了那一道“气剑”——

——中断——

因为突然间，一物飞打而至，直从寺院、冲破围墙、打上七层塔来，迎面向吴开心打到。

这下突如其来。

吴开心反应算快，大叫一声，仰首跌身，“呼”的一声，那物险险自他们面门掠了过去，擦伤了他的鼻头，却打向他背后的郝阴功。

郝阴功百忙中一掌拍去，与那物抵个正着。啪的一声，那物碎裂成数十块，疾进喷射向泰感动和白高兴，还有叶神油。

郝阴功虽然一掌挡开来物，但只觉右掌像给斩了一剑一样的痛。

痛得他忙细看自己的手还在不在：

他以为是已给人一剑斫了下来。

他不好过，他的同党也不好过。

碎片很多，有大的，也有小的。

大块的射向白高兴。

白高兴比较幸运。

他乍见吴开心闪躲，已有警惕；再见郝阴功遇险，更生防御。

故而，白高兴及时双手一拍，夹住了数大块碎片。

一块也没有遗漏。

那是砖石。

——他马上就感觉得出来了。

没有人能比他更清晰的感觉到：

因为他不但夹住了砖石，而且这几块砖石碎片还全嵌入他手掌里。

泰感动的情形也决不比他好。

砖石的碎片多飞向他。

他因见郝阴功、吴开心先后失利，所以已早一步拔出他的兵器。

他的武器是刀。

一把柔刀。

——刀形就像竹叶。

——刀有个名字，在武林中也很响亮：

——竺柔刀。

他的刀柔、而且软，所以特别快。

他在刹那间出了十三刀。

十三刀刀刀不落空。

刀刀都命中。

每一刀都所下一块砖石碎片。

总共十五片。

有两片他仍不及所落。

那两块未给所落的碎片在哪里？

——就嵌入他的身上。

左臂和右腿。

——砖石打入肉中，要比中箭还疼。

他一生人也曾揣想过：中刀、着箭、吃了一剑的痛楚——但却一个人未想过有天居然要吃砖石的苦！

这一块小小的砖头，一下子，擦破了吴开心的鼻端，震痛了郝阴功的右碗，嵌入了白高兴的双掌，切入了泰感动的肌里。

那一块平凡至极的砖石，一下子，竟在他们的生命里如此亲切，仿似在生死契阔间打了个亲切得痛人心脾的招呼，好让四人一生一世都忘不了这块与他们有肌肤之亲的砖头！

——那是块什么样的砖头！？

他们几乎都不约而同的记起了一件事：

一个人！

——那砖头碎片不止打向他们四人，还有一个人：

叶神油！

所以他们也不约而同的望向叶云灭！

叶神油负手站在那儿。

气势很盛。

样子也很火爆。

但却很定。

——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在他身上。

迸溅向他的砖石，有大有小，至少十来片，去了哪儿？怎么直如石沉大海？

叶神油哑声道：“就凭你们，要对付王小石，还差远了呢！”

他双手一垂，夸拉拉连响，碎砖都自他袖子里全落到地上。

——不知何时，那十八块碎砖全给他双袖收下了。

一块不剩。

“他知道我们在这儿。”叶神油望着窗个，透露着十分杀气两分不甘的说，“他用他的石头说了话，也对我们作了警告。”

这时，六龙寺那儿，打斗也告一段落，王小石正与方应看对话。

然而，王小石无疑也向他们发了话。

他的话是用一块砖头来说。

他就是借雷媚那一记“剑气”，以“移花接木神功”转击于砖墙上，直飞过来，以一砖连打五人。

——就只时神油并未挂彩。

全皆伤。

当时，王小石却正在对敌中。

——而且还大敌当前，强仇衰伺。

他却仍然说出了他的话，对远在明孝塔的“窥视者”作出了警告，在大家都以为他最凶险的时候，他居然还有余裕去打击更远的敌人！

郝阴功、白高兴、吴开心、泰感动这时才晓得心头沉重：

——他们这时才明白过来：王小石是多可怕的敌人。

所以他们只好忍受。

忍受叶神油的冷笑。

——冷笑通常不是真笑，而是讽刺、轻蔑或瞧不起。

就算是笑，也只是嘲笑。

叶神油当然嘲笑得起他们。

叶神油的右腰衣衫破了一处。

可是，他们四人大概谁也没注意到：

——那是一道寸来长的口子，翻掀出来的部位，还带点血。

沾着一点点的血。

叶神油仍负手望着窗外，指拳捏得特登拍勒的响。

他仍俯视着寺院里的一动一静。

他在忍痛？还是在忍耐？有隐忧？抑或有隐瞒？

七 六龙三姑

就在一众人在寺院韦驮金刚像旁、莲花池畔跟来袭者对敌之际，罗白乃这“徒师”两人，到底在哪里呢？

原来罗白乃正在跟六龙寺里的高僧三枯说禅倾渴。

三枯是当地有名的禅僧，道行高深，智能天纵，被誉为：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的名僧。

听说他本来连名号都没有，他初入六龙寺挂单时，人问他从何处而来？他不立答，只看着院前花草，说：

“花草就要枯了。”

当时主持六容大师听了，特别出来迎接他，跟他谈佛论经，不半晌，便十分推崇服膺，又请教他的名号，他只说：

“海枯石烂，何须名号。”

当场接待的还有一位名人，正是洛阳温晚。温晚马上接问了一句佛偈：

“生死事大，光阴如矢，无常迅速，时不待人，既然如此，行方便门，黑昼白夜，各有其秩，父子夫妻，应有其序，四方八面，各有其位，万物有情，各有其名，花鸟虫鱼，飞禽走兽，无不例外，汝何独无？”

大师却低眉合十，只说：“你赶时间，我不赶。我心悠悠，油尽灯枯。”

温晚马上豁然顿悟。

——许多人在禅门参了几十年，还是得不到一点讯息，换不来一个悟。可是时机一到，所谓啐啄同时：即是小鸡正孵化而出，母鸡正好啄破蛋壳，就会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正是佛门心法相传的难得之处。

由于他一入“六龙”，就访问了三次“枯”，人就称他为“三枯”大师。

三枯最胜点化人。

使人启悟。

他在这儿一带很有名。

他也曾离开过六龙寺，云游四海，回来后更享有盛名。

——或许，早在他入“六龙寺”以前，他就很有名吧？

只不过，他对过去的事，只字不提，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

罗白乃原来也不知道这位三枯大师是很沉默、寡言、木讷的人。

他一向以为世上的“大师”，平常要念很多经，对人常常唠唠叨叨，而向人教诲难免有一匣子说不完的噜。

但事实却不然。

三枯往往没有话说。

总是一言不发。

他好像根本就不爱教人，不爱说话。

他在高兴说话的时候才说话。

非要他说话不可的时候，有时，他只叹了一声，或瞪人一眼，扬眉瞬目，咳嗽一声，便算是说过话了。

——虽然，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说的是什么话？

罗白乃当然也不明白。

但觉得很好玩。

他本身就是个很好玩的人。

他对不明白的事觉得特别好玩。

所以就在众侠于菩提树下、莲池边抗敌之际，他却去逗这大师说话。

他很喜欢找大师说话，但不见得大师也很喜欢跟他说话。

有一次，他见庙里来了许多香客，熙熙攘攘的来拜佛上香，寺里僧众都忙着打点，却见大师在菩提树下木然端坐，完全没有反应，连一个小孩在他身边扑地摔了一交，哇然大哭，大师也无动静。

罗白乃便上前扶起了小童，哄住了他，直至其母亲把他接走，大师仍跌坐不动。

罗白乃便问：“大师病了？”

大师答：“没有。”

罗白乃：“大师睡了？”

大师：“我在打坐。”

白乃：“大师没看到有人摔交么？”

大师：“人生在世，谁没摔过交？跌倒了自会爬起来。”

罗：“大师没看见今天香客特别多么？”

三枯：“没。”

罗：“那大师看见什么？”

枯：“老衲只见来的只有两个人。”

罗：“哪两位？”

枯：“一曰名，一曰利。他们烧香拜佛，部不过是为了这个。”

罗白乃想了想，很狐疑：“怎么熟口熟面，好像是那个前人说过？”

三枯：“……”

罗白乃：“我觉得你说少了，也看少了。”

枯：“少了什么？”

罗：“我看到四个：一个名，一个利，还有一个权、一个势。”

罗：“不，还有……还有一个，是禄，啊，再来一个，叫做什么哇？哦？是欲……”

罗白乃遂而教训起三枯大师来：“你把事情说少了，也说得太简单了。”

三枯为之气结，不再理睬罗白乃。

偏是罗白乃要走开之前，还“点化”了三枯一句：

“有人在你面前跌交你不去扶，万一摔死了人怎么办？连人都救不了，自己则像块木头，哪还算什么佛？参禅有何用？”

未了，他还涎着笑脸，问大师：

“我说得对不对呀？大师？”

开始的时候，三枯大师不理睬这半疯半癫的少年人。

可是大师不理他，他可理会大师。

别人问他为何老喜欢找大师的晦气，他笑嘻嘻的说：

“没有嘛，我是真心的向大师讨教的。”

连他师父班师之也这么问他时，他才认真的答：

“我觉得跟大师有缘。”

“那么有缘，”班师之听了就很不悦的说：“你又不拜他为师？”

岂料罗白乃的头马上摇得像拨浪鼓一样：“那不同。你跟他不一样的。”

“什么不一样？”

“我跟大师的缘法是：我跟他确是学会了不少道理，”罗白乃摇首摆脑的说，“可他在我这儿也学了不少事理。我们俩是互惠、交换、相益的。—

— ”

班师之听了就很高兴：“还是我教你比较多：我学识渊博、武功高强嘛。”

“非也。”徒弟认真八百的说：“你幸运些。”

“我幸运？”班师之不明，“我要是幸运还会收你这种徒弟？”

“你当然幸运了。你只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罢了。”罗白乃说，“我教你的，远比你教我的多呢！”

班师之气得嘴都歪了。

眼都开始翻白了。

他徒弟还十分感慨的加了一句：“实在多出大多了……搞不好，我还得教你怎样追求心上人，教导你怎么谈恋爱呢！”

“你……你！”班师之这回气得连鼻子都曲了，“你教我……谈情说爱！？”

“对！”罗白乃凑近班师之身边，鬼鬼祟祟的说，“你别告诉我说你从未动过春心，从没打算过为我找个师母！”

班师之想打他。

罗白乃忽长身直视其师，叫他师父：“你看着我。”

班师之打到一半，只好收招。

“我为什么要看着你？”

罗白乃大义凛然、光明磊落的说，“你看我的眼。要是你真的从来想也没想过回事和那回事，你就看着我眼睛。”

班师之才不看他。

但也不打他了。

只气得拂袖而去。

罗白乃吐了吐舌头，喃喃自语道：“乌鸡白凤丸！大概这回真说对了……看来，我该好好的为师父的终身大事着想了。”

三枯大师不理睬他，理由是绝对充足的。

他有次居然替这名僧三枯改号。

那是一次众僧会聚之际，大家想替“明孝塔”、“六龙寺”改一个名字，因叫“明孝”、“六龙”的塔寺着实太多了，不够突出独特。至少，也该把六龙“塔”还是“寺”，明孝“寺”抑或是“塔”，早些定下名来。

三枯大师却力排众议，认为不必正名。

大家都问他为什么。

他说：“真正的佛法，是百姓日用不相知，初发心时便成正觉。何必正名乎？迥然独脱，不与物拘。”

众都以为然，纷纷说三枯法高深。

偏是旁听座的罗白乃突然发话：

“六龙、明孝塔寺不必定名，我很赞成，但大师却该改个名字。”

众都好奇，皆问要替三枯改什么名号？

“三姑，”罗白乃得意洋洋的说，“改名三姑，如此正好。”

众僧纷纷叱喝之，罗白乃这回倒是真的犯了众僧。

但他得意如故。

他还说出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大师叫三枯，本意是：石烂海枯、油尽灯枯、人走心枯，我叫他三姑，更加切合，因为他见人跌交而不扶，见恶人当道而不除，见人不悟而不点化，

不是姑念、姑息、姑妄是什么？何况，乌鸡白凤丸的大师样儿好，俊貌得很，像姑多于像佬哩！”

大家都骂这不识佛理、未入佛门的浑小子怎么胡言妄语，连三枯也脸露忿然之相。

罗白乃瞠目指着大师反诘：

“他不是教人勿太注重虚名吗？他一向不是说名如衣饰，脱下便了吗？怎么一说他，都炸酱了脸？”

这回连六容大师都要下令逐走他了。

却是三枯大师开声说了话：

“也罢。反正都是名相，叫什么便是什么，叫什么也不见得就是什么。”

六容不解，合十问：“大师之意是——？”

三枯脸上居然挤出了点笑意，他用手一指一只正在春阳下晒肚皮的狗，说：

“你叫它是猫，它仍不是猫。你不叫它狗，它还是狗。但它自己和同类可能不叫狗，叫人，叫我们才是狗。我们给人唤作狗，如果是人，却还是人。”

不管听得懂听不懂，众僧都合十念：

“阿弥陀佛。”

佛是念了，只是日后六龙寺里的“三枯大师”真给人唤作：三姑大师了。

八 狗屎·垃圾·禅

“三姑”不爱理睬罗白乃，可是罗白乃老爱找“三姑”。

当大伙正在韦驮像前、池畔树下御敌之际，唐七昧正在禅房里看顾唐宝牛之时，罗白乃百般无聊，便又去逗三姑大师谈禅说佛。

三姑大师径自坐在石阶上，用一枯枝，在地上漫画着几笔。

罗白乃凑近去，几乎将耳朵贴地地自下而上，这才望见三姑大师的脸。

但三姑仍不睬他。

不理他。

也不看他。

罗白乃逗了他老半天，都没反应，心里不是滋味，就说：

“你再这样木眉石脸的，就得要改个名字了。”

三姑大师只翻了翻眼，可一个字都没说。

他师父却忍不住问：“又要改？这回叫什么？”

罗白乃说：“三哭大师。”

他哈哈笑道：“谁教他一天到晚，老是哭丧着脸！”

三姑不理，只在地上画了几行竖的、几行横的。

罗白乃这顺水推舟把话题转移了：“我可会测字的，我替你看看……”

他歪了头，看了半天，就像悟了道了的嚷：“哦，对了，这几条横、几条竖，就是横竖的意思——横竖，也就是‘反正’的意思——你心里的意思是：反正你随得我怎样为你取名都没关系

……是不是？”

三姑大师当然没答理他。

他师父班师之却说：“我看不像。”

罗白乃道：“不像什么？”

班师之道：“不像横竖？还是像个字。”

罗白乃：“什么字？”

班师之：“像个‘井’字。”

罗：“井？”

班：“我看他是自喻为‘坐井观天’之意。”

罗：“我看他是更进一步，看到我们，就自卑起来，认为他自己是‘井底之蛙’的意思。”

许是给这对师徒搞火了、躁了烦了，忽然用左手指了指院前不远处的一堆垃圾，右手指着石阶前的一堆狗粪，看着罗白乃和班师之，点了点头。

然后起身。

回到庙里。

这下，那对活宝师徒，可都直了眼。

班师之瞠目道：“那是什么意思？”

罗白乃搔首道：“其中一定有喻意，有禅机。”

班师之咕哝道：“说不定他只是说我们像一堆垃圾、一窝狗屎。”

“那我一定是垃圾了。”罗白乃忙接着补充道：“不，才不是呢！”

我看他一定另有深意，我们只是一时勘不破罢了。记得禅林公案里有人问巴陵禅师：“何谓吹毛剑？”巴陵禅师只说了一句：“珊瑚枝枝撑着月。”问者从此就悟了道，有了斩断一切妄想执着的智剑。

我看，三姑这两手一指，无声胜有声，简直是万语千言，千呼万唤里的无声，就看我们能否悟得？是否得悟了！”

班师之咕囁自语的说：“你那么注重他的话，平素却又老是与他抬杠？”

罗白乃正色道：那不一样。要知道修禅念佛，最重要的是自己体悟，这叫冷暖自知，啐啄同时，镢镢在握，宝剑在手，宾主历然，言语道断。既然禅境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他教我悟时，我也该教他悟，这方才为他是吾师，吾亦其师也。正所谓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他装模作样时，我也就装模作样跟他闹，但他直指人心之时，我就该闻声悟道。”

然后，他又在寻思自咕：“所以，他一手指狗屎，一下指垃圾，定有深意，必有启示。”

不久，三枯大师得悉王小石等要撤离“六龙寺”，他即收拾了一个包袱、一口褡裢。手持禅杖，往外就走。

庙里主持六容在背后唤他：“三枯，你还回来不？”

三枯稍为止步，禅杖尾部在寺前青石板上去地一声碰撞，终究没再说一句话，又往前行去。

这时，罗白乃仍在院阶上苦思，一见三姑这下动作，立即叫道：

“我可透悟了、得道了！”

这回他师父可也收拾了行囊，要跟王小石等人一道南行。

王小石原意给他们自行选择：跟与不跟，悉听尊便。

班师之没有选择。到这个地步，跟大伙儿在一起，是险，万一是死，也是一起死，总好过脱了队即死、立死、枯寂死、孤独死。

他正要促徒弟也一道走，却听罗白乃大嚷悟道，便九成不信一成姑妄听之的问：

“你这副稀粥脑浆的德性，又悟啥道来着？”

罗白乃却很认真。

也很兴奋。

简直还雀跃。

他涨红了脸，遥指三姑大师背上的褡裢说：

“狗屎、垃圾，就是他背着走的。那就是他的责任和道义，凡人看来，只不过是垃圾、狗屎，但他却弃不了、放不下的。”

班师之有意挫他，带点讥消的说，“你不是说过：谁说放不下的，谁到后来还不是放下的吗？这狗屎、垃圾，背着不放又有啥意思！”

罗白乃却一点也不理屈，“禅到头来，还不是为了成佛？佛到头来，还不是人！一翳在眼，犹若空华。谁是佛祖？当下我是！难道成了佛就可以为所欲为、任意妄为吗？那岂不是跟成王称霸没两样！佛也一样要吃要穿、要耕要作，要背行囊救人救世的。人人都说要放下，只不过不想负责任罢了，那就跟脱了裤子放屁一样——没意思，不济事！”

班师之仍不以为然，故意损他一句，“你不是也说过什么：把明明是很复杂的事，简化为追‘名’逐‘利’，未免太肤浅了吗？现在又把两个褡裢说成‘责任’和‘道义’，岂不也一样看相？”

罗白乃这回耸耸肩，吐吐舌头，摊摊手，道：“道就是如此：说了不增，不说不减，说尽不灭，不说也罢。”

班师之见徒弟撑不下去了，也不为己甚，只自下咕咕的说，“我总觉得狗屎就是狗屎，垃圾也不外是垃圾，褡裢也不过是褡裢，哪有什么曲折大道

理！”

徒弟听了，居然也没争辩，反而说，“你能这样想，其实也悟了大道理。”

“三姑”纤瘦的身子却执着沉重的禅杖，义无反顾的前行，去会合王小石，护送他们下东南。

他大概绝没想到自己背上的褡裢居然成了大道如天，为此师徒二人，争辩不已。

第十六章 红炉上一点雪

自私、写诗还是大公无私的大师？

吃花狂僧

寒时寒杀阍黎热时热杀阍黎

取之于天地，用之于人

明头来明头打暗头来暗头打

灭却心头火自凉

天行健

一 自私、写诗还是大公无私的大师？

一路上，八百里，佛法高深的三枯大师抑或是给罗白乃整治蛊弄得团团转的三姑大师，都背着两口褡裢，跑在前边。

前面有山贼，却听他指挥。前边有盗匪，也先让他给打跑了。

前头若有道上的人物，自会为他开路；前方若有官兵，遇上这位秀气大师沉重的禅杖，可谓倒了八辈子的霉。

这位“大师”像认识了不少绿林好汉，而一路上不管黑的、白的、官的、民的，对大师都不是闻名已久钦仪效命，就是闻名丧胆掉头就跑。

所以，有他在，群侠的逃亡历程，有了不少方便。

少吃了许多苦。

这大师却吃得起苦。

太阳烈照，他光着头，连笠也不戴一顶。

大雨滂沱，他也拒绝撑伞——连方恨少好心为他遮上一遮，他也一拂袖拨走了雨伞，径自走在雨中。

这一下，方恨少脸上挂不住，只好恨恨的说：“好啊，走在雨中，好不诗意！大师像位诗人，还多于像个和尚！”

总之，大师吃苦耐劳——或者说，他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耕的是“田”，挨的是“鞭”，就跟牛一样。

大师从没怨言。

人家睡觉他守夜。

别人吃饭他最迟。

他不以为忤。

他任劳任怨——这里当然不是那两个原来在“刑部”跟随朱月明、后来改投了蔡京的恶棍的名字。这儿绝对是一个对他的赞美。

而且，大师还十分听从王小石的意思。

总而言之，他对王小石十分维护，言听计从。

大家甚至有点怀疑三姑大师跟王小石到底是什么关系？

罗白乃有次趁王小石走了开去劝解仍郁郁寡欢的唐宝牛时，真的问了大家这个问题。

于是众说纷纭。

大家邀较老成持重的唐七昧先估。

唐七昧说：“是天衣居士生前安排下接应他爱徒的人吧？”

大家再要性情比较古板的梁阿牛来猜度。

梁阿牛：“同门？”

然后到大家胡猜，那就离谱了：

“师徒？”这是班师之的猜测。

——究竟谁师谁徒？况且两人年龄相距不远。

“兄弟！”这回是方恨少的看法。

那到底谁兄谁弟？

“旧部。”何小河认为。

——理由很简单：像王小石这样的人材，不可能只到了京师后才叫红，在他入京之前，一定也是个极出色的人物。因此，何小河认为王小石在江湖上一定有很多朋友，在武林中也一定会有很多他的旧部。

说不定，“三姑”就是其中一个。

现在轮到罗白乃说了。

他的推论比准都荒谬。

简直不可思议。

“女友。”

——什么？

大概都不懂他的意思。

——女友！？

“他是他的女友，”罗白乃绝对异想天开，“或者，他们根本就是一对夫妇。”

何小河又好气又好笑：“你是说：三姑大师是个女的！？”

“那有什么不可以？”罗白乃仍振振有词，嘴里也念念有词，“既然连郭东神都可以是个女的，三姑大师有啥不可以是女子？何况他也长得那么俊。”

这倒是。

其实，三姑“大师”的年纪和样貌，一点儿也不“大师”。

他非但不老，还清俊得不得了，脸上常流露也一种乏倦的情愁来，眯迷着眼靥，一张清水浸着月光石卵的脸蛋儿，光着头反而觉得他俊得有采、美得发亮。那是一种高贵的情态，还带着香味佛意，不是一般美女能有，不是一般俊男可得。

所以罗白乃这样一说，大家倒狐疑了起来，竟然有点怀疑三姑大师是否真的女扮男装了。

何小河笑斥道：“胡言妄语……难怪你跟他改了个同音法号作‘三姑’……我倒没看出来。他一来就是大师，我反而没想到其他的。”

梁阿牛不解也不同意，“他是大师，大师怎会是个女的？”

罗白乃立即反诘：“是谁规定世间的大师就不许是女的？”

梁阿牛为之语噎。

方良少笑说：“可惜他剃光了头，”

“可惜什么？”罗白乃也反斥道：“世间漂亮的男女，要真的是好看，就算剃光了头，牛山濯濯，也照样美得杀死人。”

方恨少马上认可：“对，像我，就算剃下方中，也美不可方物。有人说我改穿女装，还胜红妆呢！”

“欧！”

那是何小河装呕的声音。

“什么？”方恨少故作不懂，问，“何姑娘可有喜了？”

温柔一跺脚，脸色遽变。

班师之却叱斥他徒弟：“小豆丁，你别乱来胡搞的，人家三姑可是得道高僧，你不是有那个……意思吧？你可别捣破了头，坏了人家修行！”

罗白乃可不说这个，更不想听他师父这个。他见温柔不悦，以为独漏了问她“高见”所致，便笑嘻嘻的找上了温柔：

“你呢？恩婆对三姑有何高见？”

温柔救过他，他既不能叫“恩公”，有时便叫她“恩婆”，温柔向来也不以为件，反而觉得好玩新奇。

可是，这时温柔却板起了脸，噘起了嘴儿，说：“什么三姑六婆的，大

师小徒的，有啥了不起！。

说着，又一顿足，转脸就走了。

罗白乃不意温柔这下说翻面就翻了面，冷丁怔住，搔了搔头皮，笑与大家说，“我的姑奶奶又发脾气了。”

心里却爱煞了温柔恼怒的时候，两边粉腮像则蒸好且发得玲珑可人的小包子一样，好像一口咬下去香甜入心肺似的。

温柔拧身去了。

大家还在喁喁细语，趁王小石仍在劝解唐宝牛，三姑大师上了一蚊山找走马卖解的那一帮人马，要他们暗帮偷渡王小石这一股人的流亡，所以这干流亡男女才正好可以谈论人前人后的种种是非，都一致认为三姑形迹可怪可诡，也可敬可佩。

——例如：三姑背上的两个褡裢，左边那个，一旦解开、里面有着令人意想不到、各种各类、稀奇古怪之事物。

右边那个，他却从来没开过。

也从来不肯放下来。

说三姑大师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耕的是田，睡的是棚，后三佯都对：三姑确是吃苦耐劳，不嫌不弃，他除了成天至少要沐浴三次之外（无论多荒僻之处，他还是能找到水源让他沐浴），别的都是个苦行僧的款儿，但他依然素净伶俐，香气自放。

但他吃的绝不是草。

而是花。

他也不是吃花，而是沿路只要见着了花，就凑过嘴鼻，在那花蕊深深一吸气，“索”地一声，他好像就很足了。

饱了。

便整日不吃任何饭菜了。

每次罗白乃都很好奇，也凑过去看大师如何“索花即饱”。

三姑当然不喜欢有人旁观。

所以往往罗白乃在身旁，他就不吸花了，走开了。

偏生罗白乃好死缠烂打。

他还问出了口：“大师，吸花呀？”

大师只合十：“阿弥陀佛。”

罗白乃又直截了当的问：“大师，您是吸花香就饱了么？”

二姑只念：“善哉，善哉。”

罗白乃赞叹的道：“大师太诗意了。大师在家时可是写诗的吧？”

三姑淡淡地道：“花比诗美。一朵花就是一首诗。诗有造作，花不。一个人好，本身就是一首诗；好人是好诗。”

罗白乃似懂非懂，忽有点领悟的道，“那么，大师太自私了。”

三姑大师倒没料到罗白乃会忽然这样说。

“吃花嗅花，有这么大的好处，大师怎么不介绍推荐大伙儿都吃些花儿呢？看来大师是多吸花儿精华才会出落得如此又白又嫩吧？”罗白乃理直气壮（其实他就算理屈也一定气壮——他的经验是，不管理屈理直，总之，一定要气壮了再说；气壮，则理屈也可直；气弱，则理直亦只能屈）：“这样说来，一向给人誉为大公无私的大师岂不太自私了么？”

三姑大师微笑，摇头：“不是我不教，而是你们一定不从。”

罗白乃不解。
所以他要三姑大师作解。

二 吃花狂僧

“我吸的不是花，而是花的味儿，是花香。”三姑大师道，“我吃的不是花，而是花的粉儿。”

罗白乃奇道：“花香可以闻，这我知道，但花粉却能吃么？如何吃得？”

三姑道：“这是世间最纯净的事物。花粉是花蕊的粉末，是花之魂、香之魂、活命之源。你想，蜜蜂、蚂蚁采了这点粉蜜以饲蜂后、蚁王，寿命特长，体壮精强，且能独产下千万蜂蚁子孙，可见其延寿强精、美容祛病之效。千多年前《神农本草纲》已载：花粉为食物上品，久服可轻身、益气延年。人见我寡吃，以为我苦，不知我享受，不知此方为人间圣药。”

罗白乃啧啧赞叹：“原来花粉那么好，我今后也吃。”

三姑大师笑道：“这不易吃。你功力未足，分不开来杂质，吸了也收不了。何况，世人大贪馋、杂食，以致吃了什么好东西下肚，都给混杂了，吸收不了，如同白吃。”

罗白乃仍是热衷：“我也可以戒食的呀。你告诉我有什么不可以吃的？”

三姑大师道：“你呀？不行。”

罗白乃愈发急了：“我为什么不行？我聪明，用心就行。”

三姑道：“你是聪明，悟性也高，要不，我也用不着跟你耗。但聪明人反而贪多务得，难成大器。先专心才能用心，人若花心已先散了心，心力也没可着力了。”

罗白乃诧道：“那还要什么着力处？”

三姑问：“要你戒食荤，你成不成？”

罗白乃搔首道：“吃荤？那就是没肉吃了。那多难过呀，光吃菜，嘴里迟早淡出个鸟来！”

三姑笑道：“这就是了，你那头吃肉，这头吃花，那还不如杂七混八的胡吃一通好了：正如道释儒齐修，茅山、密宗、炼丹齐习一样，到头来不但一事无成，一失准儿还会成了失心疯哩。”

罗白乃听了还不服气：“大师。这我可明白了。你也是禅学上有大启悟的人，穿华衣和打布钉本就没什么分别，豪宅与茅寮也是一样栖身，吃肉的和吃素的，还不是一样，大师又何必自苦？何须着相呢？要真的心头有佛，又何必计较吃什么？吃山珍海味，不见得就富；吃青菜白饭的，不见得便穷。”

三姑道：“这不是相，而是心。相由心生，心才是根本。唯心主意，念念无尽。这分别可大了。禅是自然，浑成一体，但该分的，还是要分的；该做的，还是要做的。否则人跟朽木，岂有分别？又如何成佛渡众？有益众生的便是佛，慈悲就成佛，佛岂是一无动静的废人？你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你想不想给人切成一块一块的、流血流泪的吃下肚里去了？要是不愿意，又为何吃其他有血有肉的？你吃他们，就是在枉造杀孽。他们会痛，会怕，会求饶、求生，一旦想保住性命，就生惧畏，如此遭你残杀的牛羊猪狗，都死得不甘，他们的身子都是活着的，然而你为了吃他们的肉便把他杀了，他的肉岂甘心为你所食？蝮蛇一紧张就分泌毒液，鲛鱼一遇敌即以电殛，大多动物濒死前都渗分泌毒素于全身，只是你不会察觉而已。自然酒肉穿肠烂，身体自然会坏，元气也不充沛了。禽兽也会反扑、报仇的；那叫报应循环，因果不昧。你也不想死，不想人为了你的财物、名权或皮毛血肉而无端劫杀你、

无故加害你，那你又为何逞口腹之欲，而夺取别种生命的活命机会呢？况且，青菜红果，确要比大鱼大肉有滋味，只是你吃不出荤的腐味来，也吃不出素的滋味。”

罗白乃仍不认同：“我们是练武之人，怎可以只吃蔬菜？不吃肉，力从何来？不杀生，又何来肉吃？何况，不吃白不吃，你不吃，人家可是吃的，你少吃了，便给别人占便宜了。再说，其他鸟兽可也一样杀生的呀！大鱼吃小鱼，老虎噬鹿，飞鹰搏兔，蟒蛇吞鸡，弱肉强食，自古皆然，也是自然律法，我又何独故意去违反，跟自己口腹食欲过不去呢？”

三姑却看了罗白乃一眼，反问了一句：“那你认为强的可以吃弱的，大的可以吃小的，那么，蔡京、王黼、梁师成之类就活该任意宰割黎民百姓，天下第七、惊涛书生、神油爷爷等人就可以吃定你了？”

罗白乃喃喃道：“这……也不可以这么说的……”

饶是他机伶善辩，一时却没了对词。

三姑又斜看了他，似笑非笑的问他：“怎么？蔡京相爷那些人权势不大么？方小侯爷等人武功不比你高么？”

罗白乃鼻尖已微渗出汗珠：“他们……我是人，我会反抗的，怎能任由人欺。”

三姑笑了。他的皮肤又白又嫩，白得像剥了层皮的葱心，不止是人最高贵秀气的肌肤，甚至还带了点仙味才能有的造化。

他笑起来的时候，忽然间，脸上就有了许多皱纹，皱得十足好看。

天下间没有皱纹能皱得那般好看的了。

——也许，这就是常年念经修佛的好处吧？

罗白乃心底里暗忖：

——三姑到底多大年纪了，怎么左看、右看都不出来。

“你会反抗，别的动物、禽兽、鱼鸟就不会反抗吗？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你吃它一口。每一口里都有着他们的生命。你切下自身一块肉看着吧：那儿尽是生命，你要活多久，祖先、父母、妻室，还有你自己费多少心，才有这一块肉，你还舍得吃下肚里去吗？那是会痛的哦。”三姑要言不烦的说：“你不吃自己的，却吃人家的，岂不自私、狠心吗？”

罗白乃噤嘴道：“那……那该怎么办？要我不吃肉，那……那太……”

三姑好言好语的说：“也没要你一天就办到。你尘缘未尽，佛性未固。今天戒了，明天又犯了。明天犯的，更变本加厉，所以不如下求速戒。一天戒一些，少吃一些，少作了一些孽，日子有功，加起来就功德圆满了。戒律不得制限，而是自发的，那才能从‘戒’中入‘定’，‘定’中生‘慧’，强求是没有用的。”

“对对对，”罗白乃猛想起一个对他有利的例子，就忙不迭的道：“我师父也是。他也当试过茹素吃斋，但吃了一阵，火气却更盛了。他也试过念经潜修，但连波般经还没念完七七四十九遍，他已经烦躁不安，心神不定，且头头碰着黑，所以就索性不念不戒了”。

三姑反问：“那你念经、戒斋，原来是为了要走好运、别有所求的了？”

罗白乃期期艾艾的道：“这……这也不是这样说……不过，要是连基本的好处都没有，这苦……受来作甚？”

“哦，是受苦吗？叫你戒荤，让你神清气爽，益寿祛病，这是苦么？教你念经，让你净化心灵，救人度己，那是苦么？”三姑似笑非笑，这时候的

他最俏：“世人既多分不清苦乐，现在连受苦还是受惠都不清楚了。大家都争名逐利，贪图私欲，到头来，文明丧尽，只争得个无明。”

罗白乃怔了一会，喃喃地道，“大师，你让我想起一个人，一段话。”

三姑这回倒恹然问：“什么人？什么话？”

罗白乃陵视三姑，道：“王小石。”

三姑大师忽然飞红了脸，别过了头，眸向别处，他原先的淡定闲静也一下子消失于无形。

罗白乃仍陵视三姑，道：“只不过他不是用‘无明’三字，而是用一个字。”

三姑眈目下视，漫声问：“什么字？”

罗白乃道：“那是唐七哥名字的未一字。”

三姑恍然道：“昧。”

罗白乃道：“便是这个字。”

三姑大师饶有奇趣的问：“他却是因何提出这个昧字来？”

罗白乃道：“大致也跟你这样。我作了些事，多问了两句，他就说了这个。”三姑吝然笑了笑，道：“你又犯什么事，才让他说你了？”

罗白乃道：“我在杀蚁。”

三姑奇道：“杀蚁？”

罗白乃说，“对。我们逃到猫林那一带，找不到宿头，只好往地上睡。偏那儿苍蝇多，蚊子又多，连蚂蚁也来凑热闹，我给叮了几口，一时火起，便杀了几只……”

三姑说：“阿弥陀佛，虫豸蚊蝇，都是有生命的，他们又没咬死你，你又何苦弄死他们？”

罗白乃：“他也是这样说，可是我不同意。那是无用的、有害的东西，杀了也就杀了，我又不是杀了有用的、好的东西。”

三姑问：“他怎么说？”

白乃：“他说：世上没有无用的东西。粪便可以成肥料，使蔬菜水果肥大多汁，喂得人胖胖壮壮。朽木枯草，小可填坑，中可饲畜，大可盖房，无一物无用。就算苍蝇、蚊子、蚂蚁，全都有它们的用途，没有了它们，鸟、蛙、蛇都吃什么？然而，鸟的羽毛可为我们披衣，有的蛙和蛇，从唾液、脂肪到皮、胆，都是上佳的药材，可治疗暗患恶疾。世间没有没有用的东西。如是，难道一个人残废了就该杀了吗？他自有他的用处。然后王小石就叹了一声，说：‘人只以为自己有用，其实是给蒙昧了，失去真正的智慧了。’”

三姑大师莞尔道：“难怪。”

罗白乃反问：“难怪什么？”

三姑大师道：“难怪王小石不肯当官，他是不能当。难怪王小石还是不能长久当‘金风细雨楼’楼主，他终究是当不了。他就是佛性大。”

三 寒时寒杀阍黎热时热杀阍黎

罗白乃倒不大注意三姑这番说话，仍得意的转述他和王小石的辩驳：“我却不同意他的话，反问他：‘你这也不可以杀，那也不可以杀，那你就等别人来杀你呀？’”

三姑问：“他怎么回答？”

罗白乃道：“他说：‘那不然。别人杀我，我也会还手。如果杀一人能救苍生，死一人能活下天，我就当杀人者也无妨。’我见这难不倒他，就想别的问题来考倒他。”

三姑倒听出了兴味：“你怎么考倒他？”

罗白乃哈哈笑道：“我跟他讲，他要是真够佛心，大慈大悲，为何还是常有吃肉？不干脆出家当和尚去了。”

三姑就问：“他怎么——”

罗白乃也不待他问完，已说：“他就跟我这样说：小罗，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少几个出世的和尚，多几个人世的侠士，那就可以多帮几个人、多救几条命了。我不是佛心高，而是侠心不灭，你可别误会了。我吃肉，但不杀生。已经杀了割了的，我吃了也不忌讳。但为我活杀的，我一概不吃。我是习武决战的人，要有力气，不能完全把骨肉全戒掉。——大师，这番话可跟你有点那个，那个不一样呢！”

三姑似咀嚼沉思，好半晌才说，我也弄拧了：看来，他确只是侠心高，而下佛性大。不过，这样说了，侠心佛心，都是很近的东西。他说他是练武打杀的人，非吃血肉不可，那却是荒唐话：大象够壮够大，却只吃枯草、水果。牛的力气远胜于凡人，但只吃草。猴子够灵活了吧？吃的也只是果仁而已。”

罗白乃眨着一双灵醒的大眼睛，仍是问道：“可是吃斋茹素又怎样？这世上都没报应的。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我最常见的是恶人得势，就算死了，也寿终正寝，极尽哀荣。反而是善人好人，没好下场，且多丧于恶人千里。又有补语说什么：若然不报，时辰未到。可是他们一直得势当权，享尽富贵荣华，到死的那一天仍不报，我怎知道世上有没有报？就算他们下地狱、受折磨，我又没见过，怎知道！这当真成了：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整路没尸骸了！如果没有报应，行善作啥？行善和行恶有啥分别？如有，那就是善行者自讨苦吃，恶行者快意平生。”

三姑听了他这一番话，蹙着秀眉，显得很有些沉重和感慨：

“你这些话，却也没有问过王小石？”

“有！”罗白乃但然道，“所以他又第二次跟我说了那个字。”

三姑一怔，然后随即想起，“‘昧’？”

“对。就是这个字。”罗白乃兴致勃勃的说，“他说：‘报应不爽，因果不昧。’这八个字。”

三姑糙然道：“好个报应不爽，因果不昧——王小石可有跟你解说这两句话的真义？”

罗白乃懵懵地道：“没有。他只是叹了一声，说：世上就算未必真有报应，但世事总有因果，不可轻忽。”

三姑道：“那你明白他的意思没有？”

罗白乃道，“有些明白，也有些不明白。”

三姑道：“你明白的是哪些？不明白的是哪些？姑且说来听听。”

罗白乃道：“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报应未必是我们凡人可以眼见的，但不可因此而下做好事、多做恶事。”

三姑说，“这还不足。既然有因果，便是有报应。有的人成天修桥铺路，布施行善，但不幸夭亡，遭逢意外，那只是我们凡人可见的一面。我们不知道他前生作了什么孽，后世修成什么功德，就算不信轮回，我们也不知他是否这头做好帮人，那头割鸡杀鸭，在有意与无意之间，间接或直接的涂炭过生灵。就像你师父，他一修佛，就遇波劫，便生畏怖，马上下修了，这就坏事。其实，一个人佛缘深，魔障也特别多。佛与魔，本就是一线之隔而已。这种人一修佛道，心魔反噬，挣扎蒙昧，所以把未来的孽劫先行应验了。通常真佛度人，自己也得代为应劫，不惜身入地狱，遍身血污，饱受魔侵，历尽浩劫，更何况是凡人？所以你师父一修就遇祸，那是应劫，能应始能度，是好事，修对了头，度了小则平安，大可成佛，且可见出他是佛性未泯。可惜，他一遇劫便怕了，放弃了，这应前功尽弃了，往后只怕仍得要遭劫。就像人害了病，医生予他下药，他服了又吐又泻一样：那就是治对病灶的兆头，可惜病人反而怕了，为了不吐不泻，就不服药了，那么，这病怎么好得？怎生治理？”

三姑叹了一口气又道：“人对报应的看法，十分短浅。以为眼见该报的未报，该应的没应，那就不肯修这功德了。谁知报应虽未人人立见，但因果循环，总是及时，所以说，人体是佛，只是人自己要脱离佛性；魔坏不了人，只有人坏得了自己。”

罗白乃听三姑说理，很觉舒服，但舒服得来又倦倦欲睡，他望着三姑那吹弹得破的脸靥，这回便说：“我可不明白一事。”

三姑流丽的笑了笑，说：“世上没明明白白的事，只有明明白白的心。不明白，用心问，就算还不明白，也会分明些的。”

罗白乃这回诚恳的道：“我不是像方恨少这般饱读诗书，也不似王小石那般名动江湖，更不如唐七昧有家势实力，……你却为啥常在有意无意间提点我？”

三姑哈哈笑道：“我提点你？你不是也常提点我吗？”

罗白乃这下愧怍地道：“哪有的事……大师说笑了。”

三姑正色道：“因为你是平常人，所以我才跟你多说几句。”

罗白乃迷惑的道：“平常人？”

“不是平常心就是道，便是佛么？”三姑道，“当然，你是个悟性很高的平常人。”

罗白乃抚然又复了一句：“平常心？”

三姑看他蒙蒙的，便又提省了一句：“其实，自然就不是真，真就是佛。真是佛，美是佛，善也是佛。八万四千法门，无不是佛。只要能悟道，就是法门。你可以从剑中悟道，书中悟道，平常心中悟道。你那次在六龙寺说我指垃圾、狗屎，都有用意，那后来成了我背上的褡裢，那也算是一种大智慧了，也就直指人心的说法了。”

“哦？”罗白乃受了鼓舞，这回倒雀跃起来了，悻然道：“那我既已悟了道，岂不也可算是得道高僧了？”

“嘿。”

三姑大师又恹然起来了。

“怎么？”罗白乃又搔头皮：“我又说错了？”

三姑赧然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还得修行，不是三两句机锋，几句俏皮话，那就成佛升天的事。”

罗白乃这回恪敏的问：“那我要怎么个修法，才能像您那么德高望重？”

三姑一听，便知道这青年人又犯上心躁意急的毛病了。正如一般众生念经修佛一样，为的是功德、改运、善报，乃至富贵、功名、权势，如果只为了这些，不如不必花时间拜佛诵经，多去做事行善便是了。所以他恍然道：“我没有德望，只有两口褡裢。”

罗白乃呆了一呆，懂懂的说：“背了两口褡裢，就可以成佛悟道么？”

“不是，”三姑答：“有两口褡裢，只是两口褡裢。”罗白乃伸手佯道：“那你给我一个。”

三姑挥手道：“你自己也有，我的怎能给你。”

他紧接又道：“每人自己都有。入得忉利天，谁无包袱褡裢！”

罗白乃大惑不解什么是“初利天”。

三姑道：“那就是三十三天。为欲界诸天之一，或称兜率天。”

罗白乃仿佛慑伏了一下子，随即又执意的问：

“但你还是没指点我，我怎么才能成为你？”

三姑道：“你不是我，我不是你，你怎么能成为我？”

罗白乃说：“你若度我，你不就是我了嘛？”

“要人度不是度，自度方为度。”三姑已有点兴味索然，只念了一句：

“寒时寒杀阇黎，热时热杀阇黎。”

罗白乃一愕，问：“什么阇黎？”

“阇黎是阿阇黎的简称，就是僧侣的意思。”三姑倦然道：“面对吧，它在你对面，中间没有捷径。”

说完了这句，他就垂目合十，表示不再多说了。

罗白乃不得要领，越不甘心，不久又藉故挨近三姑大师搭讪，不过，三姑多不回答，有回应也只一句数字了事：

譬如罗白乃问他：“你再指引我条明路吧！”

三姑不语言。

罗白乃问急了，他就用手一指：

指的是他脚下的路。

罗白乃沉思片刻，又问：“我当下该走什么路？”

三姑指了指嘴巴。”

罗白乃当然不解，待又再问，三姑就说：“贪多嚼不烂。”

罗白乃拧不过三姑，便又逗开个新话题：“你原号三枯，我叫你三姑，你恼不恼？若恼，我改称你三枯大师如何？”

他以为大师一定会着紧、会喜欢、会回应。

大师只说了一句：

“都一样。”

“都一样？”

“都一样。”大师说，“既然狗屎、垃圾都是禅，三姑和三枯都一样是大师。”

这是近日三姑大师对罗白乃说的最长的一句话了。

也许他觉得罗白乃太急攻求进、贪多务得，他就三缄其口，不教了。

就算罗白乃基候在三枯大师身侧三个时辰，三姑走路时就走路，打坐时便打坐，吃花时只吃就是不去理睬他。

罗白乃没法。

就连这次、这时，忽听温柔跳了出来，大呼小叫：

“何姊，何姊，我来了，我来了呀……”

罗白乃莫名其妙。

温柔仍在欢呼：

“何姊，你在哪里……我可来了，我那个可来了！”

罗白乃直着嗓子嚷了一句：“恩婆，你来了就来了，叫老天爷做甚？”

温柔白了他一眼，啐道：“贼杀的，关你娘屁事！”

罗白乃怔了怔，伸了伸舌头：“哗，好粗俗！”

只见何小河一长身掠了过来，执着温柔双手，欢愉地问：

“是真的？”

“真的。”

“来了？”

“来了。”

两人都点了点头，无限喜欢、开怀的样子。

罗白乃旁观在眼，更为不解。

他只好去问大师：“来了就来了，她们两个疯婆子在高兴啥呀？这总不会也是禅吧？”

三姑不答。

罗白乃再问，也不答。

问了也是白问。

——只不过，三姑光滑细致的脸上，现出一丝难以觉察的笑纹。

那是笑意多于笑容。

笑容只是表情。

笑意在心。

四 取之于天地，用之于人

说也奇怪，罗白乃本来灵灵省省的，而今却有些儿浑浑噩噩的缠着三姑大师学佛修禅，这会儿倒是比较少去痴缠温柔了。

近日说过“来了”的温柔，可轻松多了，罗白乃少去骚扰她，她可是对王小石生起了莫大的兴趣。

她开始对王小石好奇。

因为王小石这个人，很奇怪。

他在对敌之际，镇定从容；布阵行军，更一丝不苟。这一路上向东南蜿蜒回进，他可烛照在心，今追踪者和截杀者把握无定，但他自己却指挥若定，过关斩将，手挥目送，气定神闲。

不过，在有些事情上，王小石又直如小孩一样：梁阿牛为了充饥，要打杀鸟雀，他就跳着脚跟这太平门的高手脸红耳赤的争吵了一场。

他一路捡石头：凡是奇趣、特别（这倒不分美丑）的石头，他都捡起来，小的往行囊、衣襟里揣，大的重的，他就将之移开，小心置放，生怕给人胡乱践踏、破坏似的。

他可不只是待石头，而是对任何动物、生物，都十分爱护。有一次，他还为一只受了伤的蜥蜴裹伤，耽搁了些时候，还几乎遇了伏袭。

他连对植物，也一视同仁。

他禁止——至少是不喜欢——大伙胡乱斫伐木林、野草，若要生火，他也只捡些枯草朽枝，别人不解嘲之，他还是说那一句：

“世上无一物是无用的，任何人都不该为不必要的理由去篡夺其他事物的生机。”

有一夜，大家围着火聊天，不知怎的，大家都罚王小石答他们至少一个问题。唐七昧和方恨少见不肯猎杀鸟兽以进食，就各出一难题折他：

方恨少：“你不打杀动物，却有时还是照吃肉不误，那岂不是借他人之手杀之，你只坐享其成？”

王小石道：“我不是和尚，我吃肉的。世上也有百无禁忌的大师，酒色财气，无一不沾，尽管他可能佛法精深、化境，但我还是瞧不起的。既是佛门高僧，就该修行，修行就是以身作则，而不是只用张嘴是骗人编话，只光说不行。我不是修佛的，我只想少作孽：能少杀一生命，就少杀一生命；能少为私欲而害人，就少为私欲而害人；少吃一口肉，多活一条命，何乐而不为之哉？要我杀了吃，我不干。但已杀了的、烹了的、煮了的，我无法使之死而复生，不如用他有用之肉体，以果我腹，让我有用之身做有用之事，我便吃了也无不妥。”

唐七昧则问：“但人也不是不杀人的。傅宗书也死于你手。你不杀生却杀人，岂不矫情？”

王小石：“那要看杀的是什么人？我一向的原则是：杀一人以活天下人，我乐而为之。要是杀的是蔡京、梁师成、童贯、朱勔这些人，我能杀必杀，下手决不容情。我不主动去杀生，因为我不想作为这果报循环的起首人。凡事都有因果，一般人只见到现在的果，不知道还有远因，而且，今天的果也可能是明天的因。有无报应，我不肯定，但因果确是循环的，你今天杀人，人明天杀你，或因而杀了别人，别人再杀他人，他人有一日却不知因何杀了你——其实是有原因的：是你自己开始了果报的循环。所以我决不愿作这恶

报恶因的起始，但如果他人作尽恶事，害遍了人，那他已经作了因，我就义不容辞的去让他尝得恶果。杀人如是说，世事亦如是观。谁要先伤天害理，总有一天，也为天所伤，理所害。”

何小河盈笑道：“你这叫替天行道了？”

王小石笑：“这是天道，也是人心。天道就是人心。”

梁阿牛则问得直接：“我问句混话：你为何这么多好兵神器不用，却偏爱用满地都是的石头？”

王小石答：“兵器再好，也须人打造。再好的利器，也胜不过自然妙造。我取之于大地，用之于人，战天斗地，自成一派。”

这回到班师之问：“这一路来，我注意到你的两个习性，我也想跟你一样，却不知如何才能做到？”

王小石问：“我的坏习性多，都是说学，是客气了，却不知指的是那一桩？”

班师之道：“你这一路来，无论环境多恶劣、多艰苦，只要一有时间就读书，一有时间便习武，我学不来。”

王小石笑道：“人对自己有兴趣的事，不会没时间做？”

班师之道：“可你武功已这么高，才识又好，还用这么努力费神么？”

王小石笑说：“我没有才识，还不下死功夫，不是白活么？若我有才识，再不下功夫，那就连这一丁点儿的才识也没了。”

班师之恍然道：“你的功夫原来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王小石：“人在一生里只能专心做好几件事，甚至只一件事儿。我喜欢习武，因为它除了强身健体之外，又可济世救人，而且它好玩。读书也一样，不同的只是：强的是心，健的是脑。人以为他怎行，一笔下去就是书，一刀下去就见神，一下子就有妙着，一凝神就有佳句，其实那都是日常功夫，大才情都在小功夫上立起来的。”

本来该到唐宝牛问。

唐宝牛却不问。

只喝酒。

他平常虽然豪迈，但不嗜酒。

而今却一有机会，就酗酒。

所以反而是王小石问他：“你喝够了没有？”

唐宝牛答：“没有。”

却打了一个大酒顺。

王小石耐着性子道：“你可以不可以不再喝了？”

唐宝牛直着眼咕哝道：“好汉子都喝酒。”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想的。”王小石道：“能喝酒不算好汉，只是酒鬼。喝醉了对人对己都不算好汉。”

唐宝牛歪着身子晃着头说：“醉了好，醉了可以消愁。”

王小石叹道：“一醉不错可解千愁，但千醉却是只跟自己有仇。”

到温柔问王小石。

温柔最认同（也有共鸣）的一点就是：

她也不喜欢吃肉。

她爱吃青菜水果。

她不嗜吃肉的原因，跟三姑大师、王小石却有不同。

三姑是戒杀。

王小石是不吃活杀。

她是不吃喜欢的动物：

——例如牛、羊、猫、狗、兔。

她也不吃令她觉得丑陋恶心的禽兽：

——譬如老鼠、蛇、虫、鳄。

她吃与不吃，主要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与佛无关。

——只不过，见性就是直指人心，见性何尝不就是成佛？

不知佛的，未必就不是佛。

温柔却只偏着头，侧着看了王小石一会，问：

“你是不是人？”

王小石笑了，笑得乐乐的，“你说呢？”

“你是人，”温柔说，“为什么不会累？”

王小石一时不知何如回答。

温柔又说：“我从来没见过你打呵欠，也没见过你倦。”

我体力还好，”王小石指了指自己的心胸，“但这儿有时还是会累的。”

温柔又凝视着王小石，好像准备要好好的“研究研究”这个人了：

“你知道你这样一个一个回答人问题的进候，像谁？”

王小石倒是一愣：“像谁？”

温柔撇了撇唇，道：“像三姑。”

王小石一怔，道：“大师？”

温柔的鬼心思又生出来了，就说：“那你不妨也有个称号。”

王小石知道她要他问，他便问：“什么称号？”

“六婆。”

温柔答。

说完之后，她脸上的酒窝儿可笑得一浅一深的，煞是好看。

王小石好似看得痴了。

一直没问王小石的罗白乃马上拍手叫好：

“六婆大侠，三姑大师，哈哈，乌鸡白凤丸，天生一对，天造地设！”

这种乱给人起名字、吆乐唱愁的事，罗白乃最是擅长。

温柔听了，却板了脸，叱了一声：“罗卜糕，你嚷嚷什么！没给你一顿子贼打不成！”

罗白乃马上噤了声，还不知自己踩了温姑娘那一条尾巴。

轮到三姑大师问了。

三姑不同。

他只指指地上的石子，又指了指自己的心。

王小石亮了眼。

点了头。

他也指指地上的石头，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头。

他们这一指一点间，似问了很多问题，答了很多问题，说了许多话语。

“你不是学佛参禅的吗？”这回班师之偷偷的问他徒弟：“他们在干啥？他们在说什么”

“他奶奶的！”罗白乃悻悻然道：“他们大概说你的头我的头都是石头死人头！”

五 明头来明头打暗头来暗头打

那天晚上，来到“黑森林”前，三姑大师跟诸人说：

“大家小心了，这儿很黯，老衲为诸位开路，但仍请留意当前。”

梁阿牛听了就咕哝着：“什么留意当前，咱们八百里下来都提神吊胆的，一个黑森林算啥！”

温柔也凑着月色遥指笑问：“黑森林，可是前面山坡那一大片密林？是长得密集了些，看去却也不怎么嘛。咱们刀山火海也闯过，也不觉得刀太利、火太烫，这黑林子也总不能把明白人染成黑菩提吧！”

说着就娇笑了起来。

三姑大师知他们并不在意，就说：“老衲还是奉劝诸位，小心当下为要。”

他年纪不大，还焉知是男是女，却当自称为“老衲”，大家对他这称号都甚不以为然。

王小石见势就笑说：“这‘黑森林，在这一带有点名气，在江湖上也有名堂。”

方恨少也听过些传闻，于是配合王小石的话题，道：“对，曾有不少武林中立得起万儿的人物，却都折在这里。”

温柔仍不经意，只奇道：“这林子里的蛇虫鼠蚁、毒物猛兽，有这般厉害！”

王小石道：“这儿地形石怪，地处沼泽，瘴气奇重，一不小心，容易失足，不可不防。而且这林子里的一树一叶，一草一石，全是黑色的，泥作玄色，树密而浓，盘根错节，路僻难辨，晚上入林，摸黑着走，真可谓伸物不见五指，得要小心为人所趁。”

梁阿牛仍不放在心里：“月黑风高，谁没走过？一座林子，去他奶奶和最多只能变出一窝子鬼魅来！我姓梁的还是抓鬼的呢！”

一谈起鬼，温柔倒有点变色。

她是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是鬼这门子的事和鬼这个字。

于是她又开始尤怨了：

“既然这儿有险，干吧要晚上才入林？天光白日的，不是平安得多么！这不是闲着没事，自我苦吃吗！”

王小石委婉的道：“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儿若从白天过，太阳一照，天气转热，瘴气就盛，毒气氤氲，只怕除了不呼息的山魃、僵尸之外，谁都过不了这偌大的一座林子，所以非得俟到晚上还真度不了这森林。”

王小石一提山魃、僵尸，温柔又皱眉又苦脸的，跺足咬唇道：

“叫人别提那什么……什么的，你还提！”

王小石陪笑道：“三姑大师要赶在晚上入林，也情非得已，为的是大家的好，大家还是小心些好。我看这些天来他欲行又止，时缓时速，有时日夜兼程，有时尽伏夜出，便是想在这两三个重要关卡上选上最好的时机渡过。”

三姑听了，望了王小石一眼。

眼里有无限谢意。

他知道他没有白做，因为毕竟有人了解他的苦心。

王小石也深注三姑一眼。

眼里也有说不尽的感谢。

他了解对方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甚至知道无法以致谢来表达。

两人微微颌首，约略一揖。

温柔却看不过眼。

她悻悻然的道：“鬼就鬼，阴便阴，什么黑森林不黑森林的。我温柔就硬桥硬马的闯它一闯，用不着眉来眼去的。”

三姑忙道：“我们一路上停停走走，确是要选准时机，过前边四个大关。‘黑森林’便是其一。我选定今晚有月光照明，趁此度过，可防黑中有变，可惜天有不测之风云，今夜风大，密云四起，只怕浮云掩月无定，这是谁也料不定的了。有月色时好走些，没月光时只有闯，大家最好鱼贯而行，首尾呼应，让唐巨侠走在中间。”

大家见他说的认真，也不敢掉以轻心。

他们由三姑大师开路，王小石押后，唐七昧和梁阿牛一前一后夹着居中的唐宝牛。

唐宝牛也真的默默地走在这一行人的中间。

要换作平时，他一定会认为让他居中而行，是受人保护，是莫大的耻辱，是对他能力的轻侮，他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而今的他，却不吭一声，不发一言，只跟着大家走。

——他是逆来顺受？

——还是不争意气？

抑或是根本没有感觉，失去感觉了？

——这好一个天神般的虎汉，而今却常默默垂泪、黯然神伤，到底是失去斗志，还是生无可恋了？

月亮当头照落。

黑林遇月分外明。

可是要是一个人内心是抑郁、幽暗的，月再明，日再亮，也照不进他心头那无底深潭里的。

可不是吗？

“可不是么？”温柔发现林子里虽然一草一木都是黑的，但因为总有些月光自叶缝林间筛进来，走着走着，心里也安然多了，便说：“这也没什么嘛。”

方恨少故意问她：“什么没什么？”

温柔便索性把话说尽了：“一点也不可怕，我还以为是什么地府冥官呢，原来只不过是一座暗一点的林子。”

她话说到这儿，忽听夜袭还是什么的，呱呱呱呱的鸣叫了几声，还有什么事物大力拍打着翅膀还是胸膛，且嗖的一声自她身后几株林木之间滑了过去，身前不远的一丛密草堆里，还发出了几声像濒死者哀唤一般的呻吟。

温柔听得花容失色再也不打话，只听三姑大师在前面还是在说：

“留意脚下，注意当前！”

温柔唬得心头怦怦跳如鹿撞，巴不得什么也不去留意好了；她初时觉得自己越走越快，但到林子稍有空蔽处一望才知，原来不是自己走得快，而是月亮走得快；再走一程，这又省觉也不是月光走得快，而是云朵随风游走舒卷飞快。

她这下才了解三姑大师选有月色普照之夜度此密林的深意：要真是初一到初五的月黑风高时，要度这片密林，只怕还真的过得更不易呢。

不过，现下这林子已度大半，眼看没凶没险，但自己身畔这干讨厌得简

直厌绝人衰的猪朋狗友，老在平时说自己胆小，这回，总要威风威风给他们看看才算不枉了“温女侠”这名号！

——怎么个威风法？

得找个人吓破他胆子才行？

温柔想到这里，第一个想到的，自然就是非罗白乃莫属了！

——嘿嘿嘿嘿嘿，罗卜糕，看本姑娘这回还不把你吓死也得吓个尸滚尿流才好玩呢！

是以她踮着脚尖，摸黑脱队前行，蹑足到了罗白乃后头，用力一拍罗白乃后膊，尖叫一声：

“呜咩！”

然后她就欢天喜地、一厢情愿的想像，想像罗白乃给他吓得三魂不见七魄、狗屎成了堆垃圾的样子。

在所谓“希望愈大，失望愈大”，情形便是这样。

罗白乃也不是没给唬着，而是他经温柔这大力一拍，大声一叫，他就立马转身，摆出个七情上面的惊吓表情，且定正腔圆的说道：

“哎，呀！我，吓，死，了，我，吓，死，了，我，真，的，给，你，吓，死，了！”

大家听了见了，都忍不住哄笑了起来，连夜行密林的紧张味儿也冲淡不少。

——这小崽子怎么一早就已提防我会来唬他？

太过分了。

——这回吓他不死，下回得要吓得他失心丧魂半疯半癫才得消这心头大恨！

温柔百思不得其解：他却忘了世上有影子这回事。

月光就有影子。

月光虽柔，却也是光。

且下当然也有影子，这影儿还有个很美的名称：叫做“月影”。

温柔蹑近唬人之际，一向机伶反应高于武功实力的罗白乃，当然是早已发现了。

——温柔吓他。

怎么办？

——却不能避。

因这小妮子是变态的，一旦吓不着，以后就算咽了气，只怕她也准要把死尸开棺劈盖的揪出来吓个不死不休才甘心的！

——就只好让她吓了。

是以罗白乃便装出那个表情。

岂料温柔仍是不满意。

还十分不满足！

她以为罗白乃是故意调侃她，故而更不忿不平。

这时，三姑又在前边苦口婆心的叮嘱：“小心脚下，别脱行伍，留意当前，勿怠毋懈。”

王小石也在后头提省道：“这时分、这当儿，就别嬉闹了，还是提防——”

温柔听了，心中更是老大不悦：

——这么唠叨，可一点都不好玩的！

——这般严肃赶行，像什么？算什么？倒似江西的赶尸队伍哩！

想到“赶尸”，温柔心头有了个映象，便发了毛，赶行几步，忽脚下一软，眼前一黑，呼地软黏黏的什么都像给一张黑色大布袋蒙住了，啥都看不见了，什么都没了，黑了。

温柔想要挣动，但眼前尽黑，她又偏离了队伍，又苦于呼叫不出，只觉一团黑漆幽暗里直似有鬼魅妖魄似的，尽缠住自己臂腿，往地底里拉扯。

她挣不动。

也挣不脱。

叫不出。

也呼不得。

就像是一场噩梦。

一个黑色的恶夜里的噩梦。

她慌透了，心头里一直在叫嚷：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这次是撞鬼了，这回死定了……”

直至耳际那一声喊：

“明头来明头打，暗头来暗头打！四方同来旋风打，虚空来连架打，打打打打打打！”

这连声喝打，才把她打得直似霹雳一声，醒了过来。

这才见到一点光。

月光。

还有另外一点光：

一柄精炼打造的方便铲在月下飞舞时，铲口上映着月华所绽的：

寒芒！

温柔这才算“醒”了过来。

也站了起来。

接着下来，她发现不是自己“立”起来的，而有让人给“扶”起来的。

扶她的是王小石。

眼前却有人在连声呼叱、交手、搏战。

出手的是三姑大师，他（还是她？）身前身后身左身右，缠黏上了几个黑点黑影，像黑夜里的妖魅一般钉着这个挥舞方便铲的大师。温柔只看了一眼，便发现那几个可怕的黑影子正是刚才黏贴着自己的“事物”：虽然她还没弄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六 灭却心头火自凉

原来温柔真的是一脚就踩到陷阱里去。

这陷阱当然是白高兴、泰感动、吴开心、郝阴功等人所伏下的。

他们首要的目标当然是：

王小石。

万一伏不着王小石，抓住了温柔也一样。

所以他们摸黑行动。

他们当然伏不着王小石。

所以就只好伏着了温柔。

温柔中伏之际，正好有乌云遮掩了月华，天地为之一暗。

在这密林里，可不止是一暗，而是全黑大暗了。

他们立即缠住了温柔，扣拿住惊慌中的她，要迅速藉地形遁走。

可是走不了。

可惜走不了。

因为一人拦着了他们：

是一名大师。

大师背着两口行囊，手里拿着支禅杖，禅杖上有九个圈环，一抖一动，便豁琅琅的响。

大师第一招却不是用禅杖。

而是用手。

用手一揪。

这一揪，便从这“大四喜”手里抢走了温柔，四人还待追夺，便遇上了大师的禅杖。

四人各用最阴毒的招式和攻势，缠上了大师。

可是没有用。

这时云已破、月已出。

月照大地。

温柔已脱险。

王小石已站在她身边。

郝阴功攻三姑的头，三姑轻轻挥杖，挡过了攻势，反击郝阴功的头。白高兴抢攻三姑的背，三姑轻轻化解，让过了来势，反打白高兴的背。吴开心猛攻三姑的下盘，三姑一一跃避，踮足飞蹴吴开心。泰感动要封住三姑的禅杖，三姑手挥目送，杖影如山，把泰感动封死在他的杖法里。

四人虽如鬼似魅，但大师只扬声叱喊：

“明头来明头打！

暗头来暗头打！

四方八面来旋风打！

虚空来连架打！

人来人打，妖来妖打！

神来神打，鬼来鬼打！

不来不打，来了就打！

我嘍！打打打打打打打！”

只见郝阴功动手，郝阴功挨打。泰感动出招，泰感动挨打。白高兴抢攻，

白高兴挨打。吴开心想攻，吴开心挨打。

四人尽皆挨了打。但谁都没死，更没伤，亦没流血。

显然是三姑大师饶了命、收了手。

打着打着，“大四喜”四人情知不妙，打下去也只是挨打的份儿，对方若要杀他们他们早死到黑森林白森林黑白森林去了，于是互打眼色，皆知势头不对，扯呼一声，各自滚的滚、遁的遁、退的退、溜的溜，全逃得影儿不见的去无踪了。

三姑也不追击，只拄杖微笑。

月华下，他衣白如雪，像画里人物。

然而梁阿牛却正风头火势，杀意未消，提一对牛角要去追杀那四人。

王小石劝道：“穷寇莫追。”

梁阿牛兀自气忿：“这几个狗日的已跟踪了咱们一大段时日，几次暗算不着，而今差点还害在他们手里，却让他们要走就走了！？”

三姑大师伸手拦住梁阿牛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他们到底也没得手，我们何必杀人？”

梁阿牛犹自不甘，“难道要等他们得手杀了咱们的人才来还手？你是出家人，戒杀，我姓梁的向来一天杀七人八人不眨眼，杀七十八十不眼红，杀个七八百儿也不手软！”

三姑只劝道：“要是他们不怕、不改、不知悔，迟早还会再来偷袭的，那时再杀不迟，不必急在一时。救人宜急，不急就救不了人了；杀人宜缓，一缓或许能多饶一命。”

梁阿牛气犹未消，火仍在冒：“饶这种杂种干屁？又让他们究子戾子的害人去了么！”

三姑不禁皱了皱眉，只说，“阿弥陀佛，咱们总不能因为这样就名正言顺的先去害人命吧？”

梁阿牛手上那对牛角咔嚓一交，竟敲击出星火来：原来他在牛角边上都镶上锋刃，大概是嫌牛角不够利不够锐，生怕刺戳下去人没死得成吧？

王小石有意岔开他的话题：“你这兵器好别致，江湖上除了你谁也不用趁手，非但是奇门兵器，还是冷门武器呢！”

梁阿牛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牛角，居然大嘴巴开合了几下，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何小河哼声道：“那是他的宝贝！他家一头牛，养几十年了，养出感情来了，一旦死了，他比死了老婆还伤心，从今也不吃牛肉了，把牛角切下来，当兵器用了，用它杀人，万一敌不过，直情就用它来自戕吧！”

梁阿牛感激的望了望何小河，道：“它是我家养的老牛，我叫它做‘阿忠’，咱梁家三代都看着他长大、变老、最后死了，他鞠躬尽瘁，已通人性。他比忠仆还忠。他死了，我留着它一对牛角，这辈子都随我生来死往。有了几十年的感情，那是割不断、舍不了的，人能有几个几十年，我另外还有一支角，那是遇上一头病毙犀牛的记忆。不到生死关头，我还真不用上它。奇怪，我叫阿牛，我属牛，伴我的，是头牛；小时住也住在‘牛角头’墩子上，遇上的是头有灵性的犀牛，兵器是牛角，脾气也牛犟得很！”

他居然说着拐了个弯，又回到忿忿未平的主题：“我的牛角既已拔出手，不沾血是不空回的。他已好久没饮敌人的血了！”

“那容易，”三姑一面趁着月色为大家引路，谈着聊着已轻松步出密林，再也不见暗算伏击，“让我给它喝点血吧！”

说着，竟捋高自己左臂袖子，右手纤指一挥，“嗤”地标出一道血结，三姑用指按住伤口，将血油射到牛角尖上，那牛角可真的会吸血似的。只听滋的一声，还冒了股绿烟，那牛角可真的会吸血似的，三姑犹温柔地道：

“这样，它饮了血，你也不会想不开了吧？”

梁阿牛没想到三姑大师竟会用自己的血来让自己的兵器饮血，一时怔了怔，只道：“这……它再渴也不饮自己人的血！大师这又何苦呢？”

三姑抬眸平和的反问：“自己人的血和敌人的血，不都是人，都是血吗？”

梁阿牛只说：“我只是心头气火，要杀人泄口气！”

三姑凝眸温声道：“那你此际心头的火浇熄未？”

何小河却蔑然道：“只是心头火起，却吹什么牛皮，说什么牛角一出、非沾血不回等话儿，那天在六龙寺莲池畔，你不也拔出牛角却滴血未沾的收了工、交了货吗！”

梁阿牛本因三姑滴血，已气消七八，听何小河这一轮抢白，又脸上青阵白阵，憋气言语不出。

方恨少却在此时更正道：“这你就不该深究了。俗语有谓：

‘文人多大话，武夫吹大气’，有时为自壮行色，自重身价，多讲几句豪话放语，什么：‘本人不杀无名之辈’、‘刀一出手，例不虚发’、‘老夫纵横江湖四十年，未逢敌手’、‘我教你后悔你娘为何把你给生出来’之类的话，难免出口成章，说了也不觉夸张，不说还真若有所失呢！”

何小河狠狠的盯了方恨少一眼：“我没说你，你却来当架梁！”

方恨少舌头一伸，霍地开了折扇把颜一遮，道：“对对对，我多说了，多话了，多事了，明儿剪发的时候一齐把舌头剪了。大师，你还在淌血，也不拿金创药去止一止血！”

何小河却仍盯着方恨少：“你又好得哪儿去？文人老爱吟诗作对，舞文弄墨，有个屁用？为杀敌，写几个字就能教胡马渡不了阴山？为民除害，拿支笔可以教训强梁匪寇？赢利尚且可进民生，劳作亦可促进收益，你这种文人除了酸溜溜、阴恻恻、计这谋那的而又不敢明刀明枪明目张胆的去争名夺利，算什么人物？却来批评我、踩我脚眼上来了。”

方恨少这下捅着了火山口，只在吐舌：“不敢，不敢。”

又嚷声直叫：“大师，大师，快裹伤吧！三百顿米饭，才贮四滴血，千万莫要折损了、白流了！”

何小河兀自气虎虎的道：“小兔崽子！坏鬼书生！既找上了我老天爷的碴，却不敢嗑下去，算那门子的种！”

方恨少陡地翻跳了起来，却又忍了下去，只向班师之咕哝道：“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班师之见这场面唇枪舌剑，哪敢作声，还退了小半步。

但方恨少的话还是给何小河听入耳里了，又冲着方恨少道：“什么小人与女子难养，养你个头！你们男人就好养了，管着吃饭，还要理他喝的，喝着吃饱了撑着，又想别的。你们男人跟狗呀牛的有啥不同，难道好养了！？给草不吃，晚上还没学会吠呢！”

梁阿牛忽叱也一声：“别骂牛！你骂别的我不管，就别骂牛！”

何小河噤地一句：“我就知道牛是你的禁忌，但我可不忌讳这个，你不给说，我偏说，你奈我何就奈，不奈我何我还是何小河！”

她一个女子，连开两处火头，却仍是风势不减，见阵骂阵，处处针锋。

方恨少只巴不得找到别的水源头好浇火，他习惯跟唐宝牛唱和，抓住他就说：“咱们不管阿牛，就问你句宝牛的：刚才温柔就在你身边失陷，你怎么不出手搭救搭救，你这袖手不理，就不当侠士吧，也总不成连人不当了！”

唐宝牛仍是神情木然，但却很快有了反应，作了回答：

“我救人！我连自己都救不了，只会害人。我不想连温柔也害了。我救哪个就害那个。”

他纵在答话，神色依旧木笃。要说有表情，也只不过在木然之色中带点讥诮，看了更使人心寒。

方恨少只是跟唐宝牛多年来胡闹成了习性，一旦应敌时也不觉要与他拌嘴呼应，但这些天来唐宝牛都不瞅不睬、十问九不答，已成常事，方恨少这下见何小河红火烈焰的，惹不过，便随意向唐宝牛这么一问，没料唐宝牛还真的答了。

答得还这般无情：

——这岂不是见死不救么！？

这还算是唐宝牛吗？

这下方恨少可呆住了。

何小河跟梁阿牛听了这回答，忽也骂不下去了：人都变得这样了，还有什么可骂的！

却听三姑大师说：“入了黑再见光，浪子回头金不换，真金不怕洪炉火，今儿大家都不免火躁了些，可别真的伤了和气了。灭却心头火自凉，路还长远着呢。”

他自深蓝然的襟袖里掏出一口炉子。

红泥小炉。

那小炉子才一见风，就溢出浓浓的药香味，又有点像牛吐出来反刍时的味儿。

罗白乃见了，忍不住问：“你襟袖里可真是什么都齐全哇！刀有剑有药有的，总不成棺材也有一副？”

三姑笑笑望望天，看看地，“棺材早就备着，用不着身上背着。”

说着他又再捋上了袖子，将白生生如截藕的玉臂贴近小炉，然后用火苗子在炉里点了点，那药香味立即就更浓郁了，香得像人人都灌了一肚子的香菇熬汤一般。

只见他臂上未干的血渍，一挨近了红泥小炉口的烟儿，那血痕立即凝成了艳红色的珠儿，滑落下来，滴入炉口里，竟发出清脆地“叮”的一声，十分好听。

很快的，三姑臂上只剩一抹痕，连血口儿也不复见了。

众人十分错愕，惊疑的问：“你这是什么宝贝儿？遇血成珠还是见血封喉的！怎么药未到就病除了，不用妙手已回春了！”

又见滴落到炉口上的血珠，一下子又转成了白色，就跟珍珠真的没啥两样，罗白乃不禁又问：

“那滴在小火炉上的血呢？怎么变成珍珠了！？”

三姑一笑，拈去那一颗白珠，揉成粉末，置入炉下的火坑里，只说：“那有什么？都化作雪了。谁留得住雪？水总是要流的、会干的。”

七 天行健

大家已出“黑森林”，都认为那儿虽然乌天暗地，凶险难防，不过看来故人也并不算动了主力下了重手。

唐七昧只冷笑道：“这不过是其中一关吧？决生定死，还远着呢！”

这次到温柔忍不住问：“你说还有两三道‘黑森林’这样的关卡，可是真的？”

三姑平和地道：“当然不假。要到小石头指定之地，至少还要过：猛虎闹、夺命斜、摧命直这几个要寨。”

温柔是“见过鬼怕黑”，领教过“黑森林”这一团黑，她可胆怯了七八分，所以也顾不得人讪笑，只畏怖的问：

“那又是什么地方？比这儿黑吗？”

三姑含笑道：“不黑，不黑。”

这时际，王小石忽凑近三姑，几乎就在他白生生的鬓边耳畔，说了几句话。

三姑脸色微微一变，也在王小石耳际颈边，轻轻的说了几个字。

然后一个点点头，一个摇摇头，似十分的有默契。

他们说什么，温柔可没听见。

听也听不见。

没听见的温柔，也不知怎的，心中忽然毛躁起来，心忖：

幸好两个都是男的，要不然，这般亲昵的说话，神神秘秘的，慌死让人听去，岂不……

——却又回心一想：

这死三姑阴阳怪气的，谁知她（他）是男是女！？

这一思忖，可就更火滚火烧了，就是眼前再来几关黑森林、白森林、红森林的，她也不要人伴，孤身硬闯了

就在温柔火躁、王小石与三姑似在温馨密语之际，有两人也正在交头接耳、交换了些感想意见：

罗白乃低声先说：“师父，你有没有发现：这位三姑倒蛮会变戏法的。”

班师之倒沉着声道：“戏法？别小觑了。”

罗白乃一向知道他这个师父许或武功不算太高，但阅历和眼光却非同小可，当下便问：“师父有啥发现？”

班师之道：“他的杖法。”

罗白乃虚心问：“什么杖法？那是天下无敌、世间少有的杖法吗？”

班师之：“不是。”

罗白乃更虚心了：“请师父指教。”

班师之道：“他根本没用杖法。”

罗白乃道：“他刚才不是施杖法击退四名伏击者吗？”

班师之：“那是随手而出的杖，而不是杖法。”

白乃：“你是说：他刻意隐瞒了他的实力？他不施杖法就轻易击败了‘大四喜’吗？”

班：“至少，他隐满了他的杖法。”

罗：“为什么？”

师：“一，他不想暴露他的真正身份。二，他不想泄露他的杖法。”

徒：“他有什么好遮瞒的？我们不是一路人吗？”

师父：“他一定有他的理由，而且，我看他随意出手几杖几式，就使我想到……”

徒弟：“想到什么？”

班师之：“‘天行健’。”

白乃：“‘天行健，？’”

班师之：“对，‘天行健’。”罗白乃：“天行健是什么东西。”

班师之叹道：“‘天行健’也不是什么东西，只是古已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而已。”

罗白乃仍不明所以：“——难道师父认为三姑不是个君子？”

“也许我想错了，也许是我过虑了；”班师之忽一笑道：“毕竟，三姑是位出家得道的大师而已。”

罗白乃百思不得其解，只嘀咕道：“她当然不是君子了。我看她是个女人。女人又怎会是君子？”

班师之知道这回他这个聪敏过人的徒弟，因限于学识、阅历，没把他的话听懂。

大凡一个人再聪明、机伶、才情再高，只要见识、学力、经验有限，再天才也无法突破自身的局限，超脱升华的去观察判断事理是非，这是殊为可惜的事。

就连罗白乃也不例外。

不过，不知道也有不知道的好。

世上有些事，知道得太多、太深入、太分明，反而会不开心、不愉快、不幸福。

另一对人物的谈话却很简短：

方恨少：“三姑大师的蓝色褙子，要什么有什么，但不知他的红色褙子里却是什么？一路上，也没见他开过、用过。”唐七昧：“有人曾用一座城池来换一个‘纵剑魔星’孙青霞，有人曾用三十万两换王小石手上一块石头——至于三姑大师背上的褙子，我们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方恨少迷惑地问：“为什么？”

唐七昧意味深长的道：“因为我们换不起。”

然后他又别有趣味的问：“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路来行行重行行，到头来会走到哪儿去？”

方恨少怔了怔，道：“不是要远离京师，逃离追捕吗？”

唐七昧负手看天，悠悠的道：“本来是。不过，再这样走下去，只怕不会太久，就会回到原来的地方。你还没发觉么？”

至于王小石和三姑大师却又在温柔身前交换了一句什么话呢？

王小石：“你看出来了么？小河和阿牛最近火气盛了许多？”

三姑：“有。难道是……？”

王小石沉重的点了点头。

三姑悲凉的摇了摇头。

第十七章 认真栈

那年，那时，那儿
山雨欲来猪满楼
没有会赚钱的傻瓜
逃花

一那年，那时，那儿

三姑大师向温柔提过“夺命斜”、“猛虎闹”、“摧命直”等几个地方，他就没有提到“认真栈”。

可是问题就是出在那儿：

认真栈。

“认真栈”是一家客栈。

——一家“认真的”客栈。

说它认真，是因为它的一事一物，从床褥枕被到起居饮食乃至沏茶的时序、痰盂的摆放、蚊帐的钩挂、窗纸破损随即黏好、砖瓦破裂马上修补等等种种大节、细节都十分仔细讲究之故。

在这样一个风雅、认真、讲究、一丝不苟的地方，温柔却经历了一场比黑森林更黑、比美梦还甜、比中伏还惊险的情节，就在此地、此际、此情。

当然，日后他们的故事成了传奇，后人就会说：

那年，那时，那儿。

——就在“认真栈”。

王小石和温柔。

还有温六迟。

“认真栈”的老板姓温，字米汤，自号“六迟先生”，久而久之，江湖上人人都称之为“温六迟。”

他的“六迟”是有来由的。他认为自己半生有六种比别人迟的：

一是他结婚得迟。尽管他很早已有亲密之女友，但从来好事多磨，情海多波，每次共结连理之时，总有事祸，不是男的劫难在身，潜逃他去，不欲牵累他人，就是女的变心转向，或遭逢意外，总是不能成亲成事。

二既是他年届四十而犹未婚，而其双亲、家人，多已故去或远离，所以他的家也成得迟。

三是他既然成家得迟，就连生儿育子，也得一并迟了。迄今他还是孤家寡人一个，幸他广结人缘，兄弟朋友、手足亲信倒是不少。

四是他虽闯江湖得早，但成名得甚迟。以他的人材实力，别人没他三成的早红透半片天了，但他还是半红不紫，江湖上的人听过他的名字的算是不少，知道他厉害的倒少有；在武林中按照理、照辈份他绝对该有一席之地，偏是他不喜跟人酬酢，不喜与人交往，口碑、宣传他一概不沾手，所以威名也仅在“认真栈”前后方圆数百里能叫得响。四十出头不过争那么一点名儿，不管是虚是实，总是太迟。

五是他不但成名迟，连立业也比别人迟。他曾做过不少轰轰烈烈的事，加起来恐怕一百个江湖上享有盛誉的名侠都办不到，办不来，他以一人之力都办了，但别人既不知是他办的。知道的也佯作不知，他自己也一样，甚至也忘了是他一手办妥的了。直至十年前，他才开始挣得点钱，开了这家店子，在这之前，游荡的多，帮人也多，但既不是什么盖世功业，更非立德树位的功名，就算“认真栈”渐成气候；已是这十年来的事。对温米汤而言，这可是一迟。

人要出名趁年少，越早越好，越早成名、成功、成事，越享受得了，享福得起。老了就算功成名就，却已无福消受，耳际只听得自己骨头打鼓之声渐近了。

却还有第六迟。

这一迟是他个人的习性：床起得迟。

他不习惯早起。

早起很辛苦，没精神，何况他鼻敏感，每逢早上，猛打喷嚏不止，一打两三百个哈啾，居然还是等闲事耳。

他虽然自叹命舛，样样比人迟，但他有个同姓叔父，却告诉他事情想不通时，不妨倒过来看。要是还想不明白，还可以局外人去看、局内人来想；再要看不透，解决不了，不妨把“问题”推一推，看它倒不倒？踢一踢，看它有没有反应？还大可以打它一拳、顶它一时、咬它一口，淋它一身湿、烧它一屁股烟，看它会不会变形遁走、自动消失？

那位叔父的说法是“六迟其实是六多：婚结得迟，是自由自在，多快活。无儿无女，不必为养儿育女烦缠，多省心。成家太迟，可谓了无拘束，多逍遥。名成得迟，如此正好可免盛名之累，多方便。立业太迟，实在是件好事，大器晚成总比中年破败的好，多稳实。起床过迟，更是好事，这叫有觉好睡，自求多福。”

这六迟先生听这位同姓叔父这么一劝，想想也挺有理的，他却有个姓戚的侠义之交，情同兄弟，说法近似，却更离谱，他说：

“就算是人生三大悲事，亦可作喜事看。可不是吗？少年丧父，大权独揽。中年丧妻，送旧迎新。晚年丧子，以绝后患。你这才六迟，算啥？”

温六迟见这挚友曾遭断臂之劫、失恋之苦、而又曾饱经一手创下的大业却一夕之间叫亲信知交一手加害毁败，语锋难免偏激了些，便不忍深责，但这曾叱咤风云、号令侠道绿林大帮的落难剑侠却指指自己没有臂膀的袖子说：

“你别同情我，看我断臂残废。我少一只胳膊，正好可练‘独臂剑法’。我身畔既无美妻、红颜，正好可尽情放浪形骸，夜夜狂欢。我给众叛亲离，家破门毁，正好可孑然一身，逍遥快活，做我要做的、该做的、喜欢做的事去！”

温六迟是个温和的人，他当然没他这位朋友的偏激心情、激越意气，还有激动语态。

他志向很小，小得只希望能开好一片客栈，他已觉得不虚此生、不在这一辈子了。

他对别的武林同道争的什么个奇书、宝物还有天下武林第一、什么一统江湖、天下无敌的封号，心里头看不起，口里头也忍不住嘲笑：

“争这个作甚？秦始皇也争不死药，结果死了没有？连命都保不住，天下还有啥是宝物？学了秘笈又如何？还不是要死！万一给人横抢强夺，倒连命儿都早些送掉。武林第一？要来作甚？天下无敌？关我屁事！这时候还争这个，不如争点银子，让自己和大家活好一些才划算！”

他是说给一手栽培的亲信、兄弟、手足、挚友：孙黄豆、余扁豆、何蚕豆、梁绿豆、詹黑豆、余绿豆、陈大豆、罗小豆、谭红豆这些人听的。

——这些人当然不是自出娘胎就叫什么豆XX豆的，姓倒当然是原姓，那“X豆”只是呢称。

呢称就是一种亲切的称呼，就像你身边熟悉的亲近的人叫“老陈”、“小方”、“老猴子”、“小倩”、“阿猫”、“猪小弟”一样。

因为相熟、相亲，才会呢称，才有小名。不熟不悉陌不相干的，你敢劈

面叫他大头、龟囡、鸭屁股么！

就是因为熟悉，所以这干兄弟们都愿意听这“温老板”的话。

原因无他，也有六条：

一是听了他的话有道理，听了不但可以有好处，也可以得到益处。

二是他的话是经验之谈。大凡是过来人的话，听了可以作借鉴，至少可减免错误。

三是温六迟口才不错，一向把闷话说的很好听，很有趣，一点儿也不闷。他们都喜欢听。

四是温六迟本就是他们的老板，有时候拍着桌子大骂，他们想不听都不可以。

五是温六迟跟他们私交甚笃，他们极乐意去听这样一个良朋益友至交长辈的话。

六是他们心底里本就同情温六迟孤家寡人，让他信口开河的发泄一下也好；再说，六迟的话他们在同感之外，大都十分同意。

四十以后的温六迟也别无大志，纠集了这些人，便开了这家客栈。

开这家客栈可以说是他由来已久的心愿，亦不为过。

主要原因是：温六迟早年游浪江湖、闯荡岁月，去过不少地方，住过不少客栈，从京华名楼到露宿街头，不管马上休歇或餐风饮露，他都试过。

他发现旅人想打一歇息安枕之地，实在太不容易的，就算大都名城的客店住处，尽管门面装饰工夫到家，但里面却不见得能使旅客安息歇脚，反而是应有的没有，不应有的尽有。

有什么？有时候，客店房里居然有的是蟑螂、虱子、蜈蚣、老鼠、甚至两双乌龟和一条大蟒蛇！

别的不说，要香皂，没香皂，只有一大团黏黏糊糊还冒着泡湿漉漉的胶乳物，听说便是肥皂——你教人怎敢把那不知年前鼻涕还是过时精液的事物涂在身上？

上茅坑，不自行取块砖头垫着下边，你便形同将屁股蹲在粪水上，这还不打紧，横空还飞着粪坑苍蝇，什么绿头的、红头的、蓝头的、金头的全都到齐了，连最新品种色彩斑斓的花头苍蝇，都老实不客气的，各带异味也各揣（它们）“食物”往你脸上、唇上乃至眼珠子上才一驻足，就地大啖起来。

这还不要命，要命的是要厕纸没厕纸，在那种荒疏的年月里，在那种时分，在那儿那样子的地方，你只有三个选择：

一就地取材，用裤子、衣服还是袜子什么。

二还是就地取材，用手解决。

三仍是就地取材，就是用别人用过的“纸”。

不过还有一种方法，倒不必“就地取材”的，甚至是完全“不取材”。

那就是疴了就算了。

不清洁只是脏，一时三刻只是臭，倒不会死人的。

住这种客栈，其惨情可以想见。

温六迟却一一尝遍。

二 山雨欲宋猪满楼

当然，也有些旅馆、驿站、客栈是有管理的、优良一些的。

但好一些不代表就满意。温六迟住过些客店，总算有草纸、肥皂了，但一口喝送上来的茶，才发现满嘴都是酸的。打开壶盖一看，还没看到茶叶尸，已见浮满了厚厚一层的小虫尸。

就算茶叶是新的，水也不够开；有家茶叶好、水也够沸，但茶杯里的白瓷黏上一圈又一圈的污渍，磨烂指甲刮也刮不去。

茶水都好了些的，也知客人怕蚊子叮，还挂了堂蚊帐。到了入夜，以为有场好觉可睡了，谁知一跳上床去，床板塌了，老公跟女儿还有孩子都跌了个半死不活的；这才把蚊帐一放，谁知天罗地网，连同三百一十二年前的灰尘，一齐罩落在自己一家子的身上，那时始知什么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说起不漏，温六迟还遇过有面相貌堂堂的蚊帐，像喜帐一样，红堂堂的，又新又稳固，一放落下来，却见破了屁股连腰大的一个洞，到了适当时候（譬如帐内人困着了之际），蚊子都从那儿大军杀到，你翻身坐起，堵洞血战，真是寸土必争，一步不让——那蚊帐经历人世沧桑二三十年下来，红彤彤的都终变作灰孱孱的了，偏就是这破洞没修好，让每一夜每一床每一代的客人持续人蚊大战。

这漏洞还不是要害，要害的是瓦顶漏水，遇上夜雨（更不必说是连夜雨了），张嘴睡的客人喝了一口天降甘霖，不张嘴的客人却几乎给溺毙——原来一夜无活却有雨，房里水涨床高：淹水了。

这还不打紧，同样是“漏顶”，同是个张嘴困着的客人，第二天起来，还装了一口尿：当然不是他自己的，他自知射程不致如此劲急，而是楼上房客有位童子尿床还是痰盂破了个洞，他是承先启后、久旱逢甘霖的一位而已。

就算是京城豪栈，也不见得就完美无缺。

像温六迟那么迟睡迟起的客人，他睡的时候已开始听见楼下叫卖、喧嚣，一场觉连场梦里尽是市肆里的臭话粗话连遍，连某婢买那块布三缙三老板说三缙六阿婢说三缙四多过三缙四就不买老板说三缙五啦三缙五就可以卖……全入了梦也入了脑更入了神，你叫他第二天怎能做事、算帐、头脑清醒醒醒？

睡的时候，甚至连楼上的屎味、楼下的烧包味和街上的人骚味都嗅得一清二楚，甚至店老板有理没理、已找人晨早拍门、看隔壁工匠修瓦装棧的，砰砰嘭嘭，教他怎睡得安稳？一觉睡来当真是千军万马，血肉横飞，直个世界如一场大梦，醒来可不知人生几度秋凉，而十分悲凉了。

温六迟还有个红粉知交，叫做陈张八妹，曾跟他投宿住店，因有洁癖，睡下去，便发现了枕头有血渍（不知是牙血还是吐血）、被褥中下部位也有褐迹（不知是经血还是处女血），席上沾满一块块、一粒粒，既似是耳垢又像是老泥（人体身上的皮层脱落之物）的东西，抹扫之时，才发现竟是蠕蠕会动的！

于是她睡不着，只好寅夜起来打扫抹拭，务要弄干净才睡，结果：她收拾好床铺便抹桌子，揩好台子去擦窗子，拭好窗子就去洗床单，洗完床褥之后天已大亮了。

她没睡过觉。

只为那家客栈做了一夜苦工。

第二天她可学乖了，也听了温六迟的劝解：这是别人的房子，你洗洗来作甚？今天弄干净了，明儿却还得是要脏的。

她决定这回连窗帘子破了也不管，躺下去就不再动手动脚了，但脚踝上却叮了条虫。

给虫咬总不能袖手不理吧？何况吸的货真价实是她珍贵的血，果来肥肥白白像条屎蛆，吸了就像充了血，就像男人的那话儿。

所以她再困也只好打起精神，挑灯夜战，掀被敲板，果然发现这蛆虫是有队伍的。一直追索到墙边，竟然还发现了除了虫道之外，还有一条蚁路，从墙这边一路通到隔壁房去，于是，陈张八妹又只好到处“打点”（半夜要找到这些杀虫粉/水/药的，还真不容易），翻墙撬砖的，好不容易才断了蛇虫鼠蚁的来路（她进步了，这回不管它们的去路了），扯下蚊帐，总算没破没烂，以为可睡上鸡鸣后大约一个时辰的好觉，却猛一眼，瞥见蚊帐的纱网中只见破窗帘里有一对眼正在偷窥！

她顿时尖叫起来。

——虽然那双眼睛的主子到底是人是谁，到底在尖叫发出的刹那便已消失、不见了，无从追究，但陈张八妹从此以后，是怕了客栈这两个字。

可是温六迟却不然。

他是个旅人。

浪子。

尽管他是个“超龄”或是“高龄”的浪子，但浪子毕竟是浪子，他仍喜欢客栈、旅驿、酒店（有些“酒店”，倒不定卖酒，但可让人住店）——尽管名儿或有不同，可全是一个意思：

让旅人有个落脚的地方。

温六迟认为这里边就有了意境，且意境很美。

可惜这些客栈旅店气氛却多不如何的美，纵有美处也教不善经营的人一手破坏无遗了。

小旅馆是毋庸置疑了：那是个用来考验人是不是能回归到野兽、洪荒时期生活的地方。

比较中级、优秀的客店也不必有所期望：只要能当客人是人，那已经是慈悲为怀的了。要当是客？除非有大把的银票——自然还得小心到入夜后没个蒙面匪给你喝蒙汗药吹迷香一刀把你砍个人头落地才行。

就算是驰名远近的客栈，装璜华贵，气派非凡，却也不必一厢情愿的以为它客似云来就受到热情接待。有的著名客栈，却地处偏远，也就是说，它之所以名闻遐迩，是因为该处只有它最好（或只有它一间）。

温六迟就住过在草原上的一家“名店”，有次风雨前夕，风没来就来了小屋子的飞蛾，温六迟几不能呼吸，差一点就被飞蛾呛死了。另一次是在沙原上遇暴风雨，风雨未至，这回几乎呛死他的不是蛾，也不是蚊子，而是大粒大粒像蚕豆一般的沙子。

他也有次夜宿于大原上享誉已久的客店里，又是遇上风雨交加，这回没虱子、飞蛾或沙子，而是满店子都塞满了：

猪。

原来这家名客栈同时也在附近养了不少猪，怕猪受不了雨打风吹，故在山雨即临时将大猪小猪，全赶入店里，避风躲雨。

这回猪可好了，人呢？

就算大地方的名客栈又如何？它的气派只气派给它自己的气派看，也就是说，它的样子和规模唬人、吓人，但唬的是客人，吓的是客人的钱囊。

它并不是为客人服务的。

它规模大，并不代表服务好，反而是用以瞧不起客人的。

要在山野小客店，瞧不起人的只是小伙计。一般较好的客栈，瞧不起你的却是店老板。在这种豪华、高贵的大客栈里，瞧不起你、看不起你的却是店老板、小伙计乃至同住店的其他住客！

没办法，一只狗跟一只猫在一起，猫得要让那狗。一只狗跟另一只狗在一道，至多大家互瞧不顺眼。但一只狗落入一群高贵、好种的狗群中，这只狗还不如那些好狗的身上的一块痢痢。

可是不管怎么说，温六迟总是爱客栈。

他认为客栈是予游子驻足之地、让浪人有个暂时的归宿。

每家客栈都是一个天天变化、奇情、有趣的大家庭，每间房的每一天晚上，都有它的故事、主角和艳遇。

他喜欢客栈。

所以他开客栈。

他的客栈有特色：收费不贵，丰俭由人，一天到晚，从夜入旦，全提供食品、炊事、茶水、服侍，且还在每间房提用墨砚、刻章、信封、用笺，客栈还有邮驿、保镖、巡城、甚至贵重物品代为保存之服务，更令温六迟多年旅次生活所感悟切需的提供，冷温热水全日提供，必要时，还可在隔壁同属温六迟经营的“红潮新筑”里挑个如花似玉的去暖被暖枕暖身子。

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他自己不兴作这个，他可不认为其他的来客（且八成以上都是男子，而这些人中六成以上都是独身汉子）也不兴这个。

他连每天沏的茶都讲究。

他甚至连来客的家眷都特别请人看顾：所以在这东南名城里，没有小偷鼠摸能入这“认真栈”抢劫偷窥，甚至连稚童子儿也不会遭人拐走、迷失。

是以信誉佳。

他这么一个人，在这这儿开了一家客栈，似乎是不值得大书特书的事。

可是，无巧还真未必不成书——因为信实写来，生活就是一本本精彩的书——但没有了温六迟这个人 and 这家客栈，往后的还真不成书了。

因为他虽然折腾了大半生，是争了些银子，但不致富有到可以独营这偌大一间客店。

这“认真栈”是有人合资的。

与他合作经营或付钱投资的，当然都是他的朋友。

好友。

前文提过他的两位好友：姓温的叔父和姓戚的挚友，自然都在其中。

而就在这一日，王小石等一行十人，正好去投店。

投了这家店。

三 没有会赚钱的傻瓜

王小石这一行人抵达“认真栈”，是“黑森林”遇袭后三天的事。

这几天他们跋山涉水的，特别累。

他们生火野宿、栖树眠洞的，连月来都几乎没好吃的、没好睡的、没好歇息的。

终于他们来了此处：

认真栈。

三姑大师与温六迟是素识。

王小石与“认真栈”也似有段渊源。

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如回了家、返了乡。

实际上，这儿离王小石的家乡确也不远。

谁都知道过了金宝县就是美罗镇，到了美罗，以前天衣居士教王小石学艺之地：“白须园”还会远吗？

——难道王小石取道“六龙寺”、“黑森林”、“认真栈”等地，为的就是要重返他出生和出身之地，在那儿重温他的栖息？

人在世间，总会有个地方让他栖止，让她休息。

只是这栖息之处何在？哪怕只是方寸之地，只要有，便在风雨凄其、山长水远的人生路上，可以放下重担，卸下行囊，好好的休歇养息，好好的思省松弛自己，养精蓄锐，再重新去面对挑战打击。

要是你已有了这方寸之地，哪怕在家里、心中还是脑海里，那都是好事，恭喜你。但若是你还没有，请赶快培养 / 找出 / 寻觅 / 经营那么一个所在，否则，在过度的压力与冲激之下，你的心力迟早难免要衰竭。

人最宝贵的是健康。

人最重要的是快乐。

人要轻松才能快乐。

人最快乐时在施予。

王小石现在就快乐。

因为他一向能保持轻松。

而且此际他正在施予。

施予的方法有很多种，以金钱解人之穷困是一种，以武力保持弱小也是一种，以智慧学识为人排忧解难，亦是一种。

这种事，王小石常做，且还做得不亦乐乎。

此际他做的，只是语言上的开导，因为罗白乃在思省了几天之后，终于忍不住过来问他：

“我有一事，憋在心里已久，你可不可以为我解一解？”

说着，他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眨一眨，又眨一眨，很真诚可爱的样子。

王小石看了就笑了：“你说说看，我解解看，你考考我看，我试试看。”

罗白乃就说：“那天‘大四喜’突击我们，三姑一面应敌，一面大声叱喊什么，‘明头来明头打、暗头来暗头打’的，那到底是啥意思？是咒语吗？还是气功？狮子吼？在那时喊出来，有什么意思？那什么这儿来那儿打，那里来这里打的，可有特别的意思么？”

王小石道：“你当他说了句白话、空话，也无可不可！”

这回罗白乃倒是奇道：“这里边不是有大学问吗？怎么又可当是废话

了。”

王小石笑道，“不是说过了吗？平常心就是道。大道理常就是废话。可不是吗？大概你师父必然曾谆谆劝导过你：好好练功，他日基础才能深且厚吧？”

罗白乃点了点头，“但我不一定听得进去。”

王小石又说：“那么教你认字的夫子也必然教诲过你：好好读书，他日才可有大作为吧？”

罗白乃只好答：“有的。可我不一定相信：许多做大事、发大财、练成绝世武功的人，都不一定念过很多书。”

王小石道：“这就是了。你师父和老师教你的话，你都不一定听信，可是，里边却有着大道理啊。不能令人信服的大道理，岂非与废话无异？这样说来，六龙三姑边打边说的话，也可能只是些毫无意义的赘词而已。”

罗白乃眼里的两朵星光又霎呀霎的，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听到了什么、别人做了什么、彼此之间能悟得了什么才是要害。”

王小石含笑道：“你可说着要害了。不过，其实，也无所谓要害不要害的。要说要害，哪儿都是要害。你说只斩我一只手指，那不是要害吧？但对我的手而言，那是要命的要害了：少了一只手指，便连拳头都握不成了，还拿什么剑？写什么字？你随随便便的站在这儿，既不是山海关，也不是兵家必争之地，当然不是要害，但对一只蚂蚁而言，那就是大大的要害了。因为你可能正踩在他的身上。同样的，说是要害，也言尽不实。你一刀搯我心口，当然是我的要害了，可是就算我死了，这世间没少了我不行的事，日出月落，星移斗转，黄河依样汹涌澎湃，泰山依然一柱擎天，又有何改变？那又算是什么要害？所以，没有要害，也没有什么不要害的。”

罗白乃又听得似懂非懂，却听一人道：“说起要害，你看到我那要命的要害了吧？”

说话的是温六迟。

他是向王小石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罗白乃开始进入“认真栈”的时候，对这店和这店老板都很不以为然。

他以为这只不过一家随随便便的客栈罢了。

他也以为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客栈老板而已。

直至他住下去了，才渐发现有些不一样：

一般店家只对住店里花钱付账的大爷恭敬巴结，对随从、家丁却瞧不进眼里。

——如果说这一行王小石、三姑、温柔等是“主”，那么，自己师徒两人则绝对是作不了“主”的“随员”了。

这点罗白乃心知肚明，十分清楚。

不过这店里的人却很不一样。

店里的人上上下下都无分“尊卑”、“长幼”、“大小”、“富贫”，只要住进店里来的，他们都视如贵宾，待之一样的好。

且殷勤有礼。

这点可谓少有。

在江湖上原就最分名位，这种做法算是绝无仅有。

再住下来。罗白乃就发现这儿有更多的不同：

例如店家因顾虑到客人在房里舒适走动时的不便，所以准备好方便在房中踱行的布鞋，又在沐浴间、潮湿之地摆好了木屐，让客人不至弄湿或弄脏了脚和鞋子，这点便令罗白乃师徒首开眼界。

细微之处，也照顾周到，这才令班师之和罗白乃叹为观止：

譬如上茅厕方便，一般所用的手纸都十分粗糙，几乎可以说：多用几次，便要位出血来。但这家客栈却连这个都照顾到了，所提供的是细软绵绵质地的纸，简直可媲美能在其上题字写字的宣纸和能在其间刺绣的绢帛。

班师之师徒二人享受这客栈种种方便，乐陶陶之余，又发现住店的收费不算太昂贵，不禁笑骂低啐过这开店的人：

“这店家都傻的！这样开店，怎么不去服侍自己的爷去！把客人都纵惯了，看他是不是还免费供吃供住的，还起座泥头塑像立座碑来纪念他！”

“这下可好了，客人以为有便宜可占，把这儿当家了不走了，真是傻瓜蛋！”

他们嘀咕多了，王小石听到了一次，就笑着问了一句：

“你们看，这儿旺么？”

班师之当然不用看便作了回答：“人可多呢，简直水泄不通。”

王小石提示道：“店家只是细心一些，对客人多些儿关照，就招来了这么多的客人，而且辗转相传，口碑愈好，风评愈佳，这就赚了不少钱财，就拿这本儿来扩充营业，加强福利，到头来，客人受益，店家盈利，可不是两家便宜、大家高兴么？”

罗白乃听了，还要“死鸡撑饭盖”的说：“这家店和这傻店家的……都能赚呀？”

王小石笑说了这么一句话：“能赚。当然能赚。每年还赚不少，且愈赚愈多呢。记住：世上是没有会赚钱的傻瓜的。”

——世上是没有会赚钱的傻瓜的。

正如世上不会有白送给你的江山，从来未克服过困难的伟人，白吃的午餐……一样。

但还是有例外的。

世上毕竟会有瞪着眼的瞎子、事实摆在眼前也照样歪曲的谎言、有一张嘴却不能说（真）话的哑巴。

有的。

甚至偶尔也会有白吃的午饭。

还有平白送给你的江山。

——像世裔承传的皇位便是一例：当然，也有的是似巴不得把自己本来巩固的基业砸毁砸烂方才甘心的皇帝和领袖，他们的作为也如同将江山奉手送人予人。

可不是吗？

四 逃花

“可不是吗？那棵桃树开得多么盛，多么旺，多么美，多么香，多么灿烂，多么迷人；”这儿的老板温六迟感叹地道：“本来，我就是为它而来的，而今又得为它而去了。它就是我店子里的要害。”

王小石当然听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却颇能领会他的感伤。

温六迟是和三姑大师一起走近来的。三姑大师在看那一树桃花时，脸靥也十分桃花。

他似乎看得痴了。

醉了。

罗白乃仰首望她（她要比罗白乃高一整个头），也望得如痴如醉。

王小石虽然并不了解温六迟为何感慨，但十分明白：一个人要是有感触，你最好就让他有感而发的诉说一番。

——这样，他会好受些，你会明白些，他对你也会感激些。

大家都好的事，不妨做，而且该多做。

王小石此际的原则是：该做的，就做；该说的，就说。从前，他还年少，许多事未明、未懂，他的原则是：该学的，就学；该进的，就进。日后，他准备进入壮年时，原则就变成了：该放的，就放；该玩的，就玩。到了老年，原则就应是：该退的，就退；该闲的，就闲下来好了。

人每个时期，该做那时期的事；时候到了不去做，就会追悔；时机未到却硬要做，做了也无味。

每个时季都有不同的情怀与旨趣，正如四季不断更递的风景和变迁。

每个时候都有不同的契机，而且每个人都不同，每一次都下一样。

刚才是该答的时候，所以王小石就回答了罗白乃的疑问。

现在是该问的时候，于是王小石便问：“为什么？这儿这花发生了什么事？”

温六迟悠然反问：“你觉得这桃花有何特别之处？”

王小石深深吸了一口气，用力眨了眨眼，仿佛这就不只把这株桃花的香味儿吸进肺里，还把它的艳姿也关入了眼帘内，如此便可永志不忘，深心记取了。

然后，他以刚才温六迟的口吻说：“这株花开得特别盛，特别旺，特别美，特别香，特别艳，特别灿烂，也特别迷人……”

他以温六迟的语调如此形容，是因他知道：惟其如此，才能迅速勾起温六迟的深刻感受，以致产生契合共鸣，使对方更能说出他心底里想说的话。

果然，温六迟道：“这花是很出色的，它除了花开特别多，特别旺、盛、香、艳之外，它还有一个奇事儿……”

王小石问：“什么奇事？”

温六迟道：“它开的是桃花。”

王小石“当然了，它是桃花树，开的当然是桃花，总不成开成桂花吧？”

温六迟道：“但它长的是李子。”

王小石叫了起来：“什么？”

温六迟重复：“它开桃花，结李子。”

王小石一时难以置信：“有这等事！？”

温六迟道：“确是。我就是看中这桃花在此地开得如此艳盛，结得又是

异果，所以才在此处设店。”

王小石极为同意：“看来这确是风水宝地，才致有奇花异果。”

温六迟更正道：“奇花苦果。”

王小石不解：“是桃花李果。这应是桃李春风、桃李满门才合理。你这儿客似云来，客房常满，越做越旺，是吉花祥果才对。”

温六迟叹道：“男儿不能太有志气，有者易受挫折。女人不可太美，太美易落风尘。连花树也不能太奇，太奇则易遭劫。”

王小石不明白：“遭劫？”

温六迟道：“你听过这儿的‘花石纲，吧？”

王小石冷哼道：“又是朝廷在这儿设应奉局，强抢天地自然、天下百姓的珍奇异物，说是奉献给天子的玩意儿？”

温六迟也冷哼道：“都说是呈献给开封府，但中间到底给谁搜刮了，有谁知晓？哪儿知道？但这儿的官员恶霸趁机逞暴，挂着供奉天子名义，见奇的事物就占，见好的事物就抢，见珍见宝更恣意掠夺，只苦了天下黎民百姓！”

王小石顿时已明白了一半，道：“这株桃花已给看中了是吧？”

温六迟道：“便是。你看，树身已加封了敕檄，谁也不得近前，谁也不能碰。”

王小石嘿声道：“这树献给皇帝？怎么个运法？连根刨起，还是砍为数截？这样的花还会开吗？果还能结吗？树还能活吗？这

是人干的事吗？”

温六迟道：“他们硬是不管。他们就是要花，要果，还要店。

他们连这客店也给封了，说是十日之内就要结业迁离，说这店沾了皇上的祥气才能兴旺，而今要全归国有，朝廷自会派人接管。”

王小石不禁勃然大怒：“他们这算献宝予天子？我看他们是趁火打劫，见这店能赚，想藉机侵占才真！”

温六迟只冷笑不语。

罗白乃侧垂着头，眼往上瞧，看树看花，忍不住道：

“桃树结李子，哪有什么稀奇？龙生九子，生到第十就成了蛇了。我家乡雨宝镇还有只母狗生下了只小猫，有只猫产下了小鼠呢！敢情是他平时近猫多了，又或是那猫几贪馋吞得多老鼠了呗！”

这树使得这儿封店结业，到底是祥物、宝树还是惹祸的东西呢！”

温六迟道：“我这算好的了，至少先警后兵。在拉湾村里，有哈家池子，长了几株王莲，叶面上可以坐几个小孩，这儿的小人知道了，往上报，应奉局就马上派人来封了屋，逐走了哈大马一家大小，一家子本来融融乐乐，而今全成了流浪汉，闹得卖儿、卖女，妻离子散，苦不堪言。古打小屯还有一孙家，平常是做织机称著，他造的织布机拉活起来，连叫声也如音籁，动听过人，人称他为‘孙叫机’。就因为他女儿闺房里种了一盘吊兰，可长于高空之中，全不沾泥尘，只造茎胡长垂，吸大气水养而存活。应奉局的朱勳父子一旦得悉，马上派人来封了那一株兰，见孙家女儿漂亮，也掳走了，说是献给皇上。孙叫机忍不下来，说了几句唬话，便给格杀当堂。一家子也从此破也。所以，这些异物说来只是原来物事的变裂，是祥物还是不祥，可也难说得紧。”

王小石道：“我们这一路来，也听闻了、目睹了不少惨事。你说的至少还真有宝物异物，但这一带许多人家，可能只结怨于小人，可以只因有人要

强取豪夺，便让人以献呈天子之名。进行掠夺侵害之事，真个不可胜数。”

罗白乃仍好奇的问：“温老板，这花树‘蒙宠’了，你的店也给封了，你怎么办呀？”

温六迟嘿笑一声：“天大地大，哪儿去不得？只是心里舍不得。我已委人说项，要真的事无回环余地，那就一走了之，留恋也干事无补了。”

说着的时候，忽听一阵簌簌连声，院子里好像有什么掠过似的，可以来自天上，又似是自地下传来。

大家听不仔细，但却觉余香仍在。

三人心中惊疑，温六迟目注院落，忽然“咦”了一声，目中充满了感慨与感情。

王小石与罗白乃随而望去，只见院静花香，除了一地嫣红的栖迟落花之外，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遂而以询问的目光投向温六迟。

温六迟笑了一下，笑容甚为感伤苦涩：“那花树。”

二人又看那花树，却不觉有异。

“那花树已走了几步。”温六迟用手比划原先那树的位置，“本来它在那儿，现在它在这里。它已经开始逃亡了。”

他笑了一下又道：“许是它毕竟是灵物，不想落在杀人夺宝、为非作歹者的手里吧！”

三人望着院子里的桃花，有的震动，有的惊诧，有的郁然不乐。

第十八章 杀死你的温柔

桃花

桃花运

一树桃花千朵红

一 桃花

傍晚时分，夕照在晚风里就像泄了气一般，而且就泄在云气里，既不夺目，且带点病气，所以就更加艳丽好看，而且还可迫视她的动人处。

分外的好看。

桃花本来该在春阳时细览，看朵朵招曳笑春风，最是妖娆。

王小石从未试过在夕照里看桃花，今天是因心情抑郁，悒结难舒，便蹀到院子里，看到桃花，才想起今午温六迟对他说过桃花的事，不觉有点痴了。

他一路逃亡过来，领着九、十人，遇关过关，见敌化敌，也没遇上什么大风险，看来，他这场逃亡直比流浪还逍遥。

其实不然。

他心中一直都有沉重的压力，且有重大的计划要待进行，再且，带着这么几位兄弟姊妹，更不能有闪失，当领袖，实在是一件累人的事啊。

——真想从此不当首领，去当个不为人知的小老百姓！

别人看他轻松自在，其实，他不过是知举重若轻，化险为夷罢了。

他人见他欢笑如故，若无其事，以为他放得开，不担心，其实他只是以笑代泣，狂歌当哭，一天笑他一大场，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而已，不然又怎样？而对考验、挫折、困难，他只知道立身处世的十六个字：

收拾怀抱，

打点精神，

奋斗意志，

恬淡心情。

这时他便是周虑一些情节，犹豫故虑于：“到底该不该干？干是不干”的情节上，于是负手踱起步来，一踱，就不意踱到院子里桃花树那儿去。

踱到那儿，见夕晖余艳染桃红，不觉迷惚起来，恰一阵风徐来，桃花嫣红落纷纷，王小石看得张开了口，痴了一阵，一时忘了烦恼，浑忘了菩提，忘了所思所虑，眼前只有桃花千朵艳、千种凄、千般妖娆都不是。

这时候，温柔也正好踱出院子里。

这是一个美好的黄昏，倦慵的入暮。

温柔是给那浑没着力夕照所吸引，而步出院落的。

她觉得那无力再挽、没着力处的夕阳，很像一个熟悉的身影，向她召唤。

——那是谁呢？

她就跟着夕照的步伐行去，走过去是为了多浏览一回这临别秋波的晚阳。

这晚阳带着点余温挥别山海人间，许是因为今晚有星无月，浓雾密露，甚或还有场晚来风、阵来雨吧，它自知是这天来最后一抹余晖，于是更有恃无恐的有气它的无力了。

所以特别的美。

美得带病。

且十分脆弱。

温柔终于想起来了。

她想起这残阳如赭像是谁了！

——朱小腰！

当然是朱小腰。

——她那么急，那么倦，那么乏，那么病态而又那么侠烈那么艳！

温柔觉得她在召唤她。

她为了看她而走了出去。

反正无碍：她正闲着没事，只想，那一次黄昏，她化好了妆，涂上了艳色的胭脂，去金风细雨楼会白愁飞……想到这儿，她就不愿再想下去。

因为冤有头、债有主，那还好办，可是，现在都不知什么冤、什么仇：

——白愁飞有没玷污她的清白，她也未完全肯定。

——白愁飞害了苏梦枕，她也没替大师兄报这个仇。

——王小石救了自己，但也促致那大白菜、鬼见愁的死，她也无法计较。

这笔账该怎么算？她不知道。

她最怨谁？她不清楚。

她最想着谁？依稀觉得，好久没回家了，爹他可安好？

她最想做什么？她想看桃花，因为残阳照在花树上，那就像有很多个很多个朱小腰，向她招着小手舞着腰，有时还加上一个失足。

一朱小腰有个痴心为她失魂落魄的唐宝牛。

——我呢？

（我是不是比别人丑？）

——不是。

温柔马上为自己作出否认。

（我是不是比他人不幸？）

——不算。

温柔还觉得自己很幸运，可惜幸运不等于就有了幸福。

（我是不是不像其他的女子那般温柔？）

——这……

（有可能。）

（可是我一向是很温柔的，我本来是很温柔的，只不过是人家不解我的温柔，解不了我的温柔罢了。）

温柔虽然检讨出一个要害来，但关键已找到了，窍门也在握了，但她随即把责任推到那些不解温柔的人身上去。

是以她才能轻轻松松的出去，要多看一会儿的夕阳、桃花、朱小腰。

一阵风掠过。

许多小花折着小腰急坠。

在桃花掩映中，她忽然看到了个人：

一下子，她觉得这人很熟稔。

却又很陌生。

她竟在这一刹间叫不出他的名字。

但这人就像已生生世世、天荒地老、卿卿我我、海枯石烂的依偎相守在一起的一般亲近、自然、分不出彼此。

仿佛：

他就是她，

她便是他，

他是她的，

她的是他，

温柔迷惑了一下。

花如雨落。

她一下子分不清天上、人间。

直至他笑了。

向她招呼。

他的笑容很可爱，门齿像两只鹅卵石。

她这才省起：

——他不是朱小腰。

——他叫王小石。

——他是小石头！

就在那一阵徐来晚风里，夕阳斜晖再是一亮而黯，花树摆曳，花飘如雨中，他就乍见艳瞥像一朵桃仙花妖乍惊乍喜可俏可丽的那张脸：

啊温柔。

从这一刻起他就再也不能自制，堕入花冢一般温柔如陷似阱的情字里。

二 桃花运

桃花是不是一种运？

也许她只是一种劫？

为什么蜜运、艳遇总会跟桃花联在一起呢？而不是月桂花、菊花、紫薇、兰花、七里香、含羞草、金盏花乃至蒲公英、鹌鹑菜呢？

许是因为她的形与色吧！

桃花开得非常爱情，不但盛，而且密集，更加娇艳，十分热情。真正的激情便是这样一把盛放的。

如果懂得望气，学过密宗，便会知道：当一个人正在恋爱的时候，身上升起的气体是绯红色的，色泽当真十分接近桃色。

当感情性欲如胶如漆、欲仙欲死时亦如是，不过更加深红艳丽些而已。

同样的，所以相学上有望气之法：当你体外、头上三寸至半尺之地笼罩一种黄气，那便是财运来了；当你头上升起紫色云气，那若不是在宗教情操、灵力修为上有大境界，就是掌有实权的不世人物了；若是灰白青气罩顶，则就百病缠身，不敢恭维了。余此类推。

五色令人迷。颜色会改变运气，运道是有色显现的，是以密宗求财，拜的是黄财神；净土宗信徒求红鸾星动，拜的是桃花仙。

能让人动情，倾心，使自己爱人、被爱，仿佛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所以当有人得知自己早有桃花运或正走桃花运，尽管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总是乐开了，好像有莫大的福气从天而降的样子；有人甚至大方抑不住的眉开眼笑起来，色迷心窍，可见一斑。

这使得许多江湖术士、相师都能抓中要害、投其所好，甘言美辞换来丰厚酬金。

不过，正走桃花运的人很少去想一想：这桃花到底是运还是劫？是福抑是祸？是好或是坏？是色香心动还是意乱情迷？是一生一世还是要钱要命？

话又说回来，真的要面临一场恋爱的时候，还管那么多干啥？有那么多的理智，那么强烈的分析审察，那就不叫爱了。

爱是冲动的。

盲目的。

无私中绽放出大自大私的。

激情的。

美的。

就像……

桃花。

——还有她的颜色。

桃花纷飞而落。

王小石这便瞥见了温柔。

温柔这就望见了王小石。

温柔“喂”的一声用指尖尖尖的指着王小石叫道：

“你也在这儿呀？”

王小石也同时说了一句：

“你也在这儿啊？”

——“你也在这儿呀 / 啊”，一共是六个字，除了尾声有点音腔不一之

外，其余都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温柔说快了半瞬间（本来，以武功论，王小石的反应比温柔快多了，可是，乍见温柔，王小石却比温柔慢了半步回过神来，这许是女子在这方面要优于男人的天性吧），以后两人同说一句话，一前一后，一男一女，一惊一疑，一迟一早，像和唱合拍一样，到语音未了落了时，还“呀”、“啊”不同，像一首合奏和鸣曲的收梢，十分悦耳好听。

两人都笑了。

脸上也映得很有点桃色起来。

王小石负手。

温柔在踢挑地上的落花。

王小石道：“你来这儿……”

温柔道：“看花。”

王小石：“哦……”

温柔挑起了一双眉毛，垂着目，问：“你来又为什么？”

王小石：“看……树。”

温柔：“哦？”

王小石讷讷然：“今天桃花开得好美。”

温柔抬首：“这夕阳也美。”

王小石低着头看落花满地：“所以照得花儿更美了。”

温柔道：“是美。”

王小石又负手看这看那。

温柔又用她的脚尖挑地上的落花。

好一会，没有说话。

——是没了话说？还是无须语言了？

温柔长睫忽颤了颤：“对不起。”

王小石奇道：“什么？”

温柔鼓起勇气的说：“那天的事，对不起。”

由于温柔是个几乎从不道歉只会撒蛮的女子，所以王小石兀自惊疑未定。

温柔低柔的说：“那天在六龙寺里，平白无故的掴了你一记耳光，对不起。”

王小石这才明白了。

温柔忽又嫣然一笑，眼眶里居然有些潮湿：“这样打你一记耳光，你都不闪不躲不还手……你……你对我真好。”

王小石笑了，说：“是你出手太快，我要避还真避不了哪。”

温柔噗嗤的也笑了：“你这人，要说谎还真不会圆谎。我要打得着你，我早就是我爹了——我爹也未必打得着你。”

王小石道：“令尊是‘老字号’里最厉害的高手之一，别人的毒顶多是以‘无色无味’为至高修为，可是令尊的毒却又回到了‘有色有味’的大境界：也就是说，所闻到的花香、饭香、松香，霉味、酸味、苦味，全都可能他所放的毒，我只怕无还手之能呢！”

温柔抿嘴笑道：“你在我面前说我爹爹的本领，哪有人比我还清楚的！分明是班门弄斧。”

王小石自嘲他说：“我曾给自己几个做人做事的原则，譬如：

务必要有班门弄斧、勇于献丑的勇气，更须得有破釜沉舟、舍我其谁的决心，才能任大事、创新优。我是凭这才敢厚颜在你面前说你爹的本领通天。”

温柔瞟了他一眼，“你少来卖乖，在我面前给爹吹大气，必定图个什么！说实在的，我爹的施毒本事可大得很，拿这一棵桃树说吧，他要是下毒，这桃花、桃子、桃叶、桃树、桃枝、连同桃根，全成了他的暗器、兵器、武器和毒器，不但让你沾着了便给毒倒了，连望一眼也得挨了毒。”

王小石咋舌道，“厉害，厉害！”

温柔正说到自得处，忽又花容一黯，唉了一声。

王小石忙问：“什么事呀？”

温柔摇摇首，又用脚尖撩地上的花儿。

王小石追问道：“是不是想起你爹爹来了？”

温柔眼圈儿一红，道：“我好久没见过他了。听说他曾来过京城，却没来找我。他一定在恼我了。”

王小石马上就说：“原来你还不知道那次令尊入京时的遭遇。他来京是为了探你，可是在入关前给方小侯爷挡驾了。”

温柔惊道：“他……他把爹怎么了？”

王小石即坚定地道：“他不敢动你爹。那是蔡京派他去的，米公公也跟了过去：他们是劝温老前辈回洛阳去，他们就河水不犯井水，各相安无事。‘有桥集团’怕的是温前辈一到，京华武林的势力立即起了变动；蔡京那些人是不希望你爹入京，成为群龙之首。他老人家的举足轻重，可见一斑。

温柔嘴儿一扁，委屈地道：“那人家叫他不入京，他便不入京呀？他都不进来看看我哪！”

王小石道：“他没入应该，还不是为了你？方应看和米有桥，一个狡诈一个狠辣，说明了京里局面不容让外人搅和，但也硬的软的齐来，他们保证了只要你爹不入京，他们就保不会动你一根毫毛。你爹顾虑你的安全和为大局着想，而且他也想保住洛阳方面的安定局势，不想太早过度激怒蔡京，加以米、方二人拦道，硬闯不易，他才打消入京之念，回到洛阳。我看他还天天想着你哪，要不然，那一回他也不会打从老远迢迢赶来京城了。”

温柔这才舒了一口气，却又怨道：“这事怎么一直没有与我说？你是怎么的？”

王小石搔着头皮懵然道：“我现在才知道你不知道这事。令尊不是有位好友叫唐一多的吗？”

温柔自豪的道：“蜀中唐门有不少人都跟我爹交好。唐一多、唐一少是有名的‘唐门双绝’，又号称‘川中二熊’，武林中却称之为‘天下两毒’，都是我爹好友。”

王小石点头道，“便是了。蜀中唐门暗器上的毒，得要令尊提供；‘老字号’温家的毒，得要配合‘蜀中唐门’的暗器，才好发放。一个买一个卖，互为合作，配合无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那次令尊不便入京，只好转折请了唐一多来京，恰你闹着要跟何小河逛窑子见识去了，没把你给找着，便请托了唐宝牛转告你。”

温柔睁大了杏目，傻戆戆地道，“他么？他可啥都没告诉我！”

王小石叹道：“这也难怪他。不久后就遇到了他和小方遭劫，然后又发生了朱小腰亡故的事，他本来就是说过便忘、听了就算的汉子，那段时间他若还记起此事，这才怪呢！”

温柔却不甘心的道：“但他还是告诉了你，却没把话转给我。”

王小石忙分说：“唐室牛一视同仁，连我也没说。我只是一直以为他已告诉你了，不想牵动你挂念你爹，便没再提了。唐一多告诉了唐宝牛后，幸好又告知了他的同门唐七昧，我是从七哥口中得悉此事了。”

温柔这才明白个中分晓，怔怔的看着桃花、花树、花叶，忽尔一阵风吹来，又见漫天花纷纷飞落，像一张张张开了但欲呼无声的嫣红小唇，布得一地都是，王小石和温柔肩上也沾了好些。

花落在衣、襟上，不知怎的，心头都温柔了起来。

温柔便是这样幽幽的问了一句：

“小石头，人说桃花运桃花运，你说，桃花要真的有运，她可愿不愿意这到头来仍是落了一地的命运呢？”

她这下是柔声的问，怨楚动人。

王小石是深心的一动。

甚至有点该然。

那是一种温柔。

那是温柔的温柔。

温柔的温柔一切温柔更温柔。

那是杀死你的温柔。

三 一树桃花千朵红

王小石不觉有些痴了。

却忽听温柔说：“我觉得你很像我爸爸。”

王小石这一听，吃了一大惊，这可是好像不像的，像她爸爸不见得是好事也，忙道：“像你爹爹？”语音充满不敢置信。

“不就是吗？”温柔款款的道：“我爹平常对我也千依百顺的，我要什么，他都给我；我说什么，他都依我。不过，一旦遇上什么大关节、大原则的时候，他可又变起板了脸孔、黑了面，说什么也一步不让的了，那时就轮到我来让他纵他了。那天在六龙寺，我故意跟那个姓方的奸坏小人逗着玩，却给你一叱，吓得我差点没哭出来，那一刻，我还以为是爹来了，那么的凶！那样的恶！”

王小石这才明白，不禁傻笑了一下，讪讪然道：“你爹凶是为你好，我可是……是我不好，可吓着你了？”

温柔幽幽的问：“你那天为啥要对我那样的凶？”

王小石因为急切，连向来口齿清晰的他也变得语无伦次了起来：“那是因为那方小侯爷……他这人城府很深，得罪不得。我不想你开罪了他。他自称‘方拾舟’，原是一种极高的自许。……人对他一生希望之所寄，是不容人嘲笑侮弄的。我怕你拿这个开他的玩笑，会惹祸上身……不，都是我不好，不该叱喝你的，我”

温柔悠悠的低声道：“我就知道你对我好。”

忽然抬眸。

目波一如温柔的星光。

温柔的星光，寂寞的闪亮。

仰脸。

那一张清秀脸蛋写着比桃花更桃花的人面桃花。

残红媚丽，自成对映。

她忽然叫了一声：

“爸爸。”

王小石却几乎没跳了起来：

“什么？”

他大叫：“你叫我做爸爸！？”

温柔笑了。

吃吃地笑。

笑得很狐。

很迷。

也很温柔。

“人家叫父亲做爹，我却爱叫爸爸。不知怎的，许是因为我自小没了妈，我对我喜欢的、可以依赖的人，心里都很想叫一声：爸爸。”温柔以迷人的柔情和醉人的温情说，“我现在已叫出来的。”

王小石明白了。

这才明白了。

所以他陶陶然，很伟大、豁达、胸怀坦荡的哼声道：

“你叫吧，你叫，我都受得了。但我不能应你，因这样应了就会对不起

你爸。”

温柔听了嘻地一笑，忍不住说：“小石头，你真好！”

禁不住张臂扑了过去，倒在王小石怀里，把脸埋在他胸前，还仰着头、目光闪着星星的泪影，可怜巴巴的问：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好？”

王小石这一下搂个温香满怀，一时艳福从天而降，真是手足无措，只见在暮晚里温柔一截秀颌，那一段自颌口到鬓脚的玉颈，还有那媚得令人震栗的红唇，像聚集了桃神花仙所有的日月精华，成了一朵上下燃烧的烈焰。

王小石看了一眼，便长吸了一口气。

温柔像一只小小鸟儿，拥在他怀里，还微微抖动着，这是真实的。

这晚风、这桃花、这星夜、这客栈、这情境，也都是真实的。

连这一树干朵红万点绿的桃花，也是真实的。

虽然，因为暮色愈来愈深，一切都逐渐浓稠的化不开、分不清界限边际起来，到后来，所有的轮廓和形貌也成了淡得看不出来了，但这一刻的真情真义，是在的，是真的，是真实存在的、存在过的。

王小石分明深刻的感到自己的幸福。

幸福得他禁不住还深吸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

这使得温柔也感觉出来了。

她依偎在他怀里，感受着他男子的气息，像是微醉的问了一句：

“嗯？你下开心？”

王小石轻抚她的肩，“不，我是太开心了。”

“开心又叹息？”

“开心才叹气。”

“你真是怪人。”

“哦？”

我开始认识你，以为你是那种三拳头也打不出一记佛火的家伙，但后来看你，当杀的时候杀，该狠的时候狠，不留情面的时候连余地也不留给自己，才知道小石头还真不怕拳头拳骨哪，当初还真小看了你！”

王小石打趣道：“所以你现在才对我刮目相看？迟了呗！”

温柔一笑，又把脸偎在他怀里轻轻磨擦着：“死爸爸，就贫嘴！”

忽然又冒出了一句：“你知道我对大白菜是怎么一种感受吗？”

王小石心底一沉，只问：“什么感受？”

“恨。”温柔就在王小石怀里说话，由于声音先窜入衣襟里乱转再传出来，所以语音很有点幽冥、诡奇：

“恨他是一种骄傲。”

王小石听了。

想了。

也就笑了。

他说：“你知道我对你一直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温柔抬起了头，连同美眸一齐可怜兮兮的望着他，等他说话。

王小石用手拧了拧她的玉颊，不忍心逗她，便先说了一个字：

“爱。”

然后又把话说下去：“爱你是一种失败。”

温柔笑了起来，又用鬓首在王小石怀里磨擦，像只撒娇的猫。

她折腾好一会才静了下来，像下定了决心的说：

“恨他的原故是因为我骄傲；”她还幽幽的说了下一句：“只有你才是真心爱护我的骄傲，让我骄傲的骄傲下去。”

王小石给她的拧首呵支得意乱情迷的，但仍在心旌荡摇中轻抚着她鬓颈，清晰的说：

“我失败的原因是喜欢你，但如果能继续喜欢你我又何尝怕过失败？”

温柔再次静了下来，又抬起了头。

这次，连云鬓、发鬓全都乱了，烦恼纠缠在秀额玉颊上，她眨眨杏目，可爱兮兮的又叫了一句：

“——爸爸——”

还特别拖长了语音。

之后加了一句：“爱我就得习惯伤心哪！知道不！”

王小石又拥紧了她一些。

她紧紧的拥抱着王小石，像要拥上一生一世，七生七世。

又一阵风吹来。

千花无声失足而落。

这翦翦阵风真把天空打扫了个干净，正等夜幕来吞没收拾所余所剩，只留下了树下的乱红满地。

落花无声。花落满地。

第十九章 不如温柔同眠

桃
桃花癡
逃
桃花劫

一 桃

花落满地而无声。

暮真近了。

远空有一颗星子亮起。

很大。

很亮。

“好大，好亮，那颗星！”温柔仰着杏靛，霎着星目，问：“那是什么星？”

桃花簇簇在暮深里烘着一处处猩红。

她知道王小石博学，一定懂。

她也想弄通许多道理，知道许多事情，可是，那得要费好大的劲。

她懒。

她享受懒。

她要过得懒洋洋的，但又要刺激激的活着。

于是她懒人自有妙方，到需要的时候，她自会找人帮忙，向人求救，到时自会有人来助她、帮她，使她不费吹灰就可以解决许多难通难透的难题。

“她可不必费心。

也从来都不担心。

所以，她看到星，就问王小石：那是什么星？

她知道王小石懂。

因为王小石勤。

而且奋。

——勤只是勤力，奋还得奋发。

王小石的勤，是有目共睹的。

他在未得志前的汉水画舫上，雷纯抚琴，白愁飞高歌，王小石陶然之余，仍不忘在船上读书，还写了几首诗，温柔还记得他写过：“且将无奈化为翼，海阔天高任我飞”；就算他当了“金风细雨楼”的三楼主，乃至他不欲与白愁飞争权退回“愁石斋”与“回春堂”替小老百姓医跌打风湿之时，他仍每天苦读不休，从不懈怠。

这只是勤。

温柔还格外留意到他从在这一路逃亡下来，居然每天总会找时间，埋首苦读，吟哦自得。

有月光时，他借月光。

没月光时，他借星光。

无星无月时，他也双眼透过这障障层层的幽暗，努目看书。

问他，他答说：“无光，更好，一举两得，可顺此练习黑中视物的目力！”

他甚至借刀光看书。

不止读书，对于习武，王小石也是一样。

再苦，他也读。

再忙，他也练。

不舍昼夜，不辞苦艰。

别人有问，他说：“人对自己兴趣的事，怎觉得苦？每天肚子饿了就得吃饭，每天口渴了就要喝水，谁觉苦了？我脑子空了当然要念书，体魄歇够

了自然要运作，哪有苦这回事？享受才是直的嘿！”

这就是奋发了。奋发跟勤力毕竟是不一样的：奋发是不具备任何条件之下依然勤力如故。

——这么奋发的一个人，怎么却似乎不像白愁飞那么雄心勃勃、跃跃欲试？

——这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呢？

温柔不清楚。

也不知道。

她觉得不清楚的事特别美。

例如月色。

朦胧月色掩映，最引人遐想。

就像白愁飞：

——他死前的那一晚，到底有没有对自己起坏心？到底是否有真意？到底是忠的还是奸的？

这都不甚清楚，但回忆起来反而有余味。

暧昧和朦胧虽是一种美，但不是星光。

因为星光太小。

太淡。

——一旦不清晰，就看不到了。

那么微弱的星光，就算那般清坚的照向自己，也像隔了一百万年后的一个微弱的招呼。

（但现在正向她招呼的，仿佛还愈行愈近、愈来愈大的是什么星呢？

——总该有个名字吧？

所以她问王小石。

王小石却捂着胸口道：“那？那是我心。”

“嗯？”

温柔没听清楚。

王小石这回拿她的手来按住自己胸膛，“我的心。”

“轻佻！”

温柔笑了，还笑着刮了他一下，“你的心不还在这儿吗？怎么又飞到天上去？”

王小石笑道，“就是因为心在这儿，跟上面的遥遥呼应，所以才那么亮。”

温柔嘻地笑了：“我知道了，你的心要变成三尖八角的了忽然惊呼了一声。

原来：长空有流星划过斜斜坠落。

焚烂的流星，照得两人脸上一亮，还仿佛热了一热。

“掉到哪里去了？”温柔不依，“你的心！”

王小石傻呼呼的道：“我也不知道。”还下意识的按了按自己的胸口。

温柔见他傻样子，就笑他说：“你这人！”用手指在他额上一捺：“没心的了。”

王小石只好讪讪然笑道：“有意就好，反正，心已经给你了忽听“唆”的一声，温柔忙留意倾耳聆：像有什么连着落花自树上落下来，还发放着些微儿仿佛不属于桃花的馥香。

听到落地声，温柔就过去捡，像只好玩的小鼯鼠，馋的时候任何声色香

味都触动它去觅食似的。

温柔这就离开了王小石的怀抱。

王小石惘然若失。

——啊，余香犹在……

（幸好，这情缘仍可再续。）

——可是，自己刚才何不……

（何不什么？）

——何不亲亲她呢？

（这机会可是千载难逢、万古难遇的啊！）

——尤其是温柔这么一个活泼泼的女子，难得这般似水柔静。

（不过，亲一个女子，该怎么个亲？如何亲法？）

——想像过多次，但真个时，又不知从何“下手”？

（想到这点，王小石不觉因紧张、心怯而微颤哆嗦着。）（“下手”？那太难听了。但不说“下手”，那该用什么字眼？“下嘴”？那更难听，而且也难看得很哩。有人说：人对付他人，用“出手”二字，是太重了，像禽兽。有人说：鹰对付猫物是“出啄”，豹子格杀食物是“出爪”，人对付人用“出手”，与飞禽走兽何异？可是话说回来，不用“出手”，该用什么？打架叫“交手”，打人叫“动手”，对付人叫“出手”，不然叫什么辞儿？“动脑”吗？“交尾”么？“出舌”！？）

（也许亲亲温柔的这一桩事儿上该用“着手”而不“下手”好些吧？）

——王小石故意想岔开了去，这一想到歪理下去，他才比较不那么紧张，身子自然也不会微抖了。

——看来，作“贼”心虚，这话准没错。

王小石竭力使自己想到正路上去，却见温柔喜孜孜的拾掇回来一物，还摊开小手，给他张望！

王小石的鼻尖几乎碰到温柔的掌心：“啥呀？”

温柔笑嘻嘻的道：“你的心。”

王小石这才看清；抬头高高兴兴的问：“桃子？”

温柔娇笑着：“你的心又变形了。现在可变成桃花的心了。”

“还好只是桃心。”王小石：“还好不是花心。”

说着，也到树下去，在花冢里捡了一颗。

却见温柔咬了一口桃子，粉腮涨卜卜的转鼓了几下，才蹙起秀眉嚷道：

“苦的！你的心。”

王小石笑道：“还涩着呢，桃子落早了。”

也把手上的桃子咬了一口，嚼了几下，大惊小怪的说：

“我这颗是甜的。”

“真的？”

“还香哪。”

“那我吃一口。”

“你真的要吃吗？”王小石认真的问，“这颗是你的心唷！”

“小石头！”温柔乍红了脸嗔道：“就贫嘴，会逗人！”

王小石忽听这一句，忽觉有点耳熟，但没细想，却已佯作呕吐：“噢噢噢，我说错了，我认了，这心苦的，涩的，臭的……”

温柔跺足叱道：“臭石头！你再说！”

王小石吐舌道：“真话不可说，假话又说不得，那该说什么话呀？你说！”

忽地，温柔“哎呀”了一声，像一气连中三、五十镖的样子。

王小石吓得像挨了一枚石头：

当头！

二 桃花癡

温柔一叫，王小石就像当头着了一颗流星石，忙问：

“怎的！？”

温柔气急败坏的道：“不好了。”

王小石更是急切：“什么不好了。”

温柔情切的说：“刚才那一抹流星掠过，你有没有许愿？听说见着了流星在它光芒未消之前许的愿，会很灵的。你可许了愿没？”

王小石这才放了心：“许愿？没。”

温柔却问：“为什么不许愿？”

王小石苦笑道：“我不知道这个……”

温柔嘟起了嘴，忽又满怀希望起来，双手合在颈下胸前，仰首说：“一个许不及，不要紧，待下一个，就来得及许愿了。”

王小石表示了怀疑，温柔鼓着腮执意的说：“我就知道会有下一颗星的！”

王小石本没怎么放在心上，见温柔如此虔诚，连她的玉颈和秀颌都透露出一种极柔极美极祥和的幽光来，心中也不由温柔敬诚了起来，也双掌合十，抬头望天说：

“是的，总还会有下一颗流星的……”

忽然，这次是两个人都哎咿了一声，目瞪口呆，愣愣的望着黑麻麻的无垠苍穹，怔在那儿。——原来刚才那颗又大又亮的星，竟不见了！

好一会，温柔才期期艾艾的道：“那星……你的心不见了耶！”

王小石也在极目找那颗星，搔着头皮说：“对呀，我看它是躲起来吧？”

温柔狐疑的道：“……会不会刚才的流星就是它呢？”

王小石偏头想了想，“不会的吧？这么大这么亮的一颗星，也会那么一下子就……那个了么？”

说到这儿，大概有点顾星自怜，竟感伤了起来了。

温柔却又满怀高兴的说：“不要紧。就算是它也无防。我爹说：一样东西一万年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是毫无意义的。那星在天空一万年百万年，再亮也是寂寞的，只有它爆炸了、焚烧了，那才有火花、有强光、有力量、有意思！我想，流星就是爆炸时飞动的星星吧？那才凄厉这才美！你若是它，才算没白活呢！滚动的石子是不会生苔的。”

王小石仍在设法寻找那颗星，听温柔这么说，忍笑道：“你几时学了这大番道理来安慰我？我看它大概一时半刻让密云给遮去了。这会儿天色不稳定，今明恐有雷雨；晚上看不真切，上边一定布满乌云呢！”

温柔见他左张右望，踮足伸脖的，像只猴子，笑着打了他一下，啐道：

“找什么？不如等吧！”

“等？”

“等流星呀。”

“还有流星吗？”

“有的吧？”想了一下，肯定地道：“天空那么大，总容得下三五颗流星吧？有次我在家里，一直等到天亮，我就知道流星还会再现了，果然一夜里就足足等到四枚流星。”

王小石本来想笑她：你以前可真闲啊！忽又想到：这妮子而今也一样的闲！同时也为她真诚所感，就不取笑她了。

于是，两人就坐在花树下。

看花飘。

等流星。

——流星啊流星，你怎么不来？

流星不来，春风不吹，三月的柳絮不飞，四月桃花落尽，那时纵有千千万万星花飞雨苍穹掠过，可还能照亮这一对恋人眼里恋爱的星星？

元夜却将风倒吹，

飞絮流萤复沾帟。

流星不来。

流萤却来了。

且各提一盏盏、一点点、一星星、一丁丁小灯笼，无处不在。

星光点点。

在人间。

——在心。

尤其是在情人的心。

他们眼窗里都是星：

点点颤动、霎动、忽高、忽低、有起、有伏、迷人但不炫人的光芒，迷离也迷惑的点缀了整个院子、整幅苍穹。

“许愿吧。”王小石用时触了触温柔的臂。

温柔外地笑了：

“这是流萤，不是流星。”

“都一样，”王小石悠悠的说，“只要能发出属于自己的光和热就好。”

“多美。”

温柔赞叹不已：

“在点灯哪。”

她的感怀似愈渐深刻起来，感叹也分外深明了：

“我像它们就好喽——多自由自在呀！”

王小石心忖：她可比它们都自由、都自在呢。

他没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却听桃花树上有只老蝉在“知了、知了”个不停。

他听了就笑说：“你才不像它们。”

温柔白了他一眼：“那我像什么？”

王小石说：“像蝉。”

温柔诧然：“什么？”

王小石指着桃树道：“树上那只蝉儿。”

温柔的眼波顿时黯淡了下来，“我还以为你会说我像桃花呢。”

王小石有点讶异：“你不是说过你不喜欢像花的吗？”

温柔的语音跟以前大不一样，还略带了点失望与无奈：

“以前是以前。今晚是今晚。今晚我想如花似玉。我想跟桃花一样。我很想过一过桃花瘾。”

王小石怔了一会，好像懂了，又似没懂。

温柔这才想起似的，反问：“你为什么说我像蝉？”

王小石想冲淡她的感伤，故意哈哈一笑：“因为你一天到晚都说：‘我

知道了，我知道了’，知了知了，跟蝉一样。”

温柔一笑，委婉的说：“你是在拐着弯子骂我。”

王小石愣了：“怎么回事？我可弄不懂了。”

温柔眼里闪亮着两朵幽静清明的萤光：“你不是在嫌我的聒吵，就是讽刺我不懂装懂。”

王小石叫起撞天屈来，“我可——可真的没这个意思！我心里没这个意思！”

温柔扯了扯他，呢声道：“信你了，信你了，你这没心的人。”

然后甜着脸让他看看自己浅笑时的深梨涡儿：“那你原意是什么——要照实说。”

王小石只好坦坦诚诚的“招供”：“长寿。”

“长寿？”

温柔这回可怎么都弄不明白了。

“萤火虫生命比较亮，也比较短，凡是燃烧生光着火的东西都比较短促；”王小石直估直白的说，“蝉会脱壳，叫得通天作响，又会隐色，寿命比较长。”

然后他直直的望着温柔：

“我希望你长命百岁，幸福快活。”

温柔忽然觉得很感动，几乎淌下泪来，硬咽的说：

“……小石头……”

王小石心里乱着，不知该如何去抚慰跟前这泪眼婆娑、温香玉软、呵气若兰、乍嗔乍媚的人儿是好，却觉得首要之务是不能令她伤情、伤怀，是以故意岔向到别处去了：

“说实在的，要是你刚才见着流星，能及时许愿，你会许个什么愿？”

这样问了出口，王小石又觉得自己太过冒昧、唐突。

——人家小女孩的心事，凭什么要告诉你哪！

三 逃

温柔却徐徐的闭上眼睛，双掌合十。

她的眼盖很杏。

睫毛很翘。

她双掌一合，玉肩便略略耸起来了，以致胸脯因肩腋之间的堆挤而拱出来一个优美丰隆的弧型，那颈肩的斜坡便愈显细长匀柔了，在桃花树下，萤光掩映里，竟是把最纯真和最诱人的美和媚都合而为一了。

王小石看得竟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动。看得出来她的身裁和样貌都美到了极致，王小石竟有点怀疑自己是否能有这种莫大的福份，来拥有这活色生香、可珍可惜的美丽女子。

只听温柔温柔的说：“我给爸爸许了个愿，希望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他女儿只是风夜里的流萤，到处乱来，直至光耗完了就休了，他不要再记着这只无心不归家的萤火虫儿。……”

流萤满布夜空。

温柔如是说。

王小石强忍心里的感动，却要引走温柔心里泛起的伤感。

所以他说：“哈哈。”

温柔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似怪他杀风景：“你笑什么？很好笑嘛！”

王小石故意说：“你刚才说那个‘爸爸’，到底是你洛阳城里的爹爹还是我？”

温柔剐了他一下，又跺了跺足：

“死石头，老爱开玩笑！人家说认真的！”

她虎地反过来问王小石：“倒是你！要是你刚才对流星许愿，许什么愿？”

王小石见温柔果然已自低落的情绪抽拔出来，他也就开心了起来，心里想那件就说出来：

“我！我嘛，我嘿？我只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天下太平，身壮力健！”

温柔听了直皱眉：“怎么那么小家子？不太平凡了吗？”

王小石不服气：“平凡？我这可是家事国事天下事都齐备了呀！”

温柔直摇头：“就是样样齐备，才没意思。那些贪官污吏出来主事什么祭祀、典章的时候，上香祈祷、祭天拜地，说的还不是这几句话吗？你怎么跟他们一样？”

王小石叫起屈来：“不一样啊！”

温柔就追问下去：“什么不一样？”

王小石一愣，急得有些期期艾艾起来：“我……我……我是衷心的呀！因为那几件事儿没一样可以让我独力办到的，我我我只好祈告上苍保佑了。”

温柔外地笑了。

王小石就问：“你笑什么？”

温柔笑迷迷的道：“我笑你。”

王小石不明：“你笑我什么？”

温柔笑眯眯地道：“我笑你傻。”

王小石指着自已鼻子，睁圆着牛大的双目，嘴巴张成“O”字：

“我——傻——？”

温柔这回就说：“小石头呀，你觉不觉得你有点……有点儿那个……”

王小石问：“哪个？”

温柔惋惜的道：“想你有一身好本领，就是太没野心，太没志气了。你连当今宰相也杀过了，京城里第一大帮的第一把交椅也坐上去过了，就连世上第一有权大奸大恶的蔡元长，也给你一再激怒、胁持，却奈不了你的何！可是，你却老爱混着活，不思长进，为了两个糊涂闹事的朋友，能在京城三分天下的风雨楼老大也不干了，却跑去威吓住蔡京放人，好吧，这又成了流浪汉了。瞧就算我们这逃亡，又和尚又尼姑又有个失心丧魂的，还有我这凑热闹的，可连逃亡也逃不出个大起大伏、大惊大险来，却只留在这客店好吃好看桃花开落落的还不知要等谁来！小石头，你说，你是不是可只欠缺了点志气！”

王小石认真的听。

眼里掠过了一阵黯然。

听完了就说：“谢谢。”

温柔讶道：“谢谢？”

王小石认真地道：“谢谢你的意见呀！”

温柔又杏目圆睁：“我这样诋毁你，你都不作辩解吗？”

王小石笑道：“这哪算诋毁！说的可都是实情。只不过，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我也有大志，我的大志只是：要让我喜欢的人活得好一些，如此而已。当然，这些人中也包括了我自己。我自小想当游侠，不管而今当上了没有，我总有这个自许。是游侠，不是浪子。浪子与游侠都了无牵挂，但浪子不负责任，游侠却负责到底。我是个当惯游侠懒作官的人。若要牺牲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快乐，那么多的自由，才换回来一点权、一点名、一点利，我是决不肯干的。要是我自己是作一点点牺牲，便能换回来大多数人的幸福和快活，这我又极愿意去尽一分心、尽一分力，却也不怕不自量力、螳臂挡车。”

温柔微喟道：“但你这样到头来换得什么？我也是你这样儿的人，所以最知道这想法。我天天玩玩儿，闲着没事管闲事。但我是女的，我可以这样没志气。你却不可以，你是男的，我也是为你好才劝你。”

王小石黯然道：“所以我才真的谢谢你。”

温柔温婉的说：“我知道你有才，人又好，才为你不值。论才，苏师兄、鬼见愁都不及你，但他们成就却比你大。你一向喜欢石头，可是，天下又有几块好石头让你争来着？你若连石头都保不住，却怎么安邦定国，祈求天下太平。”

王小石低下了头，只低声道：“这我有我的看法。”

他见温柔不了解他，心里未免难过，语音也就抑制不住的低落了。

温柔毕竟是女孩儿家，也觑出来了，就省觉自己可把话说重了，就催说：

“有话你说。”

“没有。”

“有话你就说嘛。”

“说了。”

——你要不说，就不拿我当朋友了？”

“你要听？”

王小石抬头，眼光清而亮。

温柔倒窒了一下，反问：“会不会很长？我最怕听长篇大论的劝世文的

了。”

王小石忙道：“不长不长。我长话短说。我这就说了：你太瞧得起我了。说英雄、论英雄，我比不上苏师兄的雄才伟略、沉潜高深；我也比不上白二哥的志大才高，飞扬纵横。做大事的人一定要不择手段不惜牺牲也要达到目的的决心，这点志向我可天生就没有。我只是王小石。我的宏愿一直只是要当个快乐的小老百姓，一个开开心心的平民。帮得了人我才出手，否则我宁可让一让、忍一忍。我喜欢石头，但不是特别喜欢那些特别珍贵的，甚至也不是一定要特别的，只要是一花一草一木一石一树一人，我都爱它，爱它的特色。我爱石头，就喜欢它就在原先那儿，我并不要去挖出来、搬回家，然后自个儿占有着它。因此我特别鄙薄当今圣上赵佶和蔡京这一群狐群狗党，为太湖水底一块石头，为泰山巅峰一棵松树，不惜翻江倒海、翻山越岭，把那块石、那株松生生掘出、挖剖，千里强运，道死无算，才运到皇宫，供他们几个人赏乐。这种事，我听了也觉得恶心，只觉得他们是不恤人、不恤物的家伙，根本不配看赏石爱美人拥江山。就像这株桃花，多漂亮啊，却要硬生生把它刨了根，砍了干，移植于宫中，就让他们一人独赏，三五人看，我就最是不能容忍这种自私不仁的人！”

温柔笑望着他。

笑盈盈的。

看得十分欣赏。

笑得十分春风。

笑和看都很桃花。

王小石不禁给她看得有些儿不自在了起来，语音便有些乱了：

“所以，就连逃亡，我也有我的方式，我的看法。”

温柔趋过去，双手轻放在他腿上，幽幽的问：

“你说，怎么个不同法儿？我听。”

王小石心中一荡，道：“我曾在江湖上有个好友，人称‘九现神龙’，他为人侠义，却为亲信所害，万里逃亡，十分凄苦，久经鏖战，终能翻身，他视逃亡为人生之历练。我则不然。我当逃亡是场游戏。没退哪有进？不走怎会来？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玩输了游戏，就该换一换手气，不防避上一避，待会儿再来。谁也想胜完再胜，赢了又赢，可是世事岂如人意？凄凄苦苦的逃亡也是逃，高高兴兴的逃亡也是逃。逃亡只是一种游戏，失败得起才是英雄。谁说逃亡一定要抱头鼠窜，狼奔鹿散的？我当逃亡是你追我逐的玩意儿，我是边走边玩，边逃边游。且将无奈化为翼，天空海阔任我飞。逃亡自不必打锣敲鼓、吆喝唱道的，可也不必垂头丧气、恹恹惶惶。逃只是一种生存的方式，进的背面，也是攻的变奏。我当逃是桃，是花开成熟了才掉地的桃子——没有桃实桃核，哪有今天这棵大桃花树？”

然后他问温柔：“你说是不？”

温柔发出鼾声。

大声的。

故意的。

四 桃花劫

王小石呵支弄“醒”了温柔。

温柔怕痒，一面笑一面避一面叫道，“吓死人了吓死人了，那么臭那么长，可听得我把前年五月五龙抬头时候的粽子都得连竹叶白泡的一股脑儿的吐出来了。”

王小石装生气了虎虎地道：“你又要人讲，又不听人讲，你、不、守、信！”

温柔向他挤眉弄眼扮鬼脸，还刮脸羞他：“是你不守信用在先哩。说好不长篇大犊的，结果我听了八个半时辰你才讲到序文，哗呀我的天，有理的都给你说尽了，没理的也早听没气了，谁够你牙尖？论英雄，你是颗石头；要论舌头，你可长过松柏长青哩！”

王小石扬着拳头向温柔面前脸上直晃，“你好夸张呀你。给你口杯子你说有池塘大，我才讲三五句话你说七匹布长！你说大话可不必等流星、火星、天狼星的，反正就你说的没人说！”

然后用鼻子发音生重重的“哼哼嘿”了两声，表示忿恨。

还转脸过去，不看她，看星。

温柔笑得吱吱格格的，乐不可支，柑掌笑说：“好嘢，好嘢，小石头终于给我温女侠一气气翻了壳，露出乌龟尾巴来了。”

王小石还鼓着脸。

温柔这才收敛了些，凑过去，问：“怎么了？生气啦？小气鬼！嗯？”

她过去摇摇他，像摇晃一棵摇钱树似的，“喂，喂，你是真的生气啦？”

王小石心里却捂住笑捂得九艰十苦的，直乐得几乎哗啦一声喷出火山熔浆来了。

他才不生气。

他几乎从不对温柔生气。

——便因此，温柔才注重起来，省觉自己确是失了言。

其实他根本没有生气。

他不在乎别人是否听他的话，他一向都认为：世上根本没有什么话足以说服别人，除非是你说的话正是自己心中所想能悟的道理和事情。

因此他才不会生气温柔。

他只是逗她。

——让她急一下也好。

她急了。

她真的急了。

她可可怜怜的说：“小石头，算我说错了话好不好？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说着，竟凑上了唇儿在王小石颊上亲了一下。

“哇哈——”

王小石大笑出声。

——才笑了一声。

他立既煞住，心情极其复杂：

——一方面，陶陶然，只知道一件事：她亲我了，她亲我了，她竟亲了我，天，她亲了我，她亲了我，她亲了我一口，噢，老天，她竟主动亲我，

她主动亲我，她亲我了，她亲了我……

（可是，我该怎么回应呢？）

——失恋了十几次的他，对这种男女相悦的事还是少得更事、手足无措的。

在最乐陶陶、活融融的时际，却因为他原先正佯作气忿时苦苦憋住了一窝子笑，在这一泄气的当儿（温柔哀哀认错之时，她一吻他就“崩溃”了）喀啦的一声全“爆炸”了出来：

这可糟了！

——温柔一定以为我是在笑她的了！

——她那么好，还香了我，我还笑她，我不是人来的么！？

王小石不禁痛恨自己！

他正想解释，却见温柔杀地变了脸色，戟指他道：

“你……你……你……”

她气得粉脸发白，却说不出话来。

王小石忙得七嘴噙着了八舌，所有的口齿便给全都掉到澜沧江里去了！

“我我我……温柔温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我我我只是……”

这个意思，你的意思……意思我明白……但我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意思……我是无意，不不不，我是说，我无意但有心，就是对你有那个心心心的……”

说实在的，他也不懂他现在在说什么。

温柔掩着脸，呜呜的抽泣起来。

王小石更慌了手脚。

——死了死了，这回唐突佳人！

他急得几乎一头就跪了下去，认错叩头，但只晓得手足无措的在那儿，一味的说，断续的道：

“柔儿，柔儿，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只听温柔伤心欲绝的说：

“你，你没诚意……”

“我有的，我有的，我真的有的……”

“你都没有心的。”温柔又抽抽搭搭的呜咽着道。

王小石本也想说：“我有的，我有心的……”旋又想到他的心刚才已成桃子了，而且还给温柔吃掉了，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觉得自己确是欺负了她，真是没有心的，悲从中来，只觉放着好好温柔乡不珍惜，却取笑伤了温柔的心，百感交集，竟也流下两行泪来。

自是莫说英雄不流泪，只是未到伤心处，这一哭，王小石便收抑不住，哇哇哭个不休，只觉今天明明走的是桃花运，而今却白白坠入了桃花劫去了。

想到椎心处，越觉对不起人，哇哇的哭了起来。

这却把温柔吓呆了。

她忙放下了手，愣住了看王小石哭。

——却见她脸上一点泪光也没有！

王小石哭到正酣时，忽见温柔万分震讶见神遇鬼似的望着自己，他哭到一半，可哭不下去了，问：“你……你没哭吗？”

温柔答：“没呀。”

王小石泪痕还在脸上：“你刚才不是给我气哭了吗？”

温柔眼角开始有笑意：“我逗你的。”

王小石瞪大了虎目（注意：是“泪眼婆娑”的大目），指了指温柔的鼻子，又指了指他自己的鼻子：

“你、逗、我！？”

温柔的嘴角也有了笑纹：“是呀。你假装生气，我佯哭，礼尚往来，那有什么不可以？”

王小石仍怒着虎目（这回是“眼泪汪汪”的大眼），气得一时间耳朵都歪了，只说：“你……你……你——！”

温柔连鼻子开始皱起来了，“你又来装生气了？”

王小石为之气结，但也放下了心，觉得无限舒畅，这才省起，用衣袖去抹脸上的泪痕斑斑。

温柔的脸上连梨涡都显现了，只关心的问：“你刚才是真哭了？”

王小石点了点头，有点气虎虎地（即是“雨后天晴”的牛眼一双）瞪了瞪温柔，“嗯。”

温柔连眉也生起花来了：“你为什么哭？”

王小石闷哼一声，不大情愿地答：“因为觉得对不起你、对你不起。”

温柔听了，很感动的样子。

但终于轧拉一声的大笑出来。

她真的憋不住了。

笑呀笑的，吱咯吱咯，像一口气生了十一粒蛋后到处去宣扬广告的小母鸡。

她终于笑乐了。

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正当中气甫复之时，却见王小石睁大了一双牛目虎虎地（也苦苦的）盯（等）着她：

“你笑完了没？”

温柔强忍笑意，捂着腰叫痛不已，只说：“笑死我了，笑死我了……”

待她喘过一口气后，就柔声的问王小石：“你知道我为什么很喜欢跟你在一起？”

王小石闷闷的、直直的答：“因为我真诚、可爱。”

温柔忽正色、柔声道：“除了真诚、可爱，还有不让一天无惊喜！跟你在一起，天天有新花样，新鲜事儿看不尽，你瞧，我可从来没见过一个大男人会为这点小事哭到像个小婆娘儿那样呢……”

说着，又憋不住夸啦啦的笑了。

笑个不停。

笑得直曲着肚子叫疼。

王小石搔搔头皮，木口木脸，只低声自语：“你又知道我为什么那末喜欢和你在一起吗？”

然后他自己念经念咒似的喃喃的答：“因为你成天都把我吓个半死……”

温柔笑得告一段落，偶听他吸吸寻寻的，不知在说什么，她一撂后发（她可笑得前翻后覆，前仆后合的，连一头秀发都凌乱了，看去有一种野性的媚），笑道：

“你说什么？在骂我吧？”

王小石哼哼两声，只说：“现在若再有流星掠过，我的愿可要多加一两样。”

温柔又笑了，笑得只怨王小石使她肚子都笑伤了，边道：

“你大概是多加一样：不许我笑你吧？但愿你许愿许得够快，流星可是稍纵即逝的哦！”

王小石“嘿嘿”的表示他心里自有分数。

其实，他的想法倒是：

如此良夜，如此中庭，如此星（萤）光，如此桃花……多幸福啊。

——人生世途多艰险，自古江湖多波折，要是能拥着这么一个爱笑多娇的人儿，共度此生，温柔同眠，那已是人生至乐的事，也是他在人世至大的期求了。

不如归去。

温柔同眠。

王小石如斯自忖。

第二十章 我是你的温柔

此时，此地，此情
挑
去年今日此门中

一 此时，此地，此情

“想什么？”

“没，没想啥。”

“不说就算了，才不稀罕！”温柔扁了扁、噘了噘小嘴儿，回头找萤，萤都不见了，就改了目标去仰望天空，“我找流星。”

王小石也坐着，等流星。

两人坐在草地上。

挨着。

风很凉。

云很急。

这些都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两人更感到对方的心跳声、桃花落的声音、桃子落的声音、桃叶落的声音、桃树上蝉知了知了的声音，还有心跳的声音……

王小石觉得这一刻很好。

月黑风高桃花夜，他但愿就此坐到天明，哪怕坐上一生一世也无妨。

温柔也很温柔。

她平时是个活脱脱的女子，难得如此文静温驯。

现在她很乖。

还哼着歌。

听得出来她是很开心的。

王小石问：“怎么不唱出来？”

温柔答：“因为我五官姣好，但五音不全。”

王小石笑了。

温柔也笑了

王小石见她娇秀动人，忍不住说：“你真是个温柔的女子。”

温柔也第一次听人这样说她，脸上发热，“因为我是你的温柔。”

王小石听得心口一荡，忍不住伸出臂来搂她靠近自己。

——他以前失恋多次，每次都吃亏在太早表了态，错用了真诚，输掉了自己，没了神秘感，全得不到回报，换不回真情。

但他却没意思要改。

这点白愁飞也笑过他。

王小石只说：“二哥，谈恋爱还要装模作样抢傲慢扭六壬的，我可吃不消，还是你胜任，你来；我啊，要这样折腾法，我宁可这辈子单身过活算了。”

连苏梦枕也劝过他。

他只撒手拧头的说，“大哥，不行，谈情说爱还得斗智斗力斗功夫的，我搞不来。只要你喜欢我，我喜欢你就可以了，只是我一直是遇上我喜欢她、她不喜欢我的。大家逗着玩，可以；要是斗计谋，那在一起又有何用？与敌同眠，不如失眠。”

不过，因为失败、失意、失恋多民，他也少了那一份一鼓作气的劲儿了。

就在而今，他不知该不该搂温柔，应不应抱她一抱？

——或许她愿意？

——许或她不愿意？

——她可是正等自己？

——万一翻脸怎办？

——该抱她吗？

——还是慢一步吧，小石，你去得太急了。

——该搂她吗？

——你想歪心了。

——不，是因为风大，怕她冷。

——她不是正觉得冷吗？

——小石头，你怕什么？你还是男子汉么？

——她刚才还亲过自己呢，自己却连碰也不敢碰一下！

——不如就亲口她吧！

——这样做，好吗？

——应该吗？

——亲？

——亲还是不亲？

“我的天！”

——王小石低低哀鸣了一声。

“嗯？”

温柔眼皮微抬，瞄着他，睫毛长得轻颤着许多未剪未断，要续待续的梦。

“我——”

王小石欲言又止。

“什么？”

“我想——”

王小石清了清喉头，已蓄势待发，心中一直鼓舞着自己：

——小石头，小石头，你身遭十七八次失恋，这次千万不要又衰了！

正把自己煽风拨火得恶向胆边生之际，忽听温柔“哈”的一声叫了起来：

“我倒有个好建议！”

“什么建议？”

王小石只好问。

“留个纪念。”

温柔兴致勃勃的说。

“纪念？”

温柔站了起来，奋悦得像啄食到平生第一条蚯蚓的小鸡：

“此时，此地，此情，怎能没留个纪念？我们各在桃树两处刻字，你写你的，我写我的，都四个字，可好？”

可好？

——当然好。

王小石虽有些惘然若失，但还是极乐意去刻这几个本来就缕在他心里的字。

不过，就算他不同意，温柔也早不理睬了。

她已意兴勃勃的掏出了小刀。

趁着客栈里微微透露过来的灯色一映，只见那是两把精致的绯色小刀。

——就像温柔手上多了两根指头的小小刀儿。

温柔将一把递给王小石，一把自己拿了，还兴高采烈的耍动了几下。

王小石赞叹道：“真精巧，原来你还有这样儿温柔的刀！”

温柔“哼哼”的仰着秀颌，脸有得色，“要不然人家只以为我温柔只会舞大刀？是你我才告诉；这刀儿我用来削竹、切笺、批果皮、刮指甲儿，不知多好用呢！”

然后她瞧着桃树，瞑目合十，虔诚的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道：

“咱们各在一方，挑下要说的话吧！”

忽然又问了一句：

“却不知刀尖刻在上边，桃树会痛吗？”

王小石笑了，把玩着刀，说：“那我们的字就挑小一些吧。比桃花还要小的字，这树便不介意的吧！”

温柔却在前想后想，想想觉得不妥：“太小的字，又挑得太轻，可还能纪念吗？”

“怎会没有？”王小石在桃花树下，扬了扬小小的刀，朗声道。

“我们的字虽小，但只要深刻真诚，每字都力胜万钧，永存不忘！”

二 挑

以王小石的功力，当然就算不用刀，他也能以内力刻得出字来。但他还是乖乖的、极愿意也极诚意的用手上的这把小巧的刀去挑。挑上他要写的字。刻下他心里的话。

——因为那是温柔的刀。

同时他也不想拂逆温柔的意思，不愿意使她有一丁点儿的难堪。

所以他轻轻的用刀尖挑掉了树皮，像生怕弄痛了树身似的；两人直刻得树身簌簌的响，花叶都落了不少，连知了也歇了歌声，但他们宛如未觉。直至温柔也刻好了，退开了，他才表示雕完了，也退了几步，含笑去观赏自己刀尖上的功夫。

然后他们会心的笑着，带着乍惊乍喜的心情，一个负背着手，一个踮着脚尖儿，去看对方为自己刻下的字。

映着店栈里一点点的微芒，他们各自瞧见仿佛前世约定的四个字。

温柔细细柔柔的念：

“不离不弃。”

然后她“咕”的一声，笑了出来，只觉得自己指尖发冰。

王小石待她念完，才诵：

“不分不散。”

两人不觉一起吟哦起来：

“不分不散。”

“不离不弃。”

温柔高兴得什么似的，只说：

“哈！我们写的意思是一样的，真是不约而同呢！算你得有意思，刀就送你一把吧！”

“千谢万谢。”

王小石也逗兴儿说：“还好我临到挑树皮的刹间，还是决定用这四个字。”

温柔听出味儿来了：“怎么？你原想还有别的字呀？”

王小石直说：“我原本想挑下‘一生一世，这四个字。”

温柔想了一下，道：“那也很有意思呀，为啥不刻下？”

王小石直直的道：“后来就回心一想：一生一世？只一生一世？来生来世呢？咱们那末有缘，说不定前生前世咱们也是在一道儿的呢！”

“快别在桃李树下说有缘，他讲散掉的呢！”温柔嘘声制止他，又说，“那你为何不刻三生三世呢？”

王小石直乎乎的说，“刻七生七世也行——可是，你可愿意下辈子都跟我过么？会不会这辈子已怕了我了？刻下去，可不能改哦！改了，树会疼唷，也许还会生气呢！”

温柔娇羞的捶他一下：“小石头，你这个傻鬼，连刻句话也作鬼作怪的，小心我又不理你了——你就老没真心的！”

忽听一个语音自天下一清二晰的传来：“他不是没真心，也不是爱做鬼作怪，他这个石头大侠，只爱逗孩子孩子笑闹开心，就像他对我一样。”

乍听这句话，不禁会错以为是女蜗天神在黑沉沉的苍穹里说话。

之后还错以为是花神。

或是树神。

其实不然。

是人。

她是人。

她当然是人。

而且还是熟人。

——王小石的“熟人”：

蔡璇。

她的衣肩衫裙，还沾了好一些花叶花瓣。她的神情很是带了一点情懒，懒得几近不屑，懒得也只有不屑，而提不起劲去恨。

她连拨去衣裾上的花叶的手势，都是不屑的。

她的身段很好，霎眼乍见，温柔还几疑她是朱小腰。

但她不是小腰。

她是蔡璇。

“你不是一直都在这儿等我吗？”蔡璇说，“这是我跟你会合之处。现在我可来了“你的神情怎么这般逗？”

王小石道：“你来了。”

他心中却大生警惕，自己正与温柔浓情蜜意，又信任温六迟在这儿的机关布置，以致一时没察觉那树花间有过几次异响异动，而知了也忽没了声。若蔡璇是敌，可大是不妙了。

蔡璇的语音竟有一种“吹弹得破”的感觉。

“我来了。”

“你来早了。”

“我只是让你少等几天而已。”

温柔左望望右望望，终于忍不住问：“她是谁？”

王小石一时不知如何说好，蔡璇抿嘴笑道：“我叫蔡璇。”

温柔狐疑地道：“你是……？”

蔡璇气定神闲的说：“我知道你是温柔。”

温柔不与她说话，只锐声问王小石：“你把我们大伙儿兜兜转转的引来此地，一住数天，为的就是等她！？”

王小石傻乎乎的答不上边：“我……”

温柔气得只问：“我只要知道：是也不是！？”

王小石一时答不上来，蔡璇又“拔刀相助”的替他答了：

“我是他一个不敢忘记的女子，他当然不能不等我了。”

温柔气得泪花乱颤，转首恨声一字一字的问王小石：

“有、没、有、这、回、事！？”

王小石只好答“有——可是……”

温柔气极反笑：“好，好，好！我跟你说的话，挑的字，你却苦心布置好，找人听，让人看！枉我对你——”

她扬手就要给王小石一记耳光。

王小石没有避。

他宁愿先给温柔掴上一掌，让她消消气。

由于他在感情上曾遭受过多次的失败，甚至是为祸至深的惨败，使他深记不忘，阴影常在，所以一旦遇上女子对他嗔怒之时，他便失却了他平时的

机伶百出、从善如流，而只会怔怔发呆，任由局面变坏，他却只能逆来顺受，祈求对方的原谅和息怒。

当然，有的时候没有语言就是最佳的语言，所以此事无声胜有声：但有些时候却没有反应便是最差的反应，这一刻便是一例。

温柔本来要掴王小石巴掌泄泄气，但见他竟闭上了眼没有闪躲，顿想起何小河教她的话，反而不打了，狐疑的问了一句：

“你以前给女人打过耳光吧？”

王小石老老实实也平平实实的点点头。

温柔只觉一股怒火往上直冲，顿顿足，望望似笑非笑像在看一场戏的蔡璇，忽然竟一笑。

她这一笑，却不现酒涡。

一点梨涡也不见。

王小石看了，只觉心寒。

只见温柔狠狠的白了他一眼，狠狠的笑道：“好，我们的王英雄是吃惯了女人耳光的，小女子温柔虽瞎了眼，也无意要加上这一记掌印，只好亲一亲你，让你恒存纪念。”

说着，竟当着蔡璇面前，在王小石颊边，啫地亲了一下。

这一下，不知亲的人是什么心情，但给亲的人王小石，却心惊肉跳，百感交集，跟刚才那一吻的绮旎风光，早已迥然不同，天渊之别。

三 去年今日此问中

其实，这时候，温柔也期待王小石说些什么。

但王小石却没说什么。

他一时间什么也说不出，只在心里狂喊：

——糟了糟了，又一次，自己心爱的女子要跟自己诀别了，怎么办？怎么办哪！怎么每一次都这样子，每回都如此……！

他心中狂喊，口里却没了声息。

温柔冷笑一声道：“你倒沉默是金。”

蔡璇拍手笑道：“你们倒恩爱亲热。”

温柔返身，冷哼：“他等你？”

蔡璇迷迷的笑道：“不然他在这里等吃桃子？”

温柔语冷若冰：“你来是为了找他？”

蔡璇居然道：“我那时还不知你在，所以千里迢迢来赶赴，却也遇上了你。”

温柔忽一跺足，掉头而去，只抛下了一句话：

“好，我不碍着你们了。”

她直往通往客房的月洞门里疾行而去。

王小石知道此时再也迟疑不得，正欲呼止，此际，月洞门内却正好转出两人，温柔低首疾行，几乎懂得两人满怀。

两人同时闪身，让过。

一人身形轻巧。

一人身法奇诡。

只听一人招呼道：“温姑娘，发生什么事？”

另一人却念偈道：“阿弥陀佛，温姑娘可否把话说清楚再走？”

温柔恨恨的盯了二人一眼，又回头来狠狠的扫了王小石和蔡璇二人一眼，再狠狠的说：“你们——全部——阴阳怪气的！我恨死——你——们——了——！”

然后就走。

她的身影消失在月洞门外。

在这之前，这月洞门未有她的身影。

在这之后，她的身影已消失在那儿。

她的身影，只在这一刻掠过了这门，停了一停，顿了一顿，留下了怨恨的眼光，留下句狠狠恨恨的话就走。

可是这都留在王小石心里。

脑海里。

——怎生得忘？

不思量，自难忘。

细思量，更难忘。

——人，总是难以忘情的。

可不是吗？

莫名其妙的是那两人。

那在月洞门出现的两人，一个是三姑大师，一是客店主人温六迟。

他这次可又多了一“迟”。

——他来迟了。

“我来迟了，”这回连他一开口也是这样说了，“我见她赶来了，就告诉她你在院子里，没想到，却害了你……”

王小石木然道：“是我要你一见她就请她过来的。”

蔡璇看了一阵，观察了一阵，又想了一阵，这时才说：“你后悔约我来这儿了吧？”

王小石道：“我还是谢谢你历尽艰辛的赶来这儿。”

蔡璇眯着眼、玉着靛、柔着声、锐着意，说：“历尽艰辛还不致于，莫忘了我擅于易容。但我确是一心一意的赶来就是了。你大概心里是忍着没骂我吧？若不是我救过你，恐怕你早就把我撵走了。”

王小石只道：“我是欠了你的情。”

蔡璇眯着眼道：“我的情是欠不得的。”

王小石无精打采的道：“可是我已经欠了。”

蔡璇又迷着声道：“可见女人的情都是欠不得的。”

她用眼色瞟向温柔身影的所在，道：“女人也是宠不得的。”

王小石苦笑。

“我只怕没这福气宠她。”

“女人一旦给娇宠了，就像驾到崖边的马车，不勒止，就要飞了——但只能飞那么阵子，可一辈子都完了，玩完了。”蔡璇极不同意，“你难道要女人对你这样子吗？你难道忍心让你宠的女人就这么飞下去吗？”

王小石无言。

温六迟忽道：“蔡姑娘，你不远千里而来，长途跋涉，也是累了，好不好让我给你找间上房，好好歇歇再说？”

蔡璇只笑出一只酒涡，向王小石紧迫盯人的道：“女人是宠不得的，甚至也是赞不得的。娇纵坏了，是男人的不好。本来就没有不好的女人，只看男人有多坏。你喜欢她，只能喜欢在心里；你宠她，就把她给惯坏了——那时你再爱护她，她不觉得厌烦，只觉得应份；一旦你对她不够好时，她又怨你没真情了。女人是惯不得的。”

她顿了一顿，忽然突兀的说了一句：“你是个好男人，却从来没遇上一个好女人。”

温六迟又道：“璇姑，你累了，你不累王少侠也累了，你上房歇歇，一切明儿再说如何？”

蔡璇这回“嘿”地一笑，一扬颌，像只高傲但纤秀的凤凰，只说：“我会去休息的。温老板放十二个心，你那位陈张八妹早已张罗好一间雅房给我，我璇姑自有睡处。再说，我叫章璇，不叫蔡璇。我原姓章，我章璇所惹起的事，自会料理妥当——我也不习惯欠人的情，更不爱看人家如丧考妣的脸！”

说着，刮起一阵桃花风。

花落。

身起。

她也走了。

飘走的。

——亦自那扇月洞门。

王小石依然负手不语。

温六迟看着王小石在桃花树下的身影，只觉得这人比自己还孤独，而且

还孤独得多了。他实在没办法想像：一个平日那么爱热闹、凑热闹、甚至有他在就有热闹的小石头，怎么一下子背影如此凄寒起来了？

所以他很有点担忧：“你看他会不会有事？”

他问的当然是三姑大师。

三姑答：“他不是第一次失意了。”

温六迟道：“可是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三姑又答：“他也不是第一次失恋了。”

温六迟说：“不过他这次是陷得根深，特别深。”

三姑一时无言。

温六迟又道：“据我所知，他之所以迟迟不离开京师，不是为功，不是为名，更不是为权，只为了人在温柔乡，放心不下这温柔女子而已。”

三姑陡地笑了一下。

无声的。

温六迟忍不住道：“你何不过去劝他一下？”

三姑反问：“我劝？有用吗？”

温六迟热诚的说：“他比较听你的。这点说来有点奇怪。”

三姑无声的叹了一口气，“听谁的，都还不是一样？伤心，是心底里的事，谁知道？谁劝得了？”

温六迟锲而不舍：“可是，我们总是他朋友啊。”

三姑淡淡地道：“那也毕竟是朋友而已。苏梦枕就说过：世上最艰难的时候，总是要一个人去度。”

温六迟仍满怀关心的说：“——你看，这一次的事，他能抵受得了吗？”

三姑悠悠的道：“去年，在这儿，他因要回去探访家人，也匆匆来过这儿一次。”

温六迟怔了一怔，想了一想，道：“是啊，那时咱们几个还在这儿，聚了一聚，大家还劝他一是摆明旗帜，领兵抗辽；不然，就索性造反，换了这腐败朝廷！省得这样下黑不白，半江不湖的，浪废了大好身手！可他就是没这个大志。”

三姑道：“他有他的用意。一个人要量才适性。不爱喝酒的，提壶猛灌，难道要醉得头顶上开出朵花来不成？去年，今日，这儿只有我们，温柔还没来过这儿，章璇也未出现。”

温六迟才有些意会，顿了顿才接道：“是的。”

三姑道：“今年，今日，她们来了，可是又走了。”

温六迟憬悟的说：“都经从这月洞门下来去。”

三姑道：“却仍剩下了王小石。”

温六迟接说：“还有我们。”

三姑道：“还有这花这树。。”

温六迟道：“依然花开花落。”

三姑：“一切都宛似没变。去年消失的蜂蝶，今年又回来了。”

温六迟：“失落的也许只是心情。”

三姑：“只要人尚在，失落的心情，迟早能熬过去，重新拾掇的。只要心在，哪怕没有情？”

温六迟：“你说的对。”

三姑：“去年今日此门中，本来没有这情景，来年今日，也许就一切事

过境迁、重新开始了。”

温六迟：“我明白了。”

然后他向王小石走去，边对三姑大师感激的说：

“你的指示很管用，我还是先劝他歇一歇去；只要熬过了一时，以后，就会好过了，伤心时只要不去想那伤心事，就不会心丧欲死，心仍是那颗心了。只要一心不动，就不怕情海多变。”

他领悟的走向王小石。

花树下的王小石。

——为谁深院黯负手？

——为谁风露立中宵？

黯淡、伤情、销魂的王小石。

温六迟当然没留意三姑大师也有一声轻得比风更轻的帽息：

“谁欠谁的情？谁负谁的义？才见他桃花开，又见他桃花落。那么苦的甜，那么甜的苦：他是不甘淡泊，我是自甘寂寞。”

伊之语音，比花落还轻。这时候，忽有一道流星，自长空挂落。很璀璨的伊始，还拖了个艳色天下重的尾巴。可惜，这时候，谁也没察觉、没注意、没发现她。

第二十一章 她是她自己的温柔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月黑风高杀人夜

一 人面桃花相映红

他们谁也没等到下一颗流星出现之前，就已分了手。

不开心的当然不止是王小石。

——还有温柔。

温柔当然不开心。

她忍住没哭出来。

——真正伤心的时候，泪是往心里淌的，不是哭出来给全世界都知晓的。

所以苦是一个人的事，开心热闹却是大伙儿共享共度。

谁都一样。

连她温柔也不例外。

——只不过，那一段在花树下看花落，等流星，赏流萤，刻心语的温馨，却是何其短、何其速、何其留不住、挽不回啊！

——死王小石！

（竟比白愁飞还没良心！）

——枉我温柔对他那么好！

（我温柔本就不该对人好的！）

——他白费我的心意了！

（那女子是什么人？怎么我没听说过？）

想到“王小石没告诉过她那女人是什么人”这事实，她的眼泪可就来了。

一发不能收。

不可收拾。

幸好她已回到房里。

她住“秋月阁”。

“秋月阁”就在二楼。

——温六迟开客栈的目的是：“给游子一个可以恋栈的家”，所以他把每一间房都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字，还把房间与其名义布置得十分切题。

回到房间，就剩下她一个人了。

她哭。

大哭。

大哭特哭。

但不出声。

为了要作无声之痛器，她咬住枕头噤住自己的声音，她套住厚被来闷住自己的哭声：

——绝不可以给那女子听到！

——她决不给王小石听见！

（我哭我知。）

（我位我狂我痛我苦我的事！）

（我哭给自己听。）

（我只为我受伤的心而哭。）

想到这时只她一个寂寞地哭着，她就分外的怀念她的爹爹，就越哭越伤心。

哭了好久。

哭完了。

哭完了之后，眼皮子也肿得核桃老大似的，她下定了决心：
——她是温柔。
——她温柔是不属于任何人的！
——她是她自己的温柔！
为了不让自己哭出声，她是咬着自己的手腕睡去的。
她的泪犹在脸上，未干。
她快蒙眬入睡前还饮恨的想着：
我对他那么好。
那么主动。
他竟跟另外一个女子来欺侮我。
我第一次对他那么温柔，但却得到如此回报，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她越想越委屈。
越是难过。
然后她不知真的看见了还是梦见了：
桃花。
不止一颗。
很多很多的桃花树。
一道溪流，打从中间穿过，两岸都是桃树，映红了溪流。
溪边上浮满了落花。
落花飘零。
飘零的落花。
绯红色的江。
江上映着人面。
艳若桃花。
——是她自己的脸啊。
然后一朵花落下来了，打乱了水镜，起了一阵涟漪。
波止澜息之后，水面上又多了一张人面。
好熟悉的脸。
——那么亮但不侵人的眼神。
——那么两道宽容而固执的眉。
——那两片温和但坚定的唇！
——那是他：
小石头！
不知道他在笑，还是在咒骂，抑或是在向自己求饶，只知道他专注的凝神的自水面望着自己的倒映：
——啊，他看的是人面、还是桃花？
她只觉又一阵一阵的心疼。
外面似传来一阵又一阵兵荒马乱、战祸连天的声音。
甚至有天崩地裂、雹掣电殛的乱世之声。
她想站起来，可是无力。
她要转过去，但也无法。
她发现只有王小石那对眼神是凝定的、不变的。
尽管水纹已开始变了：
乱了。

——涟漪又起。

一切将逐渐紊乱、消散、寂灭。

但是她几乎连眼皮都睁不开了。

她不是刚睡去了吗？

还是她一直都醒着？

刚刚所见的，都是真的吗？所听见的，都是真的吗？

究竟她在梦中，还是那是别人梦里的她？

——谁的梦里？

她忽然想起了王小石。

她心头一乱，眼前就比水上的波纹更乱了。

她想到这里，就此完全失去了知觉，坠入另外一个世界里。

那世界是流动的。

浮的，像在水面上。

但没有落花。

没有人面。

只有一片空。

一片白。

一片无尽的空白。

她当然不知道那时她不是浮起来的。

而是给人抱起来的。

二 人面不知何处去

王小石要比温柔清醒。

所以他更痛苦。

因此他至少还分辨得出：

那像大军压境滚滚而至的是雷鸣。

那霹雳一声刹那间天苍地白，一清二楚中瞬息间反映着不清不楚的是电光过处。

然后，雨就下了。

像瀑布倒在屋瓦上。

——这么大的雷雨风暴，却不知那株桃花怎样了？

明儿花儿落尽未？

却不知温柔怎样了？

——她会不会像以前那样怒得快但气消得也快？

他思前想后，反来覆去，很想去找温柔解释这一切。

但又怕她还在生气。

怕她睡了。

怕惊扰了她。

——一切，等明天（至少今晚天亮以后）再说吧？

他当然在痛悔自己那时为何不把握时机解说清楚，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不说明的误会，还可以说是把对方气走了；要是说明白了，对方仍是不理他，那只怕又是一次人家对自己的放弃了。

他怕面对这个。

他也有怕的事。

有的。

谁都有的。

像此际，他就怕风太强、雨太大，会把树上那些字洗脱了、刮走了。

他多希望树干上刻的不分不散，不要成了不见不理，或成了事实上的不死不散了。

——温柔是他的年轻、活力与温柔，也是他的善良。

——温柔是他的阳光。

可是今晚有雨。

且是大雷暴。

他还担心那棵树。

那些花和那些桃子，能经几许风雨？人的一生又能经几场风？几场雨？

——那几个字呢？

也能经霜更艳？遇雪尤清？

他忽尔想起坠如花落的朱小腰。

念起暗中掌号“六分半堂”的雷纯。

还有每次出现都有一场凄艳狙杀的雷媚。

还有花……

以及雨……

落花如雨。雨如花落。花落如雨。如落花雨。如花雨落。落雨如花。落如雨花。落。雨。花……

一张张的人面。

艳颜。

一朵朵的桃花。

美姿。

最后花和雨都洒落在水上，漾起一波又一波的涟漪，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漾荡不已，聚而复散，消而复合，周而复始。

最后都变成了一张比水还清、比花还娇的脸：

温柔的脸。

就在这一刻里，王小石真的有点分不清，到底这是梦还是真。

他真看到温柔的脸。

他甚至看得见温柔在想什么。

温柔在迷惑：

她正几疑自己是在梦里，还是别人的梦中？她在这梦里看见自己，还是在王小石的梦里遇上自己？她是在她的梦见着王小石，还是在他的梦里梦到王小石梦见自己？

温柔分不清。

王小石一时也弄不明白。

——这是自己的梦？还是温柔的梦？或是温柔正梦见自己的梦，还是自己正梦到温柔的梦？

——又或是他们只在别人的梦里梦在一起，甚或是那根本不是梦，谁也没有梦了，彼此一早已梦醒？

许是因花掺合了雨，还发出了一阵又一阵浓郁的香味……

甜香。

——那是落花的味道吧？

带点桃香。

令人陶醉。

——只太浓郁，略嫌过香。

太香了，带了点艳，整个人都浸在香味里，像变成了香，飘了出去。

（怎么那么香？）

香，似乎成了一种实体，一种液体，把他溶溶的浸透着，快融入骨髓神魂里去了。

（咦，好像是太香了吧？）

他忽然警觉：

——这香！？

他欲振起。

乏力。

他原住于“春花轩”，就在温柔“秋月阁”的对面。

他已躺在床上，思念着温柔。

但在这一刹间，他已惊也了一身冷汗。

这时轰隆一声，又一道霹雳过处。

外面风大。

雨大。

风雨暴肆。

店内黑暗一片，只浸在酥心醉肺的梦香之中！

他一察觉不对，欲起，膝一软，脚一浮，又落在榻上。

一时间，心中脑里的一张张温柔的脸，全碎散在雷电交加的夜里。

人面已不知何处去。

但香依然香。

依然入了骨又透了骨的香着，像一个主题，又像一场梦魇，更像一张铺天盖地的大被子。

他真想就此睡去。

恬息。

——就算死了也无妨。

而死，正是梦的酣处，梦的核心，睡的最淋漓处。个人最深的梦就是死，天下最大的梦便是寂灭。

就在这时，忽听“夏莲居”里有一女子尖叱了一声：

“‘下三滥’的‘人面桃花’！大家当心！”

王小石迷糊恍惚中，忽然记起：何小河正是住在这“夏莲居”里！

三月黑风高杀人夜

“下三滥”有三种独门迷香，称绝武林，那就是：

温柔香，

四不像，

人面桃花。

何小河正是“下三滥”何家的女将。

而今她大叫出声，因为她正闻着自己家族的绝门迷药：

“人面桃花”！

“人面桃花”？

人的脸，桃花的香！

——两者结合一道，那就是无可抗拒的迷香。

它不毒。

所以性子不烈。

性子不烈，就不突出，混在桃花香里，教一流高手也无从分辨，无法防备。

所以这是专迷倒一流高手的迷香。

它只迷倒人。

迷倒，就是失去了战斗的能力。

——对真正的武林高手而言，失去了战斗能力，无疑要比中毒、受伤、遇伏更折腾人。

也更可怕。

“下三滥”一门之所以能一小族人就能震慑武林，就与他们的作风、手段以及独门绝技有着极大关系。

——“人面桃花”即是其一。

何小河今晚很早便睡去了。早起风雨之前。

她也没去院子里经历王小石那一场感情上的骤风急雨。

所以她睡得很安详。

不，简直是熟睡如死。

她睡觉向来都有鼾声。

她很不希望人知道这一点。

甚至抗拒这一事实，曾经在别人指出后还坚决不承认这事。

但她终究知道这是事实。

——不仅她以前青楼生涯时，客人押戏取笑过她，她也为此翻过脸。直至有一次，她午夜梦回，人是醒过来了，眼是睁开来了，整个身子却保留着原来的姿势没变，那时，她就清清楚楚的听到一种声音：

鼾声。

——她自己体内发出来的鼾声。

从这时候开好，她就知道她确要对这个事实了。

不过，今晚她也突然惊醒。

但却不是给自己的鼾声吵醒的。

而是另外一种奇异的感觉：

不是声音。

——而是味道。

香。

——香味。

她被一种熟悉的感觉唤醒。

她拥被坐起，她竟闻到了：

一种“家乡”的味道！

——“家乡”的味道是什么？

有的。

你只要细心留意一下，“家乡”是有味道的。

那可能是叶子发霉的气味，可能是杏子熟了的甜苦味儿，可能是日头照在石上的烈味，也可能是那儿的人家多吃了辣椒麻油，粪便中便带了一种辛辣的冲味……

不止是“家乡”有味道，连“家”也有味道。

那可能是你的鞋味儿，孩子的尿味儿，家里神台上还氤氲着去年的年糕味，老婆经过搽了香花油的味儿，甚至是你经过楼底时不无多打了几个哈嗽所留下来的喷嚏味……

何小河突然振起。

因为她闻到了那味儿。

那是桃花味儿！

——她就像是嗅着了危机。

这桃花味跟外面那株桃花味，是几乎没有差异的，就算有，也只不过比较浓郁一些而已，但在如此雨夜里，是谁都分辨不出来的。

可是何小河分辨得出来。

对她而言，那桃花味：少一分只引人诱人，多一分则可死人杀人！

——别的味儿都不怕，就怕这桃花味儿！

她一闻到，大叫一声，立即翻抄包袱，找出一个盒子，崩地弹断了银色小锁，里边有三粒银色小丸，她立即弹一粒子口中，嘴里含着，人已冲了出去。

她一出套房门，刚好有道闪电，她就见到四个人。

尽管店里非常黑暗，她还是遇上了这四个人。

她马上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这四个人，脸上都套上了面具。面具非常粗糙，只画上了张有五官的脸谱。

这面具的嘴，却非常特殊，也很突出，唇上不住吐着一种绀色的雾！

——这就是了！

这就是“人面桃花”！

“人面桃花”是一种味若桃花的气体，着后令人浑身无力，这迷香就安置在“下三滥”特制秘造的“面具”里。

——得到这“面具”的人，就可以戴上它，一面吹出迷香，一面付诸行动。

何小河先服的解药叫做“笑春风”。

但眼下解药不代表就能够不呼息。

只要呼吸，就不得不畏忌“人面桃花”的威力。

——只有戴上那特制的面具，才不会让迷香回侵。

可是何小河已无可选择。

因为看来大家好像都着了迷香：这四人如入无人之境。
而且正往“秋月阁”和“春花轩”里闯去：
——看来，歹徒志在向王小石和温柔下手。
何小河已不能退。
也不能走。
她更不能回避。
——因为对方使的正是她本门的迷香。
她只有一个人。
对方却有四个。
而这正是个
月黑风高杀人夜。
她要面对。
她尖叫一声：“你们是谁！？”
那四人一怔。
他们显然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人着了“人面桃花”而不倒。
他们也只怔了一怔，然后就做了一个手势。
其中两人，一持刀，一拿剑，向她两头包抄而来。
另外两人，一提枪，一执棍，已蓬然踢开了“秋月”、“春花”两房的
门，要攻进去。
他们熟练而合作无间。
狠而利落。
霹雳一声。
电光破空亮出了他的利爪，一闪而没。
这正是个
月黑
风高
杀人之夜。
何小河只一个人。
黑夜却以威皇无敌的姿势占领整个局面，偶尔下令行雷闪电肆一肆威、
恣一恣凶。
敌人不知有多少？
她纵抵挡得了，又如何分身去救人？
她只觉孤立。孤军。——但仍要作战到底！她心里头不禁低喊了一声：
“老天爷！”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又一道电光劈头劈面打落下来。只见 /
听 / 闻有几间房门都一并而踢 / 打 / 撞开了，有人大喊：“小河别怕，我阿
牛来助你也！”

第二十二章 她是你的温柔

一拳天下响
朝天喝问
桃花依旧笑春风

— 一拳天下响

何小河不是孤军作战。

第一个人跳出来助她是的：

梁阿牛。

梁阿牛也一样着了迷香。

但他作战意志特别坚强，而且，他一听何小河的呼声就醒了一半。

尽管他仍晕陀陀的，但他决不让何小河独战江湖。

所以他“啪”的一声，折断了自己一只手指。

强烈的、尖锐的剧痛使他清醒了一下、清醒了一些。

他立即挥动牛角尖加入了战团——与何小河并庸在梯口作战。

他要何小河知道：

——她还有他。

——她不孤独。

可是，他得到何小河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骂。

“你来这儿子啥？我还用得着你帮！还不下去救小石温柔！？”

她一面骂，一面弹给他一颗解药。

梁阿牛给骂得一脸灰。

——然而他却不知道，在黑暗中的何小河，已淌下了泪。

感动的泪。

其实，梁阿牛已吸了“桃花瘴”，全身的劲已酥了一半，麻了一半，能发挥的武功亦十分有限。

何小河虽嘴含解药，但仍得尽可能不作呼吸，作战能力也由是大减。

那攻上来的一刀一剑，对他们而言，已十分不好应付。

——他们那有能力去解温柔小石之危！

有。

还有一个。

至少还有一个。

——唐七昧。

“独沽一味”唐六昧是“蜀中唐门”的人，他本来就擅于用毒。

擅用毒的人也善于解毒。

他虽未至百毒不侵，但至少一旦中毒，就生凉觉，他马上服上唐门的解毒药物来克制住毒性，先把眼前一场危境应付过去再说。

他服下的药也只能克制住小部分的迷眩感觉——对方下的是毒，他反而早就能察觉了；如果他着的是毒，反而可以对症下药。

可是迷香他不行。

——那是“下三滥”的东西！

他只能消灭部分晕眩之意，勉力应战。

他就拦在温柔的门前。

那拿着长枪的人，一时也闯不过去。

——唐七昧就算只剩下了三昧半，他那“凭感觉出手”的暗器毕竟也不是好对付的。

可惜他纵再不好对付，也只是一个人。

他拦住了氏枪客，却挡不了揸着长棍攻入王小石房间的刺客！

“砰”的一声，那大汉一棍子就砸开了王小石的门。

何小河急。

梁阿牛急。

唐七昧急。

何小河梁阿牛唐七昧都急。

但他们却分不过身来。

——着了迷香之后的他们，应付这三名刁辣汉子，已力不从心，左支右继了。

眼看“春花轩”已教人攻入了，怎叫他们不心急若焚！

——敢情其他的人都着了迷香，不省人事了！

谁来救王小石！

拿棍子砸了门的汉子忽然退了出来，一面还躬着背紧张的迎敌。

只见一天神般的大汉大步自王小石房里跨了出来。

何小河、梁阿牛、唐七昧一见，都又惊又喜：

“唐主牛！”

只听那人如春雷般一声断喝：

“还有我唐宝牛，谁敢伤王小石一根毫毛！？”

他来了！

他终于站起来了！

唐宝牛终于振作起来了！

唐宝牛着的“人面桃花”，反而比较轻、比较少。

因为他睡不着。

他念着朱小腰，念兹在兹，念念不忘，所以失眠。

失眠使他清醒。

使他惊觉到这桃花香的不寻常——谁也别忘了，他也是姓唐的，他是蜀中唐门的外系子弟。

他仍没有死。

他只是伤心。

“——伤心虽比伤身更伤，但伤透的心总有一天会有愈合的时候！

——这是他生死之交的生死关头。

他现在就是站起来的时候！

——可惜方恨少想必是着了迷香，在做他香甜大梦，否则必为唐宝牛的复起维护朋友死战，而感动得热泪盈眶！

唐宝牛一加入了战团，守住了王小石的房门，这一来，就变成四名狙击的大汉对付何小河、梁阿牛、唐七昧、唐宝牛四人了。

那四人一时攻取不下。

——时间愈久，对这四人就愈不利。这儿毕竟是温六迟开的客店，他和他的手下迟早会在药过香褪之后赶援。

他们已情知这一次恐怕已讨不了好。

他们现在剩下了一个希望：

希望在一个人身上。

——他们希望那个人能及时 / 愿意 / 肯出现。

那是个强援。

忽听外边霹雳一声，又是一道惊雷。

“蓬”的一声，客栈大门给一拳砸烂。

那人堂而皇之、鬣发虬张的大步跨入。

只是那人在门口顿了一顿，长空又划过一道闪电，那人干嘎着声音嘶吼喊问：

“叫王小石出来受死！”

劈靛靛连声，又震起一道惊雷，院子里一阵山摇地动，似有什么事物给击着了，又似墙塌地移。四人大喜。——这四名以迷香攻人的狙击者正是“大四喜”。他们所等的人来了。终于来了。——王小石完了。“神油爷爷”叶云灭。叶神油来了。他正以势不可当之威，一步，一步走上了楼。梁阿牛竭力分身去挡他。他一拳。梁阿牛的身子就“夸勒”一声压断楼梯栏杆掉了下去。唐七昧闷哼一声，也去拦他。他又一拳。唐七昧让过一旁，捂胸扶柱。他每击出一拳，好像天下万物，都同时为之震动。唐宝牛正站在王小石门口。叶神油怪眼一瞪：“滚开！”唐宝牛牛眼一瞪：“我不滚！”叶神油全身骨节啪勒勒作响：“你拦得住我！？”唐宝牛将一只拳头拗得卜卜作响：“拦不住也要拦。”叶神油怒喝道：“那你去死吧！”忽听一个声音道：

“小唐让开！让我来！”

人随声到，一道布衣已拦于唐宝牛身前，面对叶神油：

正是王小石！

——小石头！

二 朝天喝问

——小石头来了！

（小石头没倒！）

唐宝牛、梁阿牛、唐七昧、何小河这些一直拥护、爱护王小石的人，都不禁为他发出了欢呼！

叶神油乍见王小石，真个吓了一跳。

吓了非同小可一大跳。

他本来曾思前想后，不要来讨这个便宜的。

可是他又知道：这一路跟踪下来，若以真材实力击杀王小石，只怕是不大可能的事，若不趁着这“大四喜”终于请动了“下三滥”高手用迷香发作时出手捡便宜，恐怕自己就难以返京对恩相作出交待。

他也是成名人物。

他还十分自许。

自负。

要他做这种事也委实有点情以何堪。

但他终于还是紧随“大四喜”那四名败类之后，潜入了客栈。

他美其名为：“不忍心让这四人送命”——仿佛，有了这个理由，他便可以放心放手去为所欲为了。

这叫“自欺欺人”。

——就算欺不了人，至少，也可以骗骗自己好过一点吧！

他就是这种心思，所以一见王小石，特别震动。

因为太过震惊，所以反而使他问得出口：“你、你没给迷倒！？”

问了之后，他才省觉这一问是多余的。

他现在已没有退路了。

他只有进。

只有攻。

——他已骑在虎背上了。

所以他大喝一声。

“打！”

一拳就击了出去。

这一拳，势若霹雳雷霆，不仅击出他的精力，也击出他的一切气概能量！

王小石忧郁地笑着。

他出掌。

他的掌轻飘飘的，却接住了这势若奔雷之一击！

这一击，王小石没有倒，反而是叶神油的身形晃了一晃。

神油爷爷的眼色却亮了。

他再接再厉，狂吼一声，又发出了一击。

王小石无所谓（无所谓生，无所谓死，无所谓胜，无所谓负）地又接了他一拳。

以拳。

硬接。

硬碰硬。

恶斗恶。

——在这黑暗中，是否也在劲拼劲、黑吃黑？

“格”的一声闷响，不惊天动地，甚至也不惊人。

王小石没有动。

却是叶神油退了一步。

神油爷爷却惊喜狞笑道：

“王小石，你不行，你完了。”

王小石悲伤的道：

“你说的对。”

众人正是不解，叶神油又发出了第三拳，这一拳，不仅激起了他的气和力，也祭起了他的声和势，他生命里的一切穷凶极恶。

王小石竟然没有出声。

没有招架。

也没闪躲。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已躲不了。

接不下。

他已受伤。

受了重伤。

一而他最重的伤远负于跟叶云灭动手之前。

本来，以王小石的机警，甚至是温柔在“老字号”温字的浸淫，“桃花香”说不定还迷不倒他们。

可是，郝阴功、吴开心、白高兴、泰感动四人施放“人面桃花”迷香时，却正是小石、温柔伤心失意之际。

王小石没有防备。

他也不像唐室牛——失眠已成了他夜里的习性。

所以他把迷香全都吸进去了。

他能振起乃因他功力毕竟高深，终于听到了打斗交战之声，他不忍战友苦战无援，故而勉力支撑，去抵挡势若劲弩疾箭的叶神油！

此时他功力大减，剩下的不到三分之一，而他偏又心伤（丧）若死，心无斗志。

他接下叶神油的第一击已受伤。

再接第二击已负严重内伤。

他再也接不下第三击。

叶神油正在这时候已十足信心，信心十足的击出了他的第三拳！

“轰”地一声，这一拳打在房门梁上，只一拳，房间就塌了。整个塌下去了，连同房内切床椅桌柜，全都塌了，轰然倒了下去。

只那么一拳，就毁了一间房子。

但王小石头却没有死。

叶神油那一拳并没击向他。

叶神油临时改变了那一拳的方向。

——不为什么，也许只为他日后良心上好过一点。

因为他跟王小石拚了第一拳之后，就又惊又喜的了解了一个真相：

王小石是着了迷药！

他未复原，且功力大减。

——此时杀他，正是良机！

——千载难逢的良机！

可是，若在此时趁之危。又似乎有点对不起自己的良知。

所以，他的第三拳，便故意打歪了一点。

这一记打空，仿佛对自己的良心，好像就好过了一点。

好过了一点点。

可是人还是得要杀的。

时机仍是不可错过的。

——谁教此人当日在蔡府时没把自己瞧在眼里！

他让了一拳，然后狞恶的说：“下一拳，我决不打空。”

王小石脸带微笑，好像在坦然受死，淡淡的说：“你的拳，是好拳。”

叶神油听得心中一动。

一痛。

——自己若在年轻时，光是冲着这句话，也该饶了眼前这年青人。

可是不行。

他年纪已大了。

他让不起。

但他也改变了主意。

他仍是击出了第四拳。

——但不是向王小石的头，而是向他的左肩。

他一面喝道：

“好，我只废你一双手，也好向相爷交代了。”

他只要把王小石双臂骨头全部打碎，那就算留着王小石一条命，也无关宏旨了。

——想来，相爷也不会介意让一个废了一双手的王小石仍留着一条命活受罪吧？

叶神油已觉得自己很仁慈了。

就在这时，就在此时，在外边大风大雨中，一人长身而入。

这人白衣、白袍、光着头，手上拿着根镇铁禅杖。

这人一人客栈，背后正好有一声霹雳，一道电光乍亮。

他不但带入了风雨雷电，也袭入了一种扑鼻醒神的清香，令人神智为之一醒，取代了过艳过浓的桃香。

只是那人一入店门，猛抬头，朝上叱问了问：

“你好！？”

叶神油全身一震！

拳势陡然中止。

——他从二楼往下一看，只见一清秀的白衣僧人，就立于客店中庭，他一句吼了回去：

“你是谁！？”

那人平平地飘身而上。

像一张纸。

似一朵云。

持棍木的郝阴功见状，连忙长棍迎头力砸下去！

那大师半空中只把禅杖一横。

“啪”的一声，打他的棍子反而节节碎裂，呼啸飞插入客店四处。

那人已落到叶神油身前。

神油爷爷一震，又一道闪电，照亮眼前白袂尽湿的白衣人，他哑声道：

“三姑大师！？”

那白衣僧人合十：

“阿弥陀佛，我来晚了。”

他确是三姑（姑）大师。

他来晚了是因为他虽以己身佛香能驱迷香邪毒，但他一旦惊觉后却先行持杖到店外去，连击退三批伺机要捡便宜的敌人，然后乍见王小石的房间坍塌了，便急回援客店，是以他衣衫早已尽湿。

外面的确风大雨大。

风雨凄迟。

叶神油大声叱道：

“你找死！？”

三姑大师匕鬯不惊的道：

“放下吧！”

叶神油怔了一怔，吼道：

“放什么屁！？”

三姑只挥手道：

“回去吧！”叶神油怒吼一声。

一吼天下响。

出拳。

拳吞万里如虎。

三姑叹息。

出手。

一出手，他的人完全不同了。

他已不是大师，而是大魔大神，他一禅杖就刺了出去！

“霹雳”一声。

不是行雷。

没有闪电。

却有电光雷鸣：三姑的杖。

层顶给震破了一个大窟窿。

风雨尽自这大洞里灌了进来。

——那是他一棍之势。

以及这一杖与神油爷爷那一拳相碰击的结果。

哀吼一声，一招过后的叶神油已飞身弹出那屋顶大窟窿，竟朝天嘶声喝

问：

“你……你是米苍穹的——！？”

三姑的语音也锐似急电划破阴分阳晓：

“我是！”

叶神油登时睚眦欲裂，披头散发，自屋顶上，风雨中，发出如狼如魅的凄曝，然后在风雨中飘摇不定的消失了踪影。

三姑低吁了一口气。

他白生生的手指因握得太紧，已渗出鲜血来。

他望向王小石。

王小石向他微微一笑。

这时，又有一人赶入客店里来，一来就大惊小怪的嚷道：

“哎呀，怎么搞的，把我的店子弄成这样子……”

随即，他也看清了情况，歉意的道：“看来，我又来迟了……”

他当然就是这儿的客店主人：

温六迟。

——看来他又该多加上一“迟”了。

三 桃花依旧笑春风

风雨凄迟竟宵。

但第二天风清气爽日丽。

然而王小石却没有好心情。

他负伤虽重，但伤得更重的还是他的心。

因为“秋月阁”内，已不见温柔踪影，只有一朵朵桃花娇艳般的血迹，洒印在床铺上。

温柔不见了。

——不见温柔。

他们把客店翻天覆地的找遍了，也同时在修补、整理客栈里昨天一夜的破坏凌乱，可是，这客店的破损仍能补救，不见了的人呢？

不见的人已不见。

就连“秋菊筑”里的章璇，也一样影踪全无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她们是各自遭逢了意外？还是一道出事？

问谁，谁也不知。

王小石下决心一定要找到她们。

他要找到温柔，向她解释昨晚的误会。

他要寻回章璇，报答她的恩义。

——可是她们却在哪儿呢？

天涯海角，人在何方？

春风徐来，王小石见不着温柔，却想见见昨晚他们所刻的字。

但更惊人的是：

那桃花树，也不在了。

——它是逃了，还是给入连根拔起了？昨晚风中雨里，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剩下了一地落花，仿佛经一夜风雨，还了魂，更俏，更艳，更销魂，在地上翩翩吹起，与春风对笑她的未死英魂。

未灭。

花在。

可是人呢？

王小石的心又抽搐着。

桃花不在，温柔已去，剩下的只是他手里那把小小的温柔的刀。

唐宝牛和方恨少这时却悄悄过来告诉他：

——经昨夜一场苦战和“人面桃花”的迷香所催，梁阿牛和何小河在六龙寺所着方小侯爷的阴招似又发作了。

十分痛苦。

王小石微微一震，方恨少就说：“小石头，你要振作啊，你非但要在这一逃亡阵里主持大局，听说京城里张炭和无梦女还出了事，还需要你的回援救助。”

王小石无奈也无力的笑道：“我能吗？大方，我却连温柔也保护不了，我的温柔不见了，心爱的人和恩人也不见了。”

只听一个声音坚定的道：“王三哥，不要这样子，你是我们的老大，我

们永远支持你。她是你的温柔，以前是，以后也是，永远都是。一个人做不了什么大的事的，但你有我们。你是我们的英雄，你总会找到你的温柔的。”说话的是那个在昨夜以前还心如槁灰的唐宝牛。

